古典文獻研究輯刊

潘美月・杜潔祥　主編

第十七編　第二冊

皇甫謐《高士傳》注釋全譯

雷恩海　著

花木蘭文化出版社　出版



古典文獻研究輯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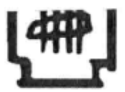
十七編

潘美月・杜潔祥 主編

第2冊

皇甫謐《高士傳》注釋全譯

雷恩海 著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皇甫謐《高士傳》注釋全譯／雷恩海　著 — 初版 — 新北市：
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13〔民 102〕
目 4+260 面；19×26 公分
（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七編；第 2 冊）
ISBN：978-986-322-427-3（精裝）
1. 高士傳　2. 注釋
011.08　　102014842



古典文獻研究輯刊
十七編　第二冊　　ISBN：978-986-322-427-3

皇甫謐《高士傳》注釋全譯

作　　者　雷恩海
主　　編　潘美月　杜潔祥
總 編 輯　杜潔祥
企劃出版　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
出　　版　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發 行 所　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發 行 人　高小娟
聯絡地址　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
電話：02-2923-1455／傳眞：02-2923-1452
網　　址　http://www.huamulan.tw 信箱 sut81518@gmail.com
印　　刷　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
初　　版　2013 年 9 月
定　　價　十七編 20 冊（精裝）新台幣 31,000 元

皇甫謐《高士傳》注釋全譯

雷恩海　著

作者簡介

雷恩海，1969 年生，1996 年考入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系，師從蔣凡教授，攻讀中國文學批評史，1999 年畢業，獲文學博士學位；同年，入蘇州大學博士後流動站，在嚴迪昌教授的指導下，研治中國詩學，2001 年出站。現為蘭州大學教授，博士生導師，主要從事中國文學批評史、中國古代文學、思想史的教學與研究。

提　　要

皇甫謐乃魏晉之際著名隱士、學者、文學家，一生勤學不怠，博綜典籍，無不通曉，勤於著述；精通醫學，乃中華針灸學的奠基者，有《針灸甲乙經》等傳世。皇甫謐篤於道義，守道自持，不徼聲名，不慕勢利，淡泊從容，謙退廉讓，希慕隱逸高士，認為高讓之士，王政所先，承擔著厲濁揚貪之務，故而收拾前代遺文，採錄近世，作《高士傳》，期望影響於社會風尚。

《高士傳》版本流傳，情況較為複雜，在流傳過程中屢有分合竄亂，已不可詳究。此次整理，以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所收吳琯《古今逸史》本為底本，參考眾本，擇善而從。清人錢熙祚及近人王仁俊、羅振玉等皆曾輯其佚文，此次亦重新訂正，並按時代次序排列，以與正文條目一致。注釋，重在解釋典章名物、地名，以及一些重要的語辭。注重將《高士傳》的文獻來源摘要錄出，以見其淵源所自。同時，迻錄散見於《藝文類聚》、《太平御覽》之嵇康《聖賢高士傳贊》的佚文，列於相關條目之下，並參考戴明揚《嵇康集校注》所附佚文，以期見出其時特殊的社會風尚。翻譯，則力求簡明，也注意古代漢語一些特殊的表達方式和語言習慣，以便於對原文的理解，而一般不採用意譯。之所以這樣做，目的則在於能夠提供一個有一定學術性、便於普及的本子。

目次

前　言

皇甫謐，字士安，幼名靜，自號玄晏先生，魏晉之際著名隱士、學者、散文家。生於漢獻帝建安二十年（215 年），漢太尉皇甫嵩之曾孫，安定朝那（今甘肅省靈臺縣朝那鎮）人，徙居新安（今河南澠池縣）。皇甫氏累世富貴而其家貧。皇甫謐出嗣其叔父，少年時游蕩無度，不好學，與中表梁柳等作兵家兒戲，或以爲癡。《晉書·皇甫謐傳》曰：

> 年二十，不好學，游蕩無度，或以爲癡。嘗得瓜果，輒進所後叔母任氏。任氏曰：「《孝經》云：『三牲之養，猶爲不孝。』汝今年餘二十，目不存教，心不入道，無以慰我。」因歎曰：「昔孟母三徙以成仁，曾父烹豕以存教，豈我居不卜鄰，教有所闕，何爾魯鈍之甚也！修身篤學，自汝得之，於我何有！」因對之流涕。謐乃感激，就鄉人席坦受書，勤力不怠。居貧，躬自稼穡，帶經而農，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。沈靜寡欲，始有高尚之志，以著述爲務，自號玄晏先生。

魏齊王曹芳正始末，得風痹之疾，猶手不輟卷，耽玩典籍，廢寢忘食，時人謂之「書淫」。有人勸誡過於勤奮，將損耗精神，皇甫謐說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，況命之修短分定懸天乎！」遂不改其初衷。皇甫謐四十歲時，歸還本宗。魏末，郡召上計掾，舉孝廉，相國司馬昭徵辟，皆不就應命。司馬炎代魏，屢下詔徵辟之，又舉賢良方正，鄉親勸其應命，皇甫謐作《釋勸論》，又上疏自陳，言辭切至，晉武帝不奪其志。皇甫謐一生勤學不怠，《晉書》本傳說：「自表就帝借書，帝送一車書與之。謐雖羸疾，而披閲不怠。初服寒食散，而性與之忤，每委頓不倫，嘗悲恚，叩刃欲自殺，叔母諫之而止。」皇

甫謐聲名甚高，謙退廉讓，持身有道，「咸寧初，又詔曰：『男子皇甫謐沉靜履素，守學好古，與流俗異趣，其以謐爲太子中庶子。』謐固辭篤疾。帝初雖不奪其志，尋復發詔徵爲議郎，又召補著作郎。司隸校尉劉毅請爲功曹，並不應。」守志以終，卒於太康三年（公元 282 年），時年六十八。

皇甫謐力學不怠，博綜典籍，無不通曉，且勤於著述，《晉書》本傳說：「謐所著詩、賦、誄、頌、論、難甚多，又撰《帝王世紀》、《年曆》、《高士》、《逸士》、《列女》等傳、《玄晏春秋》，並重於世。門人摯虞、張軌、牛綜、席純，皆爲晉名臣。」有集二卷，已佚，今存文十三篇，見嚴可均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》，詩殘篇二，見逯欽立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》。

皇甫謐爲一代名士，其爲人篤於道義，守道自持，不徼聲名，不慕勢利，淡泊從容，謙退廉讓。或勸皇甫謐廣修聲名，廣事交遊，以「時譽」而入仕宦，皇甫謐清節自守，以爲「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，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，何必崇接世利，事官鞅掌，然後爲名乎」，並做《玄守論》以答之。其中表兄梁柳乃幼時夥伴，梁柳出任城陽太守，或勸皇甫謐餞之，皇甫謐說：「柳爲布衣時過吾，吾送迎不出門，食不過鹽菜，貧者不以酒肉爲禮。今作郡而送之，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，豈中古人之道，是非吾心所安也。」（《晉書·皇甫謐傳》）沈靜寡欲，玄默自守，其行事大抵如此。而《玄守論》則可以視爲皇甫謐守道隱居的直接表白，有曰：「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，形強猶不堪，況吾之弱疾乎！且貧者士之常，賤者道之實，處常得實，沒齒不憂，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！又生爲人所不知，死爲人所不惜，至矣！……夫唯無損，則至堅矣；夫唯無益，則至厚矣。堅故終不損，厚故終不薄。苟能體堅厚之實，居不薄之眞，立乎損益之外，游乎形骸之表，則我道全矣。」主張玄默自守，遺棄物質、聲名之累，而游心於太玄，獲得精神的自由。在《釋勸論》中，更直接表示了對隱逸高士的仰慕之情：

> 故上有勞謙之愛，下有不名之臣；朝有聘賢之禮，野有遁竄之人。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，李老寄迹於西鄰，顏氏安陋以成名，原思娛道於至貧，榮期以三樂感尼父，黔婁定謚於布衾；干木偃自以存魏，荊萊志邁於江岑，君平因著以道著，四皓潛德於洛濱，鄭眞躬耕以致譽，幼安發令乎今人。皆持難奪之節，執不迴之意，遭拔俗之主，全彼人之志。

因自身的玄默自守、謙退廉讓，希慕隱逸高士，皇甫謐遂收拾前代遺文，

採錄近世，作《高士傳》，以期傳之久遠。可謂性之所近，有爲而作。皇甫謐《高士傳序》說「孔子稱『舉逸民，天下之民歸心焉』」，且進而陳述儒家的「束帛之義」、「玄纁之制」，認爲「高讓之士，王政所先」，承擔著「厲濁揚貪之務」，期望影響於社會風氣，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。因此，皇甫謐對高讓之士，傾注了深厚的情感——「夫思其人，猶愛其樹，況稱其德而贊其事哉」；在傳述高讓之士時，表達了皇甫氏自身玄默自守的思想和高潔情操。

其實，玄默自持、守道不改的高士，在魏晉之際深受讚賞，是有著深刻的現實背景的。西漢末年以來，政權的更叠、官場的傾軋以及社會風氣的卑濁，致使奔競趨勢之徒夤緣際會，僥倖仕進，如：

> 陽球奏罷鴻都文學畫像疏曰：「鴻都文學樂松、江覽等三十二人，皆出於微賤，附托權豪，或獻賦一篇，或鳥篆盈簡，而位升郎中，形圖丹青，亦有筆不點牘，辭不辨心，假手請字，妖僞百品，是以有識掩口。臣聞圖像之設，以昭勸誡，未有豎子小人，詐作文頌，而妄竊天官，垂像圖素者也。」可見曳白之徒，倩買文字，僥倖仕進，漢時已然，毋怪後世士風之愈趨愈下也。（趙翼《廿二史劄記》卷五）

在此情形下，一些正直之士遂產生了逃避仕宦、全身遠害的思想，同時也有意識地採取了與世俗社會相對立的態度和行爲，其積極者則期望以自己的處世態度、風節操守而影響於世。兩漢時期，對士人影響甚大者乃黨錮之禍。《後漢書・黨錮列傳》說：「至王莽專僞，終於篡國，忠義之流，恥見纓紼，遂乃榮華丘壑，甘足枯槁。雖中興在運，漢德重開，而保身懷方，彌相慕襲，去就之節，重於時矣。逮桓、靈之間，主荒政繆，國命委於閹寺，士子羞與爲伍，故匹夫抗憤，處士橫議，遂乃激揚名聲，互相題拂，品覈公卿，裁量執政，婞直之風，於斯行矣。」而士人以清議而譏評時政，針砭當權者，其議論所及，傾動一時，「自公卿以下，莫不畏其貶議，屣履到門」，就其實質，乃外廷士大夫與內閹宦寺的鬥爭，勢同水火，最終導致了權倖、宦寺的迫害而禍及士林。黨人之名，書於王府，正直放廢，邪枉熾結，「自此諸爲怨隙者，因相陷害，睚眥之忿，濫入黨中。又州郡承旨，或有未嘗交關，亦離禍毒。其死徙廢禁者，六七百人」（《後漢書・黨錮列傳》）。對當時社會風氣的影響甚大，而黨錮之禍，實乃釀成東漢敗亡之一重要原因。

處此動輒得咎、不可爲之時，士人各以其性之所近，選擇出處進退之方

——「或隱居以求其志，或迴避以全其道，或靜己以鎮其躁，或去危以圖其安，或垢俗以動其概，或疵物以激其清。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，憔悴江海之上，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，亦云性分所至而已。故蒙恥之賓，屢黜不去其國；蹈海之節，千乘莫移其情。」此一行為，或以為近於沽名釣譽，其實有著根本的區別，「蟬蛻囂埃之中，自致寰區之外，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！」（《後漢書·逸民列傳》）黜勢力而崇節義，對社會風氣的淨化，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。及至漢末魏晉之際，尚詐力而貶節義，士人之無行者，朝秦而暮楚，依附於勢要，致使士風日益衰頹。而一些入於仕途的名士，守道自持，往往死於權力紛爭之中。

從思想領域而言，漢初重黃老之學，主張清靜不擾，使民得以各安其生；武帝以後重儒學，儒學篤於君臣之義，而儒家又曰「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」，以樸素的原始民本思想，頗為重視士人的個體精神的獨立；自魏晉始，宗奉老、莊，其宗旨為委心任運。這一背景，有利於玄默自守、謙退廉讓思想的生成，因此高讓之士大得時譽，為時人所稱賞。

此外，自漢武帝獨尊儒學以來，經過歷代君主的提倡，儒學已經深入世人的心靈深處，所倡導的君臣之義，對世風有著深遠的影響。《後漢書·儒林列傳》論曰：

> 自光武中年以後，干戈稍戢，專事經學，自是其風世篤焉。其服儒衣，稱先王，遊庠序，聚橫塾者，蓋布之於邦域矣。……然所談者仁義，所傳者聖法也。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，家知違邪歸正之路。

即使至於衰頹之時，豪強並起，亦能秉大義而識進退之宜，所謂

> 自桓、靈之間，君道秕僻，朝綱日陵，國隙屢啓，自中智以下，靡不審其崩離；而權彊之臣，息其闚盜之謀，豪俊之夫，屈於鄙生之議者，人誦先王言也，下畏逆順埶也。至如張溫、皇甫嵩之徒，功定天下之半，聲馳四海之表，俯仰顧眄，則天業可移，猶鞠躬昏主之下，狼狽折札之命，散成兵，就繩約，而無悔心。

甚至如曹操功蓋天下，雖挾天子以令諸侯，而不敢公然行叛逆之事。「迹衰敝之所由致，而能多歷年所者，斯豈非學之效乎？故先師垂典文，褒勵學者之功，篤矣切矣。」兩漢數百年作為意識形態主流的儒學教育，形成了士人篤於君臣之義的思維、心理定勢，當政治形勢發生變化、君臣之義遭到破

壞之時，世風丕轉，遭遇了新一輪的「禮崩樂壞」，新舊道德並存，士人面臨著新的道德價值取向、出處抉擇，而固有的操守節義就易於成爲評判士人的一個重要標準，也是療救奔競之風的一劑良藥。

在政治權力角逐中，曹操以法術治世，而倡導「唯才是舉」，賤守節而籠絡人才，培植勢力，這一舉措對社會風氣之影響甚大且甚爲深遠。當西晉立國之初，爲改變一時風氣，創建一新的道德風尚，傅玄倡言舉薦「清遠有禮之臣」，而探討社會風氣敗亂之源，不得不歸於曹魏肇基之時，《晉書·傅玄傳》曰：

> 先王之臨天下也，明其大教，長其義節，道化隆於上，清議行於下，上下相奉，人懷義心。亡秦蕩滅先王之制，以法術相御，而義心亡矣。近者魏武好法術，而天下貴刑名；魏文慕通達，而天下賤守節。其後綱維不攝，而虛無放誕之論，盈於朝野，使天下無復清議，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。

傅玄所論，止於曹魏，而司馬氏之詭詐、粗鄙，過之而無不及，對固有社會風氣之摧敗更甚。至魏之中朝，司馬氏以武人之粗豪、鄙陋、狡黠，而不顧義理，破壞君臣之義，以詐力而謀取天下，且往往不擇手段。《世說新語·尤悔》曰：

> 王導、溫嶠俱見明帝，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，溫未答。頃，王曰：「溫嶠年少未諳，臣爲陛下陳之。」王迺具敘宣王（司馬懿）創業之始，誅夷名族，寵樹同己，及文王（司馬昭）之末，高貴鄉公事。明帝聞之，覆面箸床曰：「若如公言，祚安得長？」

唐修《晉書》，將此條採入《宣帝紀》，作爲信史流傳：「明帝時，王導侍坐，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，導乃陳帝創業之始，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。明帝以面覆床曰：『若如公言，晉祚復安得長遠？』」士人處此風雲際會之時，奔競之徒以爲康莊，利欲熏心者志在必得，這一行徑對社會風氣影響甚大，形成了浮躁趨勢的奔競之風。此一趨勢、阿容之風，延續至於有晉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。性靜退不競的潘尼作《安身論》，論述士風之頹敗曰：

> 蓋崇德莫大乎安身，安身莫尚乎存正，存正莫重乎無私，無私莫深乎寡欲。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，易其心而後語，定其交而後求，篤其志而後行。然則動者，吉凶之端也；語者，榮辱之主也；求者，利病之幾也；行者，安危之決也。故君子不妄動也，動必適其道；不徒語也，語必經於理；不苟求也，求必造於義；不虛行也，

> 行必由於正。……故身不安則殆，言不從則悖，交不審則惑，行不篤則危。四者行乎中，則憂患接於外矣。憂患之接，必生於自私，而興於有欲。自私者不能成其私，有欲者不能濟其欲，理之至也。欲苟不濟，能無爭乎？私苟不從，能無伐乎？人人自私，家家有欲，衆欲並爭，群私交伐，爭則亂之萌也，伐則怨之府也。怨亂既構，危害及之，得不懼乎？然棄本要末之徒，知進忘退之士，莫不飾才銳智，抽鋒擢穎，傾側乎勢利之交，馳騁乎當塗之務。朝有彈冠之朋，野有結綬之友，黨與熾於前，榮名扇其後。握權，則赴者鱗集；失寵，則散者瓦解；求利，則託刎頸之歡；爭路，則構刻骨之隙。於是浮僞波騰，曲辯雲沸，寒暑殊聲，朝夕異價。駑蹇希奔放之迹，鉛刀競一割之用。至於愛惡相攻，與奪交戰，誹謗噂沓，毀譽縱橫，君子務能，小人伐技，風頹於上，俗弊於下，禍結而恨爭也不強，患至而悔伐之未辯。大者傾國喪家，次則覆身滅祀，其故何邪？豈不始於私欲，而終於爭伐哉！（《晉書・潘尼傳》）

並且歸結於漢末以來士風的頹衰，而愈演愈烈。故而潘尼要求「今之士人」釋自私之心，塞有欲之求，杜交爭之原，去矜伐之態，以名位爲糟粕，勢利爲埃塵，「忠肅以奉上，愛敬以事親」（《晉書・潘尼傳》），如此才能安身立命。於是，潘尼遂倡導謙退廉讓、玄默自守處世之道。雖然如此，西晉之風氣並未改變，干寶《晉紀總論》曰：

> 晉之興也，功烈於百王，事捷於三代，蓋有爲以爲之矣。宣、景（司馬懿、司馬師）遭多難之時，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，不及脩公劉、太王之仁也。受遺輔政，屢遇廢置，故齊王（曹芳）不明，不獲思庸於亳，高貴（曹髦）沖人，不得復子明辟。二祖逼禪代之期，不暇待叁分八百之會也。是其創基立本，異於先代者也。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，鄉乏不二之老。風俗淫僻，恥尚失所。學者以莊、老爲宗而黜《六經》，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，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，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，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。（《文選》卷四九）

可以說，有晉之社會風氣之頹敗達於極致，其肇亂之源實在於司馬氏以詐力篡奪天下，任用趨勢奔競之徒，而導致的士風的衰敗。

士人處此道義崩頹、動蕩戰亂之時，倡導玄默自守、謙退廉讓，而希慕

隱逸高士，遂有了針砭現實、重新建樹道德風尚的意義。因此，西州高士皇甫謐守道自持，謙退廉讓，作《高士傳》，顯揚逸民、高士的處世態度、風操節概，實有其現實意義。其實，與皇甫謐同時的嵇康也作有《高士傳》。《三國志・魏書・王粲傳》裴松之注引嵇喜《嵇康傳》曰：

> 知自厚者所以喪其所生，其求益得志必失其性，超然獨達，遂放世事，縱意於塵埃之表。撰錄上古以來聖賢、隱逸、遁心、遺名者，集爲傳贊，自混沌至於管寧，凡百一十有九人，蓋求之於宇宙之內，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。故世人莫得而名焉。

《晉書・嵇康傳》亦曰：「康善談理，又能屬文，其高情遠趣，率然玄遠。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，欲友其人於千載也。」嵇康率然玄遠的高情遠趣，除其性之所秉而外，更多地與曹魏之時尖銳的政治鬥爭相關。《晉書》本傳曰：「康早孤，有奇才，遠邁不群。身長七尺八寸，美詞氣，有風儀，而土木形骸，不自藻飾，人以爲龍章鳳姿，天質自然。恬靜寡欲，含垢匿瑕，寬簡有大量。學不師受，博覽無不該通，長好《老》《莊》。」爲曹操之孫曹林婿。時司馬氏與曹氏爭奪政權，嵇康性烈而才俊，以宗室姻親，心向皇室，拒絕與司馬氏的合作，每非湯武而薄周孔，被司馬昭尋釁所殺。嵇康作《養生論》，暢論其「任自然」的思想：

> 君子知形恃神以立，神須形以存。悟生理之易失，知一過之害生，故修性以保神，安心以全身。愛憎不棲於情，憂喜不留於意。泊然無感，而體氣和平。……使形神相親，表裏俱濟也。

此乃「和理日濟，同乎大順」，反之，「仁義務於禮僞，非眞之要術；廉謙生於爭奪，非自然之所出」。在《釋私論》中暢論曰：

> 夫稱君子者，心無措乎是非，而行不違乎道者也。何以言之？夫氣靜神虛者，心不存於矜尚；體亮心達者，情不繫於所欲。矜尚不存乎心，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；情不繫於所欲，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。物情順通，故大道無違；越名任心，故是非無措也。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爲主，以通物爲美；言小人則以匿情爲非，以違道爲闕。何者？匿情矜吝，小人之至惡；虛心無措，君子之篤行也。是以大道言「及吾無身，吾又何患」。無以生爲貴者，是賢於貴生也。由斯而言，夫至人之用心，固不存有措矣。

嵇康公然宣稱「君子行道，忘其身矣」，因爲，「君子之行賢也，不察於

有度而後行也；任心無邪，不議於善而後正也；顯情無措，不論於是而後爲也。是故傲然忘賢，而賢與度會；忽然任心，而心與善遇；倘然無措，而事與是俱也。」嵇康主張率性任眞，以思想的鋒芒來反對司馬氏的專制，針鋒相對地以「自然」來對抗司馬氏的「名教」，主張「越名教而任自然」。而歷史上的隱逸之人、高讓之士，遁心逸名，實乃「任自然」之傑出代表，故闡揚之，表彰他們「上不臣天子，下不事王侯，輕時傲世，不爲物用」的玄默自守的風節，以此來批判向風趨勢者的無節操、媚世取容，從而形成對司馬氏集團的離心力。對此，司馬氏的理論家鍾會是有著深刻的認識的，《世說新語・雅量》劉孝標注引《文士傳》曰：

> 鍾會庭論康曰：「今皇道開明，四海風靡，邊鄙無詭隨之民，街巷無異口之議。而康上不臣天子，下不事王侯，輕時傲世，不爲物用，無益於今，有敗於俗。昔太公誅華士，孔子戮少正卯，以其負才亂群惑眾也。今不誅康，無以清潔王道。」於是錄康閉獄。

《晉書》鍾會本傳亦說：「適司隸校尉，雖在外司，時政損益，當世與奪，無不綜與。嵇康等見誅，皆會謀也。」鍾會認識到了嵇康「越名教而任自然」、崇尚高讓之士，其本質在於輕時傲世，不爲物用，顯揚高士的處世態度、風操節概，建樹士人獨立的人格品性，而不趨避、依附於勢要權力；在曹魏與司馬氏鬥爭尖銳之時，這一主張是有著強勁的離心力的，揭穿了司馬氏所倡導的「名教」的虛僞。嵇康《高士傳》「自混沌至於管寧，凡百一十有九人，蓋求之於宇宙之內，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。故世人莫得而名焉」，表彰隱逸高士的特立獨行，闡揚其不事王侯、輕時傲世的獨立人格，是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的。

身處魏晉易代之際，無論是嵇康還是皇甫謐，其《高士傳》都有著針砭現實、建樹道德風尚的積極作用〔註 1〕。張宗泰所作皇甫謐《高士傳》跋文

〔註 1〕皇甫謐《高士傳》似作于入晉以後。嵇康生於魏文帝黃初五年（224 年），卒于元帝景元四年（263 年），時年四十，而兩年後（即泰始元年，265 年），司馬炎代魏，建立晉朝。而皇甫謐生於漢獻帝建安二十年（215 年），年長於嵇康九歲，卒于太康三年（282 年），于嵇康被殺二十年後方辭世。皇甫謐《高士傳序》說「自堯至魏，凡九十餘人」，而傳中最後一個人物焦先，「或言生漢末」，「後百餘歲卒」，則皇甫謐親聞焦先之卒。焦先「少避白波」，而靈帝劉宏中平五年（188 年）二月，黃巾余部郭泰在白波谷起義。焦先縱未至百歲，然必高壽，自漢末至晉，方足百齡。可證皇甫謐作《高士傳》在入晉以後。此其一。其二，《三國志・魏書・管寧傳》附《胡昭傳》裴松之注引《高士傳》

曰：「其書大旨薄視富貴，崇獎節義，喜言恬退，不尙進取，雖不盡合於聖賢中正之道，然以救人世奔競之風，則一副清涼散也。惟是堯讓天下於舜，舜讓天下於禹，此夫人而知之者，乃云堯讓天下於許由，又讓於子州支父，舜讓天下於善卷，又讓於子州支父，又讓於石戶之農及蒲衣子，何多讓也，將毋藉以寫高士襟期，故曼延其說歟？」（胡玉縉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》卷一九引）「寫高士襟懷」、「薄視富貴，崇獎節義」、「救人世奔競之風」，張宗泰窺見了此書的本質所在。

如此看來，高讓之士在魏晉之際受到重視，也就不是偶然的。而《高士傳》的撰述，是當時社會現實的必然產物，反映了一部份士人建樹道德風尙的努力。皇甫謐《高士傳序》說：「謐採古今八代之士，身不屈於王公，名不耗於終始，自堯至魏，凡九十餘人。雖執節若夷、齊，去就若兩龔，皆不錄也。」此書自產生之後，就受到了世人的重視。擬作者甚多，《隋書·經籍志》著錄嵇康撰、周續之注《聖賢高士傳》三卷，皇甫謐《高士傳》六卷、《逸士傳》一卷外，尙有：

> 《逸民傳》七卷，張顯撰。《高士傳》二卷，虞盤佐撰。《至人高士傳贊》二卷，晉廷尉卿孫綽撰。《高隱傳》十卷，阮孝緒撰。《高隱傳》十卷，虞孝敬撰……《續高士傳》七卷，周弘讓撰。

而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又著錄袁淑《眞隱傳》二卷。自魏晉至南朝，撰述高隱，成爲一時盛事。此後作者代不乏人，其有高名者，如明皇甫濂《逸民傳》二卷，「是編採歷代逸民事迹，人各爲傳，起晉孫登，訖宋林逋，凡百人。」潘京南撰《衡門晤語》六卷，「是編摘錄古今隱逸閒適之事，分前、後、續、別四集。前集廣成子而下七十五人，自上古逮魏；後集孫登而下七十五人，自晉逮元；續集伯成子高而下百五十人；別集則撫其議論及所作詩

曰：「初，晉宣帝爲布衣時，與昭有舊。同郡周生等謀害帝，昭聞而步陟險，邀生於崤、澠之間。」胡昭卒于嘉平初年，嘉平凡六年，則胡昭卒年當在嘉平二年（250年）前後。又引《高士傳》「焦先」條曰：「司馬景王聞而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，又不肯語，經以爲大賢。」稱宣帝、景帝，必爲入晉後。其三，《晉書·皇甫謐傳》說「其後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，謐上疏稱草莽臣」，堅守不仕，「謐辭切言至，遂見聽許。歲余，又舉賢良方正，並不起。」朝廷屢屢征舉，皇甫謐篤志不仕，很可能於此時作《高士傳》以自娛、明志，且顯揚玄默自守、謙退廉讓的清節，以期影響于世風。綜上可證，《高士傳》乃皇甫謐入晉以後所作，爲其晚年著作。

賦。亦皇甫謐《高士傳》之支流。其曰晤語，則千載一堂之意云爾。」清王士禛《古懽錄》八卷，「是編皆述上古至明林泉樂志之人。蓋皇甫謐《高士傳》之意。」又有高兆《續高士傳》五卷，「據卷首陶澂序，稱其始晉皇甫士安，斷於有明之穆廟，中間千餘年，共得一百四十三人，微顯闡幽，循名責實。」（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）可見，自皇甫謐之後，對形成了一個撰述、顯揚高讓之士的傳統。

皇甫謐《高士傳》的版本流傳，情況較爲複雜。此書《隋書·經籍志》著錄爲六卷，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爲七卷，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及宋《中興書目》皆爲十卷。《郡齋讀書志》與《直齋書錄解題》皆作十卷。《古今逸史·逸記》、《廣漢魏叢書·別史》（萬曆本、嘉慶本）、《秘書廿一種》（康熙本、嘉慶本）、《四庫全書·史部傳記類》、《增訂漢魏叢書》（乾隆本、紅杏山房本、三餘堂本、大通書局石印本）皆作三卷。至於所錄人數，皇甫謐《高士傳序》說「自堯至魏，凡九十餘人」，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後志》卷一則曰：「纂自陶唐至魏八代二千四百餘載，世士高節者，其或以身徇名，雖如夷齊、兩龔皆不錄。凡九十六人，而東漢之士居三之一。自古名節之盛，議者獨推焉，觀此尤信。」而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七則說：「序稱自堯至魏咸熙二千四百餘載，得九十餘人。今自被衣至管寧，惟八十七人。」可見，此書至宋已非完帙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有所考證：

> 《高士傳》三卷，晉皇甫謐撰……案南宋李石《續博物志》曰：「劉向傳列仙七十二人，皇甫謐傳高士亦七十二人。」知謐書本數僅七十二人。此本所載乃多至九十六人。然《太平御覽》五百六卷至五百九卷，全收此書，凡七十一人，其七十人與此本相同。又東郭先生一人，此本無而《御覽》有，合之得七十一人，與李石所言之數僅佚其一耳。蓋《御覽》久無善本，傳刊偶脱也。此外子州支父、石户之農、小臣稷、商容、榮啓期、長沮桀溺、荷蓧丈人、漢陰丈人、顏斶十人，皆《御覽》所引嵇康《高士傳》之文；閔貢、王霸、嚴光、梁鴻、臺佟、韓康、矯慎、法眞、漢濱老父、龐公十人，則《御覽》所引《後漢書》之文；惟被衣、老聃、庚桑楚、林類、老商氏、莊周六人爲《御覽》此部所未載，當由後人雜取《御覽》，又稍摭他書附益之耳。考《讀書志》亦作九十六人，而《書錄解題》稱「今自被衣至管寧惟八十七人」，是宋時已有二本竄亂，非

其舊矣。流傳既久，未敢輕爲刪削，然其非七十二人之舊，則不可以不知也。

《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卷六亦曰：「原書本載七十二人，見《續博物志》。此本乃九十六人，蓋原書散佚，後人摭《太平御覽》所引，鈔合成編，而益以所引嵇康《高士傳》十條、《後漢書·隱逸傳》十條，故眞僞參半，人數轉多於原本也。」胡玉縉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》卷一九引張宗泰《所學集》是書跋文，曰：「《高士傳》上、中、下三卷，共七十八人，與《書錄解題》合，而《解題》謂終於管寧，此本則終於焦先也。」各家著錄不同，意見各異，則是書版本流傳實不易詳考。

不僅如此，諸本所錄之人，亦有出入。皇甫謐自序謂九十餘人，吳琯《古今逸史》本、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皆收錄九十一條，其中有合傳者，如長沮桀溺、四皓、魯二徵士，凡九十六人，合於皇甫謐所說九十餘人，則南宋李石《續博物志》所說七十二人，乃竄亂之本，非皇甫謐舊本也，張宗泰所說七十八人，亦誤。可見，是書在流傳過程中屢有分合竄亂，已不可詳究。明人吳琯、黃省曾等分別將此書刻入叢書，流傳遂廣。

此次整理，即以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所收吳琯《古今逸史》本爲底本，參考眾本，擇善而從。清人錢熙祚及近人王仁俊、羅振玉等皆曾輯其佚文，此次亦重新訂正，並按時代次序排列，以與正文條目一致。佚文「太守王朗令爲功曹，平機正維，措千里，風化肅穆，郡內大治」一條，原注錄自《北堂書鈔》卷七七，翻檢此書，未見；《太平御覽》卷二四六引《陸績別傳》曰：「績字公紀，吳郡人也，太守王朗命爲功曹，風化肅穆，郡內大治。」將陸績事誤爲法眞，故刪之。又，輯錄「夫蚌含珠而不剖，則不能發耀幽之明」，原注出自《北堂書鈔》卷一六〇，亦未見，故刪之。又從《三國志·魏書·管寧傳》裴松之注引皇甫謐《高士傳》補輯佚文三條。

注釋，重在解釋典章名物、地名，同時，一些重要的詞語亦作簡要注解，並引用一二例句，以便於理解文意。因爲皇甫謐採錄前代文獻而撰述高讓之士，故將其文獻來源摘要錄出，以見其淵源所自。嵇康是皇甫謐同時代人，乃魏晉之際思想領域的魁首，有高名於世，撰述《聖賢高士傳贊》更有著深刻的思想文化背景，所選人物，亦時同於皇甫謐《高士傳》，有助於對皇甫謐《高士傳》的理解，故而將收於《藝文類聚》、《太平御覽》的嵇氏佚文錄入，並參照戴明揚先生《嵇康集校注》所附佚文，以期見出魏晉之際這一特殊時

代的社會風尚。

翻譯，則力求簡明，並且翻譯時也注意古代漢語一些特殊的表達方式和語言習慣，以便於對原文的理解，而一般不採用意譯。之所以這樣做，目的則在於能夠提供一個有一定學術性、便於普及的本子。

由於筆者的孤陋，未曾見到《高士傳》的注譯本，此次注譯，儘管盡量搜求相關文獻，指出其材料來源，予以介紹。但限於學力，體例或有不純，搜求或有不盡，取捨或有不妥，注釋或有不全，譯文或有不順，懇請讀者的指正。

雷恩海

癸巳初春於蘭州大學

高士傳序

孔子稱「舉逸民，天下之民歸心焉。」〔1〕洪崖先生創高道於上皇之代〔2〕，許由、善卷不降節於唐、虞之朝。自三代秦漢，達乎魏興受命，中賢之主，未嘗不聘岩穴之隱，追遁世之民①，是以《易》有束帛之義〔3〕，禮有玄纁之制〔4〕。詩人發《白駒》之歌〔5〕，《春秋》顯子臧之節〔6〕，《明堂》、《月令》，以季春聘名士、禮賢者〔7〕。然則高讓之士，王政所先，厲濁激貪之務也。史、班之載〔8〕，多所闕略，梁鴻頌逸民〔9〕，蘇順科高士〔10〕，或錄屈節，雜而不純，又近取秦、漢，不及遠古。夫思其人〔11〕，猶愛其樹，況稱其德而贊其事哉！謐採古今八代之士〔12〕，身不屈於王公，名不耗於終始，自堯至魏，凡九十餘人。雖執節若夷、齊〔13〕，去就若兩龔〔14〕，皆不錄也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逸民：指有德而遁世隱居之人。《論語・堯曰》：「興滅國，繼絕世，舉逸民，天下之民歸心焉。」《論語・微子》：「逸民：伯夷、叔齊、虞仲、夷逸、朱張、柳下惠、少連。」何晏集解：「逸民者，節行超逸也。」《漢書・律曆志》：「舉逸民，四方之政行矣。」顔師古注：「逸民，謂有德而隱處者。」

〔2〕洪崖先生：傳說中的仙人，乃黃帝臣子伶倫的仙號，相傳堯時已三千歲。江西新建之西山有仙壇井，爲洪崖先生煉丹處。　上皇：太古的帝皇。鄭玄《詩譜序》：「詩之興也，諒不於上皇之世。」孔穎達疏：「上皇，謂伏羲，三皇之最先者。」

〔3〕束帛：捆爲一束的五匹帛。古代用爲聘問、饋贈的禮物。《易・賁》：「束帛

戔戔。」《周禮·春官·大宗伯》「孤執皮帛」賈公彥疏：「束者十端，每端丈八尺，皆兩端合卷，總爲五匹，故云束帛也。」

〔4〕玄纁（xūn）：黑色和淺紅色的布帛。《尚書·禹貢》：「厥篚玄纁璣組。」《左傳·哀公十一年》：「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，寘之新篋，褽之以玄纁，加組帶焉。」楊伯峻注：「此謂以紅黑色與淺紅色之帛作贄。」後世帝王用作延聘賢士的禮品。

〔5〕白駒：《詩經·小雅》篇名，詩曰：「皎皎白駒，食我場苗。縶之維之，以永今朝。所謂伊人，于焉逍遙。皎皎白駒，食我場藿。縶之維之，以永今夕。所謂伊人，于焉嘉客。皎皎白駒，賁然來思。爾公爾侯，逸豫無期。愼爾優遊，勉爾遁思。皎皎白駒，在彼空谷。生芻一束，其人如玉。毋金玉爾音，而有遐心。」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白駒》，大夫刺宣王也。」周宣王之世，賢者不得其志而離去，君子歌白駒以挽留。因此，朱熹《詩集傳》曰：「宣王之世，賢者有不得其志而去者。君子思之，曰：白駒人之所願乘也，苟其肯食於我場，我將縶維而留之。今賢者既已仕矣，而莫或留之，何哉？故於其去也，猶欲其於是逍遙，逍遙不事事也，雖逍遙猶愈於去耳。」

〔6〕子臧：曹宣公庶子，名欣時。《左傳·成公十三年》：五月丁亥，曹宣公卒於師，「曹人使公子負芻守，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。秋，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。諸侯乃請討之。晉人以其役之勞，請俟他年。冬，葬曹宣公。既葬，子臧將亡，國人皆將從之。成公（即負芻）乃懼，告罪，且請焉，乃反，而致其邑。」十五年春，「會於戚，討曹成公也。執而歸諸京師，書曰『晉侯執曹伯』，不及其民也。凡君不道於其民，諸侯討而執之。則曰『某人執某侯』，不然則否。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。子臧辭曰：『《前志》有之曰：聖達節，次守節，下失節。爲君，非吾節也，雖不能聖，敢失守乎！』遂逃，奔宋。」

〔7〕明堂、月令：《禮記》的兩個篇名。明堂，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。凡朝會、祭祀、慶賞、選士、養老、教學等大典，均在此舉行。《禮記·名堂》曰：「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……明堂也者，明諸侯之尊卑也。」《禮記·月令》：「立春之日，天子親帥三公、九卿、諸侯、大夫以迎春於東郊，還反賞公、卿、諸侯、大夫於朝。」季春，「勉諸侯聘名士，禮賢者。」

〔8〕史、班：指司馬遷《史記》、班固《漢書》。

〔9〕梁鴻：梁鴻，字伯鸞，東漢扶風平陵人。范曄《後漢書·梁鴻傳》：梁鴻與妻孟光，「共入霸陵山中，以耕織爲業，詠詩書、彈琴以自娛。仰慕前世高士，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。」

〔10〕蘇順：字孝山，京兆霸陵人。後漢和帝、安帝時以才學見稱。好養生術，隱居求道。晚年入仕，拜郎中，卒於官。著賦論誄哀辭雜文凡十六篇。

〔11〕思其人：《左傳·定公九年》：「思其人，猶愛其樹，況用其道，而不恤其人乎？」《詩·召南》有《甘棠》篇，朱熹《詩集傳》：「召伯巡行南國，以布文王之政，或舍甘棠之下。其後人思其德，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。」

〔12〕八代：指五帝三王之世。

〔13〕執節：堅守節操。　夷齊：伯夷、叔齊。商朝孤竹君的兩個兒子。相傳其父遺命要立次子叔齊爲繼承人。孤竹君死後，叔齊讓位給伯夷，伯夷不受，叔齊也不願登位，先後都逃到周國。周武王伐紂，兩人曾叩馬諫阻。武王滅商後，他們恥食周粟，逃到首陽山，採薇而食，餓死在山裏。見《孟子·萬章下》、《史記·伯夷列傳》。

〔14〕兩龔：指龔勝、龔舍。龔勝（公元前 68 年至前 11 年），字君賓，漢朝彭城人。三舉孝廉，哀帝時，徵爲諫議大夫。勝居諫官，數上書，論議朝政。後出爲勃海太守。王莽秉政，歸隱鄉里，王莽數次遣使徵之，拜上卿，不受，語門人高暉等曰：「旦暮入地，豈以一身仕二姓！」絕食十四日死。　龔舍（公元前 62 年至公元 6 年），字君倩，與龔勝名節並著，世稱楚兩龔。少好學，通五經，以《魯詩》教授。哀帝時，以龔勝薦，徵爲諫大夫，累拜太山太守、光祿大夫。上書辭官，乃遣歸。龔舍、龔勝既歸鄉里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，皆至其家，如師弟子之禮。《漢書·龔勝傳》：「兩龔皆楚人也。勝，字君賓；舍，字君倩。二人相友，並著名節，故世謂之楚兩龔。少皆好學明經。」

【譯文】

孔子說：「拔舉任用有德而遁世隱居之人，天下百姓就會心向朝廷。」所以洪崖先生在帝皇伏羲時代就創立了高妙之道，許由、善卷在唐虞王朝並未改變自己的操守。自夏商周秦漢，至曹魏興起而受天命，無論中等或賢明之主，未嘗不延聘隱居岩穴之士，追慕避世之人。因此，《周易》闡釋「束帛」禮聘之義，《周禮》記載有以玄纁禮聘的制度，《詩三百》的作者高唱挽

留賢士的《白駒》之歌，《春秋》中顯揚子藏守道不屈的氣節，《禮記》有《明堂》、《月令》，認爲三月應當聘請天下名士，禮遇賢能人才。如此則禮遇高蹈謙讓之士，是國家政治首先所要重視的，以便勉勵高潔、抑制貪濁。司馬遷《史記》和班固《漢書》對這些守節高蹈之士很少記載。梁鴻撰文而稱頌逸民，蘇順品評選錄高士，但他們有時卻收錄了一些屈節投身的人物，駁雜而不純粹，而且只就近收錄了秦漢時代的高士，沒有包括遠古時代的逸民。思念其人，尚且愛惜他所種植的樹木，何況稱道他高尚的品德，讚美他的彪炳千秋的事迹呢！我收錄了從古到今共八代的高士逸民，他們不屈節投身於王侯公族，能夠始終保持自己的名節，從唐堯到曹魏總共九十多人。即使執志不移如伯夷、叔齊，去就不定如龔勝、龔舍那樣的人，都不收入本書。

卷　上

被　衣

被衣者〔1〕，堯時人也。堯之師曰許由，許由之師曰齧缺，齧缺之師曰王倪，王倪之師曰被衣。齧缺問道乎被衣，被衣曰：「若正汝形〔2〕，一汝視，天和將至〔3〕。攝汝知，一汝度〔4〕，神將來舍。德將爲汝美，道將爲汝居。汝瞳焉如新生之犢〔5〕，而無求其故。」言未卒，齧缺睡寐。被衣大悅。行歌而去之，曰：「形若槁骸，心若死灰。眞其實知，不以故自持。媒媒晦晦〔6〕，無心而不可與謀。彼何人哉！」

大道不鑿〔7〕，至人秀世〔8〕。被衣冠出，超然釋智〔9〕。

齧公聆教〔10〕，無言相契〔11〕。暢懌長歌，冥筌排去〔12〕。

【譯文】

〔1〕被（pī）衣：相傳爲堯時高士。

《莊子・天地》：「堯之師曰許由，許由之師曰齧缺，齧缺之師曰王倪，王倪之師曰被衣。」又作蒲衣。《莊子・應帝王》：「齧缺問於王倪，四問而四不知，齧缺因躍而大喜，行以告蒲衣子。」《漢書・古今人表》：「被衣。」顏師古注：「被，音披。」

〔2〕若：代詞，你。《史記・陳涉世家》：「若爲傭耕，何富貴爲？」柳宗元《捕蛇者說》：「更若役，復若賦。」

〔3〕天和：謂自然和順之理，天地之和氣。《莊子・庚桑楚》：「故敬之而不喜，

侮之而不怒者，唯同乎天和者爲然。」

《莊子・知北遊》：「齧缺問道乎被衣，被衣曰：『若正汝形，一汝視，天和將至；攝汝知，一汝度，神將來舍。德將爲汝美，道將爲汝居，汝瞳焉如新生之犢，而無求其故。』言未卒，齧缺睡寐，被衣大說，行歌而去之，曰：『形若槁骸，心若死灰，眞其實知，不以故自持。媒媒晦晦，無心而不可與謀，彼何人哉？』」成玄英疏：「汝形容端雅，勿爲邪僻，視聽純一，勿多取境，自然和理歸至汝身。」

〔4〕度：意度，考慮、計劃、思慮。范曄《後漢書・隗囂傳》：「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。」王安石《答司馬諫議書》：「不爲怨者改其度。」

〔5〕瞳：無知直視的樣子。

〔6〕媒媒晦晦：昏暗不明貌。《淮南子・道應訓》作「墨墨恢恢」，意謂混沌無知。

〔7〕大道：高妙之道。

〔8〕至人：道德修養達到最高境界之人。秀世：秀異超世。

〔9〕冠出：傑出。釋智：離棄智慧。

〔10〕聆教：聆聽高言妙道的教誨。常用於書箚。清代顏光敏輯《顏氏家藏尺牘・郝惟訥》：「曩獲朝夕聆教，幸寡愆尤。」《紅樓夢》第一〇三回：「倘荷不棄，京寓甚近，學生當得供奉，得以朝夕聆教。」

〔11〕契：契合，投合。相契，相合；相交深厚。唐代南卓《羯鼓錄》：「（王皐）命取食柈，自選其極平者，遂置二棬於柈心，以油注之棬中，棬滿而油不浸漏，蓋相契無際也。」宋代陳灌《滿庭芳》詞：「君知我，平生心事，相契古來希。」《老殘遊記》第九回：「這個人也是個不衫不履的人，與家父最爲相契。」馬敘倫《古書疑義舉例校錄・古書傳述亦有異同例》：「三機正當三止三觀，其意亦與南嶽智者所說相契。」

〔12〕懌（yì）：喜歡，快樂。筌（quán）：也作「荃」，竹製捕魚器具。《莊子・外物》：「荃者所以在魚，得魚而忘荃；蹄者所以在兔，得兔而忘蹄。」成玄英疏：「筌，魚笱也，以竹爲之，故字從竹。亦有從草者，蓀荃也，香草也，可以餌魚，置香於柴木蘆葦之中以取魚也。蹄，兔罝也，亦兔弶也，以系繫兔腳，故謂之蹄。此二事，譬也。」三國魏嵇康《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》之十四：「嘉彼釣叟，得魚忘筌。」　冥筌，謂無形的拘束。《文選・江淹〈雜體詩・效許詢自序〉》：「張子闇內機，單生蔽外像。一時排冥筌，

泠然空中賞。」李善注：「筌，捕魚之器。言魚之在筌，猶人之處塵俗。」也指道中的微妙之處。唐代李白《下途歸石門舊居》詩：「余嘗學道窮冥筌，夢中往往遊仙山。」王琦注：「冥筌，道中幽冥之跡也。」

【譯文】

被衣，是唐堯時代的人。唐堯的老師是許由，許由的老師是齧缺，齧缺的老師是王倪，王倪的老師是被衣。齧缺向被衣問道，被衣回答說：「你要端正你的形體，純一你的視覺，自然的和氣便歸於你自身。統攝、收斂你的智慧，集中專一你的思慮，你的精神將會集中到你的心靈中。德要爲你而顯示完美，道要作爲你的居所，你純眞無邪如同初生的牛犢，無知無欲，而不追究事故。」話還沒有說完，齧缺已經睡著了。被衣十分高興，便唱著歌兒離去，歌兒唱道：「形體靜定如同枯朽的枝木，內心沉靜如同已息滅的灰燼，他確實了悟了道的眞實，不再矜持自己的成見，混沌無知的樣子，沒有心機而不可與其謀議。那是什麼樣的人呀！」

至高無上的大道未被揭示出來時，至人傑出於當世。而被衣優異出眾，超然物外，離棄智慧，不爲物累所拘束。齧缺親受其教誨，雖無言說而與大道相契合。歡心愉快，縱聲高歌，擺脫了無形的拘束而超然世外。

王　倪

王倪者，堯時賢人也，師被衣。齧缺又學於王倪〔1〕，問道焉。齧缺曰：「子知物之所同是乎〔2〕？」曰：「吾惡乎知之？」「子知子之所不知邪〔3〕？」曰：「吾惡乎知之？」「然則物無知邪？」曰：「吾惡乎知之？雖然，嘗試言之：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〔4〕？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？且吾嘗試問乎汝：民濕寢則腰疾偏死〔5〕，鰌然乎哉〔6〕？木處則惴慄恂懼〔7〕，猨猴然乎哉〔8〕？三者孰知正處〔9〕？民食芻豢〔10〕，麋鹿食薦〔11〕，蝍且甘帶〔12〕，鴟鴉耆鼠〔13〕，四者孰知正味〔14〕①？猨猵狙以爲雌〔15〕，麋與鹿交，鰌與魚遊。毛嬙、麗姬〔16〕，人之所美也，魚見之深入，鳥見之高飛，麋鹿見之決驟〔17〕，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〔18〕？自我觀之，仁義之端，是非之塗〔19〕，樊然殽亂〔20〕。吾惡能知其辯？」齧缺曰：「子不知利害，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〔21〕？」王倪曰：「至人神矣！大澤焚而不能熱，河漢沍而不能寒〔22〕，疾雷破山、風振

海而不能驚〔23〕。**若然者，乘雲氣、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，死生無變於己，而況利害之端乎？」**

王倪天士〔24〕**，缺也問道。育艾爾神**〔25〕**，一綿虛抱**〔26〕。

寒暑何侵，風雷弗眊〔27〕。**大準玄黃**〔28〕**，權輿上教**〔29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王倪：林希逸《莊子口義》卷一：王倪、齧缺，撰造名字。《莊子・天地篇》：「齧缺之師王倪。」王元澤《南華眞經新傳》：「『齧缺』者，道之不全也。『王倪』者，道之端也。莊子欲明道全與不全而與端本，所以寓言於二子也。」

《莊子・齊物論》：「齧缺問乎王倪曰：『子知物之所同是乎？』曰：『吾惡乎知之！』『子知子之所不知邪？』曰：『吾惡乎知之！』曰：『然則物無知邪？』曰：『吾惡乎知之！雖然，嘗試言之。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？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？且吾嘗試問乎女：民濕寢則腰疾偏死，鰌然乎哉？木處則惴慄恂懼，猨猴然乎哉？三者孰知正處？民食芻豢，麋鹿食薦，蝍蛆甘帶，鴟鴉耆鼠，四者孰知正味？猨猵狙以爲雌，麋與鹿交，鰌與魚遊。毛嬙、麗姬，人之所美也；魚見之深入，鳥見之高飛，麋鹿見之決驟。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？自我觀之，仁義之端，是非之塗，樊然殽亂，吾惡能知其辯！』齧缺曰：『子不知利害，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？』王倪曰：『至人神矣！大澤焚而不能熱，河漢沍而不能寒，疾雷破山而不能傷，飄風振海而不能驚。若然者，乘雲氣，騎日月，而遊乎四海之外。死生無變於己，而況利害之端乎！』」

〔2〕同是：共同所認可的，共同標準。

〔3〕邪（yé）：表示疑問或反詰，相當於嗎、呢。

〔4〕庸詎（yōng jù）知：安知，何知。庸，表反詰，豈，難道。《三國志・魏武帝紀》：「士有偏短，庸可廢乎？」詎，豈。

〔5〕偏死：半身不遂。

〔6〕鰌（qiū）：「鰍」的異體字，泥鰍。

〔7〕惴栗（zhuì lì）：亦作「惴慄」，恐懼而戰慄。《詩經・秦風・黃鳥》：「臨其穴，惴惴其慄。」唐代柳宗元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：「自余爲僇人，居是州，恒惴慄。」清代朱仕琇《溪音序》：「（谿水）轟豗日夜，或作霹靂聲。人立

谿上，恒惴慄。」　恂（xún）：恐懼的樣子。

〔8〕猨：「猿」的異體字。

〔9〕正處：正確的居住之所，即好的住所。《莊子・齊物論》：「民溼寢則腰疾偏死，鰌然乎哉？木處則惴慄恂懼，猨猴然乎哉？三者誰知正處？」成玄英疏：「舉此三者，以明萬物誰知正定處所乎？」

〔10〕芻豢（chú huàn）：草食曰芻，指牛羊；穀食曰豢，指家畜。司馬彪說：「牛羊曰芻，犬豕曰豢，以所食得名。」泛指肉類食品。《孟子・告子上》：「故義理之悅我心，猶芻豢之悅我口。」朱熹集注：「草食曰芻，牛羊是也；穀食曰豢，犬豕是也。」《史記・貨殖列傳序》：「至若《詩》、《書》所述虞夏以來，耳目欲極聲色之好，口欲窮芻豢之味。」宋代蘇軾《答畢仲舉》：「而既飽之餘，芻豢滿前，惟恐其不持去也。」清代趙翼《楊桐山具精饌招飲》詩：「但從芻豢選肥美，昔人烹飪有絕技。」

〔11〕麋（mí）鹿：獸名。欲稱四不像。《墨子・非樂上》：「今人固與禽獸麋鹿、蜚鳥、貞蟲異者也。」也指麋與鹿。《孟子・梁惠王上》：「樂其有麋鹿魚鼈。」唐代孟郊《隱士》詩：「虎豹忌當道，麋鹿知藏身。」唐崔道融《元日有題》詩：「自量麋鹿分，只合在山林。」清孫枝蔚《送陸粲石之金陵省令兄繡聞時歸自關外》詩：「東頭重聚因麋鹿，原上相關有鶺鴒。」薦：美草。

〔12〕蝍且（jié jū）：亦作蝍蛆，蜈蚣。《爾雅・釋蟲》：「蒺蔾，蝍蛆。」郭璞注：「似蝗而大腹長角，能食蛇腦。」《廣雅・釋蟲》：「蝍蛆，吳公也。」王念孫疏證：「吳公，一作蜈蚣。」　甘：以……爲甘，喜歡吃食。帶：小蛇。

〔13〕鴟（chī）：貓頭鷹的一種。《莊子・徐無鬼》：「鴟目有所適，鶴脛有所節。」成玄英疏：「鴟目晝闇而夜開，則適夜不適晝。」《淮南子・主術訓》：「鴟夜撮蚤蚊，察分秋豪，晝日顛越，不能見邱山，形性詭也。」清蒲松齡《聊齋誌異・辛十四娘》：「夜色迷悶，悮入澗谷，狼奔鴟叫，豎毛寒心。」耆（shì）：通「嗜」，喜好。

〔14〕正味：正確的味道，即美好的味道，合乎標準的味道。

〔15〕猵狙（biān jū）：一名葛羊，頭似狗而體似猿，與猿同形而類別，喜與雌猿交配。

〔16〕毛嬙：古美女名，一云趙王美姬。麗姬：即驪姬（？～前 651），春秋時驪戎之女。晉獻公攻克驪戎，被奪歸，立爲夫人，生奚齊。她爲獻公所

寵，欲立奚齊爲太子，於是譖殺太子申生，並逐群公子。獻公死。奚齊繼立，爲大臣里克所殺，驪姬亦被殺。朱桂曜《莊子內篇證補》說：「古書多言『毛嬙西施』，鮮有言『毛嬙麗姬』者。《管子・小稱》第三十三『毛嬙西施，天下之美人也』；《韓非子・顯學篇》『故善毛嬙西施之美』；《淮南・本經訓》『雖有毛嬙西施之色不知悅也』；又《脩務訓》『今夫毛嬙西施天下美人』；《齊俗訓》『待西施毛嬙而爲配，則終身不家矣』，注『西施毛嬙古好女也』；《說苑・尊賢篇》『古者有毛嬙西施今無有』；《文選・神女賦》注引《愼子》『毛嬙先施天下之姣也』，注『先施，西施一也，嬙音牆』；《御覽》七十七引《尸子》『人之欲見毛嬙西施，美其面也』，此言毛嬙麗姬者，蓋因下又『麗之姬，艾封人之子』而誤改耳。」朱說可從。

〔17〕決驟：快速奔走。決，疾走不顧。

〔18〕正色：美色。《莊子・齊物論》：「毛嬙、麗姬，人之所美也；魚見之深入，鳥見之高飛，麋鹿見之決驟，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！」唐白居易《議婚》詩：「天下無正色，悅目即爲姝。」清王夫之《讀四書大全說・論語・季氏篇十二》：「乃揀美麗者斥爲女戎，而取醜陋者以爲正色。」

〔19〕塗：通「途」。

〔20〕樊然殽（xiáo）亂：紛然錯亂。《莊子・齊物論》：「自我觀之，仁義之端，是非之塗，樊然殽亂。」成玄英疏：「樊亂糾紛，若殽饌之雜亂。」

〔21〕至人：道家指超凡脫俗，達到無我境界的人。《莊子・齊物論》：「至人神矣！大澤焚而不能熱，河漢沍而不能寒，疾雷破山、風振海而不能驚。」《莊子・外物》：「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，順人而不失己。」

〔22〕沍（hù）：凍結。

〔23〕疾雷破山、風振海而不能驚：有脫文，當作「疾雷破山而不能傷，飄風振海而不能驚」。飄風，大風。奚侗《莊子補注》：「案『風』上挩『飄』字，當據《闕誤》引江南李氏本補之。『疾雷破山』『飄風振海』，耦語也。成疏：『雷霆奮發而破山，飄風濤蕩而振海。』是成本亦作『飄風』。」王叔岷《莊子校釋》：「《淮南・精神篇》：『大澤焚而不能熱，河漢涸而不能寒也，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，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。』即襲用此文，上下二句，文各成對，則此文『疾雷破山』下，尙有挩文，疑原作『疾雷破山而不能傷，飄風振海而不能驚』。今本挩『而不能傷飄』五字，下二

句遂不成對矣。」

〔24〕天士：通曉天文陰陽術數的人。漢武帝封方士欒大爲天士將軍，參見《史記·封禪書》。《漢書·李尋傳》：「宜急博求幽隱，拔擢天士，任以大職。」顔師古注引李奇曰：「天士，知天道者也。」

〔25〕育艾：養育、養護。艾，養護。《詩經·小雅·南山有臺》：「保艾而後。」

〔26〕一綿：持久而且專一。綿，邊續不斷。

〔27〕眊（mào）：眼睛失神，看不清楚，引申爲昏憒，惑亂。《孟子·離婁上》：「胸中正，則眸子瞭焉；胸中不正，則眸子眊焉。」

〔28〕玄黄：黑色與黄色。《易·坤》：「夫玄黄者，天地之雜也，天玄而地黄。」後因以玄黄指天地。

〔29〕權輿：草木萌芽的狀態。引申爲起始、初生。《詩經·秦風·權輿》：「今也每食無餘，於嗟乎！不承權輿。」朱熹集傳：「權輿，始也。」《大戴禮記·誥志》：「於時冰泮發蟄，百草權輿。」范曄《後漢書·魯恭傳》：「今始夏，百穀權輿，陽氣胎養之時。」

【譯文】

王倪，是唐堯時的賢能之人，師從被衣。齧缺又拜王倪爲師而學習，問道於王倪。齧缺說：「先生，你知道事物共有的標準嗎？」王倪說：「我怎麼知道呢！」齧缺又問：「你知道你所不明白的東西嗎？」王倪說：「我怎麼知道呢！」齧缺又問：「那麼世間萬物就無法知道了嗎？」王倪說：「我怎麼知道呢！雖然如此，我姑且說說看。怎麼知道我所說的『知』不是『不知』呢？怎麼知道我所說的『不知』不是『知』呢？我姑且問問你：人如果睡在潮濕的地方，就會腰痛或半身不遂，泥鰍也會這樣嗎？人如果住在樹上就會驚懼不安，猿猴也會這樣嗎？這三者究竟誰的生活習慣才是標準呢？人吃肉類，麋鹿吃草，蜈蚣喜歡吃小蛇，貓頭鷹和烏鴉卻喜歡吃老鼠，這四者究竟誰的口味是標準的美味呢？猵狙和雌猿爲配偶，麋和鹿相交合，泥鰍和魚相交遊。毛嬙和西施是世人認爲最美的，可是魚見了她們就要深入水底，鳥兒見了就要飛向高空，麋鹿見了就會急速奔跑到遠處，這四者究竟那一種美色才算是合乎最好最高的標準的呢？依我看來，仁義的觀點、是非的途徑，紛然錯亂。我哪裏能夠有辦法來區別其界限呢？」齧缺說：「你不知道利害，那麼至人難道也不知道利害嗎？」王倪說：「至人神妙極了！山林焚燒而不能使他感到炎熱，江河凍結而不能使他感受到寒冷，雷霆萬鈞、擊破

山嶽也不能使他受到傷害，狂風激起驚天波濤而不能使他感受到驚恐。這樣的至人，駕著雲氣、騎著日月，而遊於四海之外。生死的變化都不能使他有所改變，何況利害的觀念呢？」

王倪乃通曉天地陰陽術數之人，齧缺從其問道。王倪教導齧缺：要培養你的精神，長久而專一地寧靜心靈，即使大寒大暑也無法侵入你的身心，疾雷烈風也不能使你眨動眼睫毛，以天地為準則來效法，如此才能使至高無上的大道產生。

齧　缺

齧缺者，堯時人也。許由師事齧缺〔1〕。堯問於由曰：「齧缺可以配天乎〔2〕？吾藉王倪以要之〔3〕。」許由曰：「殆哉〔4〕，圾乎天下〔5〕。齧缺之為人也，聰明睿知〔6〕，給數以敏〔7〕，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〔8〕。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〔9〕。與之配天乎？彼且乘人而無天〔10〕。方且本身而異形〔11〕，方且尊知而火馳〔12〕，方且為緒使〔13〕，方且為物絯〔14〕，方且四顧而物應〔15〕，方且應眾宜〔16〕，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〔17〕，夫何足以配天乎？」

齧缺由師，蘊含上智。至道相延，宗王祖被〔18〕。

遐言未卒〔19〕，咽然睡寐〔20〕。滅影山隅〔21〕，弗求天配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許由師事齧缺：《莊子・天地》：「堯之師曰許由，許由之師曰齧缺，齧缺之師曰王倪，王倪之師曰被衣。堯問於許由曰：『齧缺可以配天乎？吾藉王倪以要之。』許由曰：『殆哉，圾乎天下！齧缺之為人也，聰明睿知，給數以敏，其性過人，而又乃以人受天。彼審乎禁過，而不知過之所由生。與之配天乎？彼且乘人而無天，方且本身而異形，方且尊知而火馳，方且為緒使，方且為物絯，方且四顧而物應，方且應眾宜，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。夫何足以配天乎？」

〔2〕配天：謂受天命為天子。《莊子・天地》：「齧缺可以配天乎？」郭象注：「謂為天子。」

〔3〕藉：憑藉。要：邀請。

〔4〕殆：危險，不安。《左傳・宣公十二年》：「此師殆哉！」

〔5〕圾：同「岌」，危險。

〔6〕睿（ruì）：通達、明智。《尚書・洪範》：「視曰明，聽曰聰，思曰睿。」張衡《東京賦》：「睿哲玄覽，都茲洛宮。」

〔7〕給數以敏：機警敏捷。給，捷也。數，通「速」。給數，捷速。

〔8〕又乃以人受天：又能以人事來應對自然。乃，猶「能」。

〔9〕審乎禁過：明于禁阻過失。審，明辨。

〔10〕乘人而無天：依憑人爲（人的作爲）而摒棄自然。

〔11〕方且：將會，將要。《莊子・天地》：「彼且乘人而無天，方且尊知而火馳，方且爲緒使。」陸德明釋文：「凡言方且者，言方將有所爲也。」本身而異形：以己爲本身，以天下爲異形；即以自身爲本位來區分人（物）我。

〔12〕尊知而火馳：尊尚知識而急於謀取。林希逸《莊子口義・天地》：「『火馳』，如火之馳，言其急也。自尊尚其知而急用之。」

〔13〕緒使：爲細事所役使。緒，絲頭，引申爲瑣細、瑣屑之事。于省吾《莊子新證》：「按《爾雅・釋詁》：『緒，事也。』『方且爲緒使』，言方且爲事使也。下句『方且爲物絯』，『事』、『物』對文。」

〔14〕物絯：爲外物所拘束。絯（gāi），拘束。《莊子・天地》：「方且爲緒使，方且爲物絯。」郭象注：「將遂使後世拘牽而制物。」元代劉壎《隱居通議・文章八》：「天且爲物絯，爲氣化，爲形驅，子焉能違世而與道俱。」

〔15〕四顧而物應：顧盼四方而應接外物。

〔16〕應眾宜：應對外物而事事求合宜。

〔17〕與物化而未始有恒：受外物影響而未嘗有定則。物化，指一種泯除物我差別、彼我同化的境界。

〔18〕宗王祖被：宗王，聖王，指堯。被，及，到達，加於……之上。《尚書・堯典》：「光被四表。」蔡沈《集傳》：「被，及。」《荀子・不苟》：「去亂而被之以治。」

〔19〕遐言：深妙微言。

〔20〕呬（xì）：喘息，嘘氣。《爾雅・釋詁下》：「呬，息也。」郭璞注：「氣息貌。」謂疲極而喘息。

〔21〕滅影：隱匿形迹，指隱遁。

【譯文】

齧缺是唐堯時代的人。許由拜齧缺爲師而學習。堯問許由說：「齧缺可以做天子嗎？我想通過王倪來邀請他。」許由說：「危險啊！那將危及天下。齧缺的爲人，聰明睿智，機警敏捷，天性過人，而又要用人事來應對自然。他精于禁阻過失，卻又不知道過失之所以產生的根由。讓齧缺做天子嗎？他要依憑人的作爲而要摒棄自然，他將會以自身爲本位而區分物我的界限，他將尊尙智慧巧思而急於謀取，他將會爲瑣事所役使，將會爲外物所拘束，將會酬應四方、應接外物，將會事事求合宜，將會受外物之影響而沒有定則。齧缺怎麼可以做天子呢？」

齧缺是許由的老師，蘊含著無上的智慧。至高無上的大道因師徒傳授，得以綿延傳續，並且受到聖王的尊崇，教澤廣被。講論至道的深妙微言尚未完結，聽道者已悄然進入夢鄉。齧缺避唐堯而隱居於深山，不願意即天子之位。

巢　父

巢父者，堯時隱人也。山居不營世利〔1〕，年老，以樹爲巢而寢其上，故時人號曰巢父。堯之讓許由也〔2〕，由以告巢父，巢父曰：「汝何不隱汝形、藏汝光〔3〕？若〔4〕，非吾友也。」擊其膺而下之〔5〕。由悵然不自得〔6〕，乃過清冷之水，洗其耳〔7〕，拭其目〔8〕，曰：「向聞貪言，負吾之友矣。」遂去，終身不相見。

巢父鳥棲，弗營棟宇。由進塵言〔9〕，嚴揮不與。

乃臨其清，乃洗其耳。箕潁高風〔10〕，千齡無已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山居：隱居於深山。世利：塵世（人世間）的利祿功名。《晉書・潘岳傳》：「岳性輕躁，趨世利，與石崇等諂事賈謐。」宋王禹偁《擬封田千秋爲富民侯制》：「競世利於錙銖，並家人如鳥獸；務農者蓋鮮，遊食者良多。」《藝文類聚》卷三六引嵇康《高士傳》：「巢父，堯時隱人，年老以樹爲巢，而寢其上，故人號爲巢父。堯之讓許由也，由以告巢父，巢父曰：『汝何不隱汝形，藏汝光？非吾友也！』乃擊其膺而下之。許由悵然不自得，乃遇

（當作『過』）清泠之水，洗其耳，拭其目，曰：『向者聞言，負吾友。』遂去，終身不相見。」

〔2〕堯之讓許由：堯讓天子之位與許由。

〔3〕隱汝形：隱去你的形體，指隱居。藏汝光：收斂你的光芒。

〔4〕若：指示代詞，你。

〔5〕膺（yíng）：胸。下之：使之下。

〔6〕悵然：失意，不稱心，不痛快。《史記·陳涉世家》：「輟耕之壟上，悵恨久之。」《三國志·吳主傳》：「聞此悵然。」

〔7〕洗其耳：洗耳，謂世俗之言玷污了他的耳朵。比喻不願聽，不願聞世事。

〔8〕拭其目：揩眼睛，意謂要明辨是非。

〔9〕塵言：世俗之言，謂功名利祿之論。宋代曾鞏《洪州謝到任表》：「玩思詩書，無出倫之異見；遊心翰墨，多涉俗之塵言。」

〔10〕箕潁：箕山和潁水。箕山和潁水在今河南登封縣東南。相傳，堯時巢父、許由隱於箕山之下、潁水之陽。司馬遷曾登箕山，上有許由冢，見《史記·伯夷列傳》。後人因謂隱者所居之地曰箕潁。南朝宋謝靈運《擬魏太子「鄴中集」詩·徐幹》詩序：「少無宦情，有箕潁之心事，故仕世多素辭。」唐代元稹《表夏》詩之二：「心到物自閒，何勞遠箕潁。」

【譯文】

巢父是唐堯時期的隱士。巢父居住在深山之中，而不追求人世間的利祿功名，年老以後，以樹木爲巢穴而居住其上，因此當時人把他叫做「巢父」。唐堯準備讓天子之位於許由，許由將這件事告訴了巢父。巢父說：「你爲什麼不隱藏自己的身形，收斂自己的光芒，不避世隱居而張揚自己。你呀，並不是我的同道之友。」於是，巢父敲擊許由的胸膛，將他趕下樹巢。許由心中悵然若失，於是來到清清的河水邊，用清冷的河水洗滌耳朵、擦亮眼睛，說：「從前誤聽他人的貪婪之言，而有負於我的好友巢父。」於是離去而避世隱居，終身不再見巢父。

巢父像鳥兒一樣棲息於樹木之上，並不需要營造房屋。許由將唐堯讓天子之位一事告知巢父，巢父認爲以這樣的卑下塵言弄髒了自己的耳朵，嚴厲地揮手驅趕許由，不再與許由做朋友。許由乃到清冷的河水邊，以清冷之水洗其耳朵，滌除塵污。巢父、許由這種箕山之下、潁水之陽洗耳的高風亮節，千載以來，令人神往。

許　由

許由，字武仲，陽城槐里人也〔1〕。爲人據義履方〔2〕，邪席不坐〔3〕，邪膳不食〔4〕，後隱於沛澤之中〔5〕。堯讓天下於許由〔6〕，曰：「日月出矣，而爝火不息〔7〕，其於光也，不亦難乎？時雨降矣，而猶浸灌〔8〕，其於澤也，不亦勞乎？夫子立而天下治〔9〕，而我猶尸之〔10〕，吾自視缺然〔11〕，請致天下〔12〕。」許由曰：「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矣，而我猶代子，吾將爲名乎？名者實之賓也〔13〕，吾將爲賓乎②？鷦鷯巢於深林〔14〕，不過一枝。偃鼠飲河〔15〕，不過滿腹。歸休乎君，予無所用天下爲。庖人雖不治庖〔16〕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〔17〕。」不受而逃去。齧缺遇許由〔18〕，曰：「子將奚之？」曰：「將逃堯。」曰：「奚謂邪？」曰：「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，而不知其賊天下也〔19〕。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。」由於是遁耕於中嶽潁水之陽、箕山之下，終身無經天下色。堯又召爲九州長〔20〕，由不欲聞之，洗耳於潁水濱。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，見由洗耳，問其故，對曰：「堯欲召我爲九州長，惡聞其聲，是故洗耳。」巢父曰：「子若處高岸深谷，人道不通，誰能見子？子故浮游欲聞〔21〕，求其名譽。污吾犢口。」牽犢上流飲之。許由沒，葬箕山之巔，亦名許由山，在陽城之南十餘里。堯因就其墓，號曰箕山公神。以配食五嶽，世世奉祀，至今不絕也。

武仲潔修，毫邪不處。黃屋將歸〔22〕，紫芳高舉〔23〕。

潁汲箕田，羞頹汗鄙。俎豆公神〔24〕，綿綿無已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陽城：古地名，春秋鄭邑。秦置縣，治所在今河南登封東南告成鎮。西晉後廢，北魏正光中復置。唐登封初年改名告成縣，神龍元年（705）復名陳城縣，二年又改告成縣。

《藝文類聚》卷三六引嵇康《高士傳》：「許由，字武仲，堯舜皆師之。與齧缺論堯而去，隱乎沛澤之中，堯舜乃致天下而讓焉。曰：『十日並出，而爝火不息，其光也不亦難乎？夫子爲天子，則天下治，我由尸之，吾自視缺然。』許由曰：『吾將爲名乎？名者實之賓，吾將爲賓乎？』乃去，宿於逆旅之家，旦而遺其皮冠。巢父聞由爲堯所讓，以爲污，乃臨池水而洗其耳。池主怒曰：『何以污我水。』由乃退而遁耕於中嶽，潁水之陽、

箕山之下。」

《太平御覽》卷五六引嵇康《聖賢高士傳贊》:「許由養神，宅於箕阿。德眞體全，擇日登遐。」

〔2〕據義履方：依據義而爲人處事且行爲端正。

〔3〕邪席：不規正的坐席，謂坐席鋪得不端正。

〔4〕邪膳：不合標準的膳食。

〔5〕沛澤：沼澤，水草茂密的低窪地。《管子・揆度》:「燒山林，破增藪，焚沛澤，逐禽獸。」《公羊傳・僖公四年》:「(桓公）於是還師濱海而東，大陷於沛澤之中。」《孟子・滕文公下》:「邪說暴行又作，園囿、污池、沛澤多而禽獸至。」

〔6〕堯讓天下於許由：《莊子・逍遙遊》:「堯讓天下於許由，曰：『日月出矣，而爝火不息，其於光也，不亦難乎！時雨降矣，而猶浸灌，其於澤也，不亦勞乎！夫子立而天下治，而我猶尸之，吾自視缺然，請致天下。』許由曰:『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也。而我猶代子，吾將爲名乎？名者實之賓也。吾將爲賓乎？鷦鷯巢於深林，不過一枝；偃鼠飲河，不過滿腹。歸休乎君，予無所用天下爲！庖人雖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」

〔7〕爝（jué）火：小火。《莊子・逍遙遊》:「日月出矣，而爝火不息；其於光也，不亦難乎！」成玄英疏：「爝火，猶炬火也，亦小火也。」唐杜牧《又謝賜告身鞍馬狀》:「螢光爝火，何裨日月之明；弱質孤根，但荷乾坤之德。」宋梅堯臣《送梵才吉上人歸天台》詩：「我言亦爝火，豈使萬木灰？」

〔8〕浸（jìn）灌：浸潤漸漬，即灌溉。

〔9〕立：通「位」，此處指爲天子。

〔10〕尸：主。代表死者受祭的活人。《詩・小雅・楚茨》:「神具醉止，皇尸載起。」《儀禮・士虞禮》:「祝迎尸。」鄭玄注：「尸，主也。孝子之祭，不見親之形象，心无所繫，立尸而主意焉。」

〔11〕缺然：猶歉然，慚愧。有所不足。《莊子・逍遙遊》:「吾自視缺然，請致天下。」成玄英疏：「自視缺然不足，請將帝位讓與賢人。」唐司空圖《與李生論詩書》:「愚幼常自負，既久而逾覺缺然。」宋王安石《除參知政事謝表》:「承弼之任，賢智所難；顧惟缺然，何以堪此？」清代方苞《漢文帝論》:「世徒見其奉身之儉，接下之恭，臨民之簡，以爲黃老之學則然，不知正自視缺然之心之所發耳。」

〔12〕致天下：把天下讓還給你。

〔13〕名者實之賓也：名是實的賓位，意謂名與實是密切相連的，得名而必得其實。

〔14〕鷦鷯（jiāo liáo）：小鳥，形體小，體長約三寸。羽毛赤褐色，略有黑褐色斑點。尾羽短，略上翹，以昆蟲爲主要食物。常取茅葦毛毳爲巢，大如雞卵，繫以麻髮，於一側開孔出入，甚精巧，俗稱「巧婦鳥」。張華《鷦鷯賦序》：「鷦鷯，小鳥也，生於蒿萊之間，長於藩籬之下，翔集尋常之內，而生生之理足矣。」

〔15〕偃（yàn）鼠：鼴鼠，一名隱鼠。體矮胖，外形似鼠，長十餘釐米。偃，「鼴」的古字。《說文解字・鼠部》：「鼴，地中行鼠，伯勞所化也。一曰偃鼠。」段玉裁注：「偃之言隱也。」偃鼠飲河，比喻器量小或欲望有限。

〔16〕庖人：廚師。。《墨子・尚賢中》：「伊摯，有莘氏女之私臣，親爲庖人，湯得之，舉以爲己相。」《文選・嵇康〈與山巨源絕交書〉》：「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，引尸祝以自助。」呂向注：「庖人，割牲體之人也。」

〔17〕尸祝：古代祭祀時對神主掌祝的人，即主祭的人。《莊子・逍遙遊》：「庖人雖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」郭象注：「庖人尸祝，各安其所。」成玄英疏：「尸者，太廟之神主也；祝者，則今太常太祝是也；執祭版對尸而祝之，故謂之尸祝也。」　樽（zūn）俎（zǔ）：樽，酒器；俎，肉器。樽俎，指廚房之事。晉葛洪《抱朴子・暢玄》：「越樽俎以代無知之庖，舍繩墨而助傷手之工。」

〔18〕齧缺遇許由：《莊子・徐敘鬼》：「齧缺遇許由，曰：『子將奚之？』曰：『將逃堯。』曰：『奚謂邪？』曰：『夫堯畜畜然仁，吾恐其爲天下笑。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！夫民，不難聚也；愛之則親，利之則至，譽之則勸，致其所惡則散。愛利出乎仁義，捐仁義者寡，利仁義者眾。夫仁義之行，唯且無誠，且假夫禽貪者器。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，譬之猶一覕也。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，而不知其賊天下也，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！」

〔19〕賊：害。《孟子・離婁》：「賊其民者也。」

〔20〕九州：古代分中國爲九州，說法不一。《尚書・禹貢》作冀、兗、青、徐、揚、荊、豫、梁、雍；《爾雅・釋地》有幽、營而無青、梁州；《周禮・夏官・職方》有幽、并州而無徐、梁二州。後以「九州」泛指天下，全中國。《楚辭・離騷》：「思九州之博大兮，豈惟是其有女？」

〔21〕故：故意，特地。《論衡・物勢》：「夫天不能故生人。」浮游：漫遊，遨遊。《莊子・在宥》：「浮游，不知所求；猖狂，不知所往。」班固《西都賦》：「若乃觀其四郊，浮游近縣。」

〔22〕黃屋：古代帝王所專用的黃繒車蓋，亦指帝王之車。此處指天子之位。《史記・秦始皇本紀》：「子嬰度次得嗣，冠玉冠，佩華紱，車黃屋。」裴駰集解引蔡邕：「黃屋者，蓋以黃爲裏。」

〔23〕紫芳：即紫芝。眞菌的一種，也稱木芝。似靈芝。菌蓋半圓形，上面赤褐色，有光澤及雲紋；下面淡黃色，有細孔。菌柄長，有光澤。生長於山地枯樹根上。可入藥，性溫味甘，能益精氣，堅筋骨。古人以爲瑞草，道教以爲仙草。《論衡・驗符》：「建初三年，零陵泉陵女子傅寧宅，土中忽生芝草五本，長者尺四五寸，短者七八寸，莖葉紫色，蓋紫芝也。」此處謂隱逸修道。

〔24〕俎豆：俎和豆。古代祭祀、宴饗時盛食物用的兩種禮器。謂祭禮、奉祀。《論語・衛靈公》：「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，軍旅之事未之學也。」《莊子・庚桑楚》：「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，我其杓之人邪！」

【譯文】

許由，字武仲，是陽城槐里人。許由依據道義而爲人處事且行爲端方，不規整的席子不坐，不合標準的膳食不吃。後來，許由隱居在大澤之中。唐堯把天下讓給許由，說：「日月都出來了，而燭火還不熄滅，要和日月比光，不是很難嘛！及時雨都降落了，而仍然在挑水澆灌，對於潤澤禾苗來說，不是勞而無功嘛！先生即天子位而成帝王，天下便可以安定，而我還占著這個位子，我自己都覺得非常慚愧，請容許我把天下讓給你。」許由說：「你治理天下，天下已經安定了，而我還要來代替你，我是爲了聲名嗎？名是實的賓位，是相連結在一起而不可分的。我難道是爲求賓位嗎？鷦鷯在深林中築巢，所需要的不過是一條樹枝；偃鼠到河邊飲水，所需要的不過是喝飽一肚子水。你回去吧，不要再說了。我要天下做什麼呢？廚師雖然不下廚房，主祭祀的人也不會越位去代替他來烹調。」許由不接受天子之位而逃遁了。齧缺遇見了許由，說：「你要到哪裏去？」許由說：「我要逃避唐堯。」齧缺說：「爲什麼呢？」許由說：「唐堯只知道賢人有利於天下，而不知道賢人的賊害天下，只有揚棄賢人的人才懂得這個道理啊。」許由於是隱居而躬耕於穎水之陽、

箕山之下，終身沒有經營天下的任何意思。唐堯又召許由，任其爲九州長，許由不願意聽到這個話語，到穎水岸邊清洗自己的耳朵。正在此時，他的好友巢父牽著牛犢來到河邊，準備給牛犢飲水，看到許由清洗耳朵，便詢問緣故，許由回答說：「堯想任命我爲九州長，我不願聽到這個話語，所以清洗耳朵。」巢父說：「你如果隱居在高山深谷，與世人斷絕來往，誰能見到你呢？而你特意游蕩在世俗中想聽這樣的話語，而追求名譽。你洗耳而弄髒了水，不要污染了我的牛犢的口。」於是巢父牽著牛犢到河水上游飲水。許由去世後，埋葬在箕山之巔，箕山又叫做許由山，在陽城縣南十多里。唐堯於是前往拜謁許由之墓，稱許由是「箕山公神」，以與五嶽相配，世世代代供奉祭祀，至今不絕。

許由高潔，即使有絲毫的偏邪不正亦不處其中。當天子之位將要歸於許由時，許由卻隱居避世。許由認爲自己受了侮辱而羞愧汗顏，遂躬耕於箕山之下、穎水之濱，汲引穎水以灌田。死後受封爲箕山公神，享受祭祀，世代不絕。

善　卷

善卷者，古之賢人也。堯聞得道，乃北面師之〔1〕。及堯受終之後〔2〕，舜又以天下讓卷〔3〕，卷曰：「昔唐氏之有天下〔4〕，不教而民從之，不賞而民勸之〔5〕。天下均平，百姓安靜。不知怨，不知喜。今子盛爲衣裳之服以眩民目〔6〕，繁調五音之聲以亂民耳，丕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〔7〕，天下之亂，從此始矣。吾雖爲之，其何益乎？予立於宇宙之中，冬衣皮毛，夏衣絺葛〔8〕。春耕種，形足以勞動；秋收斂，身足以休食；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，吾何以天下爲哉？悲夫，子之不知余也！」遂不受，去入深山，莫知其處〔9〕。

逷矣善卷〔10〕，君堯北面。鹿衣牧世〔11〕，自臻從勸〔12〕。

虞欽玄德〔13〕，讓之赤縣〔43〕。貴適心神，永棲荒巘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北面：面向北。古代君主面南背北而坐，臣子朝見君主則面北，因謂稱臣於人爲北面。臣拜君，卑幼拜尊長，皆面向北行禮，因而居臣下、晚輩之位曰「北面」。《周禮・夏官・司士》：「正朝儀之位，辨其貴賤之等。王南

向，三公北面東上。」《韓非子・功名》：「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，舜之所以北面而効功也。」《新唐書・張士衡傳》：「幽州都督燕王靈夔以禮邀聘，北面事之。」清杭世駿《經史質疑・禮記》：「父，北面而事之，所以明子事父之道。」

《藝文類聚》卷三六引嵇康《高士傳》：「善卷者，舜以天下讓之，卷曰：『予立宇宙之中，冬衣皮毛，夏衣絺葛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逍遙天地之間，何以爲天下哉！』遂入深山，莫知其所終。」（《太平御覽》卷二六亦引此條，文字略有出入。）

〔2〕受：通「壽」。《敦煌曲子詞・菩薩蠻》：「再安社稷垂衣理，受同山嶽長江水。」《敦煌曲子詞・感皇恩》：「當今聖受被南山。」

〔3〕舜又以天下讓卷：《莊子・讓王》：「舜以天下讓善卷，善卷曰：『余立於宇宙之中，冬日衣皮毛，夏日衣葛絺；春耕種，形足以勞動；秋收斂，身足以休食；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。吾何以天下爲哉！悲夫，子之不知余也。』遂不受。於是去而入深山，莫知其處。」

〔4〕唐氏：陶唐氏，即唐堯。帝嚳之子，姓伊祁，名放勳。初封於陶，後徙於唐。《尚書・五子之歌》：「惟彼陶唐，有此冀方。今失厥道，亂其紀綱，乃厎而亡。」《孔子家語・五帝德》：「宰我曰：『請問帝堯。』孔子曰：『高辛氏之子，曰陶唐氏，其仁如天，其智如神，就之如日，望之如雲。』」

〔5〕勸：努力。《管子・輕重乙》：「田野大辟，而農夫勸其事矣。」

《太平御覽》卷五〇九引嵇康《高士傳》：「伯成子高，不知何許人也。唐虞時爲諸侯，至禹，復去而耕。禹往趨而問曰：『堯舜治天下，吾子立爲諸侯，堯授舜，舜授予，吾子去而耕。敢問其故何耶？』子商曰：『昔堯治天下，至公無私，不賞而民勸，不罰而民畏。今子賞而不勸，罰而不畏，德自此衰，刑自此作。夫子盍行，無留吾事。』偘偘然，遂耕而不顧。」

〔6〕眩：眼睛昏花。《國語・周語》：「觀美而眩。」

〔7〕丕：大。《尚書・大禹謨》：「嘉乃丕績。」皇韶：大韶。韶，虞舜樂舞名。班固《幽通賦》：「虞韶美而儀鳳兮。」

〔8〕絺（chī）葛：葛，多年生的蔓草，莖纖維可以織布；此處指精布。絺，細的葛布。絺葛，乃暑服。《周禮・地官・泉府》「凡民之貸者……以國服爲之息」鄭玄注引漢鄭司農曰：「假令其國出絲絮，則以絲絮償，其國出絺葛，則以絺葛償。」《禮記・月令》：孟夏之月：「是月也，天子始絺葛。」唐柳

宗元《饒娥碑》:「治絺葛，供女事修整，鄉閭敬式。」

〔9〕去入深山莫知其處:《莊子·讓王》作「於是去而入深山，莫知其處」，謂離開塵世隱遁而入深山，不知其隱居之處。唐賈島《尋隱者不遇》:「只在此山中，雲深不知處。」意思與此相同。

〔10〕逷（tì）:同「逖」，遠。

〔11〕鹿衣:鹿皮，謂以獸皮爲衣服。與上文舜之「盛爲衣裳之服以眩民目」相對。牧世:統治百姓。

〔12〕臻:致，達到。從勸:即上文唐堯之「不教而民從之，不賞而民勸之」。

〔13〕玄德:潛蓄而不著於外的德性。《尚書·舜典》:「玄德升聞，乃命以位。」孔安國傳:「玄謂幽潛，潛行道德。」又指自然無爲的德性。《老子》:「生而不有，爲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」王弼注:「凡言玄德，皆有德而不知其主，出乎幽冥。」

〔14〕赤縣:指天下。「赤縣神州」的省稱。戰國齊人騶衍（一作鄒衍）創立「大九州」學說，謂「中國名曰赤縣神州。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，禹之序九州是也，不得爲州數。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，乃所謂九州也。」見《史記·孟子荀卿列傳》。後以借指中原或中國。南朝梁沈約《答陶華陽》:「故鄒子以爲赤縣，於宇內止是九州中之一耳。」唐楊巨源《寄昭應王丞》詩:「瑞靄朝朝猶望幸，天教赤縣有詩人。」清朱彝尊《岳忠武王墓》詩:「赤縣期全復，黃河渡幾灣。」

【譯文】

善卷，是古代賢能之人。唐堯聽說善卷得道了，拜他爲老師來學習。唐堯去世以後，虞舜又要將天子的位子讓給他。善卷說:「從前唐堯統治天下時，不行教化之令而百姓紛紛跟隨他，不行獎賞之令而百姓努力勞作。社會上分配平均，百姓安居樂業，不知道有哀怨，也不知道有歡喜。現在你卻隆重地製作華麗的服飾使百姓眼花繚亂，很複雜地彈奏五音以擾亂人們的耳目，盛大地創作《韶》樂以愚昧人們的心智，天下之亂，將從此開始。我即使做了天子，哪又有什麼用處呢？我立於宇宙之中，冬天穿著皮毛衣服以禦寒，夏天穿著絺葛衣服以納涼；春天耕種，形體足夠勞動；秋天收穫，身體足夠安養；太陽出來開始勞作，太陽下山便休息，逍遙自在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，我要天下的位子幹什麼呢！可悲啊！你不瞭解我。」就這樣不肯接受舜之讓位。於是離開塵世而入深山隱居，沒有人知道善卷住在什麼地方。

悠遠啊善卷，偉大的君王唐堯都以你爲師。你主張應該穿著儉樸的獸皮衣來統治世人，無爲而治，自然會達到不行教化之令而百姓從之、不行獎賞之令而百姓努力勞作的境地。虞舜欽佩你的自然無爲的德性，寧願將天下讓與你，而你以自適心神爲貴，不願意以天下而勞形累心，遂永久地隱居於深山之中。

子州支父

子州支父者〔1〕，堯時人也。堯以天下讓許由〔2〕，許由不受。又讓於子州支父，子州支父曰：「以我爲天子，猶之可也。雖然〔3〕，我適有幽憂之病〔4〕，方且治之，未暇治天下也。」舜又讓之，亦對之曰：「予適有幽憂之病，方且治之，未暇治天下也。」

休休支父〔5〕，道重八埏〔6〕。陰寢陽覺，神寂而恬。

巍巍二帝，大器告傳〔7〕。不遑長謝，繕性自全〔8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子州支父：姓子，名州，字支父，懷道隱居之人。

《太平御覽》卷五〇九引嵇康《高士傳》曰：「子州友父者，堯舜各以天下讓友父，友父曰：『我適有勞憂之病，方治之，未暇在天下也。』遂不知所之。」《藝文類聚》卷三六引《高士傳》：「子支伯者，舜以天下讓支伯，支伯曰：『予適有幽憂之病，方且治之，未暇治天下也，遂不知所之。」

〔2〕堯以天下讓許由：《莊子·讓王》：「堯以天下讓許由，許由不受。又讓於子州支父，子州支父曰：『以我爲天子，猶之可也。雖然，我適有幽憂之病，方且治之，未暇治天下也。』夫天下至重也，而不以害其生，又況他物乎！唯無以天下爲者，可以託天下也。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。子州支伯曰：『予適有幽憂之病，方且治之，未暇治天下也。』故天下，大器也，而不以易生，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。」成玄英《莊子疏》說「支伯」猶「支父」，俞樾《莊子平議》以爲支父、支伯是一人。

〔3〕雖然：即使這樣然而。

〔4〕幽憂：過度憂勞；憂傷。幽憂之病，謂其病深固。《莊子·讓王》：「我適有幽憂之病，方且治之，未暇治天下也。」成玄英疏：「幽，深也；憂，

勞也。」李勉《莊子分篇評注》:「『幽憂』即隱憂，憂天下之人皆不能恬淡無爲，而竟重視榮位，爭取天下，故下文云:『唯無以天下爲者，可以託天下。』……又『幽憂之病』，亦可解爲深憂之病。」

〔5〕休休：安閒自得、樂而有禮的樣子。《詩經・唐風・蟋蟀》:「好樂無荒，良士休休。」《後漢書・吳蓋陳臧傳贊》:「宮俊休休，是亦鷹揚。」北魏酈道元《水經注・淮水》:「聞其上有仙士石室也……見一道人，獨處休休然。」宋蘇軾《答錢濟明書》之一:「去歲，海南得所寄異士大彤清中丹一丸，即時服之，下田休休焉。」宋楊萬里《竹枝歌》:「愁殺人事關月事，得休休處且休休。」

〔6〕埏（yán）: 邊際；邊遠之地。八埏，指地之八際。《漢書・司馬相如傳下》:「上暢九垓，下泝八埏。」顏師古注引孟康曰:「埏，地之八際也。言德上達於九重之天，下流於地之八際。」唐柳宗元《代裴行立謝移鎮表》:「道暢八埏，威加九域。」宋范成大《桂林中秋賦》:「矧吾生之飄泊兮，寄蘧廬於八埏。」

〔7〕大器：指天下之位。《莊子・讓王》:「故天下，大器也，而不以易生，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。」成玄英疏:「夫帝王之位，重大之器也，而不以此貴易奪其生，自非有道，孰能如是。」因以大器比喻國家、帝位。

〔8〕繕性：涵養本性。《莊子・繕性》:「繕性於俗。」成玄英疏:「繕，治也；性，生也。」

【譯文】

子州支父，是唐堯時代的人。唐堯將天下讓給許由，許由沒有接受。唐堯又要將天下讓給子州支父，子州支父說:「讓我作爲天子，還是可以的。雖然如此，不過我恰好患有深固之病，正在治療疾病，沒有時間去治理天下。」虞舜又要將天下讓給他，子州支父也回答說:「我正好患有深固之病，正在治療疾病，沒有時間去治理天下。」

安閒自在的子州支父啊，至高無上的大道廣覆於八極。順應自然，夜晚寢息白天勞作，保持精神的寧靜，恬然處於世間。偉大的唐堯和虞舜，都想把天下之位讓於子州支父。子州支父很快推辭了，能夠涵養自己的天性。

壤　父

壤父者〔1〕，堯時人也。帝堯之世，天下太和〔2〕，百姓無事〔3〕。壤父年八十餘而擊壤於道中，觀者曰：「大哉，帝之德也！」壤父曰：「吾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。帝何德於我哉！」

老父皤髮〔4〕，愉愉壤戲〔5〕。吐厥鳴歌〔6〕，朝興夕憩。

虛濁咸充〔7〕，帝焉何利。醇和未斫〔8〕，陶哉寓世〔9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壤父：壤，古代一種遊戲用具。王應麟《困學紀聞·雜識下》：「擊壤，《風土記》云：以木爲之，前廣後銳，長尺三寸，其形如履。先側一壤於地，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，中者爲上。」曹植《名都篇》：「連翩擊鞠壤，巧捷惟萬端。」父，對老年男子的尊稱。壤父，即擊壤的老漢。

《藝文類聚》卷三六引嵇康《高士傳》：「壤父者，堯時人，年八十而擊壤於道中。觀者曰：『大哉，帝之德也。』壤父曰：『吾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鑿井而飲，耕地而食，帝何德於我哉！』」

〔2〕太和：天地間沖和之氣。《周易·乾》：「保合大和，乃利貞。」大，一本作「太」。朱熹《周易本義》：「太和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。」也指太平。曹植《七啓》：「吾子爲太和之民，不欲仕陶唐之世乎？」《文選·顏延之〈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〉》：「太和既融，收革委世。」李善注：「太和，謂太平也。」

〔3〕百姓無事：皇甫謐《帝王世紀》卷二：「帝堯陶唐氏，伊祁姓也。母曰慶都，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，名曰放勳……年十五而佐帝摯，受封於唐，爲諸侯。身長十尺。嘗夢攀天而上之，故年二十而登帝位。以火承木，都平陽。置敢諫之鼓，天下大和。命羲和四子羲仲、羲叔、和仲、和叔分掌四嶽。諸侯有苗氏處南蠻而不服，堯征而克之於丹水之浦，乃以尹壽、許由爲師，命伯夔放山川溪谷之音，作樂大章。天下大和，百姓無事。有八十老人擊壤於道，觀者歎曰：『大哉，帝之德也。』老人曰：『吾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帝何力於我哉！』於是景星曜於天，甘露降於地，朱草生於郊，鳳皇止於庭，嘉禾孳於畝，澧泉湧於山。」

〔4〕皤髮：白髮。皤皤，白髮貌，形容年老。《漢書·敘傳下》：「營平皤皤，

立功立論。」顏師古注:「皤皤,白髮貌也。」晉陸機《漢高祖功臣頌》:「皤皤董叟,謀我平陰,三軍縞素,天下歸心。」

〔4〕愉愉:和順貌;和悅的樣子。《禮記·祭義》:「齊齊乎其敬也,愉愉乎其忠也。」孫希旦集解:「『愉愉乎其忠』者,言其和順之發於誠也。」《論語·鄉黨》:「私覿,愉愉如也。」何晏集解引鄭玄曰:「愉愉,顏色和。」唐韓愈《復志賦》:「時乘閒以獲進兮,顏垂歡而愉愉。」宋司馬光《答周同年書》:「今陛下慈愛寬仁,與羣臣言,愉愉和顏色,如接賓友。」清戴名世《撫盜論》:「而一二腐儒懦夫親見其禍如此其大,而以招撫爲名,呴呴愉愉奉之。」

〔5〕厥:代詞,他的,那個。賈誼《弔屈原賦》:「乃殞厥身。」

〔6〕虛渴:饑渴。虛,飢餓。《墨子·節用》:「制爲飽食之法,曰:足以充虛繼氣,強股肱,耳目聰明則止。」《韓非子·解老》:「食足以充虛,則不憂矣。」張華《博物志》卷七:「體欲長勞,食欲長少;勞無過極,少不至虛。」

〔7〕醇和:即大和,純正平和。漢蔡邕《釋誨》:「夫子生清穆之世,稟醇和之靈。」三國魏嵇康《琴賦》:「含天地之醇和兮,吸日月之休光。」

〔8〕陶哉寓世:謂壤父在世而化育萬民。陶,化育。《廣韻·豪韻》:「陶,化也。」揚雄《太玄·玄告》:「歲歲相蕩,而天地彌陶。」范望注:「陶,化也。」文天祥《玄潭觀和龔宰韻》:「幻成鷗鷺乾坤闊,陶盡魚龍雲水腥。」　寓世:猶在世。活在世上。葛洪《抱朴子·勖學》:「是以賢人悲寓世之倏忽,疾泯沒之無稱,感朝聞之弘訓,悟通微之無類。」

【譯文】

壤父,是唐堯時代的人。帝堯統治天下時,天下太平安寧,百姓生活安閒無事。壤父有八十多歲高齡,在大道邊愉快地玩擊壤的遊戲,旁觀者感歎說:「帝堯的品德多麼偉大啊!」壤父說:「我太陽出來而勞作,太陽落山就休息;開鑿水井而飲水,耕種田地以吃飯,帝堯於我有什麼相干的呢!」

壤父白髮皤皤,很歡快地玩著擊壤遊戲,唱出了愉快的歌聲:早晨起床勞作,晚上休息安養,渴則飲,饑則食,順應自然而已,帝堯與我有什麼關係呢?壤父仍然葆有醇和的天性,壤父在世而化育萬民。

石戶之農

石戶之農〔1〕，不知何許人也。與舜爲友，舜以天下讓之石戶之農，石戶之農曰：「卷卷乎后之爲人〔2〕，葆力之士也〔3〕。」於是夫負妻戴〔4〕，攜子以入於海，終身不反也。

虞皇御世，虛諮禪者〔5〕。石戶之農，至人在野。

天位以干〔6〕，棄如屣舍。滅迹滄溟〔7〕，清蹤莫寫。

【譯文】

〔1〕石戶之農：石戶，地名；農，農人。

《莊子·讓王》：「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，石戶之農曰：『卷卷乎后之爲人，葆力之士也！』以舜之德爲未至也，於是夫負妻戴，攜子以入於海，終身不反也。」

《太平御覽》卷五〇九引嵇康《高士傳》：「石戶之農，不知何許人，與舜爲友，舜以天下讓之，石戶夫負妻戴，攜子以入海，終身不反。」

〔2〕卷卷（quán）：忠誠貌；懇切貌。謂自我勞累。《漢書·賈捐之傳》：「臣幸得遭明盛之朝，蒙危言之策，無忌諱之患，敢昧死竭卷卷。」顏師古注：「卷，讀與『拳』同。」宋王安石《上富相公書》：「近聞以旌纛出撫近鎮，而尙以衰痲故，不得參問動止，卷卷之情，何可以勝！」宋沈遘《甓社湖》詩：「卷卷何所感，似泛吳江水。」　后：帝，指帝堯。

〔3〕葆力：恃其勤苦。葆，通「保」。《莊子·讓王》：「捲捲乎后之爲人，葆力之士也！」鍾泰《發微》：「葆亦作『保』。保力猶恃力。力謂其勤，非勇力之力也。」

〔4〕夫負妻戴：丈夫背負、妻子頭頂著行李。戴，頭頂著。《莊子·讓王》此句前有「以舜之德爲未至也」。

〔5〕禪（shàn）者：謂接受禪讓的人。禪，禪讓。

〔6〕干：煩擾。

〔7〕滄溟：大海。《漢武帝內傳》：「諸仙玉女，聚居滄溟。」

【譯文】

石戶的農夫，不知是什麼地方人，他和虞舜是好朋友。虞舜準備將天下讓給他，石戶之農說：「勤苦呀，國君的爲人，他是個勞碌之人啊！」於是丈

夫背負行囊、妻子頭戴用具，帶著子女入於大海而隱於海島，終身再沒有回來。

虞舜統治天下之時，虛心地尋訪可以禪位之人。石戶的農夫是一個品德高尚的至人，而為貧人，身處郊野。虞舜以禪讓天子之尊位來煩擾石戶之農，石戶之農拋棄天子之尊位如同弊屣，最後隱居於大海，他高潔的行蹤再也無法找到。

蒲衣子

蒲衣子者〔1〕，舜時賢人也。年八歲而舜師之。齧缺問於王倪〔2〕，四問而四不知〔3〕。齧缺因躍而大喜，行以告蒲衣子，蒲衣子曰：「而乃今知之乎〔4〕？有虞氏不及泰氏〔5〕。有虞氏，其猶藏仁以要人〔6〕；亦得人矣，而未始出於非人〔7〕。泰氏，其臥徐徐〔8〕，其覺於於〔9〕。一以己為馬，一以己為牛。其知情信，其德甚眞，而未始入於非人也〔10〕。」後舜讓天下於蒲衣子，蒲衣子不受而去，莫知所終。

蒲衣妙紀〔11〕，德與天侔〔12〕。大舜虛襟，模範是求。

發評虞泰，致一馬牛〔13〕。擾勞民宰〔14〕，胡可縷留〔15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蒲衣子：郭象《莊子注》卷七：「蒲衣子，《尸子》云：『蒲衣八歲，舜讓以天下。』即被衣，王倪之師也。《淮南子》曰：『齧缺問道於被衣。』」林希逸《莊子口義》卷三：「蒲衣或曰即被衣。莊子所言人物名字，多是虛言，即烏有、亡是公之類，不必致辨。」

〔2〕齧缺問於王倪：《莊子・應帝王》曰：「齧缺問於王倪，四問而四不知。齧缺因躍而大喜，行以告蒲衣子。蒲衣子曰：『而乃今知之乎？有虞氏不及泰氏。有虞氏，其猶藏仁以要人；亦得人矣，而未始出於非人。泰氏，其臥徐徐，其覺於於，一以己為馬，一以己為牛；其知情信，其德甚眞，而未始入於非人。』」

〔3〕四問而四不知：問了四個問題而四個問題都不知道。《莊子・齊物論》曰：「齧缺問乎王倪曰：『子知物之所同是乎？』曰：『吾惡乎知之！』『子知子之所不知邪？』曰：『吾惡乎知之！』『然則物無知邪？』曰：『吾惡

乎知之……』齧缺曰：『子不知利害，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？』」

〔4〕而乃今知之乎：現在你才明白吧。而，通「爾」，你。林希逸《莊子口義》卷三：「齧缺悟其不言之意，故喜以告蒲衣。蒲衣曰『而乃今知之』者，言汝於今方悟也。而，汝也。」

〔5〕有虞氏不及泰氏：有虞氏，即虞舜。泰氏，上古帝王。意謂舜比不上前代帝王。這是古人「今不如古」的觀念的反映。林希逸《莊子口義》卷三：「泰氏，古帝王也，即大庭氏之類。」呂惠卿《莊子義》說：「『有虞』，亦訓憂虞。『泰氏』，亦泰定之義，謂有知有虞，不若無知而泰定。」

〔6〕要：通「邀」，要結，結交。

〔7〕非人：指「物」。宣穎《南華經解》卷五：「非人者，物也。有心要人，則猶繫於物，是未能超然出於物之外也。」

〔8〕徐徐：安閒舒緩的樣子。《莊子・應帝王》「泰氏，其臥徐徐」陸德明釋文引司馬彪云：「徐徐，安穩貌。」成玄英疏：「徐徐，寬緩之貌。」唐蕭穎士《江有楓》詩之五：「君子居焉，惟以宴醑，其樂徐徐。」

〔9〕於於：通「迂迂」，安閒自得的樣子。《莊子・應帝王》「其覺於於」成玄英疏：「於於，自得之貌。」唐白居易《和朝回與王煉師遊南山下》詩：「興酣頭兀兀，睡覺心於於。」宋代沈遼《走筆酬亨甫所示二篇次韻和之》之一：「始來齊山秋正肅，山間於於太古俗。」覺：睡醒。

〔10〕未始入於非人：即從來沒有受到外物的牽累。宣穎《南華經解》卷五：「渾同自然毫無物累，是未始陷入於物之中。」

〔11〕妙紀：猶「妙齡」，青春年少。妙，年少，幼小。王符《潛夫論・思賢》：「皇后兄弟，主婿外孫，年雖童妙，未脫桎梏。」

〔12〕侔（móu）：等同、齊一。《莊子・大宗師》：「畸人者，畸於人而侔於天。」

〔13〕致一馬牛：視馬、牛與人一樣。

〔14〕民宰：此處指天子。

〔15〕纓留：纏繞留連。

【譯文】

蒲衣子，是虞舜時代的賢能之人。蒲衣子八歲時，虞舜就拜他爲老師。齧缺問王倪，問了四次而四次都回答說不知道。齧缺喜歡得跳躍起來，趕快跑去將這事告訴了蒲衣子。蒲衣子說：「你現在知道了嗎？有虞氏（即舜）不

如泰氏。有虞氏（舜）尚且標榜仁義以要結人心，雖然也能夠得人心，但還沒有超脫外物的牽累。泰氏睡臥時安閒舒緩，睡醒時亦能逍遙自在；任憑別人或稱他爲馬，或稱他爲牛，都不在意。他的知見眞實可信，他的德性非常眞實，從來沒有受外物的牽累。」後來，虞舜將天下要讓給蒲衣子，蒲衣子沒有接受而離去，沒有人知道他的行蹤。

蒲衣子年紀很小時，德性就可與上天相匹配。偉大的舜虛懷若谷，將蒲衣子作爲學習的榜樣。蒲衣子評論有虞氏和泰氏，頗爲恰切中肯。或稱爲馬或稱爲牛，都不受外物的牽累，貴在得其天性。天子之位，實乃煩擾勞苦，哪能留心於此呢？

披裘公

披裘公者〔1〕，吳人也。延陵季子出遊〔2〕，見道中有遺金〔3〕，顧披裘公曰〔4〕：「取彼金。」公投鐮瞋目拂手而言曰〔5〕：「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？五月披裘而負薪，豈取金者哉？」季子大驚，既謝〔6〕，而問姓名，公曰：「吾子皮相之士〔7〕，何足語姓名也。」

負薪炎暑，吳有一翁。粗絺弗御，冒彼蒙茸〔8〕。

季札相逅〔9〕，遺拾不從。姓名終秘，空仰高風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披裘公：亦作「被裘公」。《太平御覽》卷二二引嵇康《高士傳》：「被裘公者，吳人。延陵季子出遊，見道中有遺金，顧而謂公曰：『取彼金。』公投鐮瞋目拂手而言曰：『何子之高而視之卑，五月被裘而負薪，豈取金者哉！』季子大驚，既謝，而問姓名，公曰：『吾子皮相之士，而安足語姓名也。』」

《藝文類聚》卷三六引《高士傳》：「被裘公者，吳人也。延陵季子出遊，見道中遺金，顧而覩之，謂公曰：『取彼金公。』投鑣瞋目拂手而言曰：『何子居之高，視之卑。吾被裘而負薪，豈取遺金者哉？』季子大驚，既謝而問其姓名，曰：『吾子皮相之士，何足語姓名哉！』」

〔2〕延陵季子：指春秋時吳公子季札。相傳吳王壽夢有四子：諸樊（或稱謁）、餘祭、餘昧（一作夷昧）、季札。季札賢，壽夢欲廢長立少，季札讓不可。壽夢卒，諸樊立，與餘祭、餘昧相約，傳弟而不傳子，弟兄依次作國君，

想最終傳國於季札。季札離吳國而赴延陵，終身不入吳國，故世稱延陵季子。事見《公羊傳・襄公二十九年》、《史記・吳太伯世家》。《禮記・檀弓下》：「延陵季子，吳之習於禮者也。」　延陵：春秋吳邑，公子季札因讓國避居（一說受封）於此，故址在今江蘇常州市。

《太平御覽》卷五〇九引嵇康《高士傳》：「延陵季子，名札，吳王之子，最少而賢。使上國還，會闔閭使專諸刺殺王僚，致國於札，札不受，去之延陵，終身不入吳國。初適魯，聽樂，論眾國之風。及過徐，徐君欲其劍，札心許之，及還，徐君已死，即解帶掛樹而去。」

〔3〕遺金：丟失的黃金。

〔4〕顧：回頭看，亦泛指視、看。《楚辭・離騷》：「瞻前而顧後兮。」

〔5〕鎌：鐮，鐮刀，用於收割。　瞋：瞪大眼睛。《史記・刺客列傳》：「士皆瞋目，髮盡上指冠。」　拂手：揮手，搖手。

〔6〕謝：道歉。

〔7〕皮相：只從外面上看；不深入。《韓詩外傳》卷一〇：「延陵子知其爲賢者，請問姓字。牧者曰：『子用皮相之士也，何足語姓字哉！』」《史記・酈生陸賈列傳》：「夫足下欲與天下之事而成天下之大功，而以目皮相，恐失天下之能士。」

〔8〕冒：穿戴著。　蒙茸：雜亂的樣子。《史記・晉世家》：「狐裘蒙茸，一國三公，吾誰適從。」裴駰集解引服虔曰：「蒙茸以言亂貌。」此處指獸皮。

〔9〕逅：邂逅，不期而遇。

【譯文】

披裘公，是吳國人。延陵季子出遊，看到道路上有遺失的黃金，回頭看著披裘公說；「把那黃金撿起來吧。」披裘公將鐮刀投擲地上，瞪大眼睛，搖著手說：「爲什麼你把自己看得很高，卻把別人看得很卑賤呢？五月份穿著獸皮、背著柴禾的人，難道是拾取黃金的人嗎？」延陵季子一聽，大吃一驚，謝罪之後，便詢問其尊姓大名，披裘公說：「你是一個只看重外表的人，沒有必要告訴你我的姓名。」

吳國有一老翁，在炎熱的暑天背負柴薪而行，並未穿涼爽的粗葛衣，而是穿著襤褸的獸皮衣。季札和他不期而遇，讓他拾撿遺失在路的黃金，而披裘公並不遵從。他的姓名最終不得而知，千載之下只能仰慕他的高風亮節了。

江上丈人

江上丈人者，楚人也。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殺伍奢〔1〕，奢子員亡，將奔吳〔2〕，至江上，欲渡無舟，而楚人購員甚急〔3〕，自恐不脫，見丈人得渡，因解所佩劍以與丈人，曰：「此千金之劍也，願獻之。」丈人不受，曰：「楚國之法，得伍胥者爵執珪、金千鎰〔4〕，吾尚不取，何用劍爲？」不受而別，莫知其誰。員至吳，爲相〔5〕，求丈人不能得，每食輒祭之，曰：「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，其唯江上丈人乎？」

丈人遺俗，鼓枻江隈〔6〕。楚胥求濟，夜亂蘆漪〔7〕。

笑辭星劍，意進鮑魚〔8〕。匆匆戒別〔9〕，何用名爲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楚平王：原名棄疾，即位後改名熊居。楚共王之子，康王、靈王之弟。子圍弑其兄康王（名召）而立，是爲靈王。楚靈王十二年，棄疾用計殺靈王太子祿，立靈王弟子比爲王，子皙爲令尹，棄疾自爲司馬，而靈王自殺。《史記·楚世家》曰：「（棄疾）又使曼成然告初王（子比）及令尹子皙曰：『王至矣！國人將殺君，司馬將至矣！君蚤自圖，無取辱焉。眾怒如水火，不可救也。』初王及子皙遂自殺。丙辰，棄疾即位爲王，改名熊居，是爲平王。平王以詐弑兩王而自立，恐國人及諸侯叛之，乃施惠百姓。復陳、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，歸鄭之侵地。存恤國中，修政教。」以費無忌之讒殺伍奢：楚平王二年，使太子少傅費無忌入秦爲太子建娶妻，貌美，無忌勸平王自娶之，生熊珍。無忌無寵於太子建，遂讒惡之，太子太傅伍奢亦受牽累。《史記·楚世家》：「平王召其傅伍奢責之。伍奢知無忌讒，乃曰：『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。』無忌曰：『今不制，後悔也。』於是王遂囚伍奢……乃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，欲誅之。太子聞之，亡奔宋。無忌曰：『伍奢有二子，不殺者爲楚國患。盍以免其父召之，必至。』於是王使使謂奢：『能致二子則生，不能將死。』奢曰：『尚至，胥不至。』王曰：『何也？』奢曰：『尚之爲人，廉，死節，慈孝而仁，聞召而免父，必至，不顧其死。胥之爲人，智而好謀，勇而矜功，知來必死，必不來。然爲楚國憂者必此子。』於是王使人召之，曰：『來，吾免爾父。』伍尚謂伍胥曰：『聞父免而莫奔，不孝也；父戮莫報，無謀也；度能任事，智也。子其行矣，我其歸死。』伍尚遂歸。伍胥彎弓屬矢，出見使者，曰：

『父有何罪，以召其子爲？』將射，使者還走，遂出奔吳。伍奢聞之，曰：『胥亡，楚國危哉！』楚人遂殺伍奢及尚。」《史記・伍子胥列傳》略同。其事亦見《左傳・昭公二十年》。

〔2〕奢子員亡將奔吳：《史記・伍子胥列傳》：「伍子胥者，楚人也，名員。員父曰伍奢。員兄曰伍尚。其先曰伍舉，以直諫事楚莊王，有顯，故其後世有名於楚。」「伍胥既至宋，宋有華氏之亂，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……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。建有子名勝。伍胥懼，乃與勝俱奔於吳。到昭關，昭關欲執之。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，幾不得脱。追者在後。至江，江上有一漁父乘船，知伍胥之急，乃渡伍胥。伍胥既渡，解其劍曰：『此劍直百金，以與父。』父曰：『楚國之法，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，爵執珪，豈徒百金劍邪！』不受。」

〔3〕購：懸賞徵求，以重金收買。《戰國策・韓策》：「韓取聶政屍暴於市，縣購之千金。」

〔4〕執珪：一作「執圭」，先秦楚國爵位名。圭以區分爵位等級，使執圭而朝，故名。《呂氏春秋・知分》：「荊王聞之，仕之執圭。」後亦泛指封爵。　鎰（yì）：古代重量單位，二十兩爲鎰，一説二十四兩爲鎰。《呂氏春秋》卷一〇《異寶》：「伍員亡荊，急求之，登太行而望鄭曰：『蓋是國也，地險而民多，知其主俗主也，不足與舉。』去鄭而之許，見許公而問所之，許公不應，東南向而唾，伍員載拜受賜曰：『知所之矣。』因如吳，過於荊，至江上欲涉，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，從而請焉。丈人度之絶江，問其名族，則不肯告，解其劍以予丈人，曰：『此千金之劍也，願獻之丈人。』丈人不肯受，曰：『荊國之法，得伍員者爵執圭、祿萬擔、金千鎰，昔者子胥過，吾猶不取，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爲乎？』伍員過於吳，使人求之江上，則不能得也。每食必祭之，祝曰：『江上之丈人。』」

〔5〕爲相：《史記・伍子胥列傳》：「（吳王）闔廬既立，得志，乃召伍員以爲行人，而與謀國事。」伍員爲行人（職掌朝覲聘問），未爲國相。

〔6〕鼓枻江隈：在江上划船。枻（yì），槳。隈（wēi），山、水的彎曲處。

〔7〕亂：横渡。《詩經・大雅・公劉》：「涉渭爲亂，取厲取鍛。」孔穎達疏：「水以流爲順，横渡則絶其流，故爲亂。」朱熹集傳：「亂，舟之截流横渡者也。」南朝齊謝朓《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》：「東亂三江，西浮七澤。」宋曾鞏《刑部郎中張府君神道碑》：「府君遂亂江往慮之，二十人者得不

死。」明唐寅《中州覽勝序》:「北亂楊子，歷彭城，漸於淮海，抵大梁之墟。」

〔8〕意進鮑魚:《吳越春秋》卷一曰:「伍員與勝（太子建之子）奔吳，到昭關，關吏欲執之，伍員因詐曰:『上所以索我者，美珠也。今我已亡矣，將去取之。』關吏因舍之。與勝行去，追者在後，幾不得脫。至江，江中有漁父，乘船從下方泝水而上。子胥呼之，謂曰:『漁父渡我！』如是者再。漁父欲渡之，適會旁有人窺之，因而歌曰:『日月昭昭乎寖已馳，與子期乎蘆之漪。』子胥即止蘆之漪。漁父又歌曰:『日已夕兮，予心憂悲。月已馳兮，何不渡為？事寖急兮，當奈何？』子胥入船，漁父知其意也，乃渡之千潯之津。子胥既渡，漁父乃視之有饑色，乃謂曰:『子俟我此樹下，為子取餉。』漁父去後，子胥疑之，乃潛身於深葦之中。有頃，父來，持麥飯、鮑魚羹、盎漿，求之樹下，不見，因歌而呼之曰:『蘆中人，蘆中人，豈非窮士乎？』如是至再，子胥乃出蘆中而應。漁父曰:『吾見子有饑色，為子取餉，子何嫌哉！』子胥曰:『性命屬天，今屬丈人，豈敢有嫌哉？』二人飲食畢，欲去，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:『此吾前君之劍，中有七星，價直百金，以此相答。』漁父曰:『吾聞楚之法令，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，爵執圭，豈圖取百金之劍乎？』遂辭不受，謂子胥曰:『子急去勿留，且為楚所得。』子胥曰:『請丈人姓字。』漁父曰:『今日凶凶，兩賊相逢。吾所謂渡楚賊也，兩賊相得，得形於默。何用姓字為？子為蘆中人，吾為漁丈人，富貴莫相忘也。』子胥曰:『諾。』既去，誡漁父曰:『掩子之盎漿，無令其露。』漁父諾。子胥行數步，顧視漁者，已覆船自沉於江水之中矣。子胥默然，遂行。至吳，疾於中道，乞食溧陽。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，筥中有飯。子胥遇之，謂曰:『夫人可得一餐乎？』女子曰:『妾獨與母居，三十年未嫁，飯不可得。』子胥曰:『夫人賑窮途，少飯亦何嫌哉？』女子知非恒人，遂許之。發其簞筥，飯其盎漿，長跪而與之。子胥再餐而止。女子曰:『君有遠逝之行，何不飽而餐之？』子胥已餐而去，又謂女子曰:『掩夫人之壺漿，無令其露。』女子歎曰:『嗟乎！妾獨與母居三十年，自守貞明，不願從適，何宜？饋飯而與丈夫，越虧禮儀，妾不忍也。子行矣！』子胥行，反顧女子，已自投於瀨水矣。於乎！貞明執操，其丈夫女哉！」

〔9〕戒別:告戒而別。

【譯文】

江上丈人，是楚國人。楚平王聽信費無忌的讒言，殺害了太子太傅伍奢。伍奢的兒子伍員（子胥）逃亡將要到吳國，來到長江邊上，想渡江而沒有渡船，當時楚國懸賞而捕捉伍員的風聲很緊。伍員擔心自己很難脫身，遇見江上丈人才得以渡過長江，於是伍員解下自己佩帶的寶劍，贈送給江上丈人，說：「這把寶劍價值千金，我願意獻給丈人作爲報答。」江上丈人不接受，說：「按照楚國的法律，抓捕到伍胥的人，可以賜給執珪的爵位，得到一千鎰黃金，我尚且不要這些東西，要你的劍有什麼用處呢？」江上丈人不接受寶劍而離去，沒有人知道他叫什麼名字。伍員到了吳國，被拜爲國相，他多次尋訪江上丈人而沒有結果。每次吃飯前，伍員都要祭祝，說：「名字可以聽到卻無法親見其人，大概只有江上丈人了！」

江上丈人擺脫了世俗的牽累，在長江上划船。楚國的伍子胥奔亡逃命，想要渡江，江上丈人幫助他而得以夜晚在蘆葦蕩中渡過長江。江上丈人微笑著辭謝了伍子胥所贈寶劍，並且誠心誠意地給伍子胥送來麥飯鮑魚羹，以裹腹充饑。當時匆匆告戒分別，哪用得著告知姓名呢。

小臣稷

小臣稷者〔1〕，齊人也，抗厲希古〔2〕。桓公凡三往而不得見〔3〕。公歎曰：「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則無以助萬乘之主〔4〕，萬乘之主不好仁義則無以下布衣之士〔5〕。」於是五往乃得見焉。桓公以此能致士〔6〕，爲五霸之長〔7〕。

小臣之稷，微爾齊氓〔8〕。巍崖獨拔〔9〕，苦節自貞。

君軿數過〔10〕，聊得瞻迎。區區管鮑〔11〕，何足班倫〔12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小臣稷：《韓非子》卷一五：「齊桓公時，有處士曰小臣稷。桓公三往而弗得見，桓公曰：『吾聞布衣之士，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。萬乘之主，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。』於是五往乃得見之。」又，《呂氏春秋》卷一五所敘較爲周詳，曰：「齊桓公見小臣稷，一日三至弗得見。從者曰：『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，一日三至而弗得見，亦可以止矣。』桓公曰：『不然，

士驁祿爵者固輕其主，其主驁霸王者亦輕其士。縱夫子驁祿爵，吾庸敢驁霸王乎？』遂見之不可止。」

《太平御覽》卷五〇九引嵇康《高士傳》：「小臣稷者，齊人，抗厲希古。桓公三往而不得見，公曰：『吾聞士不輕爵祿，無以易萬乘之主；萬乘之主不好仁義，無以下布衣之士。』於是五往，乃得見焉。」

〔2〕抗厲：高尚嚴正。《東觀漢記・逢萌傳》：「少有大節，志意抗厲。」劉劭《人物志・材理》：「抗厲之人，不能回撓。」　希古：仰慕古人。《文選・嵇康〈幽憤詩〉》：「抗心希古，任其所尚。」呂延濟注：「希，慕也。言舉心慕古人之道。」

〔3〕三往：去了三次。《呂氏春秋》卷一五作「一日三至弗得見」。

〔4〕爵祿：官爵祿利。萬乘：周制，天子地方千里，能出兵車萬乘，因以「萬乘」指天子。古時一車四馬爲一乘。《孟子・梁惠王上》：「萬乘之國，弒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。」趙岐注：「萬乘，兵車萬乘，謂天子也。」後亦用「萬乘」指能出兵車萬乘的大國。

〔5〕下：禮賢下士之謂。　布衣：平民，未做官之人。古代平民不能衣錦繡，故稱。《荀子・大略》：「古之賢人，賤爲布衣，貧爲匹夫。」漢桓寬《鹽鐵論・散不足》：「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絲，其餘則麻枲而已，故命曰布衣。」宋沈括《夢溪筆談・技藝》：「慶曆中，有布衣畢昇，又爲活板。」

〔6〕致士：招致賢士。《新序》卷五：桓公見小臣稷，「五往而後得見。天下聞之，皆曰：『桓公猶下布衣之士，而況國君乎？』於是相率而朝，靡有不至。桓公所以九合諸侯、一匡天下者，遇士於是也。《詩》云：『有覺德行，四國順之。』桓公其以之矣。」

〔7〕五霸：即五伯，指春秋時的五個霸主。說法不一。一指春秋齊桓公、晉文公、宋襄公、楚莊公、秦繆公。《呂氏春秋・當務》：「備說非六王五伯。」高誘注：「齊桓、晉文、宋襄、楚莊、秦繆也。」一指齊桓公、晉文公、楚莊公、吳王闔閭、越王句踐。《荀子・王霸》：「雖在僻陋之國，威動天下，五伯是也……故齊桓、晉文、楚莊、吳闔閭、越句踐，是皆僻陋之國也，威動天下，強殆中國。」一指齊桓公、宋襄公、晉文公、秦穆公、吳王夫差。《漢書・諸侯王表》：「故盛則周、邵相其治，致刑錯；衰則五伯扶其弱，與其守。」顏師古注：「伯，讀曰霸。此五霸謂齊桓、宋襄、晉文、秦穆、吳夫差也。」諸說中，齊桓公皆爲之首。

〔8〕氓：人，平民。

〔9〕巍崖：謂性格孤高。

〔10〕軿（píng）：一種有帷幕的車子，多供婦女乘用。

〔11〕區區：小，少。形容微不足道。《左傳・襄公十七年》：「宋國區區，而有詛有祝，禍之本也。」曹植《與司馬仲達書》：「今賊徒欲保於江表之城，守區區之吳爾，無有爭雄於宇內、角勝於中原之志也。」

管鮑：春秋時管仲和鮑叔牙的並稱。兩人相知最深，後常用以比喻交誼深厚的朋友。《史記・管晏列傳》：「管仲夷吾者，潁上人也。少時常與鮑叔牙遊，鮑叔知其賢，管仲貧困，常欺鮑叔，鮑叔終善遇之，不以爲言。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，管仲事公子糾，及小白立，爲桓公，公子糾死，管仲囚焉。鮑叔遂進管仲。管仲既用，任政於齊，齊桓公以霸，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管仲之謀也。管仲曰：『吾始困時，嘗與鮑叔賈，分財利多自與，鮑叔不以我爲貪，知我貧也。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，鮑叔不以我爲愚，知時有利不利也。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，鮑叔不以我爲不肖，知我不遭時也。吾嘗三戰三走，鮑叔不以我爲怯，知我有老母也。公子糾敗，召忽死之，吾幽囚受辱，鮑叔不以我爲無恥，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。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鮑子也。』鮑叔既進管仲，以身下之，子孫世祿於齊，有封邑者十餘世，常爲名大夫。天下不多管仲之賢，而多鮑叔能知人也。」又，《管子・小匡》有云：「桓公自莒反於齊，使鮑叔牙爲宰。鮑叔辭曰：『臣，君之庸臣也，君有加惠於其臣，使臣不凍饑，則是君之賜也。若必治國家，則非臣之所能也。其唯管夷吾乎！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：寬惠愛民，臣不如也；治國不失秉，臣不如也；忠信可結於諸侯，臣不如也；制禮義可法於四方，臣不如也；介冑執枹立於軍門，使百姓皆加勇，臣不如也。夫管仲，民之父母也，將欲治其子，不可棄其父母。』公曰：『管夷吾親射寡人，中鈎，殆於死，今乃用之，可乎？』鮑叔曰：『彼爲其君動也，君若宥而反之，其爲君亦猶是也。』」

〔12〕班倫：平等、並列。

【譯文】

小臣稷，是齊國人，爲人高尚嚴正，仰慕古人。齊桓公三次前往拜訪都沒有見到他。桓公歎息說：「我聽說布衣之士如果不輕視爵位和利祿，就無法輔佐擁有萬乘戰車的君主；萬乘君主如果不講求仁愛和信義，就無法招徠布

衣之士。」因此五次前往拜訪，才得以見到了小臣稷。齊桓公因此能招致賢能之士，遂成爲「春秋五霸」之首。

小臣稷是齊國一個普普通通的百姓，卻能夠品行傑特、出眾離倫，又能堅貞自守。齊桓公多次親往，才得以與小臣稷見一面。微不足道的管仲、鮑叔，哪能和小臣稷相提並論呢！

弦　高

弦高者，鄭人也。鄭穆公時，高見鄭爲秦、晉所逼，乃隱不仕，爲商人。及晉文公之返國也〔1〕，與秦穆公伐鄭〔2〕，圍其都。鄭人私與秦盟〔3〕，而晉師退。秦又使大夫杞子等三人戍鄭③，居三年。晉文公卒，襄公初立。秦穆公方強，使百里、西乞、白乙帥師襲鄭〔4〕，過周及滑〔5〕④，鄭人不知。時高將市於周〔6〕，遇之，謂其友蹇他曰〔7〕：「師行數千里，又數經諸侯之地，其勢必襲鄭。凡襲國者，以無備也。示以知其情也，必不敢進矣。」於是乃矯鄭伯之命〔8〕，以十二牛犒秦師〔9〕，且使人告鄭爲備。杞子亡奔齊⑤。孟明等返，至都〔10〕，晉人要擊，大破秦師〔11〕。鄭於是賴高而存。鄭穆公以存國之賞賞高〔12〕，而高辭曰：「詐而得賞，則鄭國之政廢矣。爲國而無信，是敗俗也。賞一人而敗國俗，智者不爲也。」遂以其屬徙東夷〔13〕，終身不返。

弦公鄭寶，託迹遷賈〔14〕。秦穆揚兵，於周邂迕〔15〕。

矯命犒師，陰抒國禍〔16〕。辭賞居夷，飄焉弗顧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晉文公之返國也：晉文公，名重耳，獻公之子。《左傳·莊公二十八年》曰：「晉獻公娶於賈，無子。烝於齊姜，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。又娶二女於戎，大戎狐姬生重耳，小戎子生夷吾。」晉內亂，重耳流亡十九年，至僖公二十四年返國，「壬寅，公子入於晉師。丙午，入於曲沃，丁未，朝於武宮。戊申，使殺懷公於高粱」，即君位，是爲晉文公。事見《左傳》莊公二十八年、僖公二十三年、僖公二十四年，《史記·晉世家》等。

〔2〕與秦穆公伐鄭：《左傳·僖公二十三年》曰：重耳流亡，「及鄭，鄭文公亦不禮焉。叔詹諫曰：『臣聞天之所啓，人弗及也。晉公子有三焉，天其或者將建儲，君其禮焉！男女同姓，其生不蕃。晉公子，姬出也，而至於今，

一也。離外之患，而天不靖晉國，殆將啓之，二也。有三士，足以上人，而從之，三也。晉、鄭同儕，其過，子弟固將禮焉，況天之所啓乎！』弗聽。」重耳復國之後，因鄭之無禮，出兵伐之。同書僖公三十年曰：「九月甲午，晉侯、秦伯圍鄭，以其無禮於晉，且貳於楚也。晉軍函陵，秦軍泛南。」圍攻鄭國。

〔3〕鄭人私與秦盟：鄭伯派遣燭之武縋城而出，夜見秦穆公，說以利害而結盟。事見《左傳・僖公三十年》：「九月甲午，晉侯、秦伯圍鄭，以其無禮於晉，且貳於楚也。晉軍函陵，秦軍氾南。佚之狐言於鄭伯曰：『國危矣，若使燭之武見秦君，師必退。』公從之。辭曰：『臣之壯也，猶不如人，今老矣，無能爲也已。』公曰：『吾不能早用子，今急而求子，是寡人之過也。然鄭亡，子亦有不利焉。』許之。夜縋而出，見秦伯，曰：『秦、晉圍鄭，鄭既知亡矣。若鄭亡而有益於君，敢以煩執事。越國以鄙遠，君知其難也，焉用亡鄭以陪鄰？鄰之厚，君之薄也。若舍鄭以爲東道主，行李之往來，共其乏困，君亦無所害。且君嘗爲晉君賜矣，許君焦、瑕，朝濟而夕設版焉，君之所知也。夫晉何厭之有？既東封鄭，又欲肆其西封，若不闕秦，將焉取之？闕秦以利晉，唯君圖之。』秦伯說，與鄭人盟，使杞子、逢孫、楊孫戍之，乃還。」

〔4〕百里：百里孟明視，百里奚之子。　西乞：西乞術。　白乙：白乙丙。《左傳・僖公三十二年》：「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：『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，若潛師以來，國可得也。』……召孟明、西乞、白乙，使出師於東門之外。」

〔5〕滑：古國名。姬姓。建都於滑（今河南睢縣西北），後遷都於費（今河南偃師西南）。公元前627年滅於秦。

〔6〕市：交易，做買賣。

〔7〕蹇他：與弦高共同經商之人。《淮南子・人間訓》高誘注說「蹇他，弦高之黨」。《淮南子・人間訓》曰：「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。過周以東，鄭之賈人弦高、蹇他相與謀曰：『師行數千里，數絕諸侯之地，其勢必襲鄭。凡襲國者以爲無備也。今示以知其情，必不敢進。』乃矯鄭伯之命，以十二牛勞之。三率相與謀曰：『凡襲人者，以爲弗知。今已知之矣，守備必固，進必無功。』乃還師而反。」

〔8〕矯：假託，詐稱。《墨子・非命》：「夏人矯天命。」

〔9〕以十二牛犒秦師：《左傳・僖公三十三年》：秦師「及滑，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，遇之，以乘韋先，牛十二犒師，曰：『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，敢犒從者。不腆敝邑，爲從者之淹，居則具一日之積，行則備一夕之衛。』且使遽告於鄭。鄭穆公使視客館，則束載、厲兵、秣馬矣。使皇武子辭焉，曰：『吾子淹久於敝邑，唯是脯資、餼牽竭矣，爲吾子之將行也，鄭之有原圃，猶秦之有具囿也，吾子取其麋鹿，以間敝邑，若何？』杞子奔齊，逢孫、楊孫奔宋。孟明曰：『鄭有備矣，不可冀也。攻之不克，圍之不繼，吾其還也。』滅滑而還。」乘韋，四張熟牛皮。古代致送禮物，均先以輕物爲引，而後致送重物。

〔10〕都：諸侯子弟、卿、大夫設有祖廟、經常居留的城邑。《左傳・莊公二十八年》：「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。」又，同書僖公三十二年，「召孟明、西乞、白乙，使出師於東門之外。蹇叔哭之，曰：『孟子，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。』公使謂之曰：『爾何知？中壽，爾墓之木拱矣。蹇叔之子與師，哭而送之，曰：『晉人禦師必於殽，殽有二陵焉。其南陵，夏后皋之墓也；其北陵，文王之所辟風雨也。必死是間，余收爾骨焉！』」

〔11〕晉人要擊，大破秦師：要，攔截。《左傳・僖公三十二年》曰：「冬，晉文公卒。庚辰，將殯於曲沃，出絳，柩有聲如牛。卜偃使大夫拜，曰：『君命大事。將有西師過軼我，擊之，必大捷焉。』三十三年，「晉原軫曰：『秦違蹇叔，而以貪勤民，天奉我也。奉不可失，敵不可縱。縱敵患生，違天不祥，必伐秦師。』欒枝曰：『未報秦施而伐其師，其爲死君乎？』先軫曰：『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，秦則無禮，何施之爲？吾聞之，一日縱敵，數世之患也。謀及子孫，可謂死君乎？』遂發命，遽興姜戎。子墨衰絰，梁弘禦戎，萊駒爲右。夏四月辛巳，敗秦師於殽，獲百里孟明視、西乞術、白乙丙以歸。遂墨以葬文公，晉於是始墨。」《淮南子・人間訓》曰：「乃還師而反。晉先軫舉兵擊之，大破之殽。」

〔12〕鄭穆公以存國之賞賞高：存國，保存國家。《淮南子・人間訓》曰：「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，弦高辭之曰：『誕而得賞，則鄭國之信廢矣。爲國而無信，是敗俗也。賞一人敗國俗，仁者弗爲也。以不信得厚賞，義者弗爲也。』遂以其屬徙東夷，終身不反。」

〔13〕東夷：古代對中國中原以東各族的統稱。《禮記・曲禮下》：「其在東夷、北狄、西戎、南蠻，雖大曰貢子。」郭沫若《中國古代社會研究》第二編序

說：「河北、山西的北部是所謂北狄，陝西的大部分是所謂西戎，黃河的下游是所謂東夷。」

〔14〕遷賈：商賈。遷，遷移，遷徙。古人有「行商坐賈」一說。

〔15〕邂迕：不期而遇。迕（wǔ），接觸，相遇。

〔16〕陰抒國禍：暗中排解了國家的禍難。抒，通「紓」，解除。

【譯文】

弦高，是鄭國人。鄭穆公時，弦高看到鄭國被秦國和晉國經常威脅，於是隱居不仕，做起了商人。等到晉文公回國以後，晉文公遂聯合秦穆公攻打鄭國，包圍了鄭國國都。鄭國私下與秦國結盟，而晉軍只好撤退了。秦國又派其大夫杞子、逢孫、楊孫三人戍守鄭國，居住了三年。晉文公去世後，襄公剛即位。當時，秦穆公統治下的秦國勢力強大，遂派百里孟明視、西乞術、白乙丙三將軍率領秦軍偷襲鄭國，經過周朝和滑國，而鄭國人尚且不知道消息。當時，弦高正好到周朝經商，偶然遇到秦軍，他對友人蹇他說：「行軍幾千里，並且經過幾個諸侯國的地盤，看其來勢一定是偷襲鄭國。凡是偷襲他國者，都乘對方沒有準備。現在如果讓秦軍知道鄭國已經瞭解了這一情況，秦軍就一定不敢再進軍了。」於是假託鄭國國君的命令，用十二頭牛犒勞秦軍，並且暗地裏派人將這一消息告訴鄭國，作好防禦準備。戍守於鄭國的秦大夫杞子逃往齊國，百里孟明視等人遂率軍返回，都達殽時，晉軍攔截伏擊，大敗秦軍。鄭國由於依靠了弦高的愛國行爲才得以保全。鄭穆公以保存國家的獎賞而賞賜弦高，弦高推辭說：「因爲欺詐敵軍而得到獎賞，則使得鄭國的國政爲之廢弛；爲了國家利益而不講信義，那就敗壞了風俗。因爲獎賞一個人而敗壞了一國的風俗，那是智慧之人不願做的事情。」於是帶著他的手下人遷往東方，終身再沒有回過鄭國。

弦高實乃鄭國之瑰寶，作爲商人而暫託行迹。當秦穆公發兵襲鄭國之時，弦高在周朝不期而遇秦軍，遂假傳鄭穆公之命而犒勞秦軍，暗中解除了鄭國之難。弦高辭謝鄭伯的賞賜，飄然離去，居於東夷之地，而毫不顧惜。

商　容

商容〔1〕，不知何許人也，有疾，老子曰：「先生無遺教以告弟子乎〔2〕？」容曰：「將語子：過故鄉而下車，知之乎？」老子曰：「非

謂不忘故耶？」容曰：「過喬木而趨〔3〕，知之乎？」老子曰：「非謂其敬老耶？」容張口曰：「吾舌存乎？」曰：「存。」「吾齒存乎？」曰：「亡〔4〕。」「知之乎？」老子曰：「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？」容曰：「嘻！天下事盡矣。」

商容大道，聃也之師。形將蛻化〔5〕，教庶瓊遺〔6〕。

三言甚寡，萬務何餘。喜編後授〔7〕，屢發其規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商容：傳說中殷紂時期的賢人。《淮南鴻烈集解》卷一〇：「故聖人之舉事也，進退不失時。若夏就絺綌，上車授綏之謂也。老子學商容，見舌而知守柔矣。」高誘注：「商容，神人也。商容吐舌，示老子，老子知舌柔齒剛。」《太平御覽》卷五〇九引嵇康《高士傳》：「商容，不知何許人也。有疾，老子曰：『先生無遺教以告弟子？』商容曰：『將語子。過故鄉而下車，知之乎？』老子曰：『非謂不忘故耶？』容曰：『過喬木而趨，知之乎？』老子曰：『非謂其敬老耶？』容張口曰：『吾舌存乎？』曰：『存。』『吾齒存乎？』曰：『亡。』『知之乎？』老子曰：『非爲其剛亡而弱存乎？』容曰：『嘻！天下事盡矣！』」

〔2〕遺教：臨終的教誨，遺命。《說苑・敬慎》：「常摐有疾，老子往問焉，曰：『先生疾甚矣，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？』常摐曰：『子雖不問，吾將語子。』常摐曰：『過故鄉而下車，子知之乎？』老子曰：『過故鄉而下車，非謂其不忘故耶？』常摐曰：『嘻，是已。』常摐曰：『過喬木而趨，子知之乎？』老子曰：『過喬木而趨，非謂敬老耶？』常摐曰：『嘻，是已。』張其口而示老子，曰：『吾舌存乎？』老子曰：『然。』『吾齒存乎？』老子曰：『亡。』常摐曰：『子知之乎？』老子曰：『夫舌之存也，豈非以其柔耶？齒之亡也，豈非以其剛耶？』常摐曰：『嘻，是已。天下之事已盡矣，無以復語子哉！』」

〔3〕喬木：木名。《文選・任昉〈王文憲集序〉》李善注引《尚書大傳》：「伯禽與康叔朝於成王，見乎周公，三見而三笞之。二子有駭色，乃問於商子曰：『吾二子見於周公，三見而三笞，何也？』商子曰：『南山之陽有木名橋，南山之陰有木名梓，二子盍往觀焉。』於是二子往觀之，見橋木高而仰，見梓木晉而俯。反以告商子。商子曰：『橋者，父道也；梓者，子道也。』

後因稱父子爲「橋梓」。此處喬木指代長者。　趨：指低頭彎腰、小步快走，表示恭敬的一種行走姿式。《論語·子罕》：「子見齊衰者、冕衣裳者與瞽者，雖少，必作；過之，必趨。」

〔4〕亡：無，沒有。

〔5〕蛻化：道教謂人死亡解脫成仙，後亦泛指死亡。宋周密《癸辛雜識別集·楊髡發陵》：「嘗聞有道之士能蛻骨而仙，未聞併骨而蛻化者，蓋天人也。」明代王寵《旦發胥口經湖中瞻眺》詩：「仙人蛻化處，千載空芙蓉。」

〔6〕教庶：教化百姓。庶，眾庶。　瓊遺：寶貴的遺言。

〔7〕喜編後授：關令尹喜編纂其遺言而傳授於後世。

【譯文】

商容，不知是什麼地方人。商容病重時，老子說：「先生沒有什麼遺言要告訴弟子嗎敘」商容說：「正準備要告訴你：經過故鄉時一定要下車，知道嗎？」老子說：「是不是說不要忘記故鄉？」商容說：「經過長者所居之地要小步快走而過，知道嗎？」老子說：「是不是說要尊敬老人？」商容張開嘴巴，說：「我的舌頭還在嗎？」老子說：「在」。商容說：「我的牙齒還在嗎？」老子說：「不在了。」商容說：「你明白了嗎？」老子說：「是不是說剛強容易毀壞，而柔弱才易保存？」商容說：「好了，天下事物的道理你都明白了。」

商容深知至高無上的大道，是老聃的老師。在他將要去世時，傳下教化眾生的寶貴遺言。所遺留的三句話雖然很少，但可以囊括天下萬事。後來，關令尹喜編纂遺言傳授後世，屢屢可以發揮其不變的法則。

老子李耳

老子李耳〔1〕，字伯陽，陳人也〔2〕。生於殷時，爲周柱下史〔3〕。好養精氣，貴接而不施，轉爲守藏史〔4〕。積八十餘年，《史記》云「二百餘年〔5〕」，時稱爲隱君子〔6〕，謚曰聃〔7〕。仲尼至周，見老子，知其聖人，乃師之〔8〕。後，周德衰，乃乘青牛車去，入大秦，過西關〔9〕。關令尹喜望氣先知焉〔10〕，乃物色遮候之〔11〕。已而老子果至，乃強使著書，作《道德經》五千餘言，爲道家之宗。以其年老，故號其書爲《老子》。

伯陽聖老，人貌天行〔12〕。壽經億代，道冠群生。

龍稱禮得〔13〕，牛候書成〔14〕。西關度迹，玄化冥冥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老子李耳：《史記・老莊申韓列傳》：「老子者，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。姓李氏，名耳，字伯陽，謚曰聃。」劉向《列仙傳》卷上《老子》曰：「老子，姓李名耳字伯陽，陳人也。生於殷時，爲周柱下史。好養精氣，貴接而不施。轉爲守藏史，積八十餘年。《史記》云『二百餘年』，時稱爲隱君子，謚曰聃。仲尼至周，見老子，知其聖人，乃師之。後周德衰，乃乘青牛車去，入大秦，過西關，關令尹喜待而迎之，知眞人也，乃強使著書，作《道德經》上下二卷。」

《史記・老莊申韓列傳》司馬貞《索隱》引嵇康《高士傳》：「良賈深藏，外形若虛；君子盛德，容貌若不足。」

〔2〕陳人：《史記・老莊申韓列傳》裴駰《集解》：「案《地理志》曰：苦縣，屬陳國。」司馬貞《索隱》：「《地理志》誤也。苦縣本屬陳，春秋時楚滅陳，而苦又屬楚，故云楚苦縣。至高帝十一年，立淮陽國，陳縣、苦縣皆屬焉。裴氏所引不明。見苦縣在陳縣下，因云苦屬陳。今檢《地理志》，苦縣實屬淮陽郡。苦，音怙。」

〔3〕柱下史：周秦官職。《史記・張丞相列傳》：張蒼「秦時爲御史，主柱下方書。」裴駰《集解》說：「秦以上置柱下史，（張）蒼爲御史主其事。」司馬貞《索隱》說：「周秦皆有柱下史，爲御史也。所掌及侍立，恒在殿柱之下，故老聃爲周柱下史，今（張）蒼在秦代亦居斯職。」

〔4〕守藏史：《史記・老莊申韓列傳》：「周守藏室之史也。」司馬貞《索隱》：「按，藏室史，乃周藏書室之史也。又《張湯傳》『老子爲柱下史』，即藏室之柱下，因以爲官名。」

〔5〕二百餘年：《史記・老莊申韓列傳》：「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，或言二百餘歲。」

〔6〕隱君子：《史記・老莊申韓列傳》：「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：『始秦與周合而離，離五百歲而復合，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。』或曰儋即老子，或曰非也。世莫知其然否。老子，隱君子也。」

〔7〕謚：封建時代在人死後，按其生前事迹評定褒貶所給予的稱號。帝王之謚，由禮官議上；臣下之賜，由朝廷賜予；私謚，由親屬、朋友或門人給予。　聃：耳長。相傳老子耳長七寸，即以其形體特點而爲謚。

〔8〕知其聖人乃師之：孔子知道老子爲聖人，於是拜老子爲師。《史記・老莊申韓列傳》：「孔子適周，將問禮於老子。老子曰：『子所言者，其人與骨皆已

朽矣，獨其言在耳。且君子得其時則駕，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。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，君子盛德，容貌若愚。去子之驕氣與多欲，態色與淫志，是皆無益於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。』孔子去，謂弟子曰：『鳥，吾知其能飛；魚，吾知其能游；獸，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爲網，遊者可以爲綸，飛者可以爲矰。至於龍，吾不能知，其乘風雲而上天。吾今日見老子，其猶龍邪！』」

〔9〕西關：一說爲函谷關，一說爲散關。《史記·老莊申韓列傳》：「老子修道德，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。居周久之，見周之衰，乃遂去。至關，關令尹喜曰：『子將隱矣，強爲我著書。』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，莫知其所終。」司馬貞《索隱》：「李尤《函谷關銘》云尹喜要老子留作二篇，而崔浩以尹喜又爲散關令，是也。」張守節《正義》謂：「《抱朴子》云：老子西遊，遇關令尹喜於散關，爲喜著《道德經》一卷。」散關，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。函谷關，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。

〔10〕關令尹喜：《太平御覽》卷五〇九引嵇康《高士傳》：「關令尹喜，州大夫也。善內學、星辰、服食。老子西遊，喜先見氣，物色遮之，果得老子。老子爲著書。因與老子俱之流沙西，服巨勝實，莫知所終。」　望氣：古代方士的一種占候術。觀察雲氣以預測吉凶。《墨子·迎敵》：「凡望氣，有大將氣，有小將氣，有往氣，有來氣，有敗氣，能得明此者，可知成敗吉凶。」《藝文類聚》卷七八引《關令內傳》：「未至九十日，關令登樓四望，見東極有紫氣西邁，喜曰：『夫陽氣盡，九星宿値，合歲月並王，復九十日之外，法應有聖人經過京邑。』至期乃齋戒，其日果見老子。」

〔11〕物色：訪求，尋找，挑選。遮候：攔路等待。劉向《列仙傳·關令尹》：「關令尹喜者，周大夫也。善內學，常服精華，隱德修行，時人莫知。老子西遊，喜先見其氣，知有眞人當過，物色而遮之，果得見老子。老子亦知其奇，爲著書授之。後與老子俱遊流沙化胡，服苣勝實，莫知其所終。尹喜亦自著書九篇，號曰《關令子》。」又，《太平御覽》卷九〇〇引《關中記》曰：「周元年，老子之度關，令尹喜先勅門吏曰：『有老公從東來，乘青牛薄板車者，勿聽過關。』其日，果見老公乘青牛車求度。關吏入白之，喜曰：『諾！道今來矣，我見聖人矣！』即帶印綬出迎，設弟子之禮。」

〔12〕人貌天行：形體、相貌與天道相應。《藝文類聚》卷七八引《神仙傳》說：「其母感大星而有娠，雖受氣於天，然生於李家，猶以李爲姓。又云其母懷之八十一歲，乃生，生時剖其母左腋出，出而白首，故謂之老子云……老子黃色美眉，廣顙長耳，大目疏齒，方口厚唇，額有參牛達理，日角月庭，鼻骨雙柱，耳有三門，足蹈三五，手把十文，以周武王時爲柱下史，時俗見其久壽，故號之老子。」

〔13〕龍稱禮得：孔子問道於老子，稱老子如蒼龍。參見注釋〔8〕。

〔14〕牛候書成：謂老子乘青牛至函谷關，著《道德經》而西去。

【譯文】

老子李耳，字伯陽，陳人。他出生於商朝統治時，在周朝作了柱下史。老子喜好蓄養精氣，注重接納積蓄而不施放，後來又任守藏史。老子共活了八十多歲，《史記》說活了二百多歲，當時人們稱他爲「隱君子」，謚號爲「聃」。孔子來到周朝，見到老子，知道這是一位聖人，便拜爲老師。周朝衰落後，老子乘坐青牛車離開周朝，來到秦國。經過西關（指函谷關）時，守關令尹喜占候雲氣而知道老子將西出函谷關，於是派人訪求、攔路守候。不久，老子果然來到，於是關令尹喜強行請求老子著書立說，老子因而寫作了五千言《道德經》，成爲道家的經典著作。因爲老子年老，所以把這本書就叫做《老子》。

李耳是一個具有大聖品德的老者，他的形體和相貌與天道運行相應。千秋萬代，老子之道仍然裨益人間眾生。孔子稱讚老子如蒼龍能乘風雲而上天。老子停居函谷關，修《道德經》書成，乘青牛西行而去。函谷關仍有老子出關的遺迹，他的高深精湛之道冥冥漠漠，牢籠天地。

庚桑楚

庚桑楚者〔1〕，楚人也，老聃弟子，偏得老聃之道〔2〕，以北居畏壘之山〔3〕。其居三年，畏壘大穰〔4〕⑥。畏壘之民相與言曰：「庚桑子之始來，吾灑然異之〔5〕。今吾日計之而不足，歲計之而有餘。庶幾其聖人乎〔6〕？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〔7〕、社而稷之乎〔8〕？」庚桑子聞之，南面而不釋然〔9〕。弟子異之，庚桑子曰：「弟子何異於予？夫春氣發而百草生，正得秋而萬寶成〔10〕。夫春與秋，豈無得而然哉？天

道已行矣。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〔11〕，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〔12〕。今以畏壘之細民〔13〕，而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〔14〕，我其杓之人邪〔15〕？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〔16〕。」

庚桑耳役〔17〕，晝去挈遠〔18〕。息意三年，風尊翠巘。

俎豆不樂，形生自晏〔19〕。賢知明揚，世心何淺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庚桑楚：姓庚桑，名楚。《列子・黃帝篇》作「亢倉子」。

《莊子・庚桑楚》曰：「老聃之役，有庚桑楚者，偏得老聃之道。以北居畏壘之山。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，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；擁腫之與居，鞅掌之為使。居三年，畏壘大穰。畏壘之民相與言曰：『庚桑子之始來，吾灑然異之。今吾日計之而不足，歲計之而有餘。庶幾其聖人乎？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，社而稷之乎？』庚桑子聞之，南面而不釋然。弟子異之，庚桑子曰：『弟子何異於予？夫春氣發而百草生，正得秋而萬寶成。夫春與秋，豈無得而然哉？大道已行矣！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，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。今以畏壘之細民，而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，我其杓之人邪？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。』」

〔2〕偏得：獨得。謂得之最多。《莊子・庚桑楚》「有庚桑楚者，偏得老聃之道」成玄英疏：「老君大聖，弟子極多，門人之中，庚桑楚最勝，故稱偏得也。」

〔3〕畏壘：疊韻連綿字，不平的樣子。山名，成玄英《莊子疏》說在魯國，亦可能是莊子虛構的山名。

〔4〕大穰：大熟，豐收。穰（ráng）：莊稼豐熟。

〔5〕灑然：形容神氣一下子清爽或病痛頓時消失。明何景明《七述》：「是則何如胎簪子灑然陽氣見於面，病若脫而瘳者。」《二刻拍案驚奇》卷三三：「司理先把符來試掛，果然女病灑然。」

〔6〕庶幾：也許可以，差不多，表示希望或揣測。《孟子・梁惠王下》：「王之好樂甚，則齊國其庶幾乎！」

〔7〕尸而祝之：以其為尸主而敬奉之。尸，主，祭祀時受祭的人。

〔8〕社而稷之：以其為社神來祭祀之。社，土地之神。稷，谷神。《左傳・昭公二十九年》：「周棄亦為稷，自商以來祀之。」

〔9〕南面：古代以坐北朝南為尊位，故帝王諸侯見群臣，或卿大夫見僚屬，

皆面向南而坐，因以指居帝王、諸侯或卿大夫之位。《周易・說卦》：「聖人南面而聽天下，向明而治。」《論語・雍也》：「子曰：雍也可使南面。」釋然：喜悅貌。不釋然：不愉快，耿耿於懷，介蒂於心。《莊子・齊物論》：「南面而不釋然，其故何也」成玄英疏：「釋然，怡悅貌也。」宋・司馬光《論財利疏》：「一朝京師得雨，遠方未遍，則君臣釋然相慶，不復以民食爲念。」

〔10〕正得秋：謂得正秋之時，與「春氣發」相儷對。　萬寶：各種作物的果實。《莊子・庚桑楚》「正得秋而萬寶成」陸德明釋文：「天地以萬物爲寶，至秋而成也。」《隋書・音樂志上》：「允茲金德，裁成萬寶。」清姚鼐《渡淮》詩：「西成未爲惡，苦被飛蝗惱。連村撲未盡，何以實萬寶。」

〔11〕尸居：安居。尸，像屍體一樣。《論語・鄉黨》：「寢不尸。」　環堵之室：方丈小室。環堵，四周環著每面方丈的土牆，形容居室的隘陋。

〔12〕猖狂：肆意橫行，此處謂隨心所欲。　不知所如往：不知所依歸，謂優遊自在。如，往，歸依。

〔13〕細民：小民，平民。《晏子春秋・諫下二十》：「遂欲滿求，不顧細民，非存之道。」

〔14〕俎豆：謂祭祀，奉祀。俎，切肉之几案；豆，盛脯之器具；皆禮器也。《論語・衛靈公》：「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，軍旅之事未之學也。」唐柳宗元《遊黃溪記》：「以爲有道，死乃俎豆之，爲立祠。」

〔15〕杓：通「的」（dí），標準，準則。

〔16〕不釋：不安心。釋，通「懌」（yì），喜悅，高興。

〔17〕耳：老子李耳。　役：學徒弟子。

〔18〕畫去挈遠：即《莊子・庚桑楚》所說：「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，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；擁腫之與居，鞅掌之爲使。」意謂：他的僕人中有炫耀聰明的被辭去，他的侍女中有矜持仁義的被疏遠；鈍樸的和他一起，勞動的留下供驅使。

〔19〕晏：安然。

【譯文】

庚桑楚，是楚國人，是老子的弟子，獨得老子之道。庚桑楚居住在畏壘山三年，畏壘山一帶糧食獲得大豐收。畏壘山的百姓互相說：「庚桑楚剛來

的時候，我對他感詫異。現在我以短暫的時日來看他便覺得不足，以長遠的歲月來看他卻認爲有餘。庚桑楚差不多是聖人了罷。你爲什麼不一起來推舉庚桑楚爲主來敬奉，把他當作社神來祭祀呢？」庚桑楚聽說後，將要讓他南面爲君，心裏很不高興，弟子們覺得十分驚奇。庚桑楚說：「你們對我有什麼詫異的呢？春氣勃發而百草生長，正逢秋天而萬物成熟。春天和秋天，難道無緣無故就會這樣嗎？乃是自然天道在運行呢！我聽說至人安居於方丈之室，而百姓隨心所欲而優遊自在。而現在畏壘的百姓暗地要都有心要把我置於聖人之間，我難道是引人注目的人嗎？面對老子的教誨，我因此感到很不安心。」

庚桑楚是老耽的弟子，把炫耀聰明的僕人辭去，把矜持仁義的侍女疏遠。在畏壘山居住三年之後，風調雨順，平安祥和。庚桑楚不願意被置於聖賢之間，喜歡平靜安定、身心自適的生活。賢人是知道聲名顯揚於世的弊端的，世人的心智是何等的淺薄啊。

老萊子

老萊子者，楚人也。當時世亂，逃世，耕於蒙山之陽〔1〕。莞葭爲牆〔2〕，蓬蒿爲室，枝木爲床，蓍艾爲席〔3〕，飲水食菽〔4〕，墾山播種。人或言於楚王，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〔5〕。萊子方織畚〔6〕，王曰：「守國之政，孤願煩先生。」老萊子曰：「諾。」王去。其妻樵還，曰：「子許之乎？老萊曰：「然」。妻曰：「妾聞之：可食以酒肉者〔7〕，可隨而鞭棰〔8〕；可擬以官祿者〔9〕，可隨而鈇鉞〔10〕。妾不能爲人所制者。」妻投其畚而去，老萊子亦隨其妻，至於江南而止，曰：「鳥獸之毛，可績而衣〔11〕，其遺粒足食也。」仲尼嘗聞其論，而蹙然改容焉〔12〕。著書十五篇，言道家之用。人莫知其所終也。

楚萊避紛，蒙陽寄耜〔13〕。草宮木榻，水菽怡志〔14〕。

駕屈楚君，經綸將貽〔15〕。內贊遐謀〔16〕，相攜遠逝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蒙山：蒙山有多處，楚之蒙山當在荊州。《明一統志》卷六○「興都」條：「蒙山，在荊門州治西，兩巒對起，如峨眉。舊名泉子山，山麓有二泉，

即蒙、惠泉。上有澄源閣、信美浴沂、浮香、潛玉、瀨玉五亭，皆遊憩之所。」《大清一統志》卷二六五「安陸府」曰：「蒙山，在荊門州西一里，一名象山，一名硤石山，又名泉子山……《州志》：山半有陸九淵講經臺。」劉向《列女傳·賢明》「楚老萊妻」條：「萊子逃世，耕於蒙山之陽。葭牆蓬室，木床蓍席，衣縕食菽，墾山播種。人或言之楚王曰：『老萊，賢士也。王欲聘以璧帛，恐不來。』楚王駕至老萊之門，老萊方織畚，王曰：『寡人愚陋，獨守宗廟，願先生幸臨之。』老萊子曰：『僕，山野之人，不足守政。』王復曰：『守國之孤，願變先生之志。』老萊子曰：『諾。』王去，其妻戴畚萊，挾薪樵而來，曰：『何車迹之眾也？』老萊子曰：『楚王欲使吾守國之政。』妻曰：『許之乎？』曰：『然。』妻曰：『妾聞之：可食以酒肉者，可隨以鞭捶；可授以官祿者，可隨以鈇鉞。今先生食人酒肉，受人官祿，爲人所制也，能免於患乎？妾不能爲人所制。』投其畚萊而去。老萊子曰：『子還，吾爲子更慮。』遂行不顧。至江南而止，曰：『鳥獸之解毛，可績而衣之；據其遺粒，足以食也。』老萊子乃隨其妻而居之。民從而家者一年成落，三年成聚。君子謂老萊妻果於從善。《詩》曰：『衡門之下，可以棲遲。泌之洋洋，可以療饑。』此之謂也。」

〔2〕莞（guān）：蒲草，莖細，可編席子，俗名席子草。　葭：初生的蘆葦。

〔3〕蓍艾（shī ài）：蓍草，又名鋸齒草，多年生直立草本。艾，又名艾蒿，多年生草本。

〔4〕菽（shū）：大豆，泛指豆類。亦指最平凡的食品。

〔5〕駕至：乘車乘而至。駕，車乘。

〔6〕畚（běn）：用草或竹篾編成的盛器，即畚箕。

〔7〕食（sì）：給人吃，餵養。

〔8〕鞭棰（chuí）：鞭子和木棍，都是古代打人用具。此處謂用鞭子和棍杖打。

〔9〕擬：據《列女傳》「擬」當爲「授」之訛。

〔10〕鈇鉞（fuū yuè）：同「斧鉞」。古代軍法用以殺人的斫刀和大斧。腰斬、砍頭的刑具。《荀子·樂論》：「且樂者，先王之所以飾喜也；軍旅鈇鉞者，先王之所以飾怒也。」《漢書·戾太子劉據傳》：「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，志在匡君安社稷也。」顏師古注：「鈇，所以斫人，如今莝刀也。」宋蘇軾《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》：「疏遠小臣，腰領不足以膏鈇鉞。」亦泛指刑戮。《南史·何尚之傳》：「（范曄）宜出爲廣州，若在內釁成，不得

不加以鈇鉞。」

〔11〕績：織，織布。

〔12〕蹵（cù）然：局促不安的樣子。唐韓愈《答殷侍御書》：「辱賜書，周覽累日，竦然增敬，蹵然汗出以慙。」

〔13〕耜（sì）：古代耕地翻土的農具。

〔14〕水菽：喝著清水、吃著大豆，指簡單的飯食。　怡志：怡悅情志。

〔15〕經綸：整理絲縷、理出絲緒和編絲成繩，統稱經綸。引申爲籌劃治理國家大事。《周易・屯卦》：「雲雷屯，君子以經綸。」孔穎達疏：「經謂經緯，綸謂綱綸，言君子法此《屯》象有爲之時，以經綸天下，約束於物。」《禮記・中庸》：「唯天下至誠，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知天地之化育。」　貽：贈送。

〔16〕內贊：指老萊子妻輔佐老萊。贊，輔佐。　遐謀：遠謀。

【譯文】

老萊子，是楚國人。當時，世事大亂，老萊子爲了逃避亂世，在蒙山之陽耕種而生活。老萊子用席子草和葭草編爲牆壁，用蓬蒿鋪蓋屋頂，用樹木支架爲床，用蓍艾草編成席子，飲用山間泉水，吃著野生菽豆，墾闢山地，播種糧食。有人將他的情況告訴楚王，楚王乘車駕親自來到老萊子的門口，當時老萊子正在編織畚箕。楚王說：「治理國家之事，我想煩擾先生出謀劃策。」老萊子說：「好的」。楚王離去後，老萊子的妻子砍柴回來，說：「您答應楚王了嗎？」老萊子說：「是的。」他的妻子說：「我聽說了：可以用酒肉來餵養的，就可以隨時鞭撻之；可以用俸祿爵位來授予的，就可以隨時用斧鉞來懲罰。我不願意被他人所控制。」老萊妻扔掉畚箕而轉身離去，老萊子也跟隨妻子，來到江南才定居，並說：「鳥獸的羽毛，可以織成衣裳；田間的遺粟，可以用來充饑。」孔子曾經聽到了老萊子的言論，局促不安，不禁改變了顏容。老萊子寫作了十五篇文章，論述道家思想的用處。沒有人能夠知道老萊子最後的結局。

楚國的老萊子逃避亂世，隱居於蒙山之陽，躬耕而生活。居住在茅草屋子，用著木板床榻，吃著水中野生的菽豆，自適其志。楚王親自屈駕來拜訪，老萊子準備以自己的傑出謀略幫助楚王治理國家，他賢明的妻子替老萊子作了長遠的打算，兩人攜手而遠遠地隱遁了。

林　類

林類者，魏人也，年且百歲。底春披裘〔1〕，拾遺穗於故畦〔2〕，並歌並進〔3〕。孔子適衛〔4〕，望之於野〔5〕，顧謂弟子曰：「彼叟可與言者，試往訊之。」子貢請行，逆之隴端〔6〕，面之而歎曰〔7〕：「先生曾不悔乎〔8〕，而行歌拾穗？」林類行不留，歌不輟〔9〕。子貢叩之不已，乃仰而應曰〔10〕：「吾何悔邪？」子貢曰：「先生少不勤行，長不競時，老無妻子。死期將至，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？」林類笑曰：「吾之所以爲樂，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〔11〕。少不勤行，長不競時〔12〕，故能壽若此。老無妻子〔13〕，死期將至，故能樂若此。」子貢曰：「壽者人之情〔14〕，死者人之惡。子以死爲樂，何也？」林類曰：「死之與生，一往一反〔15〕。故死於是者，安知不生於彼？故吾知其若矣。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〔16〕？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〔17〕？」子貢聞之，不喻其意，還以告夫子。夫子曰：「吾知其可與言，果然。」

林類鰥遊，取資滯穟〔18〕。踽踽行歌〔19〕，蕭蕭孑影〔20〕。

素王載覯〔21〕，令賜乞請〔22〕。果得高言，不虛停軫〔23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底春：當春。底，當。　裘：獸皮。

《列子》卷一曰：「林類，年且百歲，底春被裘，拾遺穗於故畦，並歌並進。孔子適衛，望之於野，顧謂弟子曰：『彼叟可與言者，試往訊之。』子貢請行。逆之壟端，面之而歎曰：『先生曾不悔乎，而行歌拾穗？』林類行不留，歌不輟。子貢叩之不已，乃仰而應曰：『吾何悔邪？』子貢曰：『先生少不勤行，長不競時，老無妻子，死期將至，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？』林類笑曰：『吾之所以爲樂，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。少不勤行，長不競時，故能壽若此。老無妻子，死期將至，故樂若此。』子貢曰：『壽者，人之情；死者，人之惡。子以死爲樂，何也？』林類曰：『死之與生，一往一反。故死於是者，安知不生於彼？故吾知其不相若矣。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？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？』子貢聞之，不喻其意，還以告夫子。夫子曰：『吾知其可與言，果然。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。』」

〔2〕拾遺穗於故畦：在田間撿拾去年的麥穗。故畦，謂去歲耕種之田地。

〔3〕並歌並進：且歌且進。

〔4〕適：往，到……去。《論語・子路》：「子適衛。」　衛：周代諸侯國名，在今河北南部與河南北部一帶。

〔5〕野：郊外曰野，遠郊。泛指田野。

〔6〕逆：迎，迎接。　隴端：田地邊上。隴，通「壟」，田畦，農田。

〔7〕面之：面對著他。面，面向著。

〔8〕曾：竟，乃。《孟子・公孫丑》：「爾何曾比予於管仲？」

〔9〕輟：停止。

〔10〕仰：昂起頭。

〔11〕吾之所以爲樂，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：我之所以快樂者，是別人都沒有的；而人人都有的東西，我卻以爲憂慮。意謂能輕視功名利祿、甚至形體，方能獲得最大的快樂。楊伯峻《列子集釋》卷一引盧重玄《解》曰：「仁者不憂，智者不懼，不受形也。生分已隨之，是以君子不慼慼於貧賤，不遑遑於富貴。人不達此，反以爲憂，汝亦何怪於我也？」

〔12〕勤行：勤奮努力。　競時：謂積極進取。楊伯峻《列子集釋》卷一引張湛注：「不勤行，則遺名譽；不競時，則無利欲。二者不存於胸中，則百年之壽不祈而自獲也。」

〔13〕妻子：妻子與兒女。楊伯峻《列子集釋》卷一引盧重玄《解》曰：「妻子適足以勞生苦心，豈能延人壽命？居常待終，心無憂慼，是以能樂若此也。」此所謂樂天知命也。

〔14〕情：人欲謂之情。

〔15〕死之與生，一往一反：死與生是往返輪迴的。反，返。

〔16〕營營：勞而不知休息；忙忙碌碌。《莊子・庚桑楚》：「全汝形，抱汝生，無使汝思慮營營。」鍾泰《莊子發微》：「營營，勞而不知休息貌。」宋范仲淹《與韓魏公書》：「吾輩須日夜營營，以備將來。」

〔17〕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：愈，超過。楊伯峻《列子集釋》卷一引張湛注：「尋此旨，則存亡往復無窮已也。」又引盧重玄《解》曰：「知形有代謝，神無死生，一往一來，猶朝與暮耳，何故營營貪此而懼彼哉！」

〔18〕㨂：當爲「穗」字之訛。

〔19〕踽踽（jǔ jǔ）：孤獨的樣子；獨行不進的樣子。《詩經・唐風・杕杜》：「獨行踽踽。」毛傳：「踽踽，無所親也。」宋司馬光《復古詩首句云獨步復靜

坐輒繼二章》之一：「踽踽出東軒，徐徐步小園。」引申爲落落寡合的樣子。宋黃庭堅《放言》之一：「踽踽眾所忌，悠悠誰與歸。」宋王令《寄王介甫》詩：「古人踽踽今何取，天下滔滔昔已非。」

〔20〕蕭蕭：風雨聲。《史記・刺客列傳》：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。」孑影：孤獨的身影。

〔21〕素王：猶空王，謂具有帝王之德而未居帝王之位者。《莊子・天道》：「以此處下，玄聖、素王之道也。」郭象注：「有其道爲天下所歸，而無其爵者，所謂素王自貴也。」漢賈誼《過秦論下》：「諸侯起於匹夫，以利會，非有素王之行也。」晉葛洪《抱朴子・博喻》：「是以能立素王之業者，不必東魯之丘。」後來遂指孔子。漢王充《論衡・定賢》：「孔子不王，素王之業在《春秋》。」《淮南子・主術訓》：「孔子之通，智過於萇宏，勇服於孟賁……然而勇力不聞，伎巧不知，專行教道，以成素王。」南朝梁劉勰《文心雕龍・原道》：「玄聖創典，素王述訓。」　覯（gòu）：同「遘」，遇見。

〔22〕賜：子貢。子貢，姓端木，名賜。孔子弟子。

〔23〕停軫：停車。軫（zhěn），車箱底部後面的橫木，亦借指車。

【譯文】

林類，是魏國人，將近一百歲了。到了暮春時，林類仍然穿著獸皮衣服，在田間地頭拾撿去年的麥穗，一邊唱歌，一邊拾穗。孔子到衛國去，在田野中看見了林類，回頭對弟子們說：「那個長者是可以談話的對象，誰試著前往問一問呢？」子貢請允許其前往。子貢迎著林類來到地頭，面向林類而歎息說：「先生，你竟然不後悔嗎，一邊唱歌一邊拾撿麥穗？」林類繼續拾穗，歌聲不斷。子貢不住地詢問，林類便仰起頭回答說：「我有什麼後悔的呢？」子貢說：「先生少年時不勤奮努力，成年時又不積極進取，老年時沒有妻子兒女，眼看臨近死期，現在有什麼可以快樂的，致使你拾著麥穗且唱著歌呢？」林類笑著說：「我之所以快樂者，是別人都沒有的；而人人都有的，我卻以爲憂慮。正因爲少年時不勤奮努力，成年時不積極進取，所以才能長壽百歲；正因爲老年時沒有妻子兒女，死期將至，所以才如此快樂。」子貢說：「長壽是人們都希望的，死亡是人們所厭惡的。你把死亡作爲快樂，這是爲什麼呢？」林類說：「人的生和死，一來一往，周而復始。因此死在此時，又怎麼能夠知

道不會生在彼時呢？所以我知道生和死是一致的。我又怎麼能夠知道勤苦求生而不是一種迷茫呢？又怎麼知道我今天的死就會不如過去的生呢？」子貢聽了之後，不明白他的話的含義，回來後告訴了孔子。孔子說：「我知道他是可以交談的，果然如此。」

林類獨身無妻而遊於世間，依靠在田間撿拾麥穗而生活。林類孤零零地邊走邊唱歌，在蕭蕭風聲中他孤獨的身影讓人感歎。孔子在車子上看見了林類，讓子貢前去向林類乞請高言妙道。果然得到了林類的高言妙道，孔子也就不虛停車乞問之舉了。

榮啓期

榮啓期者，不知何許人也，鹿裘帶索〔1〕，鼓琴而歌〔2〕。孔子游於泰山，見而問之曰：「先生何樂也？」對曰：「吾樂甚多。天生萬物，唯人爲貴，吾得爲人矣，是一樂也。男女之別，男尊女卑，故以男爲貴，吾既得爲男矣，是二樂也。人生有不見日月、不免襁褓者〔3〕，吾既已行年九十矣〔4〕，是三樂也。貧者，士之常也；死者，民之終也。居常以待終〔5〕，何不樂也？」

榮公何族，弗美身隅〔6〕。揚歌郕野〔7〕，撫弦而嬉。

清言自寬，披吐宣尼〔8〕。契天符命，孤引東墟〔9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鹿裘帶索：穿著粗布衣服，以繩索束腰。楊伯峻《列子集釋》卷一引沈濤曰：「鹿裘乃裘之麤（粗）者，非以鹿爲裘也。鹿車乃車之麤（粗）者，非以鹿駕車也。麤，從三鹿，故鹿有麤（粗）義。《呂氏春秋・貴生篇》『顏闔鹿布之衣』，猶言麤布之衣也。」

《列子》卷一：「孔子游於太山，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，鹿裘帶索，鼓琴而歌。孔子問曰：『先生所以樂，何也？』對曰：『吾樂甚多，天生萬物，唯人爲貴，而吾得爲人，是一樂也。男女之別，男尊女卑，故以男爲貴，吾既得爲男矣，是二樂也。人生有不見日月、不免襁褓者，吾既已行年九十矣，是三樂也。貧者，士之常也；死者，人之終也。處常得終，當何憂哉！』孔子曰：『善乎！能自寬者也。』」

《太平御覽》卷五○九引嵇康《高士傳》：「榮啓期者，不知何許人也。披裘帶索，鼓琴而歌。孔子曰：『先生何樂也？』對曰：『天生萬物，唯人爲貴，吾得爲人，是一樂也；以男爲貴，吾得爲男，二樂也；人生有不免於襁褓，吾年九十五矣，是三樂也。貧者，士之常；死者，民之終。居常以待終，何不樂也？』」

〔2〕鼓琴而歌：《淮南子・主術訓》：「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於和。」

〔3〕襁褓：裹覆和背負嬰兒的被帶。繦，背負嬰兒用的寬帶。《論語・子路》：「夫如是，則四方之民繦負其子而至矣，焉用稼？」邢昺《疏》引《博物志》云：「織縷之廣八尺，長丈二，以約小兒於背。」褓，嬰兒衣被，即裹覆嬰兒的小被。

〔4〕吾既已行年九十矣：《藝文類聚》卷四四引皇甫謐《高士傳》作「吾年九十有五矣」。

〔5〕居常以待終：泰然處於貧困狀態而安然等待生命的終結。榮啓期樂天知命，既明貧者士之常，死者人之終，故自謂處常以待終，當有何憂。

〔6〕身隅：身邊，指身外之事。

〔7〕郕野：郕國之郊野。郕，古諸侯國名。周武王弟叔武的封國。故地在今山東寧陽縣北。春秋時爲魯邑。《左傳・襄公十六年》：「秋，齊侯圍郕。」杜預注：「郕，魯孟氏邑。」

〔8〕宣尼：指孔子。漢平帝元始元年（公元 1 年）追諡孔子爲褒成宣尼公，後因稱孔子爲宣尼。事見《漢書・平帝紀》。

〔9〕孤引：獨自倡導。引，引導、帶領。《管子・法法》：「引而使之，民不敢轉其力。」此句謂樂天知命的生活態度。

【譯文】

榮啓期，不知是哪裏人。他穿著粗布衣服，以繩索束腰，邊彈著古琴邊唱著歌。孔子前往泰山遊歷，遇見了榮啓期，問道：「先生爲什麼這麼快樂呀？」榮啓期說：「我快樂的事情多了：上天生成萬物，只有人是最珍貴的，我能夠成爲一個人，這是第一種快樂；男女是有著差別的，男子尊貴而女子卑賤，所以男子爲貴，我能夠成爲一個男子，這是第二種快樂；有的人生下來就從來沒有見過日月、未離開襁褓就去世了，而我已經活到了九十歲，這是第三種快樂。貧困，是士人生活的常態；死亡，是每個人的最終歸宿。我處於常態的生活狀況中，以等待最終結局的到來，爲什麼不快樂呢？」

榮啓期是哪裏人，不得而知，他將身外之事毫不看重。在郕邑之郊野高歌，鼓琴而自娛自樂，非常快活。榮啓期能夠以清妙之言自我寬解，對孔子而披露其心聲。他的行爲、心聲契合天命，一個人在東方獨自倡導快樂的生活方式。

荷　蕢

荷蕢者〔1〕，衛人也，避亂不仕，自匿姓名。孔子擊磬於衛〔2〕，乃荷蕢而過孔氏之門〔3〕，曰：「有心哉，擊磬乎！」既而曰：「硜硜乎〔4〕！莫己知也，斯已而已矣。深則厲，淺則揭〔5〕。」孔子聞之曰：「果哉〔6〕，末之難矣〔7〕。」

荷蕢者何，逃名衛地。宣尼鳴樂，聞音知意。

翩然出諷，比之厲揭。斯行斯言，果於忘世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荷蕢：擔著草筐，此處意指挑著草筐的人。荷，擔；蕢，草編的筐子。《論語・憲問》：「子擊磬於衛，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，曰：『有心哉，擊磬乎！』既而曰：『鄙哉，硜硜乎！莫己知也，斯己而已矣。深則厲，淺則揭。』子曰：『果哉，末之難矣。』」

〔2〕磬：古代打擊樂器，形如曲尺，用石或玉雕成，擊之而鳴。《禮記・樂記》：「鍾、磬、竽、瑟以和之。」

〔3〕乃：於是。《論語・憲問》作「有」。

〔4〕硜硜（kēng kēng）：形容淺陋固執。硜，剛勁有力的擊石聲。《史記・樂書》：「石聲硜，硜以立別，別以致死。」

〔5〕深則厲，淺則揭：《詩經・邶風・匏有苦葉》：「匏有苦葉，濟有深涉。深則厲，淺則揭。」厲，不脱衣涉水。揭（qì），掀起衣服。古人上衣下裳，穿脛衣，無褲。故而，渡河，若水深，則不脱衣而涉水，以免裸露而不雅；若水淺，則掀起下裳而涉水。此處爲比喻。水深比喻社會非常黑暗，只得聽之任之；水淺比喻黑暗的程度不深，可以使自己不受沾染，便無妨撩起衣裳，免得濡濕。《毛詩序》謂刺宣公，公與夫人並爲淫亂；朱熹《詩集傳》則泛指淫亂之人，皆未諦。方玉潤《詩經原始》曰：「以愚所見，直是一篇諷世座右銘耳。首章借涉水以喻涉世，提出深淺二字作主，以見涉世須當

有識量，度時務，知其淺深而後行，是全詩總冒。次章反承不識淺深，明明濟盈濡軌矣，而自以爲不濡，並帶出鳴雉求非其類而自以爲偶，以喻反常亂倫肆無忌憚之人，惟其不度世道淺深，故至越禮犯分而亦不知自檢也。」

〔6〕果：堅決。

〔7〕末之難矣：沒有辦法說服他。末，無、沒有。

【譯文】

荷蕢，是衛國人。因爲逃避戰亂而不出仕，隱姓埋名。孔子在衛國，一天正在敲著磐，一個挑著草筐的漢子經過孔子的門口，說：「這種樣子敲擊石磐大有深意呀！」一會兒又說：「磬聲硜硜，固執不已。（磬聲似乎在說，沒有人知道我呀！）沒有人知道自己，這也就罷了。水深，索性連衣服走過去；水淺，則無妨撩起衣服走過去。」孔子聽說後，說：「好堅決呀！沒有辦法說服他。」

荷蕢是什麼人呢？他隱居於衛國而逃避聲名的隱士。孔子奏樂，荷蕢能夠聽音樂而知其意蘊，敏捷地譏諷孔子，以《詩經·邶風·匏有苦葉》之「深則厲，淺則揭」來諷諫孔子要根據現實情景而採取適當的措施。荷蕢的這種行爲、言語，眞是能夠忘卻世事的人啊。

長沮桀溺

長沮、桀溺者，不知何許人也，耦而耕〔1〕。孔子過之，使子路問津焉〔2〕。長沮曰：「夫執輿者爲誰〔3〕？」子路曰：「是孔丘。」曰：「是魯孔丘歟？」曰：「是也。」「是知津矣。」問於桀溺，曰：「子爲誰？」曰：「爲仲由。」曰：「是魯孔丘之徒與？」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滔滔者天下皆是也〔4〕，而誰與易之〔5〕？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〔6〕，豈若從避世之士哉？」耰而不輟〔7〕。子路以告孔子，孔子憮然曰〔8〕：「鳥獸不可與同群，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〔9〕？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也。」

悠悠沮溺，並耜荒墟。敬詢渡濟，暫駐浮車〔10〕。

飄然無答，齊口致譏。物情不足，隱德有餘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耦而耕：耦耕，古代耕田的一種方法，兩人相配合從事耕作。《說文解字》：

「耦，耒廣五寸爲伐，二伐爲耦。」

《論語・微子》:「長沮桀溺耦而耕，孔子過之，使子路問津焉。長沮曰:『夫執輿者爲誰？』子路曰:『爲孔丘。』曰:『是魯孔丘與？』對曰:『是也。』曰:『是知津矣。』問於桀溺。桀溺曰:『子爲誰？』曰:『爲仲由。』曰:『是魯孔丘之徒與？』對曰:『然。』曰:『滔滔者天下皆是也，而誰以易之？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也，豈若從避世之士哉？』耰而不輟。子路行以告。夫子憮然曰:『鳥獸不可與同群也。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？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也。』」

《太平御覽》卷五〇九引嵇康《高士傳》:「長沮桀溺者，不知何許人也。耦而耕，孔子過之，使子路問津焉。長沮曰:『夫執輿者是誰？』子路曰:『是孔子。』『是魯孔丘歟？』曰:『是也。』『是知津矣。』問於桀溺，桀溺曰:『子爲誰？』曰:『仲由。』『孔丘之徒歟？』對曰:『然。』『與其從避人之士，豈若從避世之士哉？』耰而不輟。子路以告孔子，孔子憮然曰:『鳥獸不可與同群，吾非斯人之徒歟？』」

〔2〕津：渡口。

〔3〕執輿：即執轡（拉馬的繮繩）。執轡者本爲子路，因子路下車問津，所以孔子代爲駕馭。

〔4〕滔滔：洪水奔流的樣子。比喻世道亂離不堪。《詩經・齊風・載驅》:「汶水滔滔，行人儦儦。」毛傳：「滔滔，流貌。」漢王粲《贈文叔良》詩：「瞻彼黑水，滔滔其流。」

〔5〕易：改革。

〔6〕而：通「爾」，你。

〔7〕耰（yōu）：播種之後，再以土覆之，摩而平之，使種子入土。

〔8〕憮（wǔ）然：悵惘失意的樣子。《論語・微子》「夫子憮然曰」邢昺疏：「憮，失意貌。」晉袁宏《後漢紀・靈帝紀下》:「將軍於是憮然失望而有媿色，自以德薄，深用咎悔。」唐陳鴻《長恨歌傳》:「妃既出，上憮然。」

〔9〕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：《論語・微子》作「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」，是。

〔10〕浮車：此處指孔子周遊四方、無有定所。

【譯文】

長沮和桀溺，不知是哪裏人。他們在田地中耕作，孔子從那兒經過，

讓子路去詢問渡口。長沮說：「那個駕車子的人是誰？」子路回答說：「是孔丘。」長沮說：「是魯國的那個孔丘嗎？」子路說：「是的。」長沮說：「那麼，他是早就知道渡口的了。」子路便去問桀溺，桀溺說：「你是誰？」子路回答說：「我是仲由。」桀溺說：「你是魯國孔丘的弟子嗎？」子路回答說：「對的。」桀溺便說道：「像洪水一樣的壞東西到處都是，你們同誰來改變呢？況且你與其追隨著孔丘那樣的逃避壞人的人，哪裏比得上追隨著我們這樣的逃避整個社會的人呢！」說完，繼續用耰做著農田裏的活。子路把他們的話告訴了孔子。孔子很失望地說：「我們既然不能與飛禽走獸同處，如果不同人打交道，哪又與什麼打交道呢？如果天下太平，我就不會和你們一道來從事改革了。」

閒靜的長沮和桀溺啊，一起在荒地上耕作。孔子經過時，停車而恭敬地向他們詢問渡口，長沮和桀溺高遠超脫而不回答，卻共同譏諷孔子。雖然他們做法於事情物理有所不足，但他們的高尚的隱居之品德卻是卓著有餘的。

石門守

石門守者，魯人也，亦避世不仕，自隱姓名，爲魯守石門，主晨夜開閉〔1〕。子路從孔子石門而宿〔2〕，問子路曰：「奚自？」子路曰：「自孔氏。」遂譏孔子，曰：「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與？」時人賢焉。

石門閽者〔3〕，闔闢是尸〔4〕。仲路宵投〔5〕，乃詢其師。

魯尼入耳，強仕致譏。閟光韜彩〔6〕，百世所希〔7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石門：魯國都城外門。主：主管，負責。

《論語・憲問》：「子路宿於石門。晨門曰：『奚自？』子路曰：『自孔氏。』曰：『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與？』」

〔2〕從孔子石門而宿：追隨孔子而住宿於石門。

〔3〕閽：守門人。

〔4〕闔：關。　闢：開。　尸：主持。

〔5〕仲路：子路，字仲由。　宵：夜晚。

〔6〕閟（bì）：掩閉。　韜（tāo）：掩蓋，隱藏。

〔7〕希：仰慕。《後漢書・王暢傳》：「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，而慕夷齊之末操，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？」晉左思《詠史》之三：「吾希段干木，偃息藩魏君；吾慕魯仲連，談笑卻秦軍。」

【譯文】

石門守，是魯國人，也逃避亂世而不入仕，隱姓埋名，爲魯國守禦石門，負責早晨、晚上打開和關閉城門。子路跟隨孔子而夜宿於石門，石門守問子路說：「你從哪裏來？」子路回答說：「來自孔氏。」於是石門守譏笑孔子說：「就是那個知其不可爲而強爲之的人嗎？」當時人則以石門守爲賢者。

石門守負責石門的晨昏開啓。子路夜晚投宿於石門，石門守遂詢問子路的老師爲誰？當聽說是魯國的孔子時，石門守遂譏諷孔子知其不可爲而強爲之、努力入仕的行爲。唉，石門守是那種隱藏自己的智慧和品德的人，爲後代所仰慕啊！

荷篠丈人

荷篠丈人〔1〕**，不知何許人也。子路從而後**〔2〕**，問曰：「子見夫子乎？」丈人曰：「四體不勤，五穀不分，孰爲夫子？」植其杖而芸**〔3〕**。子路拱而立**〔4〕**。止子路，宿且享焉**〔5〕**，而見其二子。明日，子路行，以告夫子。曰：「隱者也。」使子路反見之**〔6〕**，至，則行矣。**

丈人絕軌，倨接洙賢〔7〕**。天涯日暮，雞黍是延**〔8〕**。**

載陳夫子，尋返客轅〔9〕**。先幾掃迹**〔10〕**，虛室依然。**

【注釋】

〔1〕荷篠：背負著篠。荷，背負。篠（diào），古代除田中草所用的工具。

《太平御覽》卷五〇九引嵇康《高士傳》：「荷篠丈人，不知何許人也。子路從而後，問曰：『子見夫子乎？』丈人曰：『四體不勤，五穀不分，孰爲夫子？』植其杖而耘。子路行以告，子曰：『隱者也。』使子路反見之，至，則行矣。」

〔2〕子路從而後：子路跟隨著孔子卻遠遠地落在了後面。

《論語・微子》：「子路從而後，遇丈人，以杖荷篠。子路問曰：『子見夫子乎？』丈曰：『四體不勤，五穀不分，孰爲夫子？』植其杖而芸。子路拱而

立。止子路宿，殺雞爲黍而食之，見其二子焉。明日，子路行以告。子曰：『隱者也。』使子路反見之。至，則行矣。」

〔3〕植其杖而芸：扶著拐杖而除草。芸，通「耘」，除草。

〔4〕拱而立：拱著手恭敬地站著。

〔5〕享焉：招待子路吃飯。享，進獻食物。

〔6〕反：通「返」，返回。

〔7〕倨接洙賢：很傲慢地接待了孔子的弟子。洙，洙水，源出今山東新泰東北，至今泗水縣與泗水合流而下，至曲阜北，又分爲二水，洙水在北，泗水在南。春秋時屬魯國地。孔子在洙泗之間聚徒講學。《禮記·檀弓上》：「吾與女（汝）事夫子於洙泗之間。」後因以「洙泗」代稱孔子及儒家。

〔8〕雞黍是延：《論語·微子》：「止子路宿，殺雞爲黍而食之，見其二子焉。」延，接待、招待。

〔9〕客轄：指荷篠丈人居所。

〔10〕先幾：預先知道了子路來訪之事。幾，事物變化之徵兆。《論語·微子》中有一段子路對此事的議論：「子路曰：不仕無義。長幼之節，不可廢也；君臣之義，如之何其廢之？欲潔其身，而亂大倫。君子之仕也，行其義也。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。」

【譯文】

荷篠丈人，不知是什麼地方的人。子路隨孔子周遊，落在了後面，遇見荷篠丈人，說：「先生您見過我的老師嗎？」荷篠丈人說：「四肢不勤勞，五穀都分不清楚，哪個是你的老師呢？」荷篠丈人拄著拐杖繼續除草，子路很恭敬地拱手而侍立。荷篠丈人遂留住子路，晚上安排他住宿和吃飯，並且讓他的兩個兒子見過子路。第二天，子路繼續上路，趕上孔子並告知此事。孔子說：「這是一個隱士啊。」於是命子路返回來見荷篠丈人，當子路到達時，荷篠丈人早已遷走了。

荷篠丈人不拘常理來做事，很傲慢地接待了孔子的弟子子路。在荒野黃昏時，荷篠丈人烹雞做黍飯款待子路。子路稟報孔子，且受命返回住宿之地尋找荷篠丈人。荷篠丈人早就預料到了這種情況，飄然隱去，掃除蹤迹，只有空空的房屋了。

陸　通

陸通，字接輿〔1〕，楚人也。好養性，躬耕以爲食。楚昭王時〔2〕，通見楚政無常，乃佯狂不仕，故時人謂之楚狂。孔子適楚〔3〕，楚狂接輿遊其門，曰：「鳳兮鳳兮，何如德之衰也。來世不可待，往世不可追也。天下有道，聖人成焉〔4〕。天下無道，聖人生焉。方今之時，僅免刑焉。福輕乎羽〔5〕，莫之知載；禍重乎地〔6〕，莫之知避。已乎已乎，臨人以德〔7〕。殆乎殆乎，畫地而趨〔8〕。迷陽迷陽〔9〕，無傷吾行；卻曲卻曲〔10〕，無傷吾足。山木自寇也〔11〕，膏火自煎也〔12〕。桂可食〔13〕，故伐之；漆可用，故割之。人皆知有用之用，而不知無用之用也。」孔子下車，欲與之言。趨而避之，不得與之言。楚王聞陸通賢〔14〕，遣使者持金百鎰、車馬二駟往聘通，曰：「王請先生治江南。」通笑而不應。使者去，妻從市來，曰：「先生少而爲義，豈老違之哉？門外車迹何深也〔15〕！妾聞義士非禮不動〔16〕。妾事先生〔17〕，躬耕以自食，親織以爲衣，食飽衣暖，其樂自足矣。不如去之〔18〕。」於是夫負釜甑〔19〕，妻戴紝器〔20〕，變名易姓，遊諸名山，食桂櫨實〔21〕，服黄菁子，隱蜀峨眉山，壽數百年。俗傳以爲仙云。

接輿厭濁，放隱佯狂。徵羅上士〔22〕，徙適遐方。

歌衰鳳德，車下道傍。洞天周涉〔23〕，妙藥爲糧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陸通字接輿：《太平御覽》卷五〇九引嵇康《高士傳》：「狂接輿，楚人也，耕而食。楚王聞其賢，使使者持金百鎰聘之，曰：『願先生治江南。』接輿笑而不應。使者去，妻從市來，曰：『門外車馬迹何深也！』接輿具告之，妻曰：『許之乎？』接輿曰：『富貴人之所欲，子何惡之？』妻曰：『吾聞至人樂道，不以貧易操，不以富改行，受人爵禄何以待之？』接輿曰：『吾不許也。』妻曰：『誠然，不如去之。』夫負釜甑，妻戴紝器，變姓名莫知所之。嘗見仲尼，過而歌之曰：『鳳兮鳳兮，何德之衰，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。』後更名陸通，好養性，在蜀峨嵋山上，世世見之。」

〔2〕楚昭王：楚平王之子，名珍。公元前515至前489年在位。《史記・楚世家》：「十三年，平王卒。將軍子常曰：『太子珍少，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。』欲立令尹子西。子西，平王之庶弟也，有義。子西曰：『國有

常法，更立則亂，言之則誅。』乃立太子珍，是爲昭王。」

〔3〕孔子適楚：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，「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」，楚令尹子西反對，以爲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，明周、召之業，王若用之，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？夫文王在豐，武王在鎬，百里之君卒王天下。今孔丘得據土壤，賢弟子爲佐，非楚之福也」，「昭王乃止。其秋，楚昭王卒於城父。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……孔子下，欲與之言。趨而去，弗得與之言。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」。又，《論語·微子》：「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：『鳳兮鳳兮！何德之衰？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。已而，已而！今之從政者殆而！』」

又，此段文字，見於《莊子·人間世》：「孔子適楚，楚狂接輿遊其門曰：『鳳兮鳳兮，何如德之衰也！來世不可待，往世不可追也。天下有道，聖人成焉；天下無道，聖人生焉。方今之時，僅免刑焉。福輕乎羽，莫之知載；禍重乎地，莫之知避。已乎已乎，臨人以德；殆乎殆乎，畫地而趨！迷陽迷陽，無傷吾行；卻曲卻曲，無傷吾足。山木自寇也，膏火自煎也。桂可食，故伐之；漆可用，故割之。人皆知有用之用，而莫知無用之用也。』」

〔4〕成：指成就事業。

〔5〕福輕乎羽：幸福比羽毛還輕。乎，於。

〔6〕禍重乎地：災禍比大地還重。

〔7〕臨人以德：在別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德性。

〔8〕畫地而趨：畫地作迹，使人循迹而行。比喻人被禮法所拘束而自苦。

〔9〕迷陽：即荊棘。馬敘倫《莊子義證》引王應麟說：「胡明仲云：荊楚有草，叢生修條，四時發穎，春夏之交，花亦繁麗，條之腴者，大如巨擘，剝而食之，其味甘美，野人呼爲迷陽，其膚多刺。」

〔10〕卻曲：曲折，轉彎隨行。周詠《秋懷》詩：「行行卻曲還悽惻，端恐迷陽夾道遮。」陳樗《歲晚倦遊言歸故園別春航》詩之一：「卻曲迷陽路，縱橫亂石蹲。」

〔11〕自寇：自取寇伐。謂木生斧柄，還自伐其木。

〔12〕自煎：自招煎熬。膏起火，還自消。此二句謂事物各以其長處而導致自身之災禍。

〔13〕桂可食：桂皮可做藥，故曰可食。

〔14〕楚王聞陸通賢：《韓詩外傳》卷二：「楚狂接輿躬耕以食，其妻之市未返，楚王使使者賫金百鎰造門，曰：『大王使臣奉金百鎰，願請先生治河南。』接輿笑而不應。使者遂不得辭而去。妻從市而來，曰：『先生少而爲義，豈將老而遺之哉？門外車軼何其深也！』接輿曰：『今者王使使者賫金百鎰，欲使我治河南。』其妻曰：『豈許之乎？』曰：『未也。』妻曰：『君使不從，非忠也；從之，是遺義也。不如去之。』乃夫負釜甑，妻戴織器，變易姓字，莫知其所之。」又，劉向《列女傳》卷二《楚接輿妻》亦載此事，文字略同。

〔15〕門外車迹何深也：富貴者駟馬高車，故車轍深。

〔16〕妾聞義士非禮不動：劉向《列女傳》卷二《楚接輿妻》記載，接輿妻說：「義士非禮不動，不爲貧而易操，不爲賤而改行。妾事先生，躬耕以爲食，親績以爲衣。食飽衣暖，據義而動，其樂亦自足矣。若受人重祿，乘人堅良，食人肥鮮，而將何以待之？」

〔17〕妾事先生：我侍奉你。意謂自從嫁給你。

〔18〕不如去之：不如離開此地。劉向《列女傳》卷二《楚接輿妻》記載，接輿妻說：「君使不從，非忠也；從之又違，非義也。不如去之。」

〔19〕甑（zèng）：古代蒸食炊器。底部有許多透蒸汽的孔格，如同現代的蒸鍋。

〔20〕紝（rèn）器：織布帛的器具。

〔21〕桂櫨實：桂樹、櫨樹的果實。櫨（lú），櫨橘，柑桔的一種。劉向《列仙傳》卷上《陸通》：「陸通者，云楚狂接輿也。好養生，食橐盧木實及蕪菁子，遊諸名山。在蜀峨嵋山上，世世見之，歷數百年去。」劉向《列女傳》卷二《楚接輿妻》有曰：「君子謂接輿妻爲樂道而遠害。夫安貧賤而不怠於道者，唯至德者能之。《詩》曰：『肅肅兔罝，椓之丁丁。』言以怠於道也。」

〔22〕徵羅：徵召、羅致。

〔23〕洞天：道教稱神仙的居處，意謂洞中別有天地。後常泛指風景勝地。唐陳子昂《送中嶽二三眞人序》：「楊仙翁玄默洞天，賈上士幽棲牝谷。」元王實甫《西廂記》第一本第一折：「似神仙歸洞天，空餘下楊柳煙，只聞得鳥雀喧。」清和邦額《夜譚隨錄·閔預》：「此尼菴也，幽闢深邃，別有洞天。」

【譯文】

陸通，字接輿，是楚國人。陸通喜好修身養性，親自耕種莊稼，自食其力。楚昭王的時候，陸通看到楚國政治不穩定，便佯裝爲狂人，所以當時人們把他稱爲「楚狂」。孔子到楚國去，楚狂陸通來到孔子的門口，唱道：「鳳凰啊！鳳凰啊！你的德性爲何衰敗，來世是不可期待的，往世卻又是不可追回的。如果天下有道，聖人就可以成就事業；如果天下無道，聖人也就只能保全自己的生命了。現在這個時代，只求避免刑害而已。幸福比毛羽還要輕，卻沒有人知道摘取；災禍比大地還要重，卻沒有人知道迴避。罷了，罷了吧！在他人面前，人們都喜歡以德性來炫耀自己。危險啊！危險啊！人被禮法所拘束而自致苦況。荊棘啊！荊棘啊！不要刺傷了我的腳；轉著彎走啊，轉著彎走啊！避開荊棘，不要刺傷了我的腳腿。山木因其茂盛而招致了砍伐，膏火善於起火卻因此而煎熬消融了自己。桂樹因爲可以吃，所以就遭受砍伐；漆樹因爲可以用，所以就遭受刀割。世人都知道『有用』的用途，而不懂得『無用』的用途啊！」孔子從車子上走下來，準備和陸通交談，而陸通很快地走開而迴避了，最終沒有與孔子說話。楚王聽說陸通是一個賢能的人，派遣使者以一百鎰黃金、兩輛馬車的重禮，前往聘請陸通。使者說：「大王請您幫助國家治理江南。」陸通只是微笑，而沒有答應。使者離去之後，陸通的妻子從集市回來了，說：「你少年時講究仁義，難道老年了就要違背當初做人的原則嗎？門外車輪碾過的痕迹有多深啊！一定是有達官貴人來過了。我聽說義士凡是不符合禮制規定的事不去做。我自從嫁給你，便和你一道耕種而食，自己親自織布來做衣服穿。能夠吃飽穿暖，自由自在，這種快樂已經是很滿足了。（楚王如此禮聘。君王派遣而不遵從，這是不忠；遵從君王之命卻又違背，這是不義。）我們不如離開這裏吧！」於是陸通背著釜、甑一類的家什，妻子帶著織布機，變易姓名，遊歷各地名山，吃著桂樹、櫨樹的果實和黃菁子（一種可食的草），隱居在峨嵋山，活了幾百年。民間傳說他們都變成了仙人。

接輿厭棄濁亂的世事，仿傚隱士而佯裝爲狂人。楚王徵召賢人，接輿遂遠走他鄉以避之。接輿在孔子車下大路邊上，歌唱鳳凰，感歎道德之衰退。隱居於深山洞天之中，以山間草藥靈芝爲糧食，得以長生。

曾　參

曾參，字子輿，南武城人也〔1〕。不仕而遊，居於衛〔2〕。緼袍無表〔3〕，顏色腫噲〔4〕，手足胼胝〔5〕。三日不舉火，十年不製衣。正冠而纓絕〔6〕，捉衿而肘見〔7〕，納屨而踵決〔8〕，曳縰而歌〔9〕。天子不得臣，諸侯不得友〔10〕。魯哀公賢之，致邑焉〔11〕。參辭不受，曰：「吾聞受人者常畏人〔12〕，與人者常驕人〔13〕。縱君不我驕，我豈無畏乎？」終不受。後卒於魯。

孝哉子輿，領道泗濱〔14〕。浩浩之氣，常驕大人。

爲都不樂〔15〕，好爵難嬰。單居秘論，傳耀千春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南武城：春秋魯地，在今山東費縣西南。

〔2〕居於衛：《莊子・讓王》：「曾子居衛，緼袍無表，顏色腫噲，手足胼胝。三日不舉火，十年不製衣。正冠而纓絕，捉衿而肘見，納屨而踵決。曳縰而歌《商頌》，聲滿天地，若出金石。天子不得臣，諸侯不得友。故養志者忘形，養形者忘利，致道者忘心矣。」

〔3〕緼袍：以亂麻爲絮的袍子。　無表：指綿袍的面子破爛。表，綿袍、夾袍等的衣料面子。

〔4〕腫噲：浮腫。郭慶藩《莊子集解》說：「『噲』，疑字當作『瘄』，病甚。通作『殨』。腫決曰『殨』。」

〔5〕胼胝（pián zhī）：手足生的厚繭。

〔6〕正冠而纓絕：正在戴帽子而帽帶斷了。謂帽帶朽損了。

〔7〕捉襟而肘見：整理衣襟而兩肘露出，形容衣服破爛。

〔8〕納履而踵決：穿鞋子時而鞋子的後跟就破了。

〔9〕曳縰：拖著鞋子。縰（xǐ），通「屣」。《莊子・讓王》：「原憲華冠縰履。」《釋文》：「《聲類》或作屣。《通俗文》云：『履不著跟曰屣。』」

〔10〕天子不得臣句：《禮記・儒行》：「儒有上不臣天子，下不事諸侯。」孔穎達疏：「上不臣天子，伯夷、叔齊是也；下不事諸侯，長沮、桀溺是也。」

〔11〕魯哀公：魯定公之子，名將，公元前 494～前 468 年在位。　致邑：賞賜封地。致，委，給予。邑，古代卿大夫的封地。

劉向《說苑》卷四《立節》曰：「曾子衣弊衣以耕，魯君使人往致邑焉，

曰：『請以此修衣。』曾子不受。反復往，又不受。使者曰：『先生非求於人，人則獻之，奚爲不受？』曾子曰：『臣聞之：受人者畏人，予人者驕人。縱君有賜，不我驕也，我能勿畏乎！』終不受。孔子聞之，曰：『參之言，足以全其節也。』」又，《太平御覽》卷四二六引《孔子家語》曰：「曾子弊衣而耕於野，魯君聞之而致邑焉。曾子固辭，曰：『吾聞受人者常畏人，與人者常驕人。縱君不我驕也，吾能勿畏乎！』孔子聞之曰：『參之言，足以全其節。』」

〔12〕受人：接受別人恩惠。

〔13〕與人：給予別人恩惠。　驕：傲慢。

〔14〕泗濱：泗水之濱。指洙泗，參見《荷筱丈人》條注釋〔7〕。

〔15〕爲都：指魯哀公「致邑」。都，都邑。

〔16〕好爵：高官厚爵。《周易・中孚》：「我有好爵，吾與爾靡之。」王弼注：「不私權利，唯德是與，誠之至也。故曰我有好爵，與爾靡之。」　嬰：通「纓」，纏繞，羈絆。

【譯文】

曾參，字子輿，是南武城人。曾參未曾做官而遊歷各地，居住在衛國。曾參所穿的袍子用亂麻爲絮、衣面已破爛不堪，他面容浮腫，手和腳上都長滿老繭。曾參三天都不生火做飯，十年沒有做過新衣服。曾參要戴帽子，而帽帶斷絕了，穿衣而拉著衣襟，而手肘就露出來了，穿著鞋子，則腳後跟就突出來。曾參拖著破鞋子，快樂地唱著歌。天子不能使他爲臣子，諸侯不能和他交朋友。魯哀公認爲曾參賢能，賞賜其封邑，曾參堅辭而不接受，說：「我聽說接受他人恩惠的人，就常常懼怕他人；給於他人施捨的人，則經常傲慢他人。縱然國君不傲慢我，我難道能不有所畏懼嗎？」曾參最終不接受封賜。後來，曾參在魯國去世。

仁孝啊曾參，是孔門的傑出人才，矯然出群。他的浩然之氣，常常使得他傲慢、輕視貴族。曾參不喜歡接受魯哀公賞賜的封邑，高貴的官爵難以挽留住他。曾參一人獨居，發表高論，他的德性、言論傳耀千秋。

顏　回

顏回，字子淵，魯人也，孔子弟子。貧而樂道，退居陋巷〔1〕，曲

肱而寢〔2〕。孔子曰：「回，來！家貧居卑〔3〕，胡不仕乎？」回對曰：「不願仕。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〔4〕，足以給饘粥〔5〕。郭內之圃十畝，足以爲絲麻。鼓宮商之音〔6〕⑦，足以自娛。習所聞於夫子〔7〕，足以自樂。回何仕焉？」孔子愀然變容曰〔8〕：「善哉！回之意也。」

顏氏之子，不怍簞瓢〔9〕。心齋白日〔10〕，志迥青霄。

圃衣田食〔11〕，大聖遊交〔12〕。鼓琴蓬蓽〔13〕，可以逍遙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陋巷：偏僻的小巷。

《論語・雍也》：「子曰：賢哉，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，回也。」

〔2〕曲肱：彎了手臂當枕頭。肱（gōng），胳膊。《論語・述而》：「曲肱而枕之。」

〔3〕家貧居卑：家庭貧困、住房矮小卑陋。

《莊子・讓王》：「孔子謂顏回曰：『回，來！家貧居卑，胡不仕乎？』顏回對曰：『不願仕。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，足以給飦粥；郭內之田十畝，足以爲絲麻。鼓琴足以自娛，所學夫子之道者，足以自樂也。回不願仕。』孔子愀然變容曰：『善哉，回之意！丘聞之：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，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，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。丘誦之久矣，今於回而後見之，是丘之得也。』」

〔4〕郭外：城郭之外。下文「郭內」，即城郭之內。郭，外城。在城的外圍加築的城牆。

〔5〕饘（zhān）粥：薄稀之粥。

〔6〕宮商：中國宮商角徵羽五聲音階中的兩個音階，此處指音樂。《毛詩序》「聲成文」漢鄭玄箋：「聲成文者，宮商上下相應。」唐吳兢《樂府古題要解》卷下：「我情與君，亦猶形影宮商之不離也。」亦泛指音樂、樂曲。《韓詩外傳》卷五：「人有六情，目欲視好色，耳欲聽宮商。」宋嚴羽《滄浪詩話・詩評》：「孟浩然之詩，諷詠之久，有金石宮商之聲。」清龔自珍《秋夜聽俞秋圃彈琵琶賦詩書諸老輩贈詩冊子尾》詩：「曲終卻是琵琶聲，一代宮商創生面。」

〔7〕習所聞於夫子：學習從老師您那兒得來的知識。

〔8〕愀（qiǎo）然：容色改變的樣子。《禮記・哀公問》：「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：『君之及此言也，百姓之德也。』」鄭玄注：「愀然，變動貌也。」《文選・司馬相如〈上林賦〉》：「於是二子愀然改容，超若自失，逡巡避席。」李善注引郭璞曰：「愀然，變色貌。」南朝宋劉義慶《世說新語・言語》：「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：『當共勠力王室，克復神州，何至作楚囚相對。』」

〔9〕怍：不慚愧。　簞（dān）瓢：用竹筐吃飯，用瓜瓢飲水。見注釋〔1〕。

〔10〕心齋：謂屏除雜念，使心境虛靜純一。

《莊子・人間世》：「（顏）回曰：敢問心齋？仲尼曰：若一志。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，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。耳止於聽，心止於符。氣也者，虛而待物者也。唯道集虛。虛者，心齋也。」

〔11〕圃衣田食：依靠自己親自耕種而吃飯、穿衣。

〔12〕大聖：指孔子。遊交：遊從交談，指追隨孔子學習。

〔13〕蓬蓽：「蓬門蓽戶」的省語，用草、樹枝等做成的門戶，形容窮苦人家所住的簡陋房屋。晉葛洪《〈抱朴子內篇〉自序》：「藜藿有八珍之甘，而蓬蓽有藻梲之樂也。」唐司空曙《早夏寄元校書》詩：「蓬蓽永無車馬到，更當齋夜憶玄暉。」

【譯文】

顏回，字子淵，是魯國人，孔子的弟子。顏回生活清貧而傾心向道，隱退住居在偏僻的小巷子，家徒四壁，彎曲胳膊以做枕頭而睡覺。孔子說：「顏回啊，來！你家境貧困居室卑陋，爲什麼不去做官呢？」顏回回答說：「我不願意做官。我在城郭之外有五十畝田地，種植莊稼，足夠喝薄粥；城郭之內有十畝田地，種植桑麻，足夠編織衣服；彈琴足以自娛自樂；所學先生的道理，足可以自得其樂。我爲什麼要去做官呢？」孔子聽後改變容色說：「好極了！顏回的心意眞好。」

顏回仁賢，不懼怕過用竹簞吃飯、用匏瓢飲水的儉樸生活。顏回能夠做到心齋，求得心靈的虛靜，他的志向比青天還高遠。依靠圃田織布而穿衣、農田耕作而得食，能夠與偉大的聖人孔子相交遊，在自己的茅屋裏逍遙彈琴，過得多麼自在逍遙啊。

原　憲

原憲，字子思，宋人也，孔子弟子。居魯〔1〕，環堵之室〔2〕，茨以生草〔3〕，蓬戶不完〔4〕，桑以爲樞〔5〕，而甕牖二室〔6〕，褐以爲塞〔7〕，上漏下濕〔8〕，匡坐而彈琴〔9〕。子貢相衛〔10〕，結駟連騎〔11〕，排藜藿，入窮閭，巷不容軒〔12〕，來見原憲。原憲華冠徙履⑧〔13〕，杖藜而應門。子貢曰：「嘻，先生何病也！」憲應之曰：「憲聞之：無財謂之貧，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。若憲，貧也，非病也。夫希世而行〔14〕，比周而友〔15〕，學以爲人，教以爲己。仁義之慝〔16〕，輿馬之飾，憲不忍爲也。」子貢逡巡而有慚色〔17〕，終身恥其言之過也。

原生匱盎〔18〕，室侵風雨。薄炊經旬〔19〕，雕裘歷紀〔20〕。

友賜榮華，驂騑萃止〔21〕。聞剖病貧，終身含恥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居魯：居住在魯國。《莊子·讓王》：「原憲居魯，環堵之室，茨以生草；蓬戶不完，桑以爲樞；而甕牖二室，褐以爲塞；上漏下濕，匡坐而絃歌。子貢乘大馬，中紺而表素，軒車不容巷，往見原憲。原憲華冠縰履，杖藜而應門。子貢曰：『嘻！先生何病？』原憲應之曰：『憲聞之：無財謂之貧，學而不能行謂之病。今憲貧也，非病也。』子貢逡巡而有愧色。原憲笑曰：『夫希世而行，比周而友，學以爲人，教以爲己，仁義之慝，輿馬之飾，憲不忍爲也。』」

〔2〕環堵：堵，古代築牆的面積計量單位，方丈爲堵。環堵，四面環著每面方丈的土牆，形容居室的隘陋。《禮記·儒行》：「儒者有一畝之宮，環堵之室。」鄭玄注：「環堵，面一堵也。五版爲堵，五堵爲雉。」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：「環堵之室，茨之以生茅，蓬戶甕牖，揉桑爲樞。」高誘注：「堵長一丈，高一丈，故曰環堵，言其小也。」唐杜甫《寄柏學士林居》詩：「幾時高議排金門，各使蒼生有環堵。」後亦指貧窮人家。清唐甄《潛書·去奴》：「環堵之子，不可以權巨室之宜；草莽之士，不可以妄意宮中之事。」

〔3〕茨：用蘆葦、茅草遮蓋屋頂。

〔4〕蓬戶：即「蓬門蓽戶」的省稱。用蓬草編成的門戶。

〔5〕桑以爲樞：彎屈桑條爲戶樞。

〔6〕甕牖（wèng yǒu）：以破甕爲窗戶。牖，窗戶。《淮南子・原道訓》「蓬戶甕牖」高誘注：「編蓬爲戶，以破甕蔽牖。」　二室：《莊子・讓王》引司馬彪說「夫妻各一室」。

〔7〕褐以爲塞：以破衣塞住窗戶。褐，褐衣，粗毛或粗麻製作的衣服；泛指窮人所穿的衣服。

〔8〕上漏下濕：屋頂漏雨而且地面潮濕。

〔9〕匡坐：正坐。《莊子・讓王》「匡坐而弦」陸德明釋文引司馬彪云：「匡，正也。」《南史・王思遠傳》：「王思遠終日匡坐，不妄言笑。」唐玄奘《大唐西域記・婆羅痆斯國》：「既相見已，匡坐高談。」清曹溶《答顧寧人》詩：「艱辛戈戟間，匡坐說蒼旻。」

〔10〕子貢相衛：《史記・仲尼弟子列傳》：「孔子卒，原憲亡在草澤中。子貢相衛，而結駟連騎，排藜藿，入窮閻，過謝原憲。原憲攝敝衣冠見子貢。子貢恥之，曰：『夫子豈病乎？』原憲曰：『吾聞之：無財者謂之貧，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。若憲，貧也，非病也。』子貢慚，不懌而去，終身恥其言之過也。」

〔11〕結駟連騎：高車駿馬接連不斷，形容喧鬧顯赫。駟，用四匹馬並轡駕一車。《史記・仲尼弟子列傳》：「子貢相衛，而結駟連騎，排藜藿入窮閻，過謝原憲。」《宋書・后妃傳・前廢帝何皇后》：「邁每遊履，輒結駟連騎，武士成群。」亦作「結駟列騎」、「結駟連鑣」。《韓詩外傳》卷九：「楚欲以我爲相。今日相，即結駟列騎，食方丈於前，如何？」南朝梁蕭統《〈陶淵明集〉序》：「結駟連鑣之遊，侈袂執圭之貴。」

〔12〕巷不容軒：原憲所居的小巷很窄小，都無法容得下高大的車馬。軒，大夫以上的乘的車子。

〔13〕華冠徙履：《莊子・讓王》作「華冠縰履」。戴著破帽拖著沒有後跟的鞋子。謂原憲家貧而冠履破舊的樣子。

〔14〕希世：阿徇世俗，媚俗。《莊子・讓王》司馬彪云：「希，望。所行常顧世譽而動。」

〔15〕比周：結黨營私。《論語・爲政》：「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」周，與人團結；比，與壞人勾結。「比周」連用，偏指「比」。

〔16〕仁義之慝：假託仁義而爲奸惡。慝（tè），邪惡。

〔17〕逡巡：欲進不進、遲疑不決的樣子。即韓愈《送李愿歸盤谷序》所說遊於

權貴之門者，「足將進而趑趄，口將言而囁嚅」。

〔18〕匱（kuì）盝（lù）：貧困。匱，竭乏。《詩經・大雅・既醉》：「孝子不匱，永錫爾類。」盝，字亦作「漉」，把水滲漏出去。《爾雅・釋詁》：「盝，竭也。」郝懿行《義疏》：「盝者漉之假音也……按滲漉亦言滲漏，然則漉之言漏也。水澤漏下，故爲竭盡。」

《初學記》卷一七引嵇康《原憲贊》：「原憲味道，財寡義豐，棲遲蓽門，安賤固窮。絃歌自樂，體逸心沖，進應子貢，邈有清風。」

〔19〕薄炊經旬：十天半月吃一頓簡單飯食。旬，十日爲一旬。

〔20〕雕裘歷紀：多年穿一件破綿衣。紀，十二年爲一紀。

〔21〕驂騑：一車駕三馬，在中間的叫服，在兩旁的叫驂，也叫騑。此處指車馬。

【譯文】

原憲，字子思，宋國人，孔子的弟子。他居住在魯國，方丈小室，茅草蓋頂，用柴草編成的門戶且不完整，彎曲桑木而做成門樞，用破甕砌成兩間屋子的窗戶，用破褐布塞住窗戶，房頂雨水滲漏，地面潮濕寒冷。原憲端坐而彈琴。子貢做衛國國相，乘坐著華麗的四馬大車，推開叢生的雜草，進入僻陋的百姓居住區，而狹小的巷子車子無法進來，遂走去見原憲。原憲戴著破舊的帽子，拖著沒有腳後跟的鞋子，扶著藜杖來應門。子貢說：「哎呀！先生患了什麼病？」原憲回答說：「我聽說：沒有錢財叫做貧，有學問而不能施行叫做病。像我，是貧，而不是病。要是追逐世俗好尚而行，結黨營私，所學爲了在別人面前炫耀，所教只是爲了顯揚自己，假借仁義而行奸惡，以高車大馬來裝飾自己，這是我不忍心做的。」子貢聽罷，遲疑不決而面帶愧色，終身以自己的話說得太過而爲恥辱。

原憲生活很是貧困，屋室弊壞，遭受風雨的侵蝕。原憲常常十天半月吃點簡單的飯食，十多年都穿著破爛的衣服。朋友子貢作衛相之後，乘高車大馬到達原憲的門巷，想給原憲一些幫助，帶給他榮華。子貢聆聽了原憲關於「無財謂之貧、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」的辨析之後，終身爲自己不能理解友人而羞愧。

卷　中

漢陰丈人

漢陰丈人者，楚人也。子貢適楚〔1〕，過漢陰〔2〕，見丈人爲圃〔3〕，入井抱甕而灌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〔4〕。子貢曰：「有機於此，後重前輕，挈水若抽，其名爲槔〔5〕。用力寡而見功多。」丈人作色而笑曰〔6〕：「聞之吾師：有機械者必有機事，有機事者必有機心〔7〕。機心存於胸中，則純白不備〔8〕；純白不備，則神生不定；神生不定者，道之所不載也。吾非不知，羞而不爲也。」子貢愕然慚〔9〕，俯而不對。有間，丈人曰：「子奚爲者邪？」曰：「孔丘之徒也。」丈人曰：「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智，獨絃歌以賣名聲於天下乎？汝方將忘汝神氣，墮汝形骸〔10〕，而何暇治天下乎？子往矣！勿妨吾事。」子貢卑陬失色〔11〕，頊頊然不自得〔12〕，行三十里而後愈。

丈人治圃，搰搰其勞〔13〕。賜焉逢覯〔14〕，進說爲槔〔15〕。

前陳後詰，反復見嘲。風波全德，私語其曹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子貢適楚：《莊子・天地》：「子貢南遊於楚，反於晉，過漢陰，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，鑿隧而入井，抱甕而出灌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。子貢曰：『有械於此，一日浸百畦，用力甚寡而見功多，夫子不欲乎？』爲圃者仰而視之曰：『奈何？』曰：『鑿木爲機，後重前輕，挈水若抽；數如泆湯，

其名爲槔。』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：『吾聞之吾師，有機械者必有機事，有機事者必有機心。機心存於胸中，則純白不備；純白不備，則神生不定；神生不定者，道之所不載也。吾非不知，羞而不爲也。』子貢瞞然慚，俯而不對。有間，爲圃者曰：『子奚爲者邪？』曰：『孔丘之徒也。』爲圃者曰：『子非夫博學以擬聖，於於以蓋眾，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？汝方將忘汝神氣，墮汝形骸，而庶幾乎！汝身之不能治，而何暇治天下乎？子往矣，無乏吾事。』子貢卑陬失色，頊頊然不自得，行三十里而後愈。」《太平御覽》卷五○九引嵇康《高士傳》：「漢陰丈人者，楚人也。子貢適楚，見丈人爲圃，入井抱甕而灌，用力甚多。子貢曰：『有機於此，後重前輕，曰桔槔，用力寡而見功多。』丈人作色曰：『聞之吾師：有機事者必有機心，機心存於胸，則純白不備。』子貢愕然，慚不對。有間，丈人曰：『子奚爲？』曰：『孔丘之徒也。』丈人曰：『子非博學以疑聖知，獨絃歌以買聲名於天下者乎？方且亡汝神氣，墮汝形體，何暇治天下乎！子往矣，勿妨吾事！』」

〔2〕漢陰：漢水之南。水南曰「陰」。

〔3〕爲圃：種菜。圃，種菜之地曰「圃」。此處「圃」作動詞用，指種菜。

〔4〕見功寡：成效甚微。

〔5〕槔（gāo）：桔槔，汲水的器具。

〔6〕作色：變了臉色，生氣的樣子。

〔7〕機事：機巧之事。　機心：巧詐之心；機巧功利之心。《莊子・天地》：「吾聞之吾師，有機械者必有機事，有機事者必有機心。機心存於胸中，則純白不備。」成玄英疏：「有機動之務者，必有機變之心。」王定保《唐摭言・怨怒》：「實無機心，翻成機事，漢陰丈人聞之，豈不大笑。」清金農《送宣城沈隱君遊楚中》詩：「君訪漢陰好，機心機事無。」

〔8〕純白：正白無雜色。單一，虛靜，猶純潔。意同《莊子》之「純素」、「素樸」。《尚書大傳》卷二：「山龍純青，華蟲純黃，作會；宗彝純黑，藻純白，火純赤。」南朝宋陸徽《薦朱萬嗣表》：「理業沖夷，秉操純白。」宋林逋《城中書事》詩：「一門深掩得閒權，純白遺風要獨全。」

〔9〕愕然慚：驚愕且慚愧。

〔10〕墮汝形骸：不執著於你的形骸。墮，懈怠，輕忽。《莊子・天地》此句後尚有「而庶幾乎！汝身之不能治」。

〔11〕卑陬：慚怍，慚愧不安的樣子。《莊子・天地》「子貢卑陬失色」成玄英疏：「卑陬，慙怍之貌。」陸德明釋文：「李云：『卑陬，愧懼貌。』一曰顏色不自得也。」唐代石鎮《罔兩賦》：「於是罔兩卑陬改容，逡巡徐避。」唐柳宗元《罵尸蟲文》：「卑陬拳縮兮，宅體險微。」

〔12〕頊頊（xū xū）：失意的樣子。《莊子・天地》「頊頊然不自得」陸德明釋文：「頊頊，本又作『旭旭』，許玉反，李云：『自失貌。』」清蒲松齡《聊齋誌異・蕭七》：「執燈細照階除，都復烏有。意頊頊不自得。」

〔13〕搰搰（gǔ gǔ）其勞：非常辛勞。楇楇，用力的樣子。《莊子・天地》：「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，鑿隧而入井，抱甕而出灌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。」

〔14〕覯（gòu）：遇見。

〔15〕進說爲槔：推薦、解說如何用桔槔來汲水。

【譯文】

漢陰丈人，是楚國人。於貢到楚國去，經過漢陰，看見一位老人在菜園子勞作，進入井中，抱著瓦甕而取水灌溉，用力很多而見效少。子貢說：「這裏有一種機械，它的後面重前面輕，提取井水就往外抽引一樣，它的名字叫桔槔。用的力氣小而見效大。」灌園老人變了臉色說：「我聽我的老師說：有機械的必定有機巧之事，有機巧之事的必定有巧詐功利之心。機巧功利之心存於心中，便不能保全純潔虛靜；不能保全純潔虛靜，便心神不定；心神不定，便不能夠載道。我不是不知道，而是以之爲羞而不願這樣做。」子貢驚愕且慚愧，低下頭無言以對。過了一會兒，灌園老人說：「你是做什麼的？」子貢說：「我是孔丘的弟子。」灌園老人說：「你不就是以博學多識比擬聖人，以自己的獨自誦說來博取天下大名嗎？你將會遺忘你的精神，忘記你的形骸，而修身得道，你哪裏有時間來治理天下呢？你快走吧！不要妨礙我做事情。」子貢慚愧失色，很是不自在，走了三十里路後，才好了一些。

漢陰丈人耕種菜圃，勞作甚爲辛苦。子貢恰巧遇見，於是向漢陰丈人解說、推薦汲水用的桔槔。子貢剛陳述完，就遭到了丈人的反詰，被大大地嘲諷了一番。漢陰丈人辛苦勞作而不用機械，是爲了葆全自己的天性、品德，這種道理只能給同道中人來講了。

壺丘子林

壺丘子林者，鄭人也，道德甚優，列禦寇師事之〔1〕。初，禦寇好遊〔2〕，壺丘子曰：「禦寇好遊，遊何所好？」列子曰：「遊之樂，所玩無故〔3〕。人之遊也，觀其所見；我之遊也，觀其所變。」壺丘子曰：「禦寇之遊，固與人同，而曰固與人異。凡所見，亦恒見其變。玩彼物之無故〔4〕①，不知我亦無故〔5〕。務外遊〔6〕，不知務內觀〔7〕。外遊者，求備於物〔8〕；內觀者，取足於身〔9〕。取足於身，遊之至也；求備於物，遊之不至也。」於是列子自以爲不知遊，將終身不出居鄭圃〔10〕，四十年人無識者。

至哉壺子，列老下趨〔11〕。龍藏鄭圃〔12〕，眞與道俱。

側聞玄語，宣發希微〔13〕。載陳生化〔14〕，繼述黃書〔15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列禦寇：先秦早期道家。列子的學說近於莊周，擺脫人世的貴賤、名利種種羈絆，任其自然，把客觀存在看作不存在，因之一切無所作爲。《群書考索》卷一〇：「列子者，鄭人也，名禦寇。與鄭繻公同時。其學以黃帝、老子爲宗，自言師壺丘子林，而友伯昏無人。列子書，舊二十篇。西漢劉向去重複，存者八篇。列子，蓋先莊子，及莊子著書，多取其言，二子之道一也。」

〔2〕禦寇好遊：列子喜歡遊觀。遊，遊觀，遊玩。

《列子·仲尼篇》：「初，子列子好遊，壺丘子曰：『禦寇好遊，遊何所好？』列子曰：『遊之樂，所玩無故。人之遊也，觀其所見；我之遊也，觀其所變。遊乎遊乎！未有能辨其遊者。』壺丘子曰：『禦寇之遊，固與人同歟？而曰固與人異歟？凡所見，亦恒見其變。玩彼物之無故，不知我亦無故。務外遊，不知務內觀。外遊者，求備於物；內觀者，取足於身。取足於身，遊之至也；求備於物，遊之不至也。』於是列子終身不出，自以爲不知遊。」

〔3〕所玩無故：所遊觀者都是新的。玩，欣賞。故，舊，此處指熟悉的景物。

〔4〕玩彼物之無故：遊觀外物之變化更新。無故，更新，變化。

〔5〕我亦無故：我本身也在發展變化。

〔6〕外遊：考察物之外在變化。

〔7〕內觀：對自身的觀察。外遊與內觀相對，則「觀」也是「遊」的意思。

〔8〕外遊者求備於物：對外界事物的認識，有賴於外物的全備。

〔9〕內觀者取足於身：指反觀人本身，進行內心反省，自身已經爲此具備了一切條件。《列子・仲尼篇》張湛注：「人雖七尺之形，而天地之理備矣……內觀諸色，靡有一物不備；豈須仰觀俯察，履淩朝野，然後備所見？」

〔10〕鄭圃：鄭有圃田，乃鄭之藪澤，在今河南中牟縣；縣西之丈八溝及附近諸陂湖，皆其遺迹。《列子・仲尼篇》張湛注：「既聞至言，則廢其遊觀。不出者，非自匿於門庭者也。」

〔11〕列老下趨：列子和老商氏以壺丘子林爲師。下趨，俯身折腰。

〔12〕龍藏：《周易・乾卦》：「潛龍勿用，陽氣潛藏。」後因以「龍藏」指潛藏勿用。袁康《越絕書・外傳記寶劍》：「軒轅、神農、赫胥之時，以石爲兵，斷樹木爲宮室，死而龍藏，夫神聖主使然。」

〔13〕希微：空虛寂靜。《老子》：「聽之不聞名曰希，搏之不得名曰微」。河上公注：「無聲曰希，無形曰微」。

〔14〕生化：《列子・天瑞篇》：「其言曰：有生不生，有化不化。不生者能生生，不化者能化化。生者不能不生，化者不能不化。故常生常化。常生常化者，無時不生，無時不化。」生，指有形體的具體事物；不生，產生萬物而自體不被他物所生的。化，指存亡變化的具體事物；不化，指使萬物運動變化而自體不被他物所化的。故，「生化」謂生長變化，實指世界的本原，即道。

〔15〕黃書：書籍。宋秦觀《贈劉使君景文》詩：「石渠病客君應笑，手校黃書兩鬢蓬。」

【譯文】

壺丘子林，是鄭國人。壺丘子林的道德品質很是優秀，列禦寇拜其爲師而學習。當初，列禦寇喜歡遊歷各地，壺丘子林說：「你喜歡遊歷，那麼遊歷中你喜好什麼呢？」列子說：「遊歷的快樂，就是所玩賞的事物者是新鮮的、無窮變化的。一般人遊歷，只觀看事物的表面；而我遊歷，主要是觀察外物的變化。」壺丘子林說：「你的遊歷本來與他人的遊歷相同，卻一定要說本來與他人的遊歷不同。凡是所看到的事物的表面，他人也能常常看見其內在的變化。只欣賞外物之不斷變化更新，卻不知道我本身也在發展變化。一心遊覽外物，卻不知道考察自身。遊覽外物，要依賴於外物的齊全；觀察自身，

而自身已經具備了一切條件。取足於自身的完備，是最理想的遊歷；依賴於外物的周全，是不完全的遊歷。」列子聽了這一席話，自認爲不懂得遊歷的眞諦，於是終身不再外出遊歷，而隱居於鄭國圃澤之中，四十多年，沒有人認識他。

高尚啊壺丘子林，列禦寇和老商氏甘心拜服。壺丘子林隱居於鄭圃之中，天性與大道相契合。列子聆聽了您的高妙之言，在虛靜中您闡發深妙的微言。壺丘子林陳述了生生變化的「道」的本眞，列子將它寫入書籍中，而流傳後世。

老商氏

老商氏者〔1〕，不知何許人也。列禦寇師焉，兼友伯高子，而進於其道〔2〕。尹生聞之〔3〕，從列子居，數月不省舍〔4〕。因間請蘄其術者〔5〕，十反而十不告〔6〕。尹生懟而請辭〔7〕，列子又不命。尹生退。數月，意不已②，又往從之。列子曰：「汝何去來之頻〔8〕？」尹生曰：「曩章戴有請於子〔9〕，子不我告，固有憾於子〔10〕。今復脫然〔11〕，是以又來。」列子曰：「曩吾以汝爲達，今汝之鄙至此乎？姬〔12〕！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〔13〕。自吾之學也，三年之後，心不敢念是非，口不敢言利害〔14〕，始得老商一眄而已〔15〕。五年之後，心庚念是非，口庚言利害〔16〕，老商始一解顏而笑。七年之後，從心之所念，庚無是非；從口之所言，庚無利害〔17〕，老商始一引吾並席而坐。今女居先生之門〔18〕，曾未浹時〔19〕，履虛乘風，其可得乎？」

老商樹教，列寇下趨。居門七載，席始相攜。

眼耳都融〔20〕，葉幹忘機〔21〕。乘風枯槁〔22〕，得道而歸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老商氏者：《列子・黃帝篇》：「列子師老商氏，友伯高子，進二子之道，乘風而歸。尹生聞之，從列子居，數月不省舍。因間請蘄其術者，十反而十不告。尹生懟而請辭，列子又不命。尹生退。數月，意不已，又往從之。列子曰：『汝何去來之頻？』尹生曰：『曩章載（一作「戴」）有請於子，子不我告，固有憾於子。今復脫然，是以又來。』列子曰：『曩吾以汝爲達，

今汝之鄙至此乎？姬，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。自吾之事夫子，友若人也，三年之後，心不敢念是非，口不敢言利害，始得夫子一眄而已。五年之後，心庚念是非，口庚言利害，夫子始一解顔而笑。七年之後，從心之所念，庚無是非；從口之所言，庚無利害。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。九年之後，横心之所念，横口之所言，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，若人之爲我友：內外進矣。而後眼如耳，耳如鼻，鼻如口，無不同也。心凝形釋，骨肉都融；不覺形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隨風東西，猶木葉幹殼，竟不知風乘我邪？我乘風乎？今女居先生之門，曾未浹時，而懟憾者再三。女之片體，將氣所不受；汝之一節，將地所不載。履虛乘風，其可幾乎？』尹生甚怍，屏息良久，不敢復言。」

〔2〕進於其道：學得了老師的道。《列子・黃帝篇》此句後尚有「乘風而歸」。

〔3〕尹生：姓尹的書生。即下文的章戴，一本作「章載，字載則」。

〔4〕省（xǐng）舍：探望家庭。舍，指尹生自己的家。

〔5〕因間：乘機。　蘄：通「祈」，請求。

〔6〕反：通「返」，還，回歸。一往一來爲「返」。

〔7〕懟（duì）：怨恨。　請辭：要求回去。

〔8〕去來：去而復來。　頻：頻繁。

〔9〕曩（nǎng）：昔，從前。

〔10〕憾：怨恨。《左傳・隱公三年》：「降而不憾。」

〔11〕脱然：霍然，輕快，多指疾病脱體。此處形容怨氣頓消的樣子。《公羊傳・昭公十九年》：「樂正子春之視疾也，復加一飯則脱然愈。」何休注：「脱然，疾除貌也。」《淮南子・精神訓》：「今夫繇者揭钁臿負籠土，鹽汗交流，喘息薄喉，當此之時，得茠越下則脱然而喜矣。」高誘注：「脱，舒也。言繇人之得小休息則氣得舒，故喜也。」唐韓愈《答張籍書》：「今乃大得所圖，脱然若沈痾去體。」宋陸游《老學庵筆記》卷五：「其妻病，道人爲灸屋柱十餘壯，脱然愈。」清顧炎武《與歸莊手劄》：「醉德無何，忽云改歲，兄今其脱然愈乎？」

〔12〕姬（jū）：同「居」，此處意謂坐下。

〔13〕夫子：指老商氏、伯高子。

〔14〕心不敢念是非，口不敢言利害：《列子・黃帝篇》張湛注：「實懷利害而不敢言，此匿怨藏情者也，故眄之而已。」

〔15〕眄（miǎn）：斜視。不正眼看。

〔16〕心庚念是非，口庚言利害：庚，更。《列子・黃帝篇》張湛注：「是非利害，世間之常理；任心之所念，任口之所言，而無矜吝於胸懷，內外如一，不猶逾於匿而不顯哉？欣其一致，聊寄笑焉。」

〔17〕從心之所念句：《列子・黃帝篇》張湛注：「夫心者何？寂然而無意相也；口者何？默然而自吐納也。若順心之極，則無是非；任口之理，則無利害。道契師友，同位比肩，故其宜耳。」

〔18〕女：汝。　先生：此處指列子自己。

〔19〕洽：《列子・黃帝篇》作「浹」。浹（jiā），周匝。古以天干計日，自甲至癸，十日爲一周，稱浹日。未浹時，指時間短暫。

〔20〕眼耳都融：謂感官相通，全身各部位沒有什麼不同。《列子・黃帝篇》：「而後眼如耳，耳如鼻，鼻如口，無不同也。心凝形釋，骨肉都融。」

〔21〕葉幹忘機：如同樹葉幹殼，沒有任何機巧之心。《列子・黃帝篇》：「不覺形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隨風東西，猶木葉幹殼，竟不知風乘我邪？我乘風乎？」

〔22〕乘風枯槁：形容枯槁，乘風而行。

【譯文】

老商氏，不知是什麼地方人。列禦寇拜他爲師，並且和伯高子是好友，倆人一起向老商氏求學問道。尹生聽到消息後，便跟隨列子幾個月時間，從沒有回家探望，向他請教學習的方法，先後來了十次，列子一次也沒有告訴，尹生十分不滿，準備辭行，列子又不讓尹生走。幾個月後，尹生仍然不甘心，再次前往請教。列子問：「你爲什麼又回來了呢？」尹生回答：「過去我穿著繪有圖飾的服裝前來向你討教，而你不教我；現在我想通了，所以又回來了。」列子說：「過去我認爲你通達事理，現在你卻鄙陋至於此種地步？請坐下，我將告訴你關於我自己向先生求學的情況。我求學時，三年之後，不敢在心中想是非問題，也不敢在口中說利害關係，才得到老商氏垂眼一看。五年以後，心中常想是非問題，口中常說利害關係，老商氏才有了笑臉。七年以後，心中常想的不再是是非問題，口中常說的不再是利害關係，老商氏才拉著我的手，並肩坐在席上交談。現在你來到先生（指列子自己）門下，還不到十天時間，就想學到很多知識，達到很高境界，這哪裏能達得到呢？」

老商氏建樹教化之方，列禦寇以之爲師。列子居於老商氏門下七年，才得以與老商氏並席而坐，眼睛、耳朵等感覺器官都融通了，並且都忘記是非、機心，心與大道相通。列子形容枯槁，乘風而行，得大道而歸。

列禦寇

列禦寇者，鄭人也，隱居不仕。鄭穆公時，子陽爲相〔1〕，專任刑法。列禦寇乃絕迹窮巷〔2〕，面有饑色〔3〕。或告之陽曰〔4〕：「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，居君之國而窮，君無乃爲不好士乎〔5〕？」子陽聞而悟，使官載粟數十乘而與之〔6〕。禦寇出見使者，再拜而辭之。入見其妻，妻望之而拊心曰〔7〕：「妾聞爲有道之妻子，皆得佚樂〔8〕。今有饑色，君過而遺先生食〔9〕，先生不受，豈非命也哉？」禦寇笑曰：「君非自知我也〔10〕，以人之言而遺我粟，至其罪我也，又且以人之言，此吾所以不受也。」居一年，鄭人殺子陽〔11〕，其黨皆死，禦寇安然獨全，終身不仕。著書八篇，言道家之意，號曰《列子》。

禦寇隱鄭，四十餘年。臺衡大饋〔12〕，頓首拒焉。

麾使悟妻，保體消愆〔13〕。軿風駐世〔14〕，表籙蓬仙〔15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子陽：人名，鄭國之相。

〔2〕絕迹窮巷：隱居於陋巷。絕迹，謂隱居不出。

〔3〕面有饑色：面容有飢餓之色。

《列子·說符篇》：「子列子窮，容貌有饑色。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：『列禦寇，蓋有道之士也。居君之國而窮，君無乃爲不好士乎？』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。列子出見使者，再拜而辭。使者去，子列子入，其妻望之而拊心曰：『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，皆得佚樂。今有饑色，君遇而遺先生食，先生不受，豈不命也哉！』子列子笑謂之曰：『君非自知我也，以人之言而遺我粟，至其罪我也，又且以人之言。此吾所以不受也。』其卒，民果作難，而殺子陽。」此條亦見於《莊子·讓王》。

〔4〕或：有人。即《列子·說符篇》「客有言之鄭子陽者」，《莊子·讓王篇》「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」。

〔5〕無乃：豈非。

〔6〕乘：車。《呂氏春秋・觀世》：「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。」作「秉」亦通。秉，量詞。《論語・雍也》：「冉子與之粟五秉。」《儀禮・聘禮》：「十斗曰斛，十六斗曰藪，十藪曰秉。」

〔7〕拊心：捶著胸口，表示氣惱的樣子。拊（fǔ），拍。

〔8〕佚樂：逸樂，安逸快樂。

〔9〕君過而遺先生食：過，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《列子・說符篇》作「遇」。遇，對待，款待。　遺（wèi）：贈送。

〔10〕君非自知我也：君王並不是自己賞識我。

〔11〕鄭人殺子陽：《列子・說符篇》、《莊子・讓王篇》、《呂氏春秋・觀世》皆作「其卒，民果作難，而殺子陽」。

〔12〕臺衡：喻宰輔大臣。臺，三臺星；衡，玉衡，北斗杓三星。皆位於紫微宮帝座前。晉陸機《贈弟士龍》詩之一：「奕世臺衡，扶帝紫極。」唐楊炯《爲劉少傅等謝敕書慰勞表》：「臣等竊循愚蔽，謬荷恩私，或位聯輔弼，職在臺衡。」　饋，饋贈，贈送。

〔13〕保體消愆：保全自己、消除過愆。

〔14〕軿（píng）：輕車。　駐世：長留人世，長壽。明吳承恩《壽陳湖東七袠障詞序》：「世華可駐，悅生爲駐世之階；性率難凝，繕性是悅生之寶。」

〔15〕表籙：古稱上天賜予帝王的符命文書。漢張衡《東京賦》：「高祖膺籙受圖，順天行誅，杖朱旗而建大號。」《文選・王融〈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〉》：「朕秉籙御天，握樞臨極。」李周翰注：「秉，執也，籙，符也。天子受命執之，以御製天下也。」《舊唐書・沈傳師傳》：「既而握圖稱籙，移運革名，牝司燕啄之蹤，難乎備述。」

【譯文】

列禦寇，是鄭國人，隱居而不去做官。鄭穆公時，子陽是國相，專用刑法。於是，列禦寇便隱居在偏僻的小巷，面容經常帶有飢餓之色。有人對子陽說：「列禦寇是天下有道之士，現在居住在鄭國而窮困潦倒，你難道不喜好士嗎？」子陽聽後有所醒悟，派官吏將幾十車糧食贈送給列子。列子出門迎候使者，再三拱手而拜，堅決推辭。列子回到家中見了妻子，他的妻子望著列子，手拍打著胸脯氣惱地說；「我聽說做爲有道之士的妻子，都能夠過得安逸快樂。現在我卻面有饑色，君王款待你而贈送給你糧食，你卻不接受，這

難道不是命嗎？」列子笑著說：「君王不是自己知道、賞識我的，因爲別人的話語而贈送我糧食，等到他怪罪我時，又會因爲他人之言而這樣做。這就是我不接受贈送的原因。」過了一年，鄭國人殺死了子陽，子陽的黨羽都死了，而列禦寇卻安然無事。列子終身沒有做官。列子著書八篇，講述道家的思想，書稱《列子》。

列禦寇隱居鄭國四十多年，當朝國相給他很多賞賜，列子則拱手再拜而堅決地拒絕了。列子打發走了權臣的使者，開悟妻子，最終能夠保護自身、消除過愆。列子的風範長留世間，最後得以身登仙籍。

莊　周

莊周者，宋之蒙人也〔1〕。少學老子，爲蒙縣漆園吏。遂遺世自放不仕，王公大人皆不得而器之〔2〕。楚威王使大夫以百金聘周，周方釣於濮水之上〔3〕，持竿不顧〔4〕，曰：「吾聞楚有神龜，死二千歲矣，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〔5〕。此龜寧無爲留骨而貴乎〔6〕？寧生曳尾塗中乎〔7〕？」大夫曰：「寧掉尾塗中耳〔8〕。」莊子曰：「往矣！吾方掉尾於塗中。」或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爲相，周曰：「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〔9〕？衣以文繡，食以芻菽〔10〕。及其牽入太廟〔11〕，欲爲孤犢③，其可得乎？」遂終身不仕。

莊周傲世，洸洋寓言〔12〕。文窮萬妙，學守一玄〔13〕。

戲遊自快，國聘難延。浩然就盡，弗避烏鳶〔14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莊周：約公元前 369～前 286 年人，戰國哲學家。蒙：縣名。故址在今河南商丘縣東北。《史記·老莊申韓列傳》：「莊子者，蒙人也，名周。周嘗爲蒙漆園吏。與梁惠王、齊宣王同時。其學無所不窺，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，故其著書十餘萬言，大抵率寓言也……然善屬書離辭，指事類情，用剽剝儒墨。雖當世宿學，不能自解免也。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，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。」

《藝文類聚》卷三六引嵇康《高士傳》：「莊周少學老子，梁惠王時爲蒙縣漆園吏，以卑賤不肯仕。楚威王以百金聘周，周方釣於濮水之上，曰：『楚有龜死三千歲矣，今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，此龜寧生而掉尾塗中耳。子

往矣，吾方掉尾於塗中。』後齊宣王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爲相，周曰：『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，衣以文繡，食以芻菽，及其牽入太廟，欲爲孤豚，其可得乎？』遂終身不仕。」

〔2〕器之：使用他。器，器物、用具。此處謂像使用器物一樣來使用，使其才爲人所用。《周易・繫辭上》：「備物致用，立成器以爲天下利。」《漢書・公孫弘傳》：「不作無用之器，即賦斂省。」唐韓愈《原道》：「工之家一，而用器之家六。」

〔3〕濮水：古水名。《左傳・哀公二十七年》：「（齊師）及濮，雨，不涉。」杜預注：「濮水自陳留酸棗縣傍河，東北經濟陰至高平入濟。」楊伯峻注：「濮水有二：一在今山東菏澤縣北，一在今河南滑縣與延津縣境。」此處似應爲河南境中濮水。

《莊子・秋水》：「莊子釣於濮水。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，曰：『願以竟內累矣。』莊子持竿不顧，曰：『吾聞楚有神龜，死已三千歲矣，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。此龜者，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？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？』二大夫曰：『寧生而曳尾塗中。』莊子曰：『往矣！吾將曳尾於塗中。』」

〔4〕不顧：不回頭看。

〔5〕巾笥而藏之：用巾布包裹好，裝入箱子妥善收藏。笥，方形竹器。

〔6〕寧無：寧可死去。《莊子・秋水》作「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」。

〔7〕曳尾塗中：搖著尾巴生活在泥水中。曳（yè），拖，搖動。塗中，泥水中。

〔8〕掉：搖。

〔9〕郊祭：猶郊祀。祭祀天地。古代於郊外祭祀天地，南郊祭天，北郊祭地。《禮記・郊特牲》：「郊之祭也，迎長日之至也。」孔穎達疏：「此一節，總明郊祭之義。迎長日之至也者，明郊祭用夏正建寅之月……今正月建寅，郊祭通而迎此長日之將至。」　犧牛：祭祀用的牛。

《莊子・列禦寇》：「或聘於莊子，莊子應其使曰：『子見夫犧牛乎？衣以文繡，食以芻菽。及其牽而入於太廟，雖欲爲孤犢，其可得乎？』」

〔10〕食以芻菽：用草料來餵養。食（sì），餵養，飼養。芻，牲口吃的草料。菽，大豆；泛指豆類。

〔11〕太廟：帝王的祖廟。《論語・八佾》：「子入太廟，每事問。」

〔12〕洸洋：疊韻聯綿字。水勢浩大的樣子。比喻言辭或文章恣肆放縱。《史記・

老子韓非列傳》:「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，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。」司馬貞索隱：「洸洋，音汪羊二音，又音晃養。」《明史・唐順之傳》:「(唐順之)爲古文，洸洋紆折有大家風。」清周亮工《跋黃心甫自敘年譜前》:「(黃心甫) 以好爲洸洋自恣之辭，不能俛首從時好，故垂老無所遇，獨以撰述自娛。」

〔13〕一玄：指道。《老子》書中稱「道」爲「玄之又玄」，後因以指道家學說。《文選・孔稚珪〈北山移文〉》:「世有周子，雋俗之士，既文且博，亦玄亦史。」張銑注：「玄，謂老莊之道也。」《梁書・武帝紀下》:「少而篤學，洞達儒、玄。」《魏書・儒林傳・李業興》:「蕭衍親問業興曰：『聞卿善於經義，儒、玄之中何所通達？』」

〔14〕弗避烏鳶：並不避開烏鴉、鳶鳥的啄食。

《莊子・列禦寇》:「莊子將死，弟子欲厚葬之。莊子曰：『吾以天地爲棺槨，以日月爲連璧，星辰爲珠璣，萬物爲齎送，吾葬具豈不備耶？何以加此！』弟子曰：『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。』莊子曰：『在上爲烏鳶食，在下爲螻蟻食，奪彼與此，何其偏也。』」

【譯文】

莊周，是宋國蒙人。莊周少年時學習老子之術，曾經擔任蒙之漆園吏。後來避世而自放，不出仕。王公大人都不能夠聘用莊子。楚威王派大夫帶著百金去聘請莊周，當時莊周正在濮水邊釣魚，他手持魚竿，頭都沒有回，說：「我聽說楚國有一個神龜，已經死去二千年了，楚王用巾布包裹、裝入箱子，妥善地藏起來，而供奉在太廟的桌案上。這個神龜是寧可死亡而留下骨頭而受到人們的尊貴呢，還是寧可活著而自由自在地搖著尾巴在泥水中呢？」大夫說：「那當然願意搖著尾巴自由自在地生活在泥水中。」莊子說：「你回去吧！我要搖著尾巴自由自在地生活在泥水中。」有人又以千金之重禮聘請莊周出任國相，莊周說：「你沒有看見那個用以郊祭時供獻的牛嗎？披著華麗珍貴的錦繡，吃著上等的草料和豆類。但是等到它被牽入太廟時，再想做一頭孤零零的牛，哪裏能夠辦得到呢？」於是，莊子終身沒有做官。

莊周輕視世人，寫有汪洋恣肆的寓言。他的文章窮盡萬物妙理，變化無方，而所學專守玄妙大道。莊周寧肯遊戲於世間以求自適情志，得全天性。國家以重禮相聘，卻難以招延莊周出仕。當死亡將要來臨時，莊周無所留戀，極其通達，並不迴避烏鳶的啄食。

段干木

段干木者〔1〕，晉人也。少貧且賤，心志不遂，乃治清節〔2〕，遊西河〔3〕，師事卜子夏與田子方〔4〕。李克、翟璜、吳起等居於魏〔5〕，皆爲將，唯干木守道不仕。魏文侯欲見，就造其門〔6〕，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〔7〕。文侯以客禮待之④，出，過其廬而軾〔8〕。其僕問曰：「干木，布衣也。君軾其廬，不已甚乎？」文侯曰：「段干木，賢者也。不移勢利，懷君子之道〔9〕，隱處窮巷，聲馳千里，吾敢不軾乎？干木先乎德，寡人先乎勢；干木富乎義，寡人富乎財。勢不若德貴，財不若義高。」又請爲相，不肯。後卑己固請見，與語，文侯立，倦不敢息〔10〕。夫文侯名過齊桓公者〔11〕，蓋能尊段干木、敬卜子夏、友田子方故也。

干木自晉，萍寓西河。群賢分組，樹介岩阿。

千乘登門，跳躍逃徂。騰光韋素，耿照弗磨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段干木：姓段干，名木。《學林》卷二：「魏有段干木，乃複姓段干，而名木。《史記・老子傳》曰：『老子之子名宗，宗爲魏將，封於段干。』裴駰注曰：『段干，魏邑名。有段干木、段干子田、段干朋，蓋因邑爲姓也。』前漢班固《幽通賦》曰：『木偃息以蕃魏兮。』乃舉段干木之名也。」《藝文類聚》卷三六引嵇康《高士傳》：「段干木者，治清節，遊西河，守道不仕。魏文侯就造其門，干木踰牆而避之。文侯以客禮，出，過其廬則式。其僕問之，文侯曰：『干木不趣勢，隱處窮巷，聲馳千里，敢勿式乎？』文侯所以名過齊桓公者，能尊段干木，敬卜子夏，友田子方也。」

〔2〕治清節：修煉清高的節操。《漢書・王貢兩龔鮑傳贊》：「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，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！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爲貴。」晉陶潛《詠貧士》詩之五：「至德冠邦閭，清節映西關。」明鳳尹岐《送兄廣東參政應奎》詩：「珍重平生清節在，不妨引滿酌貪泉。」

〔3〕西河：指戰國魏國境內黃河附近地區。《史記・仲尼弟子列傳》：「子夏居西河教授，爲魏文侯師。」一說在今陝西韓城縣或山西汾陽縣境，一說在今河南安陽縣境。

〔4〕師事卜子夏與田子方：《史記・儒林列傳》：「子夏居西河，子貢終於齊。如田子方、段干木、吳起、禽滑釐之屬，皆受業於子夏之倫，爲王者師。」

卜子夏，姓卜，名商，字子夏。

〔5〕李克：戰國時魏人。孔子刪《詩》授卜商，卜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，曾申授魏人李克，李克授魯人孟仲子。　翟璜：魏文侯時爲國相。　吳起：《史記・吳起列傳》:「吳起者，衛人也。好用兵。嘗學於曾子，事魯君。齊人攻魯，魯欲將吳起，吳起取齊女爲妻，而魯疑之。吳起於是欲就名，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。魯卒以爲將，將而攻齊，大破之……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，欲事之。文侯問李克曰:『吳起何如人哉？』李克曰：『起，貪而好色，然用兵，司馬穰苴不能過也。』於是魏文侯以爲將，擊秦，拔五城。」

〔6〕就：趨向，接近。　造：往，到。

〔7〕踰牆：越牆。《孟子・滕文公下》:「公孫丑問曰:『不見諸侯何義？』孟子曰:『古者不爲臣不見。段干木踰垣而辟之，泄柳閉門而不內，是皆已甚迫，斯可以見矣。』」

〔8〕軾：古代車廂前面用作扶手的橫木。行車途中，雙手扶著車軾，立身端正以示尊敬。《漢書・石奮傳》:「過宮門闕，必下車趨，見路馬，必軾焉。」顏師古注:「軾，謂扶軾，蓋爲敬也。」

《呂氏春秋・期賢》:「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，其僕曰:『君胡爲軾？』曰:『此非段干木之閭歟？段干木，蓋賢者也。吾安敢不軾？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，吾安敢驕之？段干木光乎德，寡人光乎地；段干木富乎義，寡人富乎財。』其僕曰:『然則君何不相之？』於是君請相之。段干木不肯受，則君乃致祿百萬，而時往館之。於是國人皆喜，相與誦之曰:『吾君好正，段干木之敬；吾君好忠，段干木之隆。』」

〔9〕不移勢利，懷君子之道：移，當作「趨」。

《淮南子・脩務訓》:「段干木辭祿而處家，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。其僕曰：『君何爲軾？』文侯曰:『段干木在，是以軾。』其僕曰:『段干木布衣之士，君軾其閭，不已甚乎？』文侯曰:『段干木不趨勢利，懷君子之道，隱處窮巷，聲施千里，寡人敢勿軾乎？段干木光於德，寡人光於勢；段干木富於義，寡人富於財。勢不若德尊，財不若義高。干木雖以己易寡人不爲。』」

〔10〕倦不敢息：疲倦了卻不敢休息。

《說苑・尊賢》:「魏文侯見段干木，立倦而不敢息；及見翟黃，踞堂而與

之言。翟黃不說，文侯曰：『段干木，官之，則不肯；祿之，則不受。今汝欲官則相至，欲祿則上卿。既受吾賞，又責吾禮，毋乃難乎？』」

〔11〕夫文侯名過齊桓公者：《呂氏春秋・舉難》：「孟嘗君問於白圭曰：『魏文侯名過桓公，而功不及五伯，何也？』白圭對曰：『文侯師子夏，友田子方，敬段干木，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。』」

〔12〕韋素：韋布素衣。指家世清寒。元揭傒斯《靖州廣德書院記》：「今栗氏以窮邦韋素之士，奮然鼓舞，俄以韓、柳、文、魏之責自任，亦可謂難也已！」

【譯文】

段干木，是晉國人。少年時生活清貧且地位低下，他的遠大志向難以實現，於是堅守清高的節操，遊歷西河，拜卜子夏和田子方爲師。李克、翟璜、吳起等人在魏國，都做將軍，只有段干木安貧守道而未出仕。魏文侯想拜見段干木，便登門拜訪，段干木越牆而走，躲避開魏文侯。魏文侯以對待客人的禮節敬慎地對待段干木，魏文侯每次出門，經過段干木的房舍時，都會恭敬地站在車子上，手扶橫木以示尊敬。魏文侯的僕人說：「段干木是一介平民，君王您經過段干木的房舍就恭敬地扶軾而立，不是太過分了嗎？」魏文侯說：「段干木是一個賢能的人。他能夠不趨向於權勢和利祿，胸懷君子之道，隱居在僻陋的小巷中，而名聲卻遠播千里，我豈敢不恭敬地扶軾而立嗎？段干木以德爲先，我以權勢爲先；段干木富於義，而我富於財。勢不如德貴，財不如義高。」魏文侯又請段干木出任國相，段干木不肯答應。後來魏文侯又屈尊前往，堅持要拜見段干木，魏文侯與段干木談話，魏文侯站立一旁，疲倦了也不敢稍作休息。魏文侯的名聲超過齊桓公，就是因爲他能夠尊崇段干木，敬重卜子夏，友愛田子方。

段干木來自晉國，像飄萍一樣暫且寄居在西河。李克、吳起等賢人都獲得高官，只有段干木像孤樹挺立於山岩之上，堅決隱居不仕。魏文侯以千乘之尊來登門拜訪，段干木跳牆而逃走，迴避魏文侯。段干木以布衣而光輝耀世，他的耿介不阿的風範永遠不會磨滅。

東郭順子

東郭順子者〔1〕，魏人也，修道守眞〔2〕。田子方師事之〔3〕，而爲魏文侯師友。侍坐於文侯〔4〕，數稱溪工〔5〕。文侯曰：「溪工，子之師耶？」

子方曰：「非也。無擇之里人也〔6〕。稱道數當〔7〕，故無擇稱之。」文侯曰：「然則子無師耶？」子方曰：「有。」文侯曰：「子師誰耶？」子方曰：「東郭順子也。」文侯曰：「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？」子方曰：「其爲人也眞，人貌而天虛〔8〕，緣而葆眞〔9〕，清而容物〔10〕。物無道，則正容以悟之，使人之意也消。無擇何足以稱之？」子方出。文侯曰：「遠哉！全德之君子〔11〕。始吾以聖智之言、仁義之行爲至矣，吾聞子方之師，吾形解而不欲動〔12〕，口鉗而不欲言〔13〕。吾所學者，眞土梗耳〔14〕。夫魏眞爲我累耳。」

灝灝東郭〔15〕，動展如天。清虛應物，獨抱自然。

迷竅高弟〔16〕，欲述難言。文侯失志〔17〕，爵國可捐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東郭順子：居在城郭之東，因以爲氏，名順子，田子方之師。

〔2〕守眞：保守天眞；保持本性。眞，生命本眞。語出《莊子·漁父》：「愼守其眞，還以物與人，則無所累矣。」《後漢書·申屠蟠傳》：「安貧樂潛，味道守眞，不爲燥濕輕重，不爲窮達易節。」晉葛洪《抱朴子·道意》：「患乎凡夫，不能守眞。」唐錢起《過曹鈞隱居》詩：「之子秉高節，攻文還守眞。」

〔3〕田子方：姓田，名無擇，字子方。魏國賢人。

〔4〕侍坐於文侯：侍坐，陪侍。

《莊子·田子方》：「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，數稱溪工。文侯曰：『溪工，子之師耶？』子方曰：『非也，無擇之里人也；稱道數當，故無擇稱之。』文侯曰：『然則子無師耶？』子方曰：『有。』曰：『子之師誰耶？』子方曰：『東郭順子。』文侯曰：『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？』子方曰：『其爲人也眞，人貌而天虛，緣而葆眞，清而容物。物無道，正容以悟之，使人之意也消。無擇何足以稱之！』子方出，文侯儻然終日不言，召前立臣而語之曰：『遠矣，全德之君子！始吾以聖知之言、仁義之行爲至矣，吾聞子方之師，吾形解而不欲動，口鉗而不欲言。吾所學者眞土梗耳，夫魏眞爲我累耳！』」

〔5〕溪工：姓溪，名工，魏國賢人。

〔6〕無擇：田子方。　里人：同里之人。里，里巷，民戶聚居處。古代地方基

層單位，建制歷代不一。《周禮・遂人》:「五家爲鄰，五鄰爲里。」

〔7〕稱道數當：言論常常很確當。

〔8〕人貌而天虛：人的容貌而心靈契合自然。虛，指心。俞樾《莊子平議》說：「郭《注》以『人貌而天』四字爲句，殆失其讀也。此當以『人貌而天虛』爲句。『人貌天虛』，相對成義。『緣而保眞』爲句，與『清而容哦』相對成義。『虛』者，孔竅也。《淮南子・泛論篇》:『若循虛而出入。』高注曰：『虛，孔竅也。』訓『孔竅』，故亦訓『心』。《俶眞篇》:『虛室生白。』注曰：『虛，心也。』……此云：『人貌而天虛』，即人貌而天心，言其貌則人，其心則天也。學者不達『虛』字之義，誤屬下讀，則『人貌而天』句文義不完。下兩句本相儷者亦參差不齊也。」

〔9〕緣而葆眞：順應外物而保有天性。

〔10〕清而容物：清介不阿而能容人。

〔11〕全德之君子：指東郭順子。

〔12〕形解：形體解脫。古代方士謂修道成仙，魂魄離體，留下形骸。《史記・封禪書》:「(宋毋忌等) 爲方仙道，形解銷化，依於鬼神之事。」裴駰集解引服虔曰：「尸解也。」唐顏眞卿《茅山玄靖先生廣陵李君碑銘》:「(先生) 德本無累，道心有常，寔曰形解，孰云坐亡？」宋莊季裕《雞肋編》卷中：「道有默仙，謂之形解。」

〔13〕口鉗：，口不能言，緘默。

〔14〕土梗：土偶，土人。泥塑偶像。亦以喻輕賤無用。《戰國策・趙策一》:「夜半，土梗與木梗鬭。」《莊子・田子方》:「吾所學者，直土梗耳。」成玄英疏：「自覺所學，土人而已，逢雨則壞，並非其物。」林希逸《莊子口義》說：「土梗者，得其粗，不得其精也。」《文選・劉孝標〈廣絕交論〉》:「視若遊塵，遇同土梗。」李善注：「遊塵土梗，喻輕賤也。」唐杜甫《雷》詩：「眞龍竟寂寞，土梗空俯僂。」宋葉適《〈徐斯遠文集〉序》:「視榮利如土梗，以文達志，爲後生法。」清戴名世《與弟書》:「五經二十一史，今之視爲土梗，而天下幾無讀書者矣。」

〔15〕灝灝：廣大無邊際。漢揚雄《法言・寡見》:「灝灝之海，濟，樓航之力也。」唐皇甫湜《韓文公墓銘》:「(先生之作) 茹古涵今，無有端涯，渾渾灝灝，不可窺校。」唐柳宗元《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》:「晦而光，介而大，灝灝焉無以加也。」

〔16〕迷窺：無法探測到。高弟：指田子方。

〔17〕文侯失志：《莊子・田子方》：「子方出，文侯儻然終日不言。」

【譯文】

東郭順子，是魏國人，進修道術而保有天眞。田子方拜東郭順子爲師而學習，而田子方是魏文侯的師友。田子方陪侍在魏文侯那裏，幾次稱頌溪工。魏文侯說：「溪工是你的老師嗎？」田子方說：「不是的，他是我的同鄉。他的言論常常很確當，所以我稱讚他。」魏文侯說：「那麼你沒有老師嗎？」田子方說：「有的。」魏文侯說：「你的老師是誰呢？」田子方說：「我的老師是東郭順子。」魏文侯說：「那麼你爲什麼從來沒有稱讚過他呢？」田子方說：「東郭順子爲人眞純，常人的容貌而心靈能夠契合自然，能夠順應外物而保守天性，清介不阿而能容納外物（他人）。如果遇見無道之人，東郭順子便能正顏開悟他，使人的邪念自然消除。我哪裏有能力來稱讚他呢！」田子方出去後，魏文侯歎息說：「太深遠了，全德的君子東郭順子！當初我以爲聖智的言論、仁義的行爲是最好的了，我聽到田子方老師的言論，我身體解脫而不想動，口如鉗夾而不想說話。我所學到的只不過是粗劣的形迹而已。魏國眞是我的沉重的負擔啊！」

廣大無邊的東郭順子，行動完全符合天道。內心清虛，能夠順應外物，獨抱自然之道，保有天性。高徒田子方也不能窺測到東郭順子的本眞，想陳述東郭順子的思想卻難以言說。魏文侯受教益後，悵然失志，寧願將高爵厚祿、國家都拋棄。

公儀潛

公儀潛者，魯人也，與子思爲友〔1〕。穆公因子思而致命〔2〕，欲以爲相。子思曰：「公儀子此所以不至也。君若饑渴待賢〔3〕，納用其謀，雖蔬食飲水〔4〕，伋亦願在下風〔5〕。如以高官厚祿爲釣餌，而無信用之心，公儀子智若魯者可也〔6〕。不爾，則不踰君之庭。且臣不佞〔7〕，又不能爲君操竿下釣⑤，以傷守節之士。」潛竟終身不屈。

魯慕公儀，崇階以釣〔8〕。授意孔思〔9〕，乃非誠到。

面返君言，高陳友操。考盤弗諼〔10〕，畢景怡道〔11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子思：孔伋，字子思，孔子之孫。

《孔叢子・公儀》：「魯人有公儀僭（數本皆作『潛』）者，砥節礪行，樂道好古，恬於榮利，不事諸侯。子思與之友。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，謂子思曰：『公儀子必輔寡人，參分魯國而與之一，子其言之。』子思對曰：『如君之言，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。君若饑渴待賢，納用其謀，雖蔬食水飲，伋亦願在下風。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，無信用之意，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，不然，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。且臣不佞，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，以蕩守節之士也。』」

〔2〕致命：傳達言辭、使命。《禮記・喪大記》：「使者升堂致命。」《史記・項羽本紀》：「項王使人致命懷王。」唐李公佐《南柯太守傳》：「槐安國王遣小臣致命奉邀。」

〔3〕饑渴待賢：即求賢若渴之意。

〔4〕雖：即使。　蔬食水飲：吃蔬菜飲清水，比喻清貧的生活。

〔5〕下風：比喻處於低下的地位。有時作謙辭。《左傳・僖公十五年》：「晉大夫三拜稽首曰:『君履后土而戴皇天,皇天后土,實聞君之言,群臣敢在下風。』」《南齊書・安陸昭王緬傳》：「竟陵王子良與緬書曰：『竊承下風，數十年來未有此政。』」宋葉適《樂清縣學三賢祠堂記》：「自紹興庚辰至乾道辛卯，公名節爲世第一，士無不趨下風者。」

〔6〕魯：愚魯，拙笨，愚蠢。此句《孔叢子・公儀》作「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」。

〔7〕不佞：無才智。謙辭，猶言不才。佞，有才智。《左傳・僖公十五年》：「寡人不佞，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。」宋葉適《上西府書》：「某不佞，自以爲無三者之患而獨有憂世之心。」清戴名世《疑解》：「僕不佞，適有類於北宮子。」

〔8〕崇階：高官厚祿。明李贄《答耿司寇》：「吾謂孔孟當此時若徒隨行逐隊，旅進旅退，以戀崇階，則寧終身空室陋巷窮餓而不悔矣。」清侯方域《擬思宗改元廷臣謝表》：「生入玉門之關，已叨非望；新脫龍城之戍，便授崇階。」

〔9〕孔思：即子思。

〔10〕考盤：成德樂道，比喻隱居。《詩經・衛風・考盤》：「考盤在澗，碩人之

寬。」毛《傳》:「考，成；盤，樂。」陳奐疏:「成樂者，謂成德樂道也。」《考盤序》則言此詩爲刺莊公「不能繼先公之業，使賢者退而窮處。」故後來即比喻隱居。　弗諼：不忘。諼（xuān），忘記。

〔11〕畢景（yǐng）：整天，整日。《南史·殷臻傳》:「（臻）幼有名行，袁粲、儲彥回並賞異之，每造二公之席，輒清言畢景。」唐孟浩然《題終南翠微寺空上人房》詩:「兩心喜相得，畢景共談笑。」

【譯文】

公儀潛，是魯國人，和子思是好朋友。魯穆公想通過子思來傳達他的命令，準備請公儀潛出任國相。子思說:「公儀潛就是因爲這個原因而不來的。君王如果求賢若渴，採納他的謀略建議，即使過著吃蔬菜喝冷水這樣清貧的生活，我也願意爲您效力。如果你以高官厚祿爲誘餌，卻沒有信任和重用之心，公儀潛如果是一個愚笨的人也許還可以。不然，公儀潛是不會來到你的庭院的。況且我又無才智，不能爲您手持釣杆而下誘餌，從而傷害了堅守節操之士。」公儀潛終身沒有屈服而出仕。

魯穆公仰慕公儀潛，想以高官厚祿誘致公儀潛。魯穆公乃授意子思誘致，並不是眞心誠意地仰慕公儀潛。子思當面回復了魯穆公，很好地陳述了公儀潛的節操。公儀潛不忘隱居，整天都沉浸在體悟大道的快樂之中。

王　斗

王斗者，齊人也，修道不仕，與顏斶並時〔1〕。曾造齊宣王門〔2〕，欲見宣王，宣王使謁者延斗入〔3〕，斗曰:「斗趨見王爲好勢，王趨見斗爲好士，於王何如？」謁者還報，王曰:「先生徐之〔4〕，寡人請從〔5〕。」王趨而迎之於門，曰:「寡人奉先君之宗廟，守社稷，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〔6〕。」斗曰:「王之憂國愛民，不若王之愛尺縠也〔7〕。」王曰:「何謂也？」斗曰:「王使人爲冠，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，何也〔8〕？爲能之也。今王治齊國，非左右便辟則無使也，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。」王起，謝曰〔9〕:「寡人有罪於國家矣。」於是舉士五人，任之以官。齊國大治，王斗之力也。

卓犖王斗，抗節齊門〔10〕。袞衣奔走〔11〕，至訓希聞。

方聆咳規〔12〕，省過以承。聊揚五彥〔13〕，境庶咸寧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顏歜（chù）：即顏斶（chù），齊國賢士。事跡見下篇《顏斶》。　並時：同時。

〔2〕曾造齊宣王門：造，往，到。

《戰國策・齊策四》：「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。宣王使謁者延入，王斗曰：『斗趨見王爲好勢，王趨見斗爲好士，於王何如？』使者復還報，王曰：『先生徐之，寡人請從。』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，與入，曰：『寡人奉先君之宗廟，守社稷，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。』王斗對曰：『王聞之過。斗生於亂世，事亂君，焉敢直言正諫。』宣王忿然作色不說。」

〔3〕謁者：官名。始置於春秋、戰國時，秦漢因之。掌賓贊受事，即爲天子傳達。南朝梁置謁者臺，掌朝覲賓饗及奉詔出使。陳及隋皆因之，唐改爲通事舍人。亦作爲使者的別稱。漢哀帝置河堤謁者，即派往地方主管水利的官吏。後來亦用以泛指傳達、通報的奴僕。　延：邀請。

〔4〕徐之：稍稍等待。之，助詞，表示補充音節。

〔5〕請從：請允許我遵從您的意見。即出門親自迎接王斗。

〔6〕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：諱，避諱。此句後，《戰國策・齊策四》尚有一段文字：「有間，王斗曰：『昔先君桓公所好者，九合諸侯、一匡天下，天子受籍，立爲大伯。今王有四焉。』宣王說，曰：『寡人愚陋，守齊國唯恐失抎之，焉能有四焉。』王斗曰：『否。先君好馬，王亦好馬；先君好狗，王亦好狗；先君好酒，王亦好酒；先君好色，王亦好色；先君好士，是王不好士。』宣王曰：『當今之世無士，寡人何好？』王斗曰：『世無騏驎騄耳，王駟已備矣；世無東郭逡、盧氏之狗，王之走狗已具矣；世無毛嬙、西施，王宮已充矣。王亦不好士也，何患無士？』王曰：『寡人憂國愛民，固願得士以治之。』」

〔7〕縠（hú）：縐紗。

〔8〕便辟：亦作「便僻」，指君主左右受寵幸的小臣。《管子・立政》：「三本者不審，則邪臣上通，而便辟制威。」

〔9〕謝：道歉。

《戰國策・齊策四》：「王斗曰：『王之憂國愛民，不若王愛尺縠也。』王曰：『何謂也？』王斗曰：『王使人爲冠，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，何也？爲能之也。今王治齊，非左右便辟無使也。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。』宣王謝曰：

『寡人有罪國家。』於是舉士五人任官，齊國大治。」

〔10〕抗節：堅守節操。

〔11〕袞（gǔn）衣：古代帝王及三公所穿禮服。《說文》:「袞，天子享先王，卷龍繡於下幅，一龍蟠阿上鄉。」《周禮・春官・司服》:「享先王則袞冕。」鄭玄注引鄭司農曰:「袞，卷龍衣也。」

〔12〕咳規：規勸。咳（kài），欬，咳嗽。

〔13〕五彥：五位人才。彥，美士，才德傑出的人。

【譯文】

王斗，是齊國人，修道養性，不去做官，與顏斶同時。王斗曾經前往齊宣王的門口，想謁見齊宣王，齊宣王派遣謁者邀請王斗進入，王斗說:「我前趨而拜謁君王喜好權勢，君王前趨而迎接我是喜好人才，對於君王應該怎樣做呢？」謁者回去報告齊宣王，齊宣王說:「請王斗先生暫且等等，我將親自出門迎接。」齊宣王前趨而至門口迎接王斗，說:「我敬奉先君的宗廟，保衛社稷，願意聽從先生的直言正諫而無所避諱。」王斗說:「大王的憂國愛民，比不上愛好一尺見方的縐紗。」齊宣王說: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王斗說:「大王讓人做冠冕，不派遣身邊的寵幸小臣，而派遣工匠，這是爲什麼呢？是因爲工匠擅長製作。現在大王治理齊國，如果不是身邊的寵幸小臣則不派遣，我因此說大王憂國愛民比不上喜愛一尺見方的縐紗。」齊宣王站起，道歉說:「我對國家是有罪的啊！」於是王斗推舉五個人才，齊宣王都任爲官吏。齊國治理得很好，是王斗的功勞啊。

王斗超絕不群，能夠在齊宣王門前堅守節操。權貴每每奔走於勢利，很少聽到這樣剛正的訓示了。齊宣王聽到這樣的勸勉意見，反省自己的過失，虛心接受了王斗的意見。王斗推薦了五位賢才，使得國家和百姓得以安寧。

顏　斶

顏斶，齊人也。宣王見之〔1〕，王曰:「斶前〔2〕！」斶亦曰:「王前！」宣王不說〔3〕。左右曰:「王，人君也。斶，人臣也。王曰『斶前』，斶亦曰『王前』，可乎？」斶對曰:「夫斶前爲慕勢〔4〕，王前爲趨士〔5〕。與使斶爲慕勢，不如使王爲趨士。」王忿然作色曰:「王者貴乎？士貴乎？」對曰:「士貴耳，王者不貴。」王曰:「有說乎？」

斶曰：「有。昔者秦攻齊，令曰：『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〔6〕，死不赦。』令曰：『有能得齊王頭者，封萬戶侯，賜金千鎰。』由是觀之，生王之頭，曾不若死士之壟也。」〔7〕宣王繼曰：「顏先生與寡人遊，食太牢〔8〕，乘安車〔9〕，妻子衣服麗都〔10〕。」顏斶辭去曰：「斶願得歸，晚食以當肉，安步以當車，無罪以當貴，清淨貞正以自虞〔11〕。」遂辭而去。

特哉齊斶，劇折廟堂。上陳二帝，下舉三王〔12〕。

賓師靡諾〔13〕，形神恐妨〔14〕。終身不辱，野籙有光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宣王：齊宣王，戰國時齊國國君，姓田，名闢疆，齊威王之子。公元前 319～前 301 年在位。此條見於《戰國策・齊策四》，記載頗爲詳備。

《太平御覽》卷五一〇引嵇康《高士傳》：「顏歜者，齊人也。宣王見之，王曰：『歜前。』歜曰：『王前。』王不悅，歜曰：『夫歜前爲慕勢，王前爲趨士。』王作色曰：『士貴乎？』歜曰：『昔秦攻齊，令曰：「敢近柳下惠壟樵者罪死不赦，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。」由是觀之，生王之頭，不如死士之壟。』齊王曰：『願先生與寡人遊，食太牢，乘安車。』歜曰：『願得蔬食以當肉，安步以當輿，無罪以當貴，清淨以自娛。』遂辭而去。」

〔2〕前：動詞，向前，上前。

〔3〕説（yuē）：通「悅」，高興。

〔4〕慕勢：趨附權勢。北魏楊衒之《洛陽伽藍記・秦太上君寺》：「臨淄官徒有在京邑，聞懷甎慕勢，咸共恥之。」《南史・張融傳》：「使融不爲慕勢，而令君爲趍士，豈不善乎？」

〔5〕趨士：即禮賢下士。

〔6〕柳下季：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卷二八：「柳下惠，姓展，名獲，字季禽，一云字子禽。居柳下而施德惠。一云『惠』，謚也；一云『柳下』，邑名。案《左傳》云展禽是魯僖公時人，至孔子生，八十餘年。若至子路之死，百五六十歲，不得爲友，是寄言也。」　壟：墳墓。樵採：砍伐樹木，打柴。

〔7〕曾：竟然。

《戰國策・齊策四》此處仍有顏斶的一段談論：「宣王默然不悅。左右皆曰：『斶來，斶來！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、萬石簴。天下之士，仁

義皆來役處；辯智並進，莫不來語；東西南北，莫敢不服。求萬物無不備具，而百姓無不親附。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，徒步而處農畝，下則鄙野、監門、閭里，士之賤也，亦甚矣！』斶對曰：『不然。斶聞古大禹之時，諸侯萬國，何則？德厚之道，得貴士之力也。故舜起農畝，出於野鄙而爲天子。及湯之時，諸侯三千。當今之世，南面稱寡者，乃二十四。由此觀之，非得失之策與？稍稍誅滅，滅亡無族之時，欲爲監門、閭里，安可得而有乎哉？是故《易傳》不云乎「居上位，未得其實，以喜其爲名者，必以驕奢爲行。據慢驕奢，則凶必從之。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，無德而望其福者約，無功而受其祿者辱，禍必握。」故曰：「矜功不立，虛願不至。」此皆幸樂其名，華而無其實德者也。是以堯有九佐，舜有七友，禹有五丞，湯有三輔，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，無有。是以君王無羞亟問，不愧下學。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，堯、舜、禹、湯、周文王是也。……老子曰：「雖貴，必以賤爲本；雖高，必以下爲基。是以侯王稱孤、寡、不穀，是其賤之本與？」非夫孤寡者，人之困賤下位也，而侯王以自謂，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？夫堯傳舜，舜傳禹，周成王任周公旦，而世世稱曰明主，是以明乎士之貴也。』」

〔8〕太牢：古代祭祀，牛、羊、豬三牲全備爲太牢。此處意謂食必有肉。《莊子・至樂》：「具太牢以爲膳。」成玄英疏：「太牢，牛羊豕也。」晉葛洪《抱朴子・道意》：「若養之失和、伐之不解，百痾緣隙而結、榮衛竭而不悟，太牢三牲，曷能濟焉。」《清史稿・禮志一》：「太牢：羊一、牛一、豕一。」亦有專指牛爲太牢者。《大戴禮記・曾子天圓》：「諸侯之祭，牛曰太牢。」

〔9〕安車：古代可以安坐的一種小車。古車立乘，此爲坐乘，故稱安車。供年老的高級官員及貴婦人乘用。高官告老還鄉或徵召有重望的人，往往賜乘安車。安車多用一馬，禮尊者則用四馬。《周禮・春官・巾車》：「安車，彫面鷖總，皆有容蓋。」鄭玄注：「安車，坐乘車。凡婦人車皆坐乘。」《漢書・張禹傳》：「爲相六歲，鴻嘉元年，以老病乞骸骨，上加優再三乃聽許。賜安車駟馬，黃金百斤，罷就第。」晉皇甫謐《高士傳・韓康》：「桓帝時，乃備元纁安車以聘之。使者奉詔造康，康不得已，乃佯許諾，辭安車，自乘柴車冒晨先發。」

〔10〕麗都：華美。都，美好。

〔11〕虞：通「娛」，娛樂。

〔12〕上陳二帝，下舉三王：指唐堯、虞舜、夏禹、商湯、周文王。《戰國策・齊策四》：「是以堯有九佐，舜有七友，禹有五丞，湯有三輔，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，無有。是以君王無羞亟問，不愧下學。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，堯、舜、禹、湯、周文王是也。」

〔13〕賓師：古代指不居官職而受到君主尊重的人。漢王粲《俞兒舞歌・矛俞新福歌》：「宴我賓師，敬用御天，永樂無憂。」宋葉適《夫人王氏墓誌銘》：「而節以恭儉，約以詩禮，賓師必於名士。」元黃溍《追封魏國公謚文忠李公行狀》：「先太母命爲朕賓師者，宜亟任用之。」清龔自珍《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一》：「賓師乃文致太平之事，孔子之法，箕子之法也。」　靡諾：不答應。

〔14〕形神恐妨：此處謂如出仕則導致形神分離，不能自全。

《戰國策・齊策四》：「宣王曰：『嗟乎！君子焉可侮哉，寡人自取病耳！及今聞君子之言，乃今聞細人之行，願請受爲弟子。且顏先生與寡人遊，食必太牢，出必乘車，妻子衣服麗都。顏斶辭去曰：『夫玉生於山，制則破焉，非弗寶貴矣，然太璞不完。士生乎鄙野，推選則祿焉，非不尊遂也，然而形神不全。斶願得歸，晚食以當肉，安步以當車，無罪以當貴，清靜貞正以自虞。制言者王也，盡忠直言者斶也。言要道已備矣，願得賜歸，安行而反臣之邑屋。』則再拜而辭去也。」

【譯文】

顏斶，是齊國人。齊宣王接見顏斶時說：「顏斶，請到前面來。」顏斶也說：「大王請到前面來。」齊宣王聽了很不高興，左右大臣說：「大王，是君主；顏斶，是人臣。大王說『請顏斶到前面來』，顏斶也說『大王請到前面來』，這怎麼可以呢？」顏斶回答說：「如果我到前面來就是羨慕權勢，而大王到前面來是禮賢能下士。與其使我顏斶羨慕權勢，還不如讓大王禮賢下士。」齊宣王很不高興地說：「是君王高貴呢？還是士人高貴呢？」顏斶回答說：「士人高貴，而君王不高貴。」齊宣王問：「有什麼說法嗎？」顏斶說：「有的。從前秦國進攻齊國，傳令說：『如果有人敢到柳下季的墳墓五十步範圍內砍柴者，格殺毋論。』又傳令說：『如果有人能取來齊王的頭臚，封爲萬戶侯，賞賜一千鎰黃金。』由此看來，一個活著的君王的頭臚，竟然還不如一個已經死去了的士人的墳墓。」齊宣王接著說：「請顏先生與寡人遊

處，食必有肉，乘坐安車，妻子兒女可以穿上華麗的衣服。」顏斶推辭說；「我願意回家去，簡單的晚飯以當肉，安步以當車，無罪以當高貴，以清淨堅貞公正以自娛自樂。」顏斶於是告辭而去。

傑特啊齊國的顏斶，在廟堂之上很嚴厲地批評了齊宣王。顏斶陳述二帝三王（唐堯、虞舜、夏禹、商湯、周文王）之道，開啓齊宣王。顏斶沒有答應齊宣王的延聘，唯恐出仕而妨礙了修身，致使形神不能合一。顏斶終身不受辱，使得在野之賢人有著無上的光彩。

黔婁先生

黔婁先生者〔1〕，齊人也，修身清節，不求進於諸侯。魯恭公聞其賢〔2〕，遣使致禮，賜粟三千鍾〔3〕，欲以爲相，辭不受。齊王又禮之〔4〕，以黃金百斤聘爲卿，又不就。著書四篇，言道家之務，號《黔婁子》〔5〕。終身不屈，以壽終。

黔婁物表，著撰存志。卻相魯公〔6〕，辭卿齊使〔6〕。

捐世蕭條〔8〕，斂衾弗備。賢矣配人〔9〕，以康爲謚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黔婁：事迹不詳，劉向《列女傳》卷二《魯黔婁妻》有記載，曰：「魯黔婁先生之妻也。先生死，曾子與門人往弔之。其妻出戶，曾子弔之，上堂見先生之屍在牖下，枕墼（音 jī，磚坯）席槁（乾枯的枝葉），縕袍不表，覆以布被，手足不盡斂。覆頭則足見，覆足則頭見。曾子曰：『斜引其被則斂矣。』妻曰：『斜而有餘，不如正而不足也。先生以不斜之故，能至於此。生時不邪，死而邪之，非先生意也。』曾子不能應，遂哭之，曰：『嗟乎！先生之終也，何以爲謚？』其妻曰：『以康爲謚。』曾子曰：『先生在時，食不充口，衣不蓋形，死則手足不斂，旁無酒肉，生不得其美，死不得其榮，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？』其妻曰：『昔先生，君嘗欲授之政，以爲國相，辭而不爲，是有餘貴也。君嘗賜之粟三十鍾，先生辭而不受，是有餘富也。彼先生者，甘天下之淡味，安天下之卑位，不戚戚於貧賤，不忻忻於富貴。求仁而得仁，求義而得義，其謚曰康，不亦宜乎？』曾子曰：『唯斯人也，而有斯婦。』」

〔2〕魯恭公：公元前 375～前 354 年在位。

〔3〕鍾：古容量單位。《左傳・昭公三年》：「齊舊四量：豆、區、釜、鍾……釜十則鍾。」杜預注：「六斛四斗。」三千鍾，《列女傳》作「三十鍾」。

〔4〕齊王：或以爲是齊威王。

〔5〕黔婁子：《漢書・藝文志》有「《黔婁子》四篇」。

〔6〕卻相：辭去相國。

〔7〕卿：官名。周制，宗周及諸侯皆有卿，位在大夫之上，或曰上大夫爲卿。《周禮》有六卿。《說文解字》：「六卿，天官冢宰，地官司徒，春官宗伯，夏官司馬，秋官司寇，冬官司空。」秦漢有九卿，即太常、光祿勳、衛尉、延尉、太僕、大鴻臚、宗正、大司農、少府。

〔8〕捐世：去世，棄世。人死的婉辭。

〔9〕配人：配偶，指黔婁妻。劉向《列女傳》卷二記載黔婁妻謚黔婁爲康，曾子以爲「唯斯人也，而有斯婦」，且云：「君子謂黔婁妻爲樂貧行道。《詩》曰：『彼美淑姬，可與寤言。』此之謂也。」

【譯文】

黔婁先生，是齊國人，他修身養性，堅守清高的節操，不願意在諸侯間汲汲求進取。魯恭公聞知黔婁的賢能，遂派遣使者向黔婁致禮以示尊敬，並賜給三千鍾粟，想拜他爲國相，黔婁推辭而不接受。齊王又致禮於黔婁，以黃金百斤爲禮物，聘請他爲卿，黔婁又沒有接受。黔婁著書四篇，主要談論道家的思想觀點，稱爲《黔婁子》。黔婁終身沒有出仕，守節不屈，以年壽終而去世。

黔婁先生超然物外，著書以表明其志向。黔婁辭卻魯恭公的國相，又辭掉了齊國的卿。黔婁先生去世後甚爲蕭條，連裝殮遺體的被子都沒有。黔婁先生的妻子是一位很賢明的人，她主張贈予黔婁「康」的謚號。

陳仲子

陳仲子者〔1〕，齊人也。其兄戴爲齊卿〔2〕，食祿萬鍾。仲子以爲不義，將妻子適楚〔3〕，居於陵〔4〕，自謂於陵仲子。窮不苟求，不義之食不食。遭歲饑，乏糧，三日，乃匍匐而食井上李實之蟲者〔5〕，三咽〔6〕，而能視。身自織履，妻擘纑以易衣食〔7〕。楚王聞其賢〔8〕，欲以爲相，遣使持金百鎰，至於陵聘仲子。仲子入，謂妻曰：「楚王欲以我爲相。

今日爲相，明日結駟連騎，食方丈於前〔9〕。意可乎？」妻曰：「夫子左琴右書，樂在其中矣。結駟連騎，所安不過容膝；食方丈於前，所甘不過一肉。今以容膝之安、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。亂世多害，恐先生不保命也。」於是出謝使者〔10〕，遂相與逃去，爲人灌園。

陳仲遐情，於陵控玩〔11〕。�饑覓李〔12〕，螬食過半〔13〕。

楚相敦求〔14〕，山妻了算〔15〕。遂嫁雲蹤，鋤丁自竄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陳仲子：字子終，齊國人。即《荀子・不苟篇》、《韓非子・外儲說右》的「田仲」，《荀子・非十二篇》的「陳仲」，亦作「於陵子仲」。《淮南子・泛論訓》：「季襄、陳仲子立節抗行，不入洿君之朝，不食亂世之食，遂餓而死。」高誘注云：「陳仲子，齊人，孟子弟子。」餓死以及孟子弟子之說恐都不可信。

《太平御覽》卷三九二引嵇康《高士傳》：「於陵仲子，齊人，常歸省母，人饋其兄鵝，仲子嚬蹙曰：『惡用是鶂鶂者哉！』」

〔2〕其兄戴爲齊卿：陳戴，齊卿，其采邑爲蓋（gě）。《孟子・公孫丑下》有「蓋大夫王驩」，閻若璩《四書釋地》云：「以半爲王朝之邑，王驩治之；以半爲卿族之私邑，陳氏世有之。」此說甚是。

《孟子・滕文公下》：「仲子，齊之世家也；兄戴，蓋（gě）祿萬鍾；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，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，避兄離母，處於於陵。他日歸，則有饋其兄生鵝者，已頻顣曰：『惡用是鶂鶂者爲哉？』他日，其母殺是鵝也，與之食之。其兄自外至，曰：『是鶂鶂之肉也。』出而哇之。以母則不食，以妻則食之；以兄之室則弗居，以於陵則居之，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？若仲子者，蚓而後充其操者也。」

〔3〕將：攜。適：往，到。

〔4〕於陵（wū líng）：戰國齊於陵邑。閻若璩《四書釋地續》引顧野王《輿地志》和唐張說《石泉驛詩》題自注，以爲於陵在今山東長山縣南，和臨淄相距近二百里。此文曰「適楚，居於陵」，則於陵似在楚地。抑或因楚迎聘陳仲子，皇甫謐遂誤置於陵於楚耶？

〔5〕食井上李實之螬者：李實，李樹的果實，即李子。

《孟子・滕文公下》匡章曰：「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？居於陵，三日不食，

耳無聞，目無見也。井上有李，螬食實者過半矣，匍匐往，將食之，三咽，然後耳有聞，目有見。」

〔6〕三咽：吞了三口。

〔7〕擘（bò）:剖，分開。　纑（lú）：麻縷；麻線。《孟子・滕文公下》：「彼身織屨，妻辟纑，以易之也。」趙岐注云：「緝績其麻曰辟，練其麻曰纑。」

〔8〕楚王聞其賢：楚王聽說陳仲子很賢明。

劉向《列女傳》卷二《楚於陵妻》：「楚於陵子終之妻也。楚王聞於陵子終賢，欲以爲相，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迎之。於陵子終曰：『僕有箕箒之妾，請入與計之。』即入，謂其妻曰：『楚王欲以我爲相，遣使者持金來，今日爲相，明日結駟連騎，食方丈於前，可乎？』妻曰：『夫子織屨以爲食，非與物無治也。左琴右書，樂亦在其中矣。夫結駟連騎，所安不過容膝；食方丈於前，甘不過一肉。今以容膝之安、一肉之味，而懷楚國之憂，其可乎？亂世多害，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。』於是子終出謝使者，而不許也。遂相與逃，而爲人灌園。君子謂於陵妻爲有德行。《詩》云：『愔愔良人，秩秩德音。』此之謂也。」

〔9〕方丈：一丈見方。《孟子・盡心下》：「食前方丈。」謂菜肴羅列之多。

〔10〕謝：推辭，拒絕。《史記・秦本紀》：「秦怨圉亡去，乃迎晉公子重耳於楚，而妻以故子圉妻，重耳初謝，後乃受。」

〔10〕控玩：控制、貪求，此處意謂居住。玩，貪求。

〔11〕輖（zhōu）：車重。《說文解字》：「輖，重也。」段玉裁注：「軒言車輕，輖言車重。引申爲凡物之輕重。」輖饑：餓得很厲害。即《孟子・滕文公下》云：「居於陵，三日不食，耳無聞，目無見也。井上有李，螬食實者過半矣，匍匐往，將食之，三咽，然後耳有聞，目有見。」

〔12〕螬（cáo）：蠐螬，金龜子的幼蟲。但以果樹爲食物者實爲金龜子。

〔13〕楚相敦求：楚國以國相之重位篤誠聘求。

〔14〕山妻：隱士之妻。後多用爲自稱其妻的謙詞。　了（liǎo）算：明白地估計、分析。了，明白。《晉書・杜預傳》：「臣心實了。」《世說新語・雅量》：「雖神氣不變，而心了其故。」

【譯文】

陳仲子，是齊國人。他的兄長陳戴是齊國的卿，食祿萬鍾。陳仲子認爲這是不義的，便帶著妻子兒女來到楚國，居住在於陵，自稱「於陵仲子」。

陳仲子生活貧窮，但從不苟且乞求，來之不義的食物從來不吃。有一年發生大饑荒，陳仲子缺糧斷飲，三天未吃到食物，因飢餓而匍匐爬行，拾取掉在井邊的被蟲子吃了大半的李子，吞吃了三口，眼睛才能夠看得見。陳仲子親自織麻鞋，妻子擘麻練麻來換取衣物和糧食。楚王聞知陳仲子是賢能之人，想拜其爲國相，派遣使者帶著百鎰黃金，來到於陵聘請陳仲子。陳仲子進入內室，對妻子說：「楚王準備拜我爲國相。今天做了國相，明天就可以擁有成隊的車馬，美味佳肴將會有很多都陳列於面前。你的意見如何呢？」妻子說：「你左邊有琴右邊有書，快樂就在其中。成群結隊的車馬，所佔用的只不過是能夠容得下兩膝的地方；美味佳肴陳列於面前，所喜歡的也只是一塊肉而已。現在你卻以容納一膝之安、享受一塊肉的味道而要懷有楚國的憂患。亂世多有禍害，如此則恐怕先生難以保全性命。」於是陳仲子出而拒絕了使者，並帶著妻子逃走了，隱居而爲人家澆灌菜園。

陳仲子有遐情遠思，居住於於陵。陳仲子餓得很厲害，尋覓到了蟲子吃了一半的李子吃了下去。楚王敦求陳仲子作國相，他的妻子作出了明智的分析，不願陳仲子出仕。陳仲子遂攜妻子隱居，爲別人種菜以避世。

漁　父

漁父者，楚人也。楚亂，乃匿名隱釣於江濱〔1〕。楚頃襄王時〔2〕，屈原爲三閭大夫〔3〕，名顯於諸侯，爲上官靳尚所譖〔4〕，王怒，放之江濱〔5〕，被髮行吟於澤畔〔6〕。漁父見而問之〔7〕，曰：「子非三閭大夫歟？何故至於斯？」原曰：「舉世混濁而我獨清⑥，衆人皆醉而我獨醒，是以見放。」漁父曰：「夫聖人不凝滯於萬物〔8〕，故能與世推移。舉世混濁，何不揚其波汩其泥⑦〔9〕？衆人皆醉，何不餔其糟、歠其釃〔10〕？何故懷瑾握瑜〔11〕，自令放爲〔12〕？」乃歌曰：「滄浪之水清〔13〕，可以濯吾纓〔14〕。滄浪之水濁，可以濯吾足。」遂去深山，自閉匿〔15〕，人莫知焉。

楚老垂竿，漁於煙水。族氏無彰，鱗鬐自舉。

偶覿三閭〔16〕，開敷數語，擊棹揚歌，冥潛何許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匿名隱釣於江濱：濱，水邊。

王逸《楚辭章句》卷七《漁父章句》:「漁父者,屈原之所作也。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間,憂愁歎吟,儀容變易。而漁父避世隱身,釣魚江濱,欣然自樂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,怪而問之,遂相應答。」

劉知幾《史通·雜說》引嵇康《高士傳》之「漁父」,有篇名而無正文。

〔2〕頃襄王:楚懷王長子,名橫。懷王入秦不歸,楚立太子橫爲王,是爲頃襄王。

〔3〕三閭大夫:戰國楚官名,掌昭、屈、景三姓貴族。屈原曾任此職。王逸《離騷序》:「屈原與楚同姓,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。」

〔4〕靳尚:楚懷王時爲上官大夫,爲懷王幸臣。

《史記·屈原賈生列傳》:張儀入楚,「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,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。懷王竟聽鄭袖,復釋去張儀。是時屈平既疏,不復在位,使於齊。顧反,諫懷王曰:『何不殺張儀?』懷王悔,追張儀不及。」「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,故內惑於鄭袖,外欺於張儀,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、令尹子蘭,兵挫地削,亡其六郡,身客死於秦,爲天下笑。此不知人之禍也。」

譖(zèn):讒言;說人的壞話,譭謗。

〔5〕放之江濱:放,流放。《史記·屈原賈生列傳》:「令尹子蘭(頃襄王之弟)聞之,大怒,卒使上官大夫(即靳尚)短屈原於頃襄王。頃襄王怒而遷之。」

〔6〕被髮:披垂頭髮。被(pī),通「披」,披垂。《史記·屈原賈生列傳》:「屈原至於江濱,被髮行吟澤畔,顏色憔悴,形容枯槁。」

〔7〕漁父見而問之:王逸《楚辭章句》卷七《漁父章句》:「漁父見而問之,曰:『子非三閭大夫與?何故至於斯?』屈原曰:『舉世皆濁我獨清,眾人皆醉我獨醒,是以見放。』漁父曰:『聖人不凝滯於物,而能與世推移。世人皆濁,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;眾人皆醉,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。何故深思高舉,自令放爲?』」

〔8〕凝滯:拘泥,不知變通;黏滯;停止流動。《楚辭·漁父》:「漁父曰:『聖人不凝滯於物,而能與世推移。』」南朝梁江淹《別賦》:「舟凝滯於水濱,車逶遲於山側。」唐李邕《鶻賦》:「彼俊異之英決,豈凝滯於嫌猜?」宋陳善《捫虱新話·劉道原能自攻其過》:「況古非今,不達時變,凝滯少斷,勞而無功。」元劉壎《隱居通議·理學一》:「自是磊磊落落,軒豁呈露,

無秋毫凝滯。」

〔9〕汩（gǔ）：通「淈」，攪混，擾亂。

〔10〕餔其糟歠其釃：餔（bū），食。糟（zāo），酒渣。歠（chuò），飲；啜。釃（lí），薄酒。

〔11〕懷瑾握瑜：比喻有高貴的品德和才能。瑾、瑜，皆美玉。《楚辭・九章・懷沙》：「懷瑾握瑜兮，窮不知所示。」

〔12〕自令放爲：自我流放呢。放，流放。爲，句末語氣詞，表示疑問。《論語・顏淵》：「棘子成曰：君子質而已矣，何以文爲？」

此處王逸《楚辭章句》卷七尚有屈原的對答：「屈原曰：『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，新浴者必振衣，安能以身之察察，受物之汶汶者乎？寧赴湘流，葬於江魚之腹中，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？』」

〔13〕滄浪：古水名。有漢水、漢水之別流、漢水之下流、夏水諸說。《尚書・禹貢》：「嶓冢導漾，東流爲漢。又東爲滄浪之水。」孔安國傳：「別流在荊州。」酈道元《水經注・夏水》：「劉澄之著《永初山川記》云：『夏水，古文以爲滄浪，漁父所歌也。』」

〔14〕濯（zhuó）：洗滌。纓，繫冠的絲帶。後用「濯纓」表示避世隱居或清高自守之意。《孟子・離婁上》：「有孺子歌曰：滄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纓；滄浪之水濁兮，可以濯我足。」

〔15〕閉匿：隱遁。王逸《楚辭章句》卷七：「漁父莞爾而笑，鼓枻而去，歌曰：『滄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吾纓；滄浪之水濁兮，可以濯吾足。』遂去，不復與言。」

〔16〕覿（dí）：見，相見。

【譯文】

漁父，是楚國人。楚國遭禍亂，於是漁父隱姓埋名，在江邊垂釣。楚頃襄王時，屈原爲三閭大夫，聲名顯揚於諸侯間，被上官大夫靳尙所誣陷，楚王大怒，遂流放屈原於江邊。屈原在山林川澤散披頭髮，邊走邊吟誦。漁父見到屈原，問說：「你不是三閭大夫嗎？什麼原因到了這種地步？」屈原說：「整個社會皆渾濁而我獨自清高，眾人皆沉醉而我獨處清醒，因此被流放。」漁父說：「聖人不會被外物所束縛，所以能夠與時俱進。既然整個社會皆渾濁，你爲什麼不推波助瀾、攪渾泥水呢？既然眾人皆沉醉，你爲什麼不吃酒糟、喝濁酒泥？你爲什麼要懷有高貴的品德和卓越的才能，而自我流放呢？」於

是漁父歌唱道:「滄浪之水清澈見底呀,可以洗滌我的冠纓;滄浪之水渾濁呀,可以洗滌我的腳丫。」漁父於是進入深山,隱居不出,無人知曉他的下落。

楚人漁父在雲霧迷朦的江邊垂釣,他的族姓不彰顯於世,不知道他的姓名,水中魚蝦都願意上他的鈎。漁父偶然遇見了三閭大夫屈原,開導了屈原幾句話,然後敲擊著船槳、唱著歌兒,悄然隱居而不知其處。

安期生

安期生者,琅琊人也〔1〕。受學河上丈人,賣藥海邊,老而不仕,時人謂之千歲公。秦始皇東遊,請與語,三日三夜,賜金璧直數千萬〔2〕,出,置阜鄉亭而去〔3〕,留赤玉舄為報〔4〕。留書與始皇曰:「後數十年,求我於蓬萊山下〔5〕。」及秦敗,安期生與其友蒯通交往〔6〕。項羽欲封之〔7〕,卒不肯受。

安期高蹈〔8〕,療俗千祀〔9〕。綠海孤遊〔10〕,朱顏常駐。

揮璧阜亭,酬舄始帝〔11〕。去矣銀臺〔12〕,永遺塵世〔13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琅琊(láng yá):亦作「琅邪」,山名,在今山東諸城東南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:「放於琅邪。」秦置郡,治所在琅邪縣(今山東郊南縣西南夏河城)。西漢移治東武(今山東諸城縣),東漢建初五年(80 年)改為國,東晉後復為郡。

劉向《列仙傳》卷上《安期先生》:「安期先生者,琅琊阜鄉人也。賣藥於東海邊,時人皆言千歲翁。秦始皇東遊,請見,與語三日三夜,賜金璧,度數千萬,出,於阜鄉亭皆置,去留書,以赤玉舄一雙為報,曰:『後數年,求我於蓬萊山。』始皇即遣使者徐市、盧生等數百人入海,未至蓬萊山,輒逢風波而還。立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云。」

〔2〕直:值,價值。

〔3〕阜鄉亭:地名不詳。

〔4〕赤玉舄(xì):紅色的玉鞋。舄,古代一種以木為覆底的鞋。崔豹《古今注·輿服》:「舄,以木置履下,乾臘不畏泥濕也。」亦泛指鞋。《詩經·韓奕》:「亦兗赤舄。」

〔5〕蓬萊山：古代傳說東海中有蓬萊，方丈，瀛洲三山，爲神仙所居，總稱三神山。《山海經·海內北經》：「蓬萊山在海中。」《史記·封禪書》：「自威、宣、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、方丈、瀛洲，此三神山者，其傳在勃海中。」《後漢書·竇章傳》：「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臧室，道家蓬萊山。」李賢注：「蓬萊，海中神山，爲仙府，幽經祕錄並皆在焉。」

〔6〕蒯通：范陽人，本名蒯徹，以避漢武帝劉徹諱，故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作「蒯通」。楚漢時，以善辯著名，有權變，武信君用其策，降燕、趙三十餘城；漢將韓信用其計，遂定齊地。後勸韓信叛漢自立爲王，韓信不能從，乃佯狂遁去。漢高祖欲烹蒯通，以辯得免。著《雋永》八十一首，論戰國遊士權變，並自序其說。已佚。《漢書》有傳。

〔7〕項羽欲封之：《史記·田儋列傳》：「蒯通者，善爲長短說，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。通善齊人安期生。安期生嘗干項羽，項羽不能用其策，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，兩人終不肯受，亡去。」

〔8〕高蹈：遠行，後指隱居。《左傳·哀公二十一年》：「公及齊侯、邾子盟於顧。齊人責稽首，因歌之曰：『魯人之皋，數年不覺，使我高蹈。唯其儒書，以爲二國憂。』」杜預注：「高蹈，猶遠行也。」孔穎達疏：「高蹈，高舉足而蹈地，故言猶遠行也。」

〔9〕祀：年。《尚書·洪範》：「惟十有三祀，王訪於箕子。」

〔10〕綠海：即碧海。

〔11〕始帝：秦始皇。

〔12〕銀臺：傳說中王母所居處。《文選·張衡〈思玄賦〉》：「聘王母於銀臺兮，羞玉芝以療饑。」舊注：「銀臺，王母所居。」此處泛指神仙之居所。

〔13〕遺：遺棄。塵世：猶言人間，俗世。唐元稹《度門寺》詩：「心源雖了了，塵世苦憧憧。」

【譯文】

安期生，是琅琊人。安期生追隨河上丈人學習，在海邊上靠賣藥爲生，年老仍未出仕，當時人們稱之爲「千歲公」。秦始皇東遊海邊，請求與安期生談話，談了三天三夜，賞賜給安期生的黃金和玉璧價值數千萬。出來後，安期生將這些黃金和玉璧丟在阜鄉亭而離去，並且留了一雙紅色的玉石鞋作爲回報，並且給秦始皇留下書信，說：「再過幾十年，在蓬萊山下找我。」秦朝滅亡了後，安期生與好友蒯通相交往。項羽準備分封安期生，安期生最終不

肯接受。

安期生高蹈避世，其高潔的品性，千百年來可以治療世俗汲汲奔進之弊病。安期生在東海邊賣藥，容貌未改，紅顏常駐。安期生把秦始皇所賜的黃金、玉璧都拋棄在阜鄉亭，並留了一雙紅玉鞋酬謝秦始皇。很遙遠啊仙人之居所，只在塵世中永遠地留下了仙人的蹤迹。

河上丈人

河上丈人者，不知何國人也〔1〕，明老子之術，自匿姓名，居河之湄〔2〕，著《老子章句》，故世號曰河上丈人。當戰國之末，諸侯交爭，馳說之士〔3〕，咸以權勢相傾。唯丈人隱身修道，老而不虧。傳業於安期生〔4〕，爲道家之宗焉。

伯陽倡教〔5〕，嗣流河上。句疏章鈎〔6〕，宣機顯象〔7〕。

戰世紛紜，玄心坦蕩〔8〕。鶴髮葆眞，仙民景向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不知何國人：不知道是哪個國家的人。《史記・樂毅列傳》：「樂臣公學黃帝、老子，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，不知其所出。」

《太平御覽》卷五一〇引嵇康《高士傳》：「河上公，不知何許人也。謂之丈人，隱德無言，無得而稱焉。安丘先生等從之，修其黃老業。」

〔2〕河之湄：河邊。湄（méi），岸邊水和草交接之處。《詩經・秦風・蒹葭》：「在河之湄。」

〔3〕馳說之士：遊說之辯士，縱橫家。

〔4〕傳業於安期生：《史記・樂毅列傳》：「樂臣公學黃帝、老子，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，不知其所出。河上丈人教安期生，安期生教毛翕公，毛翕公教樂瑕公，樂瑕公教樂臣公，樂臣公教蓋公，蓋公教於齊高密、膠西，爲曹相國（指曹參）師。」

〔5〕伯陽：指老子。《史記・老莊申韓列傳》：「老子者，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。姓李氏，名耳，字伯陽，謚曰聃。」參見《老子李耳》注釋〔1〕。

〔6〕句疏章鈎：逐句疏解，逐章闡述。鈎，鈎玄提要。

〔7〕宣機顯象：闡述深微之徵兆、顯示物象。

〔8〕玄心：能悟徹事物的玄理奧義的心。晉僧肇《注〈維摩詰經〉序》：「大秦天王，俊神超世，玄心獨悟。」

【譯文】

河上丈人，不知哪個諸侯國的人。河上丈人精通老子的學說，隱埋姓名，居住在黃河岸邊，著有《老子章句》一書，所以人們稱之為「河上丈人」。當時正值戰國末年，諸侯之間交相發生戰爭，遊說之士每每依仗權勢，互相爭鬥、傾軋。只有河上丈人隱居於鄉野而修養道德，葆其天性，老年時仍然進德修道毫無虧損。河上丈人將自己的學問傳授給安期生，成為道家的宗師。

老子創立道家學說，河上丈人繼承了老子的學說。河上丈人著有《老子章句》，逐句疏解《老子》之意，鈎要提玄，闡述微言妙道，顯示世間萬象。時值戰國紛爭，而河上丈人體道而悟，心懷坦蕩，年老而能修道不虧、葆眞全性，令後世學仙之人仰慕嚮往啊。

樂臣公

樂臣公者，宋人也。其先宋公族，其後別從趙〔1〕**。其族樂毅**〔2〕**，顯名於諸侯，而臣公獨好黃、老**〔3〕**，恬靜不仕。及趙為秦昭王滅，臣公東之齊，以《老子》顯名。齊人尊之，號稱賢師。趙人田叔等皆尊事焉**〔4〕**。**

臣公貴閥，或擁旄旌。獨窮玄牝〔5〕**，不滑神精**〔6〕**。**

兵墟故國〔7〕**，蓬轉揚聲**〔8〕**。教承瑕翕**〔9〕**，振鐸千齡。**

【注釋】

〔1〕別：分支。謂樂氏一支脈。

〔2〕樂毅：《史記·樂毅列傳》：「樂毅者，其先祖曰樂羊。樂羊為魏文侯將，伐取中山，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。樂羊死，葬於靈壽，其後子孫因家焉。中山復國，至趙武靈王時覆滅中山，而樂氏後有樂毅。樂毅賢，好兵，趙人舉之。」後入燕，受燕昭王知遇，為燕攻下齊之七十餘城，封為昌國君。燕惠王即位，樂毅奔趙，被封為望諸君。

〔3〕臣公獨好黃老：《史記·樂毅列傳》：「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、樂臣公。趙且為秦所滅亡，之齊高密。樂臣公善修黃帝、老子之言，顯聞於齊，稱賢師。」

〔4〕趙人田叔等皆尊事焉：《史記・田叔列傳》：「田叔者，趙陘城人也。其先齊田氏苗裔也。叔喜劍，學黃老術於樂巨公（即樂臣公）所。」

〔5〕玄牝：道家指孳生萬物的本源，比喻道。《老子》：「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之根。」蘇轍解：「玄牝之門，言萬物自是出也，天地自是生也。」

〔6〕滑（gǔ）：通「汩」，擾亂。《國語・周語下》：「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，而滑夫二川之神，使至於爭明，以妨王宮。」

〔7〕兵墟故國：謂樂臣公所寓居的趙國爲秦所滅。兵墟，戰爭使之成爲廢墟。

〔8〕蓬轉揚聲：謂樂臣公遷居齊國而聲名遠揚。蓬轉，謂漂泊流徙。

〔9〕教承瑕翕：樂臣公的學業傳承自樂瑕公、毛翕公。瑕，樂瑕公；翕，毛翕公。《史記・樂毅列傳》：「河上丈人教安期生，安期生教毛翕公，毛翕公教樂瑕公，樂瑕公教樂臣公，樂臣公教蓋公，蓋公教於齊高密、膠西，爲曹相國師。」

【譯文】

樂臣公，是宋國人。他的祖先是宋國的貴族，後來的分支遷往趙國。族人樂毅顯揚聲名於諸侯間，而樂臣公愛好黃、老之術，安適恬靜，從未出仕。當趙國被秦昭王滅亡後，樂臣公向東來到齊國，以精通《老子》而名揚當世。齊國人非常尊敬樂臣公，稱爲「賢師」。趙國人田叔等皆尊重、師事樂臣公。

樂臣公出身貴族，其同族之人有的官重爵尊，擁有旌旗，很是顯赫。只有樂臣公窮盡道家之旨，不擾亂其精神。當他所寄寓的趙國被秦滅亡之後，樂臣公遷居於齊國，他的聲名卻日益顯赫了。樂臣公學業傳承於樂瑕公、毛翕公，將道家思想傳播於千載之後。

蓋　公

蓋公者，齊之膠西人也，明《老子》，師事樂臣公〔1〕。漢之起，齊人爭往于世主〔2〕⑧，唯蓋公獨遁居不仕。及漢定天下，曹參爲齊丞相〔3〕，盡延問長老、諸生以百數何以治齊〔4〕，人人各殊，參不知所從。聞蓋公善治黃、老，乃使人厚幣聘之〔5〕。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，遂推此類爲參具言之。參悅，乃避正堂，舍之，師事之，齊果大治。及參入相漢〔6〕，遵蓋公之道⑨，故天下歌之。蓋公雖爲參師〔7〕，然未嘗仕，以壽終。

嬴末龍爭，奮圖封拜。褘矣蓋公〔8〕，遲棲東海〔9〕。

無爲教參〔10〕，齊方底泰〔11〕。衍輔漢庭〔12〕，玄風猶在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師事樂臣公：《史記·樂毅列傳》：「樂臣公教蓋公，蓋公教於齊高密、膠西，爲曹相國師。」

〔2〕世主：國君。《莊子·漁父》：「孔氏者，性服忠信，身行仁義，飾禮樂，選人倫，上以忠於世主，下以化於齊民，將以利天下。」此處指漢高祖劉邦。　于：龍溪本作「于」。于，介詞，給，向。《左傳·隱公元年》：「仲子歸于我。」

〔3〕曹參：《史記·曹參世家》：「平陽侯曹參者，沛人也。秦時爲沛獄掾，而蕭何爲主吏，居縣爲豪吏矣。」追隨劉邦起事，屢建功勳。孝惠帝元年（前194年），爲齊丞相。後代蕭何爲漢丞相。

〔4〕延問：邀請詢問。《後漢書·方術傳上·樊英》：「（天子）待以師傅之禮，延問得失。」宋文瑩《玉壺清話》卷一：「道士蘇澄隱迎鑾駕，霜簡星冠，年九十許，氣貌翹竦，上因延問甚久。」　長（zhǎng）老：老年人。《管子·五輔》：「養長老，慈幼孤。」　諸生：很多有知識學問之士；眾儒生。《管子·君臣上》：「是以爲人君者，坐萬物之原，而官諸生之職者也。」尹知章注：「謂授諸生之官而任之以職也。生，謂知學之士也。」《史記·曹參世家》：「孝惠帝元年，除諸侯相國法，更以參爲齊丞相。參之相齊，齊七十城。天下初定，悼惠王富於春秋，參盡召長老、諸生，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，諸儒以百數，言人人殊，參未知所定。聞膠西有蓋公，善治黃、老言，使人厚幣請之。既見蓋公，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，推此類具言之。參於是避正堂，舍蓋公焉。其治要用黃老術，故相齊九年，齊國安集，大稱賢相。」

〔5〕厚幣：重禮。

〔6〕參入相漢：曹參入朝廷爲丞相。

〔7〕蓋公雖爲參師：《史記·樂毅列傳》：「樂臣公教蓋公，蓋公教於齊高密、膠西，爲曹相國師。」

〔8〕褘（yì）：美好。

〔9〕遲棲：滯留，此處指隱居。

〔10〕無爲教參：以無爲而治的思想教導曹參。

〔11〕底泰：安泰，安定。

〔12〕衍輔漢庭：推衍治理齊地的經驗以輔佐漢朝。

【譯文】

蓋公，是齊國膠西人。蓋公精通《老子》，以樂臣公爲師。漢朝興起時，齊國人都爭相投奔劉邦，只有蓋公隱居而不出仕。等到漢朝統一天下後，曹參出任齊國丞相，曹參遍邀年長者和眾儒士達一百多人，請教治理齊國的辦法，結果每個人的意見各不相同，曹參無所適從。曹參聽說蓋公擅長黃老之學，於是派人帶著重禮聘請蓋公。蓋公爲曹參講了治理天下之術貴在清淨無爲而百姓自然安定的道理，並推衍這一道理而爲曹參詳盡講述。曹參很是高興，乃讓出了自己居住的正堂，安排蓋公住進去，並且拜蓋公爲師，齊國果然治理得很好。等到曹參出任漢朝丞相，仍然遵循蓋公之道，所以天下百姓讚美曹參。蓋公雖然是曹參的老師，但是未嘗出仕，以儘其天年而去世。

秦朝末年諸侯紛爭，人人都發奮，汲汲奔進，以期博得拜官、封爵。美好啊蓋公，隱居於東海之濱，以無爲而治的思想來教導曹參，齊國才得以太平。曹參推衍治理齊國的經驗而輔佐漢朝，仍然秉持的是道家無爲而治的思想。

四　皓

四皓者，皆河內軹人也〔1〕，或在汲〔2〕。一曰東園公，二曰甪里先生，三曰綺里季，四曰夏黃公，皆修道潔己，非義不動。秦始皇時，見秦政虐，乃退入藍田山〔3〕，而作歌曰：「莫莫高山〔4〕，深谷逶迤〔5〕。曄曄紫芝，可以療饑。唐虞世遠，吾將何歸。駟馬高蓋〔6〕，其憂甚大。富貴之畏人，不如貧賤之肆志。」乃共入商洛〔7〕，隱地肺山，以待天下定。及秦敗，漢高聞而徵之〔8〕，不至。深自匿終南山，不能屈己。

皇皇四老，同襟齊志〔9〕。遠虞藍田，芝糧蘿被〔10〕。

弗鑿天眞，重歸地肺。隆準膺圖〔11〕，空勞聘幣〔12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河內：郡名，漢高祖二年置，治所在懷縣（今河南武陟縣西南）。軹（zhī）：

軹縣，西漢置，治所在今河南濟源縣南。隋大業初廢入河內縣。唐初復置，貞觀元年廢入濟源縣。

〔2〕汲：汲縣，西漢置，治所在今河南汲縣西南。

〔3〕藍田山：在今陝西藍田縣東，一名玉山、覆車山，產美玉。

〔4〕莫莫（mò）：肅敬、靜穆。《太平御覽》卷一六八引皇甫謐《帝王世紀》曰：「四皓，始皇時隱於商山，作歌曰：「莫莫高山，深谷逶迤。曄曄紫芝，可以療饑。唐虞世遠，吾將何歸？」

〔5〕逶迤：蜿蜒曲折。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：「河以逶蛇故能遠，山以陵遲故能高。」《文選·揚雄〈甘泉賦〉》：「梁弱水之濎濙兮，躡不周之逶迆。」李善注：「迆，音移。」呂向注：「逶迆，長曲貌。」唐盧綸《與從弟瑾同下第後出關言別》詩：「雜花飛盡柳陰陰，官路逶迤綠草深。」

〔6〕駟馬高蓋：指華麗莊嚴的馬車。駟馬，一車四馬。蓋，車蓋。

〔7〕商洛：商洛山，一名商山、商阪，又名地肺山、楚山。在今陝西商縣東南。

〔8〕漢高聞而徵之：《史記·留侯世家》留侯張良說：「顧上（高祖劉邦）有不能致者，天下有四人。四人者年老矣，皆以爲上慢侮人，故逃匿山中，義不爲漢臣。然上高此四人。」司馬貞《索隱》曰：「四人，四皓也，謂東園公、綺里季、夏黃公、角里（即甪 lù 里）先生。按：《陳留志》云：『園公姓庾，字宣明，居園中，因以爲號。夏黃公姓崔名廣，字少通，齊人，隱居夏里修道，故號曰夏黃公。角里先生，河內軹人，太伯之後，姓周名術，字符道，京師號曰霸上先生，一曰角里先生。』」

〔9〕同襟齊志：有著共同的胸懷和志向。

〔10〕芝糧蘿被：以芝草爲糧食，以藤蘿爲被子。

〔11〕隆準：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：「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，美鬚髯，左股有七十二黑子。仁而愛人，喜施，意豁如也。」隆，高也。準，鼻也。　膺圖：上膺圖讖。圖讖，古代方士或儒生編造的關於帝王受命徵驗一類的書，多爲隱語、預言。始於秦，盛於東漢。《漢書·王莽傳上》：「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，及有逸《禮》、古《書》、《毛詩》、《周官》、《爾雅》、天文、圖讖、鍾律、月令、兵法，《史篇》文字，通知其意者，皆詣公車。」《後漢書·光武帝紀上》：「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云：『劉氏復起，李氏爲輔。』」李賢注：「圖，河圖也；讖，符命之征驗也。」宋洪邁《容齋三筆·光武苻堅》：「苻堅禁圖讖之學，尚書郎王佩讀讖，堅殺之，學讖者

遂絕。」清陳康祺《郎潛紀聞》卷一：「古來帝王姓氏上應圖讖，如漢號卯金，晉稱典午，以及劉秀、李淵之先兆，大抵皆事後附會之說。」

〔12〕聘幣：以重禮相聘。四皓後為太子劉盈（孝惠帝）所聘。

《史記·留侯世家》：「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，卑辭厚禮，迎此四人。四人至，客建成侯所……及燕置酒，太子侍，四人從太子，年皆八十有餘，鬚眉皓白，衣冠甚偉。上怪之，問曰：『彼何為者？』四人前對，各言名姓，曰：東園公、甪里先生、綺里季、夏黃公。上乃大驚曰：『吾求公數歲，公辟逃我，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？』四人皆曰：『陛下輕士善罵，臣等義不受辱，故恐而亡匿。竊聞太子為人仁孝，恭敬愛士，天下莫不延頸，欲為太子死者，故臣等來耳。』上曰：『煩公幸卒調護太子。』四人為壽已畢，趨去，上目送之，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：『我欲易之，彼四人輔之，羽翼已成，難動矣！呂后眞而主矣！』」

【譯文】

四皓，都是河內郡軹縣人，也有人說是汲縣人。他們四個人的名字是：東園公、甪里先生、綺里季、夏黃公。四皓都苦心修道，潔身自好，不符合義則不做。秦始皇時，四皓見秦國政治暴虐，便退而隱居於藍田山，作歌唱道：「巍峨的高山，山谷幽深曲折。鮮豔的紫芝，可以充饑。唐虞盛世早已逝去，我們的歸宿何在啊？乘坐華麗的駟馬高車，憂患甚大。富貴而心懷畏懼，實在不如貧賤而自肆心志、稱心如意。」於是四皓進入商洛山，隱居於地肺山，等待天下安定。秦朝滅亡後，漢高祖仰慕四皓大名而徵召，四皓沒有應徵，深深地藏匿在終南山，沒有屈節出仕。

美盛高明的商山四老，有著共同的胸懷和志向，遠遠地隱居於藍田以怡情悅志，以芝草為糧食以藤蘿為被子。四皓不傷天性本眞，又隱居於地肺山。漢高祖劉邦應圖讖而建立漢朝，仰慕四皓，以重禮相聘，四皓最終沒有屈節出仕。

黃石公

黃石公者，下邳人也〔1〕。遭秦亂，自隱姓名，時人莫知者。初，張良易姓為長，自匿下邳〔2〕，步遊沂水圯上〔3〕，與黃石公相遇，未謁〔4〕，黃石公故墜履圯下，顧謂良曰：「孺子取履！」良素不知詐，愕然，

欲毆之。爲其老人也，強忍下取履，因跪進焉。公以足受，笑而去。良殊驚，公行里所〔5〕，還謂良曰：「孺子可教也。後五日平明〔6〕，與我期此〔7〕。」良愈怪之，復跪曰：「諾。」五日平旦，良往，公怒曰：「與老人期，何後也？後五日早會。」良雞鳴往，公又先在，復怒曰：「何後也？後五曰早會。」良夜半往，有頃，公亦至，喜曰：「當如是。」乃出一編書與良，曰：「讀是則爲王者師矣。後十三年，孺子見濟北，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〔8〕。」遂去不見。良旦視其書，乃是《太公兵法》。良異之，因請習〔9〕。以說他人，皆不能用。後與沛公遇於陳留〔10〕，沛公用其言〔11〕，輒有功。後十三年，從高祖過濟北⑩，穀城山下得黃石，良乃寶祠之〔12〕。及良死，與石並葬焉。

何者老翁，託名黃石。蚤鑒留侯〔13〕，脫履令拾。

玉弢金版〔14〕，授之不惜。定帝謀王，穀城留迹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下邳（pī）：縣名。秦置，治所在今江蘇睢寧西北古邳鎮東，地處沂、泗兩水交會處，自古爲淮北戰場。

〔2〕自匿下邳：自行隱藏在下邳。

《史記·留侯世家》：「得力士，爲鐵椎重百二十斤。秦皇帝東遊，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，誤中副車。秦皇帝大怒，大索天下，求賊甚急，爲張良故也。良乃更名姓，亡匿下邳。」

〔3〕圯（yí）：橋。古東楚方言稱橋爲圯。

〔4〕未謁：未曾進見。

《史記·留侯世家》：「良嘗閒，從容步游下邳圯上，有一老父，衣褐，至良所，直墮其履圯下，顧謂良曰：『孺子，下取履！』良鄂然，欲毆之，爲其老，彊忍下取履。父曰：『履我！』良業爲取履，因長跪履之。父以足受，笑而去。良殊大驚，隨目之。父去里所，復還，曰：『孺子可教矣。後五日平明，與我會此。』良因怪之，跪曰：『諾。』五日平明，良往，父已先在，怒曰：『與老人期，後，何也？』去，曰：『後五日早會。』五日雞鳴，良往，父又先在，復怒曰：『後，何也？』去，曰：『後五日復早來。』五日，良夜未半往。有頃，父亦來，喜曰：『當如是。』出一編書，曰：『讀此則爲王者師矣。後十年興。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，穀城

山下黃石即我矣。』遂去，無他言，不復見。旦日視其書，乃《太公兵法》也。良因異之，常習誦讀之。」

〔5〕行里所：走了一里左右的路。所，用在數量詞後面，表示約數。

〔6〕平明：猶黎明。天剛亮的時候。《荀子・哀公》：「君昧爽而櫛冠，平明而聽朝。」唐李白《遊太山》詩之三：「平明登日觀，舉手開雲關。」

〔7〕期：相約，相會。

〔8〕穀城：張守節《史記正義》：「《括地志》云：穀城山，一名黃山，在濟州東阿縣東。濟洲，故濟北郡。孔文祥云：『黃石公，鬚眉皆白，杖丹黎，履赤舄。』」

〔9〕請習：學習。「請」字後面帶動詞時，有兩種不同意義。第一種是請對方做某事。《左傳・隱公元年》：「若弗與，則請除之。」第二種是請對方允許自己做某事。《左傳・隱公元年》：「臣請事之。」引申爲請求給予。

〔10〕沛公：指劉邦。《史記・高祖本紀》：「父老乃率子弟，共殺沛令，開城門迎劉季。欲以爲沛令。劉季曰：『天下方擾，諸侯並起，今置將不善，一敗塗地。吾非敢自愛，恐能薄，不能完父兄子弟。此大事，願更相推擇可者。』蕭曹等皆文吏，自愛，恐事不就後，秦種族其家，盡讓劉季。諸父老皆曰：『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，當貴；且卜筮之，莫如劉季最吉。』於是劉季數讓，眾莫敢爲，乃立季爲沛公。」裴駰《集解》引《漢書音義》曰：「舊楚僭稱王，其縣宰爲公。陳涉爲楚王，沛公起應涉，故從楚制稱曰公。」　陳留：縣名，秦置，治所在今河南開封市東南陳留城。

〔11〕沛公用其言：《史記・留侯世家》：「後十年，陳涉等起兵，良亦聚少年百餘人。景駒自立爲楚假王，在留。良欲往從之，道遇沛公。沛公將數千人，略地下邳西，遂屬焉。沛公拜良爲廄將。良數以《太公兵法》說沛公，沛公善之，常用其策。良爲他人言，皆不省。良曰：『沛公殆天授。』故遂從之，不去見景駒。」

〔12〕寶祠之：視爲珍寶且供奉之。
《史記・留侯世家》：「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《太公書》者，後十三年，從高祖過濟北，果見穀城山下黃石，取而葆祠之。留侯死，並葬黃石（冢）。每上冢伏臘，祠黃石。」

〔13〕蚤：通「早」。

〔14〕玉弢金版：指黃石公所賜《太公兵法》。弢（tāo），通「韜」。

【譯文】

黃石公，是下邳人。遭逢秦朝末年大亂，黃石公隱姓埋名，當時的人沒有知道他的。當初，張良改姓爲長，躲藏在下邳。一次，張良在沂水橋上漫步，與黃石公相遇，未曾進見，黃石公故意將鞋子掉在橋下，回頭看著張良說：「年輕人，把我的鞋子拿上來。」張良平素不知道欺詐，很是驚愕，想毆打他。因爲是一位老人，張良強忍心中怒火，到橋下把鞋子拿上來，跪著給老人穿上。黃石公伸過腳穿上鞋子，微笑著離開了。張良十分驚訝，黃石公走出一里路左右，又返回來對張良說：「這個年輕人是可以教育的。五天後黎明時，和我在這裏相會。」張良越加感到奇怪，又跪著答應說：「是。」第五天天剛亮，張良前往約會地點，黃石公生氣地說：「和老人約會，爲什麼遲到！再過五天早上約會。」張良在這一天早上雞鳴時便前往，黃石公又是先期而至，老人又生氣地說：「爲什麼又遲到？再過五天早上約會。」張良半夜時分前往約會地點，過了一會兒，黃石公也來到，高興地說：「應當是這樣的。」黃石公拿出一編書交給張良，說：「讀了這本書，就可以爲帝王師了。再過十三年，你到濟北，穀城山下黃石，那就是我。」於是離去而不見其蹤影。張良天亮後看那本書，原來是《太公兵法》。張良以爲很神奇，便認眞學習兵書。張良以兵書遊說他人，都不能信用。後來，張良在陳留遇見沛公劉邦，劉邦信用張良的謀略，屢屢有功勳。又過了十三年，張良跟隨漢高祖劉邦來到濟北，在穀城山下得到了一塊黃石，張良把它當作寶物而供奉起來。張良去世後，與那塊黃石埋藏在一起。

不知是何處老人，託名黃石公。黃石公很早就賞識張良，故意脫掉鞋子，命令張良拾取，將仙書《太公兵法》傳授給張良，毫不吝惜。黃石公幫助張良，使其輔佐劉邦奠定漢朝基業，又在穀城留下黃石以顯其蹤迹。

魯二徵士

魯二徵士者〔1〕，皆魯人也。高祖定天下，即皇帝位〔2〕。博士叔孫通白〔3〕，徵魯諸儒三十餘人，欲定漢儀禮〔4〕。二士獨不肯行，罵通曰：「天下初定，死者未葬，傷者未起〔5〕，而欲起禮樂。禮樂所由起，百年之德而後可舉。吾不忍爲公所爲。公所爲不合古，吾不行。公往矣，無污我。」通不敢致而去〔6〕。

姬魯兩生〔7〕，孔庭遺學。叔孫佐命，儀聲乃作。

謂方荊棘，難興禮樂。弗納玄纁〔8〕，翱飛寥廓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徵士：指不受朝廷徵聘的隱士。漢蔡邕《陳太丘碑文》：「徵士陳君，稟嶽瀆之精，苞靈曜之純。」《文選・顏延之〈陶徵士誄〉》：「有晉徵士，尋陽陶淵明，南嶽之幽居者也。」張銑題注：「陶潛隱居，有詔禮徵爲著作郎，不就，故謂徵士。」唐皮日休《奉獻致政裴秘監》詩：「何胤本徵士，高情動天地。」宋錢惟演《寄靈仙觀舒職方學士》詩：「徵士高懷雲在嶺，騷人秋思水周堂。」清趙翼《陔餘叢考・徵君徵士》：「有學行之士，經詔書徵召而不仕者，曰徵士，尊稱之則曰徵君。」

〔2〕即皇帝位：《史記・叔孫通列傳》：「漢五年，已併天下諸侯，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。」

〔3〕叔孫通：薛人，秦時以文學徵，拜爲博士。《史記・叔孫通列傳》曰：陳涉起事，叔孫通「乃亡去之薛，薛已降楚矣。及項梁之薛，叔孫通從之，敗於定陶。從懷王，懷王爲義帝，徙長沙，叔孫通留事項王。漢二年，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，叔孫通降漢王，漢王敗而西，因竟從漢。叔孫通儒服，漢王憎之，乃變其服，服短衣楚制，漢王喜……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，號稷嗣君。」　白：稟告。

〔4〕欲定漢儀禮：《史記・叔孫通列傳》：「群臣飲酒爭功，醉或妄呼，拔劍擊柱。高帝患之。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，說上曰：『夫儒者，難與進取，可與守成。臣願徵魯諸生，與臣弟子共起朝儀。』」

〔5〕起：恢復。

〔6〕通不敢致而去：叔孫通不敢強行徵召而離去。

《史記・叔孫通列傳》：「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。魯有兩生不肯行，曰：『公所事者且十主，皆面諛以得親貴。今天下初定，死者未葬，傷者未起，又欲起禮樂。禮樂所由起，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。吾不忍爲公所爲。公所爲不合古，吾不行。公往矣，無污我！』叔孫通笑曰：『若眞鄙儒也，不知時變。』遂與所徵三十人西。」

〔7〕姬魯：魯爲姬姓，故稱。

〔8〕弗納玄纁：不接受漢朝的禮聘。玄纁（xūn），黑色和淺紅色的布帛。《左

傳・哀公十一年》:「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，寘之新篋，褽之以玄纁，加組帶焉。」楊伯峻注:「此謂以紅黑色和淺紅色之帛作墊。」後世帝王用作延聘賢士的禮品。

【譯文】

魯國的兩位徵士，都是魯國人。漢高祖平定天下，正式即皇帝位。博士叔孫通建議徵召魯國三十多位大儒學者，準備制定漢朝禮儀。只有兩個人不肯接受詔命，他們大罵叔孫通說:「天下剛剛平定，死去的人尚未安葬，受傷的人還沒有康復，就要興起禮樂。禮樂之所以興起，只有積累百年之德方可興起。我們不忍心做你所做的事。你所做的不符合古代的規定，我們不應召入長安。你走吧，不要玷污我們。」叔孫通不敢強行徵聘他們，就回去了。

魯國二徵士，秉承孔子學說。叔孫通輔佐漢朝，制定禮樂。二徵士認爲正值大戰亂後民生凋弊，不是制禮作樂的時候。二徵士不接受漢朝的禮聘，隱居不仕，自由自在地像閒雲野鶴一樣飛翔於天地間。

田　何

田何，字子莊〔1〕，齊人也。自孔子授《易》，五傳至何〔2〕。及秦禁學，以《易》爲卜筮之書，獨不禁，故何傳之不絕〔3〕。漢興，田何以齊諸田徙杜陵〔4〕，號曰杜田生。以《易》受弟子東武王同子仲〔5〕、洛陽周王孫、丁寬、齊服生等，皆顯當世〔6〕。惠帝時〔7〕，何年老家貧，守道不仕。帝親幸其廬以受業，終爲《易》者宗〔8〕。

商瞿授易〔9〕，橋馯周孫〔10〕⑪。子莊嫡繼，孔脈繩繩〔11〕。

一移客土〔12〕，四嗣俱興〔13〕。親勞萬乘，造拜軌經〔14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子莊:《漢書》作「子裝」，當係班固避漢明帝劉莊諱而改。

〔2〕五傳至何:《史記》謂「六世」傳到田何。《史記・儒林列傳・田何》:「自魯商瞿受《易》孔子，孔子卒，商瞿傳《易》，六世至齊人田何，字子莊。」《漢書・儒林傳》:「自魯商瞿子木受《易》孔子，以授魯橋庇子庸，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，子弓授燕周丑子家，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，子乘授齊田何子裝。」

〔3〕何傳之不絕：何，田何。《漢書・儒林傳》：「及秦禁學，《易》爲筮卜之書，獨不禁，故傳受者不絕也。」

〔4〕受：授。　杜陵：西漢元康元年（前65）改杜縣置杜陵縣，因宣帝築陵於東原上，故名。治所在今陝西省西安市東南。《漢書・儒林傳》：「漢興，田何以齊田徙杜陵，號杜田生。」顏師古注：「高祖用婁敬之言，徙關東大族，故何以舊齊田氏見徙也。初徙時未爲杜陵，蓋史家本其地追言之也。」

〔5〕東武：縣名，西漢置，治所在今山東諸城縣。隋開皇十八年（598年）改爲諸城縣。

〔6〕皆顯當世：皆顯揚聲名於當世。《漢書・儒林傳》：「授東武王同子中，洛陽周王孫、丁寬、齊服生，皆著《易傳》數篇。」顏師古注：「田生授王同、周王孫、丁寬、服生四人，而四人皆著《易傳》也。子中，王同字也，中讀曰仲。」

〔7〕惠帝：劉盈，高祖劉邦之子。

〔8〕終爲《易》者宗：《漢書・儒林傳》：「（王）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，元光中，徵爲大中大夫，齊即墨成至城陽相，廣川孟但爲太子門大夫，魯周霸、莒衡胡、臨淄主父偃皆以《易》至大官。要言《易》者，本之田何。」

〔9〕商瞿：孔子弟子，傳《易》學。

〔10〕橋馯周孫：橋，橋庇子庸。馯（hàn），馯臂子弓。周，周丑子家。孫，孫虞子乘。

〔11〕繩繩：眾多的樣子；綿綿不絕。《詩經・周南・螽斯》：「螽斯羽，薨薨兮。宜爾子孫，繩繩兮。」朱熹集傳：「繩繩，不絕貌。」《老子》：「繩繩兮不可名，復歸於無物。」唐李邕《大唐贈歙州刺史葉公神道碑》：「繩繩焉，熙熙焉，孔德之容，罔可測已。」明宋濂《元故德清縣尹陳府君墓誌銘》：「既至，僞帥延之上坐，府君爲敷陳大義，何者爲順，何者爲逆，逆則罹禍，順得受福，繩繩千餘言，僞帥不覺屈膝，城遂來歸。」

〔12〕客土：指遷居杜陵。

〔13〕四嗣：指田何的四位弟子王同、周王孫、丁寬、服生。

〔14〕造拜：登門拜謁。　軌經：遵循經典。軌，遵循，依照。《韓非子・五蠹》：「是境內之民，其言談者必軌於法。」

【譯文】

田何，字子莊，齊國人。自從孔子傳授《周易》，五代相傳至田何。秦始皇禁止私學，因爲《周易》是卜筮之書，唯獨不遭禁燬，因此田何的《周易》傳授沒有斷絕。漢朝建立後，田何以齊國大族田氏的身份被遷居杜陵，人稱「杜田生」。田何以《周易》傳授其弟子東武王同、洛陽人周王孫、丁寬、齊國人服生等，他們顯揚聲名於當世。漢惠帝時，田何年老且家境清貧，而田何終身守道，未曾出仕。漢惠帝親自到其屋舍，向田何學習《周易》。田何乃傳授《周易》的一代宗師。

魯國商瞿親受孔子《易》學，橋庇子庸、馯臂子弓、周丑子家、孫虞子乘傳授《易》學，統緒不絕。田何乃嫡系眞傳，使得孔子《易》學一脈相傳。田何遷居杜陵之後，傳授給東武王同、洛陽周王孫、丁寬、齊國人服生，使得《易》學很興盛。田何聲名甚大，致使漢惠帝親至其門而學習《易》學，並遵循《易》的法則。

王 生

王生者，漢文景時人也〔1〕。善爲黃老，退居不仕，與南陽張釋之交〔2〕。當時釋之爲公車令〔3〕，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，不下司馬門，於是釋之劾奏太子、梁王不敬〔4〕。文帝善之，遷至廷尉〔5〕。及文帝崩，太子代立爲帝，是爲景帝⑫。釋之恐〔6〕，稱病。欲免去，懼大誅至；欲見謝〔7〕，則未知何如。用王生計，卒乃見上，謝之，景帝不過也〔8〕。王生嘗與釋之及公卿召會庭中，立，王生襪解，顧謂釋之：「爲我結襪。」釋之前，跪而繫之。既退，或讓生曰〔9〕：「獨奈何廷辱張廷尉，使跪繫乎？」王生曰：「吾老且賤，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。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，吾故聊辱廷尉，使跪繫，欲以重之。」諸公聞之，皆賢王生而重張廷尉。

碩矣王生，道研軒李〔10〕。斐爾張公，素交一臂。

襪解盧庭，趨風敬繫。凡百華裾〔11〕，悉高廷尉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文景：即文帝、景帝。漢文帝劉恒，公元前 179 至前 157 年在位。漢景帝劉啓，公元前 156 至前 141 年在位。

〔2〕南陽：指今河南西南部地區。戰國時分屬韓、楚二國。　張釋之：字季有，漢文帝時人，後任廷尉，執法公平，爲時議所許。《史記·張釋之列傳》：「張廷尉釋之者，堵陽人也，字季有，兄仲同居，以訾爲騎郎，事孝文帝，十歲不得調，無所知名……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，秦所以失，而漢所以興者久之，文帝稱善，乃拜釋之爲謁者僕射。」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皆有傳。

〔3〕公車令：秦漢衛尉屬官公車司馬令的省稱。漢未央宮有公車司馬門，專受章奏，故其長官稱公車司馬令。《漢書·百官公卿表》：「掌殿司馬門，夜徼宮中，天下上書及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。」東漢職掌略同，秩六百石，下有公車司馬丞、尉各一人。范曄《後漢書·百官志》：「丞選曉諱，掌知非法。尉主闕門兵禁，戒非常。」東晉以後稱公車令。唐廢之。

〔4〕釋之劾奏太子、梁王不敬：太子，指劉啓，於文帝元年立爲太子，後即位，乃景帝。梁王，文帝二年立皇子劉揖爲梁王。《史記·張釋之列傳》：「頃之，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，不下司馬門。於是釋之追止太子、梁王，無得入殿門，遂劾不下公門不敬，奏之。薄太后聞之，文帝免冠謝曰：『教兒子不謹。』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、梁王，然後得入。」如淳注曰：「宮衛令，諸出入殿門、公車司馬門，乘軺傳者皆下，不如令，罰金四兩。」

〔5〕遷至廷尉：據《史記·張釋之列傳》，張釋之劾太子、梁王後，「文帝由是奇釋之，拜爲中大夫，頃之，至中郎將」，後拜爲廷尉。　廷尉：官名，秦漢時中央最高司法行政長官。廷，平也；尉，罰也，有公正執法判罪之意。秦及漢初稱廷尉，景帝時更名大理。漢武帝建元四年（前 137 年）復稱廷尉，爲九卿之一，秩中二千石。

〔6〕釋之恐：張釋之因彈劾太子劉啓與梁王劉揖共車入朝，不下司馬門，至太子即位，是爲景帝，因此而生恐懼。

〔7〕見謝：當面認錯。謝，認錯。《韓非子·內儲說》：「吳王謝而告服。」《史記·張釋之列傳》：「後文帝崩，景帝立，釋之恐，稱病，欲免去，懼大誅至，欲見謝，則未知何如。用王生計，卒見謝，景帝不過也。王生者，善爲黃老言，處士也。嘗召居廷中，三公九卿盡會，立，王生老人，曰：『吾襪解。』顧謂張廷尉：『爲我結襪。』釋之跪而結之。既已，人或謂王生曰：『獨奈何廷辱張廷尉，使跪結襪？』王生曰：『吾老且賤，

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。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，吾故聊辱廷尉，使跪結襪，欲以重之。』諸公聞之，賢王生而重張廷尉。」

〔8〕過：指責，責備。

〔9〕讓：責備。

〔10〕道研軒李：精研黃老之學。軒，軒轅黃帝。李，老子李耳。

〔11〕華裾：華麗衣服，此處代指貴族、朝廷官員。

【譯文】

王生，是漢文帝、景帝時代的人。王生精通黃老之術，隱居不出仕，與南陽人張釋之相交往。當時，張釋之任公車令，太子劉啓和梁王劉揖一塊兒乘車入朝，經過司馬門時沒有下車，於是張釋之便彈劾太子、梁王之不敬。漢文帝很是讚賞，擢拜張釋之爲廷尉。後來，漢文帝駕崩，太子劉啓即位，這就是漢景帝。張釋之非常擔憂，遂稱病。張釋之想辭去官職，又擔心大禍臨頭；想朝見皇帝認錯，但不知如何去做。張釋之採用了王生的計謀，最終面見景帝謝罪，景帝並沒有指責他。王生曾經和張釋之以及百官公卿應召相會庭中，站立著，王生的襪帶脫開了，王生回頭對張釋之說：「給我把襪帶繫上。」張釋之便上前，跪在地上給王生繫上襪帶。退朝以後，有人責備王生說：「你爲什麼單單在朝廷上侮辱張廷尉，讓他給你跪著繫襪帶呢？」王生說：「我年事已高且地位低賤，自己考慮終究對張廷尉沒有什麼幫助。張廷尉是當今天下有名的大臣，我故意暫且侮辱他，讓他跪在地上繫襪帶，是想加重他的聲望。」諸公卿聽說後，都稱讚王生的賢能，而更加敬重張釋之。

傑出啊王生，研習黃、老之學。文采斐然的張釋之，與王生平素有一臂之交。王生在朝會庭中襪帶脫解，張釋之恭敬地趨前而爲其繫好襪帶，當時在場的朝廷官員都很敬重張釋之。

摯　峻

摯峻，字伯陵，京兆長安人也。少治清節，與太史令司馬遷交好〔1〕。峻獨退身修德，隱於岍山〔2〕。遷既親貴〔3〕，乃以書勸峻進〔4〕，曰：「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〔5〕：太上立德，其次立言，其次立功。伏惟伯陵材能絕人〔6〕，高尚其志，以善厥身〔7〕，冰清玉潔，不以細行荷累其名〔8〕，固已貴矣，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〔9〕。願先生少致意

焉。」峻報書曰：「峻聞古之君子，料能而行，度德而處，故悔吝去於身〔10〕。利不可以虛受，名不可以苟得。漢興以來，帝王之道，於斯始顯。能者見利，不肖者自屏〔11〕，亦其時也。《周易》：『大君有命⑬，小人勿用〔12〕。』徒欲偃仰從容〔13〕，以遊餘齒耳。」峻之守節不移如此。遷居太史官，爲李陵遊說〔14〕，下腐刑〔15〕，果以悔吝被辱。峻遂高尚不仕，卒於岍。岍人立祠，號曰岍居士。世奉祀之不絕。

京兆伯陵，岍峰屏躅〔16〕。太史騰書，興言報復〔17〕。

知足無虞，守玄祛辱〔18〕。居士靈祠，春秋自續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太史令：《周禮》春官宗伯之屬有太史，地位尊崇，掌王文書起草、策命諸侯、記載國家大事、編著史冊、收藏典籍圖書及天文曆法、祭祀等事。秦漢設太史令一人，爲太史署之長官，隸屬太常，秩六百石，掌天文曆法，其職與先秦相比，有所縮小。范曄《後漢書・百官志》本注曰：「掌天時、星曆。凡歲將終，奏新年曆。凡國祭祀、喪、娶之事，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。凡國有瑞應、災異，掌記之。丞一人，三百石。」漢武帝時，司馬遷任太史令，後人尊稱太史公，實爲敬辭。

〔2〕岍（qiān）山：又名吳山，在今陝西省隴縣東南。

〔3〕遷既親貴：指司馬遷仕爲郎中，繼任太史令。《漢書・司馬遷傳》：「於是遷仕爲郎中，奉使西征巴蜀以南，略邛、筰、昆明，還報命……而遷爲太史令，紬史記石室金鐀之書。五年而當太初元年，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，天曆始改，建於明堂，諸神受記。」

〔4〕進：仕進。

〔5〕所貴乎道者三：謂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。《左傳・襄公二十四年》：「穆叔曰：『以豹所聞，此之謂世祿，非不朽也。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，既沒，其言立，其是之謂乎？豹聞之：大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，雖久不廢，此之謂不朽。』」

〔6〕惟：思，思考。

〔7〕厥：代詞，其。

〔8〕荷累：拖累，牽累。

〔9〕太上：最上，最高。此處指「立德」。《墨子・親士》：「太上無敗，其次

敗而有以成。」孫詒讓《閒詁》:「太上，對其次爲文，謂等之最居上者。」漢司馬遷《報任少卿書》:「太上不辱先，其次不辱身……最下腐刑極矣。」宋秦觀《心說》:「太上見心而無所取捨，其次無心，其次虛心，其次有心。」

〔10〕悔吝：災禍。《周易·繫辭上》:「悔吝者，憂虞之象也。」應劭《風俗通·正失·東方朔》:「文章時政頗遺失，皆所謂悔吝小疵耶。」

〔11〕不肖：不成材；不正派。肖，類似。《禮記·射義》:「發而不失正鵠者，其唯賢者乎？若夫不肖之人，則彼將安能以中。」孔穎達疏:「不肖，謂小人也。」《韓非子·功名》:「堯爲匹夫，不能正三家，非不肖也，位卑也。」《漢書·武帝紀》:「代郡將軍敖、雁門將軍廣，所任不肖，校尉又背義妄行，棄軍而北。」顏師古注:「肖，似也。不肖者，言無所象類，謂不材之人也。」宋蘇軾《上富丞相書》:「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，使與於制舉之末，而發其猖狂之論。」　屏（bǐng）：退避，隱退。《禮記·曲禮》:「左右屏而待。」

〔12〕大君有命，小人勿用：《周易·師卦》:「上六，大君有命，開國承家，小人勿用。」意謂天子頒發命令，封賞功臣爲諸侯、爲大夫，小人不可重用。孔穎達《周易正義》曰:「上六處《師》之極，是師之終竟也。大君謂天子也，言天子爵命此上六，若其功大，使之開國爲諸侯；若其功小，使之承家爲卿、大夫；『小人勿用』者，言開國承家須用君子，勿用小人也。」

〔13〕偃仰從容：俯仰從容，遊悠不迫。

〔14〕爲李陵遊說：李陵，漢隴西成紀（今甘肅秦安）人，字少卿。名將李廣之孫。漢武帝時任騎都尉。天漢二年（前 99），率步兵五千人擊匈奴，後援不至，戰敗降匈奴。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皆有傳。

司馬遷《報任少卿書》:「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，素非相善也，趣舍異路，未嘗銜杯酒，接殷勤之歡。然僕觀其爲人，自奇士。事親孝，與士信，臨財廉，取予義，分別有讓，恭儉下人，常思奮不顧身，以殉國家之急。其素所蓄積也，僕以爲有國士之風。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，赴公家之難，斯已奇矣。今舉事一不當，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，僕誠私心痛之。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，深踐戎馬之地，足歷王庭，垂餌虎口，橫挑強胡，仰億萬之師，與單于連戰十餘日，所殺過當。虜救死扶傷不給，旃裘之君長咸震怖，乃悉徵左右賢王，舉引弓之民，一國共攻而圍之。轉

鬥千里，矢盡道窮，救兵不至，士卒死傷如積。然李陵一呼勞軍，士無不起，躬流涕，沫血飲泣，張空弮，冒白刃，北首爭死敵。陵未沒時，使有來報，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。後數日，陵敗書聞，主上爲之食不甘味，聽朝不怡。大臣憂懼，不知所出。僕竊不自料其卑賤，見主上慘淒怛悼，誠欲效其款款之愚。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，能得人之死力，雖古名將不過也。身雖陷敗，彼觀其意，且欲得其當而報漢。事已無可奈何，其所摧敗，功亦足以暴於天下。僕懷欲陳之，而未有路。適會召問，即以此指推言陵功，欲以廣主上之意，塞睚眥之辭。未能盡明，明主不深曉，以爲僕沮貳師，而爲李陵遊說，遂下於理。」

〔15〕腐刑：即宮刑，古代男子閹割生殖器的酷刑。

〔16〕屛躅：退隱。躅（zhuó），足迹，蹤迹。

〔17〕興言：作書信。報復：回復。

〔18〕祛（qù）：除去。

【譯文】

摯峻，字伯陵，是京兆長安人。摯峻少年時便修養清高的品節，與太史令司馬遷關係很好。摯峻獨自退隱而進修德操，隱居於岍山。司馬遷成爲親近重臣之後，便寫書信勸勉摯峻，說：「我聽說君子所看重的道有三個方面：最高是立德，其次是立功，最後是立言。我認爲你的才能超越常人，志向高遠，以完善自我，冰清玉潔，並且能夠不爲小事情而牽累聲名，本來就已經很可貴了，然而還沒有達到『立德』的最高標準。希望你能夠在這方面稍加留意。」摯伯陵回信說：「我聽說古代的君子，根據自己的能力而行事，根據自己的德性而選擇進退出處，所以災禍遠離其身。利祿是不可以憑空接受的，而聲名是不可以苟且獲得的。漢朝建立以來，帝王治國之道，於這時才開始顯現。有才能的人見利而動，無才能的人自動退避，這也是時勢使然啊。《周易》說：『天子頒發命令，封賞功臣爲諸侯、爲大夫，小人不可重用。』我只想俯仰從容、遊悠不迫地生活，以安度晚年。」摯伯陵就是這樣堅守節操、絕不改易。司馬遷身爲太史令，爲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解，結果被處以宮刑，果然以災禍而遭受侮辱。摯伯陵高尚其志，未曾出仕，在岍山去世。當地人爲摯伯陵建立祠廟，稱摯伯陵爲「岍居士」，世世代代供奉祭祀不絕。

京兆摯伯陵隱居於岍山，太史令司馬遷寫信要求摯伯陵出仕，摯伯陵作

書答覆，決意不出仕，意在知足葆眞而無憂患、專一守道而不受辱。「岍居士」摯伯陵的靈驗的祠廟，世代祭祀不絕。

韓　福

韓福者，涿人也〔1〕，以行義修潔著名。昭帝時〔2〕，大將軍霍光秉政〔3〕⑭，表顯義士〔4〕。詔郡國條奏行狀〔5〕⑮，天子謂福等五人行義最高〔6〕，以德行徵至京兆，病不得進。元鳳元年〔7〕，詔策曰：「朕愍勞福以官職之事〔8〕，賜帛五十匹。遣歸，其務修孝悌以教鄉里〔9〕。」福歸，終身不仕，卒於家。

北郡韓福，潔白修躬。博陸調燮〔10〕，乃下旌弓〔11〕。

疾稽中驛，帛獎幽蹤〔12〕。荷衣鳩杖，陶陶令終〔13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涿：涿郡。漢高帝以戰國燕涿邑置涿郡，治所在今河北涿縣。《藝文類聚》卷三六引嵇康《高士傳》：「韓福者，以行義修潔，昭帝時以德行徵，病不進。元鳳元年，詔賜帛五十匹，遣長吏時以存問，常以八月賜羊酒，不幸死者，賜複衾一，祠以中牢。自是至今，爲徵士之故事。福終身不仕，卒於家。」

〔2〕昭帝：漢武帝少子劉弗陵，公元前 87 至前 74 年在位。《漢書・昭帝紀》：「後元二年二月，上疾病，遂立昭帝爲太子，年八歲，以侍中奉車都尉霍光爲大司馬、大將軍，受遺詔，輔少主。明日，武帝崩，戊辰，太子即皇帝位。」

〔3〕霍光：河東平陽人，字子孟，驃騎將軍霍去病之弟。《漢書・霍光傳》：「光爲奉車都尉、光祿大夫，出則奉車，入侍左右，出入禁闥二十餘年，小心謹慎，未嘗有過，甚見親信。」後元二年，「上以光爲大司馬、大將軍，(金)日磾爲車騎將軍，及太僕上官傑爲左將軍、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，皆拜臥內床下，受遺詔輔少主。明日，武帝崩，太子襲尊號，是爲孝昭皇帝。帝年八歲，政事一決於光。」

〔4〕表顯：表彰顯揚。漢班固《白虎通・考黜》：「卷龍之衣服，表顯其德。」《後漢書・孔融傳》：「立學校，表顯儒術。」

〔5〕條奏：逐條上奏。《漢書・元帝紀》：「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，條奏，毋有所諱。」行狀：履歷、事迹。

〔6〕行義：品行節義。《漢書・昭帝紀》：元鳳元年「三月，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，帛人五十匹，遣歸。詔曰：『朕閔勞以官職之事，其務修孝悌以教鄉里。令郡縣常以正月賜羊、酒，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，祠以中牢。』」

〔7〕元鳳：漢昭帝劉弗陵年號，凡六年（前 80～前 75）。

〔8〕愍勞：不忍心役使。愍，憐憫。《漢書・昭帝紀》鄧展注曰：「閔哀韓福等，不忍勞役以官職之事。」

〔9〕孝悌：孝敬父母、順敬兄長。弟（tì），通「悌」，順敬兄長。《漢書・龔勝傳》：「自昭帝時，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，賜策書束帛，遣歸。詔曰：『朕閔勞以官職之事，其務修孝悌以教鄉里。行道舍傳舍，縣次具酒肉，食從者及馬，長吏以時存問，常以歲八月賜羊一頭、酒二斛，不幸死者賜複衾一，祠以中牢。』」

〔10〕博陸：博陸侯霍光。　調燮：猶言調和陰陽，指治理國事。

〔11〕旌弓：徵聘賢士的旗幟和弓。《孟子・萬章下》：「（招）大夫以旌。」《左傳・莊公二十二年》引逸《詩》：「翹翹車乘，招我以弓。」

〔12〕帛獎：下詔書褒獎。帛，詔書。

〔13〕陶陶（yáo　yáo）：和樂的樣子。《詩經・王風・君子陽陽》：「君子陶陶。」令終：善終。

【譯文】

韓福，是涿郡人，以行事正義、品行高潔著名。漢昭帝時，大將軍霍光主持朝政，表彰顯揚義士，詔命地方郡國向朝廷上奏義士的事迹，漢昭帝認爲韓福等五人仁義道德最高，以德行卓著而徵詔赴長安，韓福因病未能親到長安。元鳳元年，漢昭帝下詔命說：「我不忍心以官職之事役使韓福等，賞賜五十匹布帛。送遣他們回歸鄉里，一定要講教孝悌之義以教化鄉里。」韓福返回家鄉後，終身沒有出仕，最終死在家中。

北方涿郡人韓福，潔身自好品行端正。博陸侯霍光主持朝政，旌表仁賢。韓福因病逗留於驛站，未能到達帝都長安，漢昭帝遂下詔褒獎他的高潔品德。韓福乃隱於鄉里，穿荷衣而拄鳩杖，快快樂樂，得以善終。

成　公

成公，成帝時人〔1〕，自隱姓名，常誦《經》，不交世利〔2〕，時人號曰成公。成帝出遊，問之，成公不屈節。上曰：「朕能富貴人，能殺人。子何逆朕〔3〕？」成公曰：「陛下能貴人，臣能不受陛下之官；陛下能富人，臣能不受陛下之祿；陛下能殺人，臣能不犯陛下之法。」上不能折〔4〕，使郎二人就受《政事》十二篇。

成公全樸〔5〕，稱謂不傳。途遭玉輦〔6〕，峻峙幅邊〔7〕。

詞歸方外〔8〕，克免帝愆〔9〕。書郎乃遣，茅戶乞言〔10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成帝：劉驁，字太孫，元帝劉奭之子。公元前 32～前 7 年在位。

〔2〕世利：世間利祿。《晉書・潘岳傳》：「岳性輕躁，趨世利，與石崇等諂事賈謐。」宋王禹偁《擬封田千秋爲富民侯制》：「競世利於錙銖，並家人如鳥獸；務農者蓋鮮，遊食者良多。」

〔3〕逆：違逆，不順從。

〔4〕折：折服。

〔5〕全樸：葆有天眞、純樸。

〔6〕玉輦（niǎn）：秦漢後特指君后所乘的車，以玉爲飾。晉潘岳《籍田賦》：「天子乃御玉輦，蔭華蓋。」唐杜牧《洛陽長句》詩之二：「連昌繡嶺行宮在，玉輦何時父老迎？」清納蘭性德《王明君》詩：「椒庭充選后，玉輦未曾迎。」

〔7〕峻峙：嚴正地堅守。　幅邊：即邊幅，規矩、法則。此處指處事原則、操守。幅，布帛的寬度。古制，一幅爲二尺二寸。

〔8〕方外：世外，謂超然於世俗禮教之外。《文子・精誠》：「老子曰：『若夫聖人之遊也，即動乎至虛，遊心乎太無，馳於方外……不拘於世，不繫於俗。』」三國魏曹植《七啓》：「俯倚金較，仰撫翠蓋。雍容暇豫，娛志方外。」南朝宋劉義慶《世說新語・任誕》：「阮（阮籍）方外之人，故不崇禮制；我輩俗中人，故以儀軌自居。」宋陸游《白發》詩：「平昔樂方外，固與功名疏。」

〔9〕克：能夠。　愆：指責、責備。

〔10〕茅戶乞言：指漢成帝派遣郎官二人就成公學習《政事》十二篇。

【譯文】

成公，是漢成帝時的人，隱埋姓名，經常誦讀《經》書，不與世俗利祿之人相交往，當時人們稱他爲「成公」。漢成帝出遊，召問成公入仕，成公沒有屈節答應。成帝說：「我能讓一個人富貴，也可以處死一個人。你爲什麼要違背我的意願呢？」成公說：「陛下能讓一個人高貴，而我能夠不接受陛下的官職；陛下能讓一個人富有，而我能夠不接受陛下的俸祿；陛下能夠處死一個人，而我能夠不違犯陛下的法律。」成帝不能說服他，就派遣了兩個郎官去向成公學習《政事》十二篇。

成公葆有天眞、樸素純粹，姓名不爲人所知。路途遇見漢成帝出遊，成公能夠嚴正地堅守自己的節操。他的言詞乃隱士之言，最終能夠免去了漢成帝的責難。於是成帝派郎官到成公處，學習《政事》十二篇。

安丘望之

安丘望之者〔1〕，京兆長陵人也〔2〕。少治《老子經》，恬靜不求進宦〔3〕，號曰「安丘丈人」。成帝聞，欲見之。望之辭不肯見。上以其道德深重，常宗師焉。望之不以見敬爲高〔4〕，愈日損，退爲巫醫於民間〔5〕。著《老子章句》〔6〕，故老氏有安丘之學。扶風耿況、王汲等皆師事之⑯〔7〕，從受《老子》。終身不仕，道家宗焉。

安丘丈人，中林自命〔8〕。龍位來師〔9〕，豹潛逾勁〔10〕。

岐業周流〔11〕，老編刪定。振教玄玄，道家衡鏡〔12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安丘望之：《太平御覽》卷七三九引皇甫謐《高士傳》曰：「安丘望之病，弟子公沙都來看之，舉之於庭樹下，安丘曉然有痊，開目見雙赤李著枯枝，都仰手承李，安丘食之，所苦盡除。」又卷六六六引葛洪《抱朴子》：「安丘望之，字仲都，京兆長陵人也，修尚黃老。漢成帝從其道德，常宗師之，愈自損退。成帝請之，若値望之齋醮，則待事畢，然後往。《老子章句》有安丘之學。望之忽病篤，弟子公沙都侍於庭樹下，望之自知病有痊時。冬月，鼻聞李香，開目則見雙赤李著枯枝，望之仰手承李，自墜掌中，因食李，所苦盡除，身輕目明，遂去。莫知何在也。」又，卷九六八引嵇康《高士傳》：「長靈安丘生病篤，弟子公沙都來省之，與

安共至於庭樹下，聞李香，開目見雙赤李著枯枝，自墮掌中，安食之，所苦除盡。」

范曄《後漢書・耿弇傳》章懷太子李賢注引嵇康《高士傳》:「安丘望之，字仲都，京兆長陵人。少持《老子經》，恬淨不求進宦，號曰安丘丈人。成帝聞，欲見之。望之辭不肯見，爲巫醫於人間也。」

〔2〕長陵：西漢五陵之一。漢高帝十二年（前 195）築陵置縣。治所在今咸陽市東北。高帝死後葬此，王莽時名長平。三國魏廢。

〔3〕進宦：仕進。進身做官。晉葛洪《抱朴子・辨問》:「恐人皆知不死之可得，皆必悉委供養、廢進宦而登危浮。」

〔4〕見敬：被尊敬，受尊敬。

〔5〕巫醫：古代以祝禱爲主或兼用一些藥物來爲人消災治病的人。《逸周書・大聚》:「鄉立巫醫，具百藥以備疾災。」後泛指醫師。

〔6〕著《老子章句》:《隋書・經籍志》: 漢長陵三老毋丘望之注《老子》二卷。毋丘望之撰《老子指趣》三卷。《經典釋文・序錄》:「毋丘望之，字仲都，京兆人，漢長陵三老。撰《老子章句》二卷。」《冊府元龜》卷六〇五 :「安丘望之爲長陵三老，爲《老子章句》二卷。」

〔7〕扶風：即右扶風。西漢太初元年（104 年）改主爵都尉置，治所在長安縣（今陝西西安市西北）。東漢末移治槐里縣（今陝西興平縣東南南佐村）。三國魏改名扶風郡。　耿況：范曄《後漢書・耿弇傳》:「耿弇，字伯昭，扶風茂陵人也。其先，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鉅鹿徙焉。父況，字俠遊，以明經爲郎，與王莽從弟伋，共學《老子》於安丘先生。」耿況後爲上谷太守。王伋：原作「王汲」，范曄《後漢書・耿弇傳》作「王伋」，王莽從弟。

〔8〕中林：林野。《詩經・周南・兔罝》:「肅肅兔罝，施於中林。」毛《傳》:「中林，林中。」馬瑞辰《通釋》:「《爾雅》:『牧外謂之野，野外謂之林。』中林，猶云中野。」中林士，在野隱居的人。

〔9〕龍位：皇位；皇帝的坐位。此指天子，漢成帝。

〔10〕豹潛：即「豹隱」。劉向《列女傳・陶答子妻》:「妾聞南山有玄豹，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，何也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，故藏而遠害。」後因以「豹隱」比喻潔身自好，隱居不仕。

〔11〕岐業：指醫術。岐，岐伯，相傳爲黃帝時的名醫。今所傳《黃帝內經》，即戰國秦漢時醫家託名黃帝與岐伯論醫之作。因此，後世常以「岐黃」泛指

醫師、醫術。

〔12〕衡鏡：衡器和鏡子。衡可以稱輕重，鏡可以照美醜。比喻辨別是非善惡的標準。唐盧照鄰《五悲・悲才難》：「童子尚知其不可，矧衡鏡與蓍龜。」唐張說《中書令逍遙公墓誌銘》：「衡鏡高懸，文武矯首，才無我失，善若己有。」《舊唐書・韋嗣立傳》：「然後審持衡鏡，妙擇良能，以之臨人，寄之調俗，則官無侵暴之政，人有安樂之心。」

【譯文】

安丘望之，是京兆郡長陵縣人。安丘望之早年研治老子《道德經》，性格恬靜而不願仕進，號稱「安丘丈人」。漢成帝聞知其賢能，想見見，安丘望之推辭而不肯相見。成帝因爲安丘望之的道德高深，常常向安丘望之學習。安丘望之並不因爲受到成帝的敬重而自視甚高，更加謙退，退居民間而爲醫師。安丘望之著有《老子章句》，因此老子學術而有「安丘之學」。扶風人耿況、王伋等人都以安丘望之爲師，從其學習《老子》。安丘望之終身未曾出仕，道家尊其爲一代宗師。

安丘望之自命爲山野隱居之士，漢成帝前來向安丘望之學習時，安丘望之歸隱、退守的意志更加堅決了。安丘望之以巫醫身份而治病民間，隱居鄉野，並且著有《老子章句》，使得老子之學更爲深妙，亦使得道家學說達到了一個更高的標準。

宋勝之

宋勝之者，南陽安衆人也〔1〕。少孤，年五歲失父母，家於穀城聚中〔2〕。孝慕甚篤〔3〕，聚中化之，少長有禮。勝之每行，見老人擔負，輒以身代之。獵得禽獸，嘗分肉與有親者〔4〕。貧依姊居，數歲乃至長安，受《易》通明〔5〕，以信義見稱。從兄褒爲東平內史〔6〕，遣使召之，勝之曰：「衆人所樂者，非勝之願也。」乃去遊太原，從郇越牧羊〔7〕，以琴書自娛。丞相孔光聞〔8〕，而就太原辟之，不至。元始三年〔9〕，病卒於太原。

勝之敦孝，聚居風動。力施衰白〔10〕，食損姻衆〔11〕。

附姊饔飧〔12〕，拒兄錄用。獨綜絃歌，羲光是弄〔13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南陽安眾：南陽，郡名。戰國秦昭王三十五年（前 272）置，治所在宛縣（今河南省南陽市），漢轄三十六縣。安眾，縣名。侯國，故宛西鄉。有土魯山，出紫石英。

〔2〕穀城：縣名，西漢置，治所在今河南洛陽市西北。西晉廢。　聚：村落。《史記・五帝本紀》：「一年而所居成聚。」

〔3〕孝慕：指對前輩的孝敬追慕。《北史・刁沖傳》：「沖字文朗。十三而孤，孝慕過人。」《北史・孝行傳・郭文恭》：「年踰七十，父母喪亡。文恭孝慕罔極，乃居祖父墓次，晨夕跪拜。」

〔4〕嘗：通「常」，經常。

〔5〕通明：通達明於事理。《荀子・強國》：「求仁厚通明之君而託王焉。」《漢書・外戚傳下・孝成趙皇后》：「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。」唐張鷟《朝野僉載》卷六：「夫人尉遲氏，敬德之孫也，性通明彊毅。」

〔6〕從兄：堂兄弟稱從兄弟。宋褒，事迹不詳。　東平：國名。漢甘露二年（前 52）改大河郡爲東平國。治所在無鹽縣，轄縣七。　內史：西漢初，諸侯王國內置內史，職掌民政。

〔7〕郇越：《漢書・鮑宣傳》：「郇越，（郇）相同族昆弟也，並舉州郡孝廉茂材。數病去官，越散其先人訾千餘萬，以分施九族州里，志節尤高。」《山西通志》卷一○一說：「郇越，字仲臣；郇相，字稚賓。太原人，同族昆弟也。」

〔8〕孔光（前 65～後 5）：字子夏，孔子十四世孫。漢成帝時爲博士、尚書令，掌管樞機十多年。後任御史大夫、丞相等官職。《漢書》卷八一有傳。

〔9〕元始三年：公元 3 年。元始，漢平帝劉衎年號，凡五年（公元 1 年～公元 5 年）。

〔10〕衰白：衰，衰弱；白，斑白。此處指老年人。謂人老體衰鬢髮疏落花白。語本三國魏嵇康《養生論》：「至於措身失理，亡之於微，積微成損，積損成衰，從衰得白，從白得老，從老得終，悶若無端。」唐杜甫《收京》詩之二：「生意甘衰白，天涯正寂寥。」

〔11〕姻眾：諸位親戚。

〔12〕饔飧（yōng sūn）：早飯和晚飯。此得指稱日常生活。

〔13〕羲光：溫暖和煦的陽光。

【譯文】

宋勝之，是南陽郡安眾縣人。宋勝之幼年時就成爲孤兒，五歲時失去了父母雙親，居住在穀城縣的村落中。宋勝之甚爲孝敬長輩，鄉民風氣受其教化而爲之一變，男女老少都彬彬有禮。宋勝之每次外出，遇見老人背負肩挑，就親自代勞，打獵獲得禽獸，常常將肉分給親朋鄰里。宋勝之生活貧困，依靠姐姐而居住。過了幾年，宋勝之來到長安城，研習《周易》，開通而賢明，以講究信義而爲人所稱許。堂兄宋褒爲東平內史，派使者招致他，宋勝之說：「眾人樂意做的事，並不是我所願意的。」於是，宋勝之北遊太原，追隨郇越一塊兒放羊，以彈琴讀書而自得其樂。丞相孔光聞訊後，親自來到太原，徵召宋勝之出仕，宋勝之沒有去。漢平帝元始三年，宋勝之因病在太原去世。

宋勝之敦樸仁孝，居住村落中，使得鄉里民風發生了根本的變化。宋勝之努力幫助年老體衰者，也將食物分與眾親戚，依附於姐姐生活，拒絕了族兄宋褒的薦錄。宋勝之過著絃歌不輟的自得生活，享受著溫暖和煦的陽光。

張仲蔚

張仲蔚者，平陵人也〔1〕**。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**〔2〕**，隱身不仕。明天官博物**〔3〕**，善屬文，好詩賦。常居窮素**〔4〕**，所處蓬蒿沒人。閉門養性，不治榮名。時人莫識，唯劉龔知之**〔5〕**。**

仲蔚遐輪〔6〕**，景卿並轍**〔7〕**。洞探乾曜**〔8〕**，兼長槧業**〔9〕**。**

闔戶棲神，荊榛掩絕。塵鑒何知〔10〕**，馨香不滅。**

【注釋】

〔1〕平陵：古縣名。西漢五陵之一，漢昭帝築陵置縣，治所在今咸陽市西北。昭帝死後葬此，三國魏改名始平。

〔2〕魏景卿：《藝文類聚》卷八二引《三輔決錄注》曰：「張仲蔚，平陵人也，與同郡魏景卿俱隱身不仕，所居蓬蒿沒人。」

〔3〕天官：天文，天象。《史記・太史自序》：「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。」《史記》有《天官書》，司馬貞《索隱》：「天文有五官。官者，星官也。星座有尊卑，若之官曹列位，故曰天官。」　博物：通曉眾物。桓寬《鹽鐵論・雜論》：「桑大夫據當世，合時變，推道術，尚權利，辟略小辯，雖非正法，然巨儒宿學，惡然大能自解，可謂博物通士矣。」

〔4〕窮素：清貧、寒素。

〔5〕劉龔：范曄《後漢書・蘇竟傳》：「（劉）龔，字孟公，長安人。善論議，扶風馬援、班彪並器重之。」章懷太子李賢注：「《三輔決錄注》曰：『唯有孟公，論可觀者。』班叔皮《與京兆丞郭季通書》曰：『劉孟公藏器於身，用心篤固，實瑚璉之器，宗廟之寶也。』」

〔6〕遐輪：意謂捷足先登，出眾。

〔7〕並轍：並駕齊驅。

〔8〕乾曜：太陽，此處指天文。

〔9〕槧業：指擅長詩賦文章寫作。槧（qiàn），尚未書寫的書版。《說文解字》：「槧，牘樸也。」段玉裁注：「樸，素也。牘，書版也。槧謂書版之素未書者也。」

〔10〕塵鑒：世俗的評論。

【譯文】

張仲蔚，是平陵縣人。張仲蔚和同郡人魏景卿一塊兒修養道德，隱居不仕。張仲蔚精通天文曆法，通曉眾物，擅長寫文章，喜好詩賦。張仲蔚平常生活清貧，所居之處，長滿了蓬蒿雜草，掩絕門戶。張仲蔚閉門謝客，修身養性，不關心自己的聲名。當時沒有人認識張仲蔚，只有劉龔瞭解。

張仲蔚超邁眾人，魏景卿也和他一樣傑特。張仲蔚深明天文學，也擅長詩賦文章寫作。他閉戶而修養道德，以致蓬草掩蔽了門戶。世人不能理解他，張仲蔚的風範卻永久不滅。

嚴　遵

嚴遵，字君平，蜀人也。隱居不仕，常賣卜於成都市〔1〕，日得百錢以自給，卜訖則閉肆下簾〔2〕，以著書爲事〔3〕。楊雄少從之遊〔4〕，屢稱其德。李強爲益州牧〔5〕，喜曰：「吾得君平爲從事〔6〕，足矣。」雄曰：「君可備禮與相見，其人不可屈也。」王鳳請交〔7〕，不許。蜀有富人羅沖者⑰，問君平曰：「君何以不仕？」君平曰：「無以自發。」沖爲君平具車馬衣糧〔8〕，君平曰：「吾病耳〔9〕，非不足也。我有餘而子不足，奈何以不足奉有餘？」沖曰：「吾有萬金，子無儋石〔10〕，乃云有餘，不亦謬乎？」君平曰：「不然。吾前宿子家，人定而役未息，

尚暝皆興〔11〕⑱。晝夜汲汲〔12〕，未嘗有足。今我以卜爲業，不下床而錢自至，猶餘數百，塵埃厚寸，不知所用。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？」沖大慚。君平歎曰：「益我貨者損我神，生我名者殺我身，故不仕也。」時人服之。

君平賣卜，子雲所師。聃文是闡〔13〕，乃作《指歸》〔14〕。

牧不可屈，錢常有餘。眞人淡泊，亶哉匪虛〔15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賣卜：占卜。謂以占卜謀生。

《漢書・王貢兩龔鮑傳》：「（嚴）君平卜筮於成都市，以爲『卜筮者賤業，而可以惠眾人。有邪惡非正之問，則依蓍龜爲言利害。與人子言，依於孝；與人弟言，依於順；與人臣言，依于忠。各因勢導之以善，從吾言者，已過半矣。』」

《華陽國志》卷一〇上：「嚴遵，字君平，成都人也。雅性澹泊，學業加妙，專精大《易》，耽於老莊。常卜筮於市，假蓍龜以教。」

〔2〕閉肆下簾：謂關門歇業。《漢書・王貢兩龔鮑傳》：嚴遵「裁日閱數人，得百錢足自養，則閉肆下簾，而授《老子》。」

〔3〕以著書爲事：《漢書・王貢兩龔鮑傳》：嚴遵「博覽亡不通，依老子、嚴周之指，著書十萬餘言。」顏師古注：「嚴周即莊周。」《華陽國志》卷一〇上：「著《指歸》，爲道書之宗。」謂嚴遵撰有《老子指歸》，今存。

〔4〕揚雄：字子雲，蜀郡成都人，西漢辭賦大家，且著有《太玄》《法言》。《漢書》卷八七有傳。《漢書・王貢兩龔鮑傳》：「揚雄少時，從遊學，以而仕京師顯名，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。」

〔5〕益州：漢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。東漢時治所在雒縣（今四川廣漢縣北），中平中移治綿竹縣（今四川德陽縣東北），興平中又移治成都縣（今四川成都市）。　牧：州牧。州長官。漢武帝初置十三部（州）刺史，秩六百石，掌奉詔巡察諸州，以六條問事。成帝綏和元年（公元前 8 年）改爲州牧，秩眞二千石，位次九卿，佐吏之設並依刺史。其後或稱爲州牧，或爲刺史，更易無常，其權任漸趨重大。漢末天下方亂，豪強四起，靈帝中平五年（188 年）諸要州改置牧，與刺史之制並存，均淩駕於郡國之上，獨專一州軍政，且多加將軍號，封列侯，開魏晉以下刺史加將

軍之先河。《漢書・朱博傳》:「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，秉一州之統。」《漢書・王貢兩龔鮑傳》:「杜陵李強，素善雄，久之，爲益州牧，喜謂雄曰:『吾眞得嚴君平矣。』雄曰:『君備禮以待之，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。』強心以爲不然。及至蜀，致禮與相見，卒不敢言以爲從事，乃歎曰:『揚子雲誠知人。』」

〔6〕從事:官名。漢以後三公及州郡長官皆自闢僚屬，多以從事爲稱。《漢書・丙吉傳》:「坐法失官，歸爲州從事。」

〔7〕王鳳:字孝卿，漢成帝劉驁舅。《漢書・元后傳》:「元帝崩，太子立，是爲孝成帝。尊皇后爲皇太后，以鳳爲大司馬大將軍，領尚書事，益封五千戶。王氏之興自鳳始。」

〔8〕具:準備。

〔9〕病:擔憂。《論語・衛靈公》:「君子病無能焉。」

〔9〕儋石（dàn　shí）:計量單位。一人之所負擔爲一儋。一說一石爲石，二石爲儋。謂一人所擔負，借指少量米粟。

〔10〕尙瞑皆興:天未亮皆起床勞作。瞑（míng），昏暗。

〔11〕汲汲:心情急切的樣子。《禮記・問喪》:「其往送也，望望然，汲汲然，如有追而弗及也。」孔穎達疏:「汲汲然者，促急之情也。」宋歐陽修《試筆・繫辭說》:「予之言，久當見信於人矣，何必汲汲較是非於一世哉。」

〔12〕聃文:指《老子》一書。聃，老聃。

〔13〕指歸:嚴遵撰有《老子指歸》，今存。

〔14〕亶（dǎn）:副詞，信然，誠然。《詩經・小雅・常棣》:「是究是圖，亶其然乎？」

【譯文】

嚴遵，字君平，蜀郡人。嚴君平隱居不仕，經常在成都集市給人算卦，每日能得一百錢，以解決生計問題。算卦結束後，便閉門歇業，專心致志地著書立說。揚雄少年時跟隨嚴君平學習，經常稱讚他的美德。李強任益州牧伯，高興地說:「我如若能讓嚴君平作屬吏，就心滿意足了。」揚雄說:「你可以準備些禮物去拜見，嚴君平此人是不可能使之屈節而至的。」大司馬大將軍王鳳想與嚴君平交朋友，嚴君平沒有答應。蜀郡有一個十分富有的人羅沖，他問嚴君平說:「你爲什麼不去做官？」嚴君平說:「無法出發。」羅沖爲嚴君平準備了出行用的車馬、衣物和糧食。嚴君平說:「我是有所擔憂，

而不是缺這些東西。我有餘而你不足，爲什麼你還要以不足來添加給我這一富有的人呢？」羅沖說：「我家藏萬金，你卻沒有一石糧食，還說很富有，這不是錯了嗎？」嚴君平說：「不對。前幾天我住在你家，人們都已入睡，而你家還在勞作，天未亮又都早早起來，晝夜忙個不停，沒有滿足的時候。而我現在以算卦爲業，不用下床就能掙到錢，尚且存有數百錢，上面的塵土足有一寸厚，不知用它來幹什麼。這難道不是我富有而你不足嗎？」羅沖聽了，十分慚愧。嚴君平歎息說：「送給我貨物者，將會損害我的精神；顯揚我聲名者，將會傷害我的身體，所以我不出仕。」當時人們很佩服他這句話。

嚴君平賣卜於成都，揚雄以其爲師。嚴君平闡述《老子》思想，而作《老子指歸》。益州牧李強不可使之屈服而爲從事，每天賣卜能得百錢，生活無憂而錢常有餘。得道眞人是淡泊無爲的，確實是這樣的啊，毫無虛誇之意。

彭城老父

彭城老父者〔1〕，楚之隱人也。見漢室衰，乃自隱修道，不治名利，至年九十餘。王莽時，徵故光祿大夫龔勝〔2〕，欲爲太子師友祭酒〔3〕。恥事二姓，莽迫之，勝遂不食而死〔4〕。莽使者及郡守以下會斂者數百人〔5〕。老父痛勝以名致禍〔6〕，乃獨入，哭勝甚悲，既而曰：「嗟乎！熏以香自燒〔7〕，膏以明自銷〔8〕。龔先生竟夭天年〔9〕，非吾徒也。」哭畢而趨出，衆莫知其誰也。

彭城老父，陸沉皓首〔10〕。炎鼎將移〔11〕，鱗摧鳳蹂〔12〕。

弔哭低回，曾非儕友〔13〕。熏膏之規，哲士宜守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彭城：郡名。西漢地節元年（前69）以楚國改置，治所在彭城縣（今江蘇徐州市）。

《太平御覽》卷五一○引嵇康《高士傳》：「龔勝，楚人。王莽時遣使徵聘，義不事二姓，遂不食而死。有父老來弔，甚哀，既而曰：『嗟乎！熏以香自燒，膏以明自消。龔先生竟夭天年，非吾徒也。』趍而出，終莫知其誰也。」

〔2〕龔勝：字君賓，與龔舍（字君倩）皆楚人，二人相友，少皆好學明經，並著名節，故世謂之楚兩龔。　光祿大夫：文散官名稱。秦光祿勳屬官

有中大夫，漢武帝改稱光祿大夫。兩漢均置，無常事，僅備顧問、應對詔命。《漢書・龔勝傳》:「爲大夫二歲餘，遷丞相司直，徙光祿大夫，守右扶風。數月，上知勝非撥煩吏，乃復還勝光祿大夫。」又，「莽既篡國，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，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。明年，莽遣使者即拜勝爲講學祭酒，勝稱疾不應徵。後二年，莽復遣使者奉璽書、太子師友祭酒印綬，安車駟馬迎勝，即拜，秩上卿，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，使者與郡太守、縣長吏、三老官屬、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。」

〔3〕太子師友祭酒：太子府屬官。掌宣化道德及教育之事。師友，爲一種尊崇的稱號。祭酒，古禮，凡宴飲時必推一年高望重的人，舉酒先祭，稱爲祭酒。後爲官名。秦漢以後，多指太常所屬博士祭酒或國子監祭酒。

〔4〕不食而死：王莽逼使龔勝出仕，龔勝守義不屈，遂絕食而死。《漢書・龔勝傳》:「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……勝自知不見聽……遂不復開口飲食，積十四日死，死時七十九矣。」

〔5〕會斂：指參加葬禮。《漢書・龔勝傳》:「使者、太守臨斂，賜複衾祭祠如法。門人衰絰治喪者百數。」

〔6〕以名致禍：因聲名很大而招致災禍。

〔7〕熏：香草名，即蕙草。

〔8〕膏：油脂，油。《漢書・龔勝傳》:「有老父來弔，哭甚哀，既而曰：『嗟乎！熏以香自燒，膏以明自銷。龔生竟夭天年，非吾徒也。』遂趨而出，莫知其誰。」

〔9〕天年：自然壽命。《莊子・山木》:「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。」《史記・刺客列傳》:「老母今以天年終，政將爲知己者用。」唐柳宗元《行路難》詩之一：「啾啾飲食滴與粒，生死亦足終天年。」

〔10〕陸沉：即「陸沉」，陸地無水而沉。比喻隱居。《莊子・則陽》:「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，是陸沉者也。」郭象注：「人中隱者，譬無水而沉也。」

〔11〕炎鼎：漢朝政權。炎，按陰陽五行說，漢以火德而建國。鼎，九鼎，古代象徵國家政權的傳國之寶。《史記・武帝本紀》:「禹收九牧之金，鑄九鼎，象九州。」相傳成湯遷九鼎於商邑，周武王遷之於洛邑。戰國時，秦楚皆有興師到周求鼎之事。周顯王四十二年，宋大丘社亡，九鼎沒於泗水彭城下。

〔12〕麟摧鳳蹂：麒麟鳳凰這樣的祥瑞都遭受摧殘。麟鳳，喻指龔勝。
〔13〕儕友：朋友。儕，輩。

【譯文】

彭城老父，是楚國的隱士。彭城老父看到漢朝衰落，便隱居鄉野，潛心修道，不追求功名利祿，九十多歲了。王莽時，徵召原光祿大夫龔勝，準備任命爲太子師友祭酒。龔勝認爲侍奉兩姓君主十分恥辱，王莽強迫他出仕，於是龔勝絕食而死。王莽的使者和郡守以下官員參加殯殮的達數百人。彭城老父痛惜龔勝因聲名顯揚而招致災禍，遂獨自一人到靈堂前哭弔，非常悲慟，過了一會兒說：「熏草因爲有香氣而被焚燒，膏油因爲可以發光明而被燃銷，龔先生竟然不得儘其天年而逝，他不是我的同路人啊！」哭弔完後，快步走出，無人知道他是誰。

彭城老父隱姓埋名，隱居至年老而皓首白髮。漢朝政權將要轉移時，龔勝乃麒麟鳳凰一樣的祥瑞，遭受著摧殘。彭城老父哭弔龔勝極其低回哀傷，慨歎竟然不是同路人。彭城老父所說的「熏以香自燒，膏以明自銷」的規勸，仁人哲士應該牢牢堅守啊！

韓 順

韓順，字子良，天水成紀人也〔1〕。以經行清白辟州宰〔2〕，不詣。王莽末，隱於南山。地皇四年〔3〕，漢起兵於南陽〔4〕。順同縣隗囂等起兵〔5〕，自稱上將軍，西州大震。唯順修道山居，執操不回。囂以道術深遠，使人齎璧帛〔6〕，卑辭厚禮聘順，欲以爲師。順因使謝囂曰〔7〕：「禮有來學，義無往教〔8〕。即欲相師，但入深山來。」囂聞矍然〔9〕，不致強屈〔10〕。其後囂等諸姓皆滅，唯順山棲安然，以貧潔自終焉。

世道交喪，子良隱息。寧極青山，恥歌白石〔11〕。

求於井蛙〔12〕，責之負笈〔13〕。兔戮狐收，泰然林澤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天水：西漢元鼎三年（前 114）置郡，治所在平襄縣（今甘肅通渭縣西北）。東漢永平七年（64 年移治冀縣，即今甘肅甘谷縣東南），改名漢陽郡。三國魏復改天水郡。西晉移治上邽（今甘肅天水市）。 成紀：西漢置，屬天

水郡，治所在今甘肅靜寧縣西南。

〔2〕經行清白：通曉儒家經典，且操行清白。　州宰：兩漢稱地方州一級長官爲州宰。范曄《後漢書·韋彪傳》:「宜簡嘗歷州宰，素有名者。」

〔3〕地皇：新王莽年號，凡四年（20 年～23 年）。

〔4〕漢起兵於南陽：劉秀起兵在地皇三年。范曄《後漢書·光武紀》:「地皇三年，南陽荒饑，諸家賓客多爲小盜。光武避吏新野，因賣穀於宛。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，云:『劉氏復起，李氏爲輔。』光武初不敢當，然獨念兄伯升素結輕客，必舉大事，且王莽敗亡已兆，天下方亂，遂與定謀。於是乃市兵弩，十月與李通從弟軼等起於宛，時年二十八。」　南陽：郡名，戰國秦昭王三十五年（前 272 年）置，治所在宛縣（今河南南陽市）。

〔5〕隗囂（wěi áo，？～33）：字季孟，天水成紀人。王莽末年，被當地豪強擁立，自稱西州上將軍，據有天水、武都、金城等郡。建武九年（公元 33 年）以屢爲漢軍所敗，憂憤而死。其子隗純降漢。范曄《後漢書》卷四三有傳。

〔6〕齎（jī）：贈送。　璧帛：美玉絲綢。

〔7〕因使謝囂：因，依靠，憑藉。謝，告訴。李陵《答蘇武書》:「幸謝故人，勉事聖君。」

〔8〕禮有來學，義無往教：從禮法而言有學生主動前來學習的，從道義而言卻沒有老師主動前往教學的。《韓詩外傳》卷三:「孟嘗君請學於閔子，使車往迎閔子。閔子曰:『禮有來學，無往教。致師而學不能學，往教則不能化君也。君所謂不能學者也，臣所謂不能化者也。』」又，《漢書·孫寶傳》:「禮有來學，義無往教。道不可詘，身詘何傷？且不遭者可無不爲，況主簿乎？」

〔9〕矍（jué）然：驚惶四顧的樣子。班固《東都賦》:「主人之辭未終，西都賓矍然失容。」

〔10〕強屈：強行招致。

〔11〕白石：傳說中的神仙的糧食。劉向《列仙傳·白石生》:「白石生，中黃丈人弟子，彭祖時已二千餘歲……嘗煮白石爲糧。」此處似借指朝廷的俸祿。

〔12〕井蛙：井底之蛙，比喻見聞狹隘，目光短淺的人。此處借指隱居於深山的韓順。《莊子·秋水》:「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，拘於虛也。」宋蘇軾《辨道歌》:「吾恨爾見有所遮，海波或至驚井蛙。」

〔13〕負笈：背著書箱，指游學外地。《後漢書・李固傳》「常步行尋師」李賢注引三國吳　謝承《後漢書》：「固改易姓名，杖策驅驢，負笈追師三輔，學『五經』，積十餘年。」唐白居易《相和歌辭・短歌行二》：「負笈塵中遊，抱書雪前宿。」

【譯文】

韓順，字子良，是天水郡成紀縣人。韓順因通曉經典且品行端正，而被徵辟爲州宰，韓順沒有接受。王莽末年，韓順隱居終南山。地皇四年（當爲「三年」），劉秀在南陽起兵。韓順同縣人隗囂等人也起兵，自稱上將軍，隴右州郡產生了很大震動。只有韓順隱居於深山修道，堅守節操，矢志不移。隗囂認爲韓順道術深遠，派人帶著玉璧和絲綢等豐厚的禮物，言辭謙卑聘請韓順，想拜韓順爲師。韓順讓使者告訴隗囂說：「從禮法而言有學生主動前來學習的，從道義而言卻沒有老師主動前往教學的。如果想拜我爲師，請他到深山來。」隗囂聽後甚爲惶恐，再沒有強行招致韓順。後來，隗囂等起事諸族姓都被消滅，只有韓順隱居於深山，安然無恙，以貧寒、清白而終。

遭逢亂世，韓順隱居高蹈，寧肯隱居以終，也不願意爲俸祿而出仕。隗囂派人於深山中求教於韓順，韓順以「禮有來學，義無往教」而責之，要隗囂親自來求學。後來隗囂一族及起事諸族皆滅，只有韓順泰然隱居於山林。

鄭　樸

鄭樸，字子眞，谷口人也〔1〕**。修道靜默，世服其清高。成帝時，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**〔2〕**，遂不屈。揚雄盛稱其德**〔3〕**，曰：「谷口鄭子眞，耕於岩石之下，名振京師。」馮翊人刻石祠之**〔4〕**，至今不絕。**

谷口子眞，甘恬秉默。非服弗服，非食弗食。

不答徵車，爲農草澤。吁嗟《法言》，撰其玄德〔5〕**。**

【注釋】

〔1〕谷口：戰國秦地，在今陝西禮泉縣東北涇河畔。西漢置爲谷口縣。《雍錄》卷七：「谷口，在雲陽縣西四十里。鄭樸，字子眞，隱於此。楊子曰：『谷口鄭子眞，耕於岩石之下，而名震於京師。』即鄭白渠出山之處。」

〔2〕王鳳以禮聘之：王鳳，（？～前 22），字孝卿，東平陵（今山東濟南東）人。

妹王政君爲元帝皇后。初爲衛尉，襲父陽平侯。成帝時，以外戚爲大司馬、大將軍、領尚書事。其弟五人也都封侯。他專斷朝政，內外官吏皆出其門下。《漢書・王貢兩龔鮑傳》：「其後，谷口有鄭子眞，蜀有嚴君平，皆修身自保，非其服弗服，非其食弗食。成帝時，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眞，子眞遂不詘而終。」

〔3〕揚雄盛稱其德：揚雄《法言》卷四：「君子德名爲幾。梁齊趙楚之君，非不富且貴也，惡乎成名。谷口鄭子眞，不屈其志，而耕乎岩石之下，名震於京師，豈其卿，豈其卿？」司馬光引吳秘曰：「子眞隱居以德有名，豈其附勢於名卿哉！河平二年，王鳳聘子眞、嚴君平，皆不屈。」

〔4〕馮翊：即左馮翊，西漢太初元年（前104年）改左內史置，治所在長安縣（今陝西西安市西北）。東漢移治高陵縣（今陝西高陵縣西南），三國魏改置馮翊郡，移治臨晉縣（今陝西大荔縣）；北魏移治高陸縣（今陝西高陵縣）。

〔5〕玄德：潛蓄而不著於外的德性。《尚書・舜典》：「玄德升聞，乃命以位。」孔安國傳：「玄謂幽潛，潛行道德。」

【譯文】

鄭樸，字子眞，是谷口縣人。鄭樸專心修道，天性恬靜，世人服膺其清高。漢成帝時，元舅大將軍王鳳以重禮聘請鄭樸，鄭樸沒有屈節出仕。揚雄讚美他的高尚品德，說：「谷口人鄭子眞，在岩石山下躬耕自食，他的名聲卻遠播京城。」馮翊人刻石立碑，祭祀鄭樸，至今不絕。

谷口人鄭樸，心志恬靜，秉持道家玄默之道，持志自守，非其服則不服，非其食則不食，不應大將軍王鳳的禮聘，躬耕於山野之中。可敬啊，揚雄《法言》記述了鄭樸的玄妙之德性。

李　弘

李弘〔1〕，字仲元，蜀人也。居成都，里中化之，班白不負擔〔2〕，男女不錯行〔3〕。弘嘗被召爲縣令，鄉人共送之。仲元無心就行⑲，因共酣飲，月餘不去。刺史使人喻之，仲元遂遊奔，不之官〔4〕。惟揚雄重之〔5〕，曰：「不夷不惠〔6〕，居於可否之間。」

仲元所居，俗用拭新〔7〕。授之百里〔8〕，非眞素情。

中途遁絕，卒老高深。先英評許，未悉玄眞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李弘：常璩《華陽國志》卷一〇：「李弘，字仲元，成都人。少讀五經，不爲章句，處陋巷，淬勵金石之志，威儀容止，邦家師之。以德行爲郡功曹，一月而去。子贇以見辱殺人，太守曰：『賢者之子，必不殺人，放之。』贇自以枉語家人，弘遣亡命。太守怒，讓弘，弘對曰：『贇爲殺人之賊，明府私弘枉法，君子不誘而誅也。石碏殺厚，《春秋》譏之。孔子稱父子相隱，直在其中，弘實遣贇，太守無以詰也。』州命從事，常以公正諫爭爲志。」

〔2〕班白：即「斑白」。頭髮花白，謂年老。

〔3〕錯行：交錯、混雜。謂男女不共處。

〔4〕之：到達。

〔5〕揚雄重之：《華陽國志》卷一〇：「揚子雲稱之曰：『李仲元爲人也，不屈其志，不累其身，不夷不惠，可否之間。見其貌者肅如也，觀其行者穆如也，聞其言者愀如也。非正不言，非正不行，非正不聽，吾先師之所畏。』」又，揚雄《法言》卷八曰：「有李仲元者，(蜀) 人也。其爲人也，奈何？曰：『不屈其意，不累其身。』曰：『是夷、惠之徒歟？』曰：『不夷不惠，可否之間也。』」

〔6〕不夷不惠：夷，伯夷。惠，柳下惠。殷末伯夷，堅持不仕周朝；春秋魯國柳下惠，三次被罷官而不去。不夷不惠謂折中而不偏激。《論語·微子》：「逸民：伯夷、叔齊、虞仲、夷逸、朱張、柳下惠、少連。子曰：『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伯夷、叔齊與！』謂：『柳下惠、少連，降志辱身矣，言中倫，行中慮，其斯而已矣。』謂：『虞仲、夷逸，隱居放言，身中清，廢中權。我則異於是，無可無不可。』」鄭玄注：「不爲夷、齊之清，不爲惠、連之屈，故曰異於是。」漢揚雄《法言·淵蹇》：「不屈其意，不累其身，曰：『是夷惠之徒歟？』曰：『不夷不惠，可否之間也。』」

〔7〕俗用拭新：世俗風氣因之而變化一新。用，介詞，表示原因。《詩經·小雅·小旻》：「謀夫孔多，是用不集。」

〔8〕百里：古時一縣所轄之地約百里，因以爲縣的代稱。《漢書·百官公卿表上》：「縣大率方百里。」漢蔡邕《太尉陳公贊》：「公在百里，有西產之惠，賜命方伯，分陝餘慶。」晉陶潛《酬丁柴桑》詩：「秉直司聰，惠於

百里。」唐王勃《上明員外啓》:「三冬文史，先兆跡於青衿；百里絃歌，即馳芳於墨綬。」

【譯文】

李弘，字仲元，是蜀郡人。李弘居住在成都，鄉里都受到他的教化，年老者不再背負東西，男女不雜處。李弘曾經被徵召爲縣令，鄉鄰共同送行。李弘無心做官，便和大家開懷暢飲，一個多月仍未去上任。刺史派人勸喻，李弘卻逃往外地，沒有去上任。揚雄很敬重李弘，說:「李弘既不爲伯夷、叔齊之清而不降其志、不辱其身，也不爲柳下惠、少連之屈而降其志辱其身，而處於可與不可之間。」

李弘所居之地，風俗受其感染、教化而爲之一新。朝廷任命李弘爲一介縣令，不是他本來的眞心。李弘上任途中逃遁而去，最後隱居高山深谷以終其天年。先賢揚雄引《論語》之言贊許李弘，並未能全面領悟李弘的深微之處。

向　長

向長〔1〕，字子平，河內朝歌人也〔2〕。隱居不仕，性尚中和，好通《老》《易》。貧無資食，好事者更饋焉〔3〕，受之，取足而反其餘〔4〕。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〔5〕，乃至。欲薦之於莽，固辭乃止。潛隱於家，讀《易》至《損》《益》卦〔6〕，喟然歎曰:「吾已知富不如貧，貴不如賤，但未知死何如生耳。」建武中〔7〕，男女娶嫁既畢，敕〔8〕:「斷家事，勿相關，當如我死也。」於是遂肆意〔9〕，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〔10〕，竟不知所終。

子平上哲，賦德淵沖〔11〕。玩辭觀象，損退自崇。

伉男儷女〔12〕，家務不宗〔13〕。周攀五嶽，禽老是同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向長:范曄《後漢書·逸民傳·向長》錄此全文。

《藝文類聚》卷三六引嵇康《高士傳》:「尚長，字子平；禽慶，字子夏，二人相善。慶隱避不仕王莽，長通《易》、《老子》，安貧樂道，好事者更饋遺，輒受之，自足還餘，如有不取也。舉措必於中和。司空王邑辟之

連年，乃欲薦之於莽，固辭乃止，遂求退。讀《易》至《損》、《益》卦，喟然歎曰：『吾知富貴不如貧賤，未知存何如亡爾！』爲子嫁娶畢，敕：『家事斷之，勿復相關，當如我死矣！』是後肆意，與同好遊五嶽名山，遂不知所在。」

〔2〕河內：河內郡，西漢高帝二年（前 205 年）置，治所在懷縣（今河南武陟縣西南）。西晉移治在野王縣（今河南沁陽市）。　朝歌：西周時衛國建都於此，西漢置縣，治所在今河南淇縣。

〔3〕更饋：輪流贈送。

〔4〕反：返，返還。

〔5〕王邑：王莽從父弟。《漢書・王莽傳》：始建國元年（公元 9 年）王莽稱帝，以步兵將軍成都侯王邑爲大司空、隆新公。

〔6〕《損》《益》卦：《損》《益》兩卦，義相關聯。《損》卦，主於損下益上。《益》卦，主於損上益下。

〔7〕建武：光武帝劉秀年號，共 32 年（公元 25 年至 56 年）。

〔8〕敕：告誡。

〔9〕肆意：遂順志意。縱情任意，不受拘束。後多含貶意，謂不顧一切，由著自己的性子。《史記・秦始皇本紀》：「凡所爲貴有天下者，得肆意極欲，主重明法，下不敢爲非，以制御海內矣。」金王若虛《〈新唐書〉辨》：「宋子京不識文章正理，而惟異之求，肆意雕鐫，無所顧忌。」

〔10〕北海：北海郡。西以景帝中元二年（前 148 年）置，治所在營陵縣（今山東昌樂縣東南）。東漢改置爲北海國，治所在劇縣（今山東昌樂縣西）。　禽慶：字子夏。清節自守，有聲名於世，不仕於王莽。生平事迹不詳。

〔11〕淵沖：深厚和平。《文選・陸機〈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〉》：「茂德淵沖，天姿玉裕。」張銑注：「沖，深也。言茂盛之德如淵之深。」宋秦觀《代賀皇太后生辰表》：「淵沖自乎生知，慈惠本乎天縱。」明宋濂《〈吳濰州文集〉序》：「嗚呼，法之固堪法，其能以易致哉！然而淵沖之容，可以攬結，雄毅之氣，可以掇拾。」

〔12〕伉男儷女：即男婚女嫁。伉儷，配偶。

〔13〕宗：歸往，主管。

【譯文】

向長，字子平，是河內郡朝歌縣人。向長隱居不仕，天性崇尚中正平和，

通曉《老子》和《周易》。向長生活貧寒，經常缺吃少穿，好事者輪流贈送衣食，接受後留足自己需要的，返還多餘的。王莽的大司空王邑連年徵辟，向長才到來。王邑準備推薦給王莽，向長堅決推辭，方了卻此事。向長在家中隱居，當讀《周易》至《損》、《益》卦時，喟然感歎說：「我已經知道了富有不如貧窮、高貴不如卑賤，但是尚不知死和生是什麼樣的。」漢光武帝建武年間，男女婚嫁都已完成，告誡家人說：「斷絕一切家事，不要告知我，就當我已死去了。」於是遂順其志意，與好朋友北海人禽慶一塊兒遊歷五嶽名山，最終不知其結局。

向子平乃極聰慧之人，道德修養極其深厚平和。向長研究《易》之爻辭和卦象，很是推崇損抑和謙退。家中男女婚嫁之事完成後，向長不再操心家務，與好友禽慶一起周遊五嶽名山。

閔　貢

閔貢，字仲叔，太原人也。世稱節士〔1〕，雖周黨之潔清〔2〕，自以弗及也。黨見仲叔食無菜，遺以生蒜〔3〕。仲叔曰：「我欲省煩耳，今更作煩邪？」受而不食。建武中，應司徒侯霸之辟〔4〕。既至，霸不及政事，徒勞苦而已〔5〕。仲叔恨曰〔6〕：「以仲叔爲不足問邪，不當辟也。辟而不問，是失人也。」遂辭出，投檄而去〔7〕⑳。復以博士徵，不至。客居安邑〔8〕。老病家貧，不能得肉，日買豬肝一片，屠者或不肯與〔9〕，其令聞，敕吏常給焉。仲叔怪，問知之，乃歎曰：「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？」遂去，客沛〔10〕。以壽終。

仲叔高棲，藏寶迷國〔11〕。一介弗取，卓然貞白。

投牒司徒〔12〕，寄形安邑。枯槁當年，風流九域〔13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節士：有操守之人。《東觀漢記》卷一六：「閔貢，字仲叔，太原人也。性靜養神，勿役於物。」范曄《後漢書》卷八三全錄此條文字。

〔2〕周黨：范曄《後漢書·逸民傳》：「周黨，字伯況，太原廣武人也。家產千金，少孤，爲宗人所養，而遇之不以理。」既長，遂游學長安，光武帝建武年間，徵爲議郎，不就。隱居澠池，著書上下篇而終。

〔3〕遺：贈送。《東觀漢記》卷一六：「與周黨相友。黨每過貢，共啜菽飲水，無菜茹。黨嘗遺貢生廡（當爲『蒜』），貢歎曰：『我欲省煩耳。』受而不食。」

〔4〕侯霸：字君房，河南密人。侯霸矜嚴有威容，家產千金，不事產業，篤志好學，師事九江太守房元，治《穀梁春秋》。建武五年拜爲大司徒、關內侯。在位明察守正，奉公而行。建武十三年卒。范曄《後漢書》卷五六有傳。

〔5〕徒：僅僅。　勞苦：勞問，噓寒問暖。《東觀漢記》卷一六：「司徒侯霸辟貢，到，與相見，勞問之下，不及政事。貢曰：『被明公辟，且喜且懼。及奉見明公，喜懼皆去。所望明公問屬何以爲政、美俗成化。以貢爲不足耶，不當辟也；如以爲任用，而不使臣之，則爲失人。是以喜懼皆去。』便辭而出，客居安邑。」

〔6〕恨：後悔。

〔7〕檄：徵召的文書。

〔8〕安邑：春秋屬晉，戰國初魏國建都於此。秦置縣，治所即今山西夏縣西北禹王城。

〔9〕或不肯與：有時不肯賣給。

〔10〕客沛：客居沛縣。沛，沛縣，秦置，治所即今江蘇沛縣。北朝齊廢，隋開皇十六年（596 年）復置。《東觀漢記》卷一六：「老病家貧，不能得錢買肉，日買一片豬肝，屠或不肯爲斷。安邑令候之，問諸子何飯食，對曰：『但食豬肝，屠者或不肯與。』令出，敕市吏，後買輒得。貢怪問，其子道狀如此，乃歎曰：『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！』遂去之沛。」

〔11〕迷國：指隱居不仕。國，諸侯國，借指地方。漢王逸《〈楚辭章句〉序》：「若夫懷道以迷國，佯愚而不言，顚則不能扶，危則不能安……蓋志士之所恥，愚夫之所賤也。」《後漢書・周燮黃憲等傳序》：「然用舍之端，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。故其行也，則濡足蒙垢，出身以徼時；及其止也，則窮棲茹菽，臧寶以迷國。」

〔12〕司徒：指大司徒、關內侯侯霸。司徒，官名。相傳少昊始置，唐虞因之。周時爲六卿之一，曰地官大司徒。掌管國家的土地和人民的教化。漢哀帝元壽二年，改丞相爲大司徒，與大司馬、大司空並列三公。東漢時改稱司徒。歷代因之，明廢。後別稱戶部尚書爲大司徒。明伊耕《春懷》詩：「轉輸坐見司徒急，經略親看相國行。」

〔13〕九域：九州。《文選・潘勖〈冊魏公九錫文〉》：「綏爰九域，罔不率俾。」李善注：「薛君曰：九域，九州也。」晉陶潛《贈羊長史》詩：「九域甫已一，逝將理舟輿。」《晉書・孫惠傳》：「今明公名著天下，聲振九域。」

【譯文】

閔貢，字仲叔，是太原人。當時人們稱閔貢爲「節士」，即使周黨那樣清高潔白的人，也自以爲比不上。周黨看到閔貢吃飯時沒有蔬菜，便送去生蒜。閔貢說：「我本來想省去麻煩，現在卻增添了更多的麻煩。」接受了生蒜，卻沒有吃。漢光武帝建武年間，閔貢接受了司徒侯霸的辟舉，已經到達，侯霸沒有提及政事，只是慰問路途辛苦而已。閔貢後悔地說：「認爲我不足以詢問政事，就不應該辟舉；辟舉而不詢問政事，則是失人。」於是告辭而出，把辟舉之文書投於地而去。又以博士來徵辟，閔貢沒有應召。閔貢客居安邑縣，年老多病，家境貧寒，沒有肉吃，每天買一片豬肝，屠夫們有時不肯賣給。縣令聽到後，告誡縣吏經常給閔貢提供豬肝。閔貢很奇怪，詢問後才知道，歎息說：「閔仲叔難道因爲充饑裹腹而拖累安邑縣嗎？」於是離去，客居沛縣，儘其天年而終。

閔貢棲隱，自藏其智而隱居不仕，即使一介之物也不索取，很是堅貞清白。閔貢拋棄大司徒侯霸的辟書，而隱居於安邑縣。閔貢當年槁首黃馘，生活清貧，但他的風範節操永遠地影響於天下。

卷　下

王　霸

王霸，字儒仲，太原廣武人也〔1〕。少立清節。及王莽篡位，棄冠帶〔2〕，絕交宦。建武中，徵到尚書〔3〕，拜，稱名不稱臣。有司問其故，霸曰：「天子有所不臣，諸侯有所不友〔4〕。」司徒侯霸讓位於霸，故梁令閻陽毀之曰〔5〕：「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〔6〕。」遂止。以病歸。隱居守志，茅屋蓬戶〔7〕。連徵不至，以壽終。

儒仲處英，放獨新世〔8〕。光武中興，守禮不試〔9〕。

草覆野耕，甘於沈翳。賢室高明，濟成遁事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廣武：廣武縣，西漢置，治所即今山西代縣西南之古城。北魏明帝移治今代縣。范曄《後漢書・逸民傳・王霸》全錄此文。

〔2〕冠帶：帽子與腰帶。比喻封爵，官職。《戰國策・魏策四》：「且夫魏一萬乘之國，稱東藩，受冠帶，祠春秋者，以爲秦之強足以爲與也。」

〔3〕徵到尚書：尚書，戰國時齊、秦設置，或稱掌書、主書，掌文書。秦漢屬少府，初置四人，因其職在殿中主發書，稱故。漢武帝時，地位漸重。漢成帝時設尚書五人，始分曹辦事。東漢時，光武帝架空三公實權，尚書正式成爲協助皇帝處理政事的官員。魏晉以後，尚書事務益重。隋代始分尚書爲六部，總隸於尚書省。唐承之，吏、戶、禮、兵、刑、工六部各設尚書一人，爲正三品官，此後歷代相承。范曄《後漢書・光武帝紀五》：「是

時太原王霸、北海逢萌，亦隱居養志，俱被聘。霸到尚書拜，不稱臣。問其故，答曰：『天子有所不臣，諸侯有所不友。』遂以疾歸，茅屋蓬戶，不厭其樂。」

〔4〕天子有所不臣，諸侯有所不友：天子身邊有不做臣子之人，諸侯身邊有不做朋友之人。《禮記·儒行》：「儒有上不臣天子，下不事諸侯。慎靜而尚寬，強毅以與人，博學以知服，近文章，砥厲廉隅。雖分國，如錙銖，不臣不仕：其規爲有如此者。」

〔5〕梁：梁縣。秦置，治所在今河南臨汝縣西南。唐貞觀初廢。　閻陽：曾任梁縣縣令，事迹不詳。

〔6〕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：謂王霸有太原人的強悍、詐力相傾之風。《漢書·地理志下》：「太原、上黨，又多晉公族子孫，以詐力相傾，矜誇功名，報仇過直，嫁取送死奢靡。漢興，號爲難治。常擇嚴猛之將，或任殺伐爲威。父兄被誅，子弟怨憤，至告訐刺史二千石，或報殺其親屬。」

〔7〕茅屋蓬戶：以茅爲屋，以蓬草爲門戶，喻指簡陋的屋子。《東觀漢記》卷一六：「王霸，建武初連徵不至，安貧賤居，茅屋蓬戶，藜藿不厭，然樂道不怠，以壽終。」

〔8〕新世：王莽新朝。

〔9〕守禮不仕：范曄《後漢書·光武帝紀五》：「是時太原王霸、北海逢萌，亦隱居養志，俱被聘。霸到尚書拜，不稱臣。問其故，答曰：『天子有所不臣，諸侯有所不友。』遂以疾歸，茅屋蓬戶，不厭其樂。」

〔10〕賢室高明：室，妻子。范曄《後漢書·列女傳·王霸妻》：「太原王霸妻者，不知何氏之女也。霸少立高節，光武時，連徵不仕……妻亦美志行。初，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，後子伯爲楚相，而其子爲郡功曹。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，車馬服從，雍容如也。霸子時方耕於野，聞賓至，投耒而歸，見令狐子，沮怍不能仰視。霸目之，有愧容。客去，而久臥不起，妻怪問其故，始不肯告，妻請罪，而後言曰：『吾與子伯素不相若，向見其子，容服甚光，舉措有適，而我兒曹蓬髮歷齒，未知禮則，見客而有慚色。父子恩深，不覺自失耳。』妻曰：『君少修清節，不顧榮祿。今子伯之貴，孰與君之高？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？』霸屈，起而笑曰：『有是哉！』遂共終身隱遁。」

〔11〕遁事：隱居。

【譯文】

王霸，字儒仲，是太原郡廣武縣人。王霸少年時立有清高的節操。王莽篡奪漢朝皇位後，王霸遂棄官，斷絶交遊官宦。光武帝建武年間，王霸被徵召到尚書，參拜時只稱姓名而不稱臣。有關部門問他原因，王霸說：「天子身邊有不做臣子的人，諸侯身邊有不做朋友的人。」司徒侯霸要將自己的職位讓給王霸，原梁縣縣令閻陽詆毁說：「太原俗人王霸很有太原人的強悍、詐力相傾之風。」於是此事中止了。王霸稱病回歸鄉里，隱居而堅守志向，住在簡陋破舊的茅屋，官府多次徵召，王霸都沒有去，最後以天年而終。

王霸處世極其超群出衆，在王莽時特立獨行，頗有品節。光武帝中興之後，王霸又守禮而不出仕，處於草澤，躬耕而食，甘於隱姓埋名，不求聞達。王霸的妻子高雅開明，最終幫助王霸成就了隱居之事。

嚴　光

嚴光，字子陵，會稽餘姚人也〔1〕。少有高名，同光武遊學〔2〕。及帝即位，光乃變易姓名，隱逝不見。帝思其賢，乃物色求之〔3〕。後齊國上言〔4〕：「有一男子，披羊裘釣澤中。」帝疑光也，乃遣安車玄纁聘之，三反而後至〔5〕。司徒霸與光素舊〔6〕，欲屈光到霸所語言，遣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〔7〕。光不起，於床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〔8〕，問子道曰：「君房素癡，今爲三公〔9〕，寧小差否〔10〕？」子道曰：「位已鼎足，不癡也。」光曰：「遣卿來何言？」子道傳霸言〔11〕。光曰：「卿言不癡，是非癡語也？天子徵我三，乃來，人主尚不見，當見人臣乎？」子道求報〔12〕。光曰：「我手不能書。」乃口授之。使者嫌少，可更足〔13〕。光曰：「買菜乎？求益也？」霸封奏其書。帝笑曰：「狂奴故態也。」車駕即日幸其館。光臥不起，帝即臥所，撫其腹曰：「咄咄子陵〔14〕，不可相助爲理邪？」光又眠不應，良久，乃張目而言曰：「昔唐堯著德，巢父洗耳。士故有志，何至相迫乎？」帝曰：「子陵，我竟不能下汝邪〔15〕？」於是升輿歎息而去。復引光入，論道舊故，相對累日，因共偃臥〔16〕。除爲諫議大夫〔17〕，不屈，乃耕於富春山〔18〕。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〔19〕。建武十七年，復特徵〔20〕，不至。年八十，終於家〔21〕。

吁嗟子陵，少與龍潛。飛騰天位，書玉連連〔22〕。

北軍親就，內榻同眠。富春之濱，客星皎懸〔23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會稽：會稽郡，秦置，治所在吳縣（今江蘇蘇州市）。東漢永建四年（129年）移郡治山陰縣（今浙江紹興縣）。 餘姚：餘姚縣，西漢置，治所即今浙江餘姚縣。隸屬會稽郡。

〔2〕與光武同學：與光武帝劉秀早年同學。袁宏《後漢紀》卷五：「是歲，徵會稽嚴光、太原周黨。光，字子陵，少與世祖同學。世祖即位，下詔徵光。光變名姓，漁釣川澤。」

〔3〕物色：訪求，尋找。范曄《後漢書》章懷太子李賢注：「以形貌求之。」漢劉向《列仙傳·關令尹喜》：「老子西遊，喜先見其氣，知有眞人當過，物色而遮之，果得老子。」

〔4〕齊國：秦漢之際項羽封置，都臨淄（今山東淄博南東北臨淄北）。西漢元封元年（前 110 年）改爲郡，東漢復爲國。十六國時改爲郡。

〔5〕三反而後至：往返三次才徵聘至。袁宏《後漢紀》卷五：「至是，復以禮求光，光不得已，舁疾詣京師。」此文後，范曄《後漢書·逸民傳·嚴光》尚有：「舍於北軍，給床褥，太官朝夕進膳。」

〔6〕素舊：平素相識、有交情。《後漢書·逸民傳·嚴光》：「司徒侯霸與光素舊，遣使奉書。」《世說新語·德行》「初桓南郡、楊廣共說殷荊州，宜奪殷覬南蠻以自樹」劉孝標注引《桓玄別傳》：「（桓玄）與荊州刺史殷仲堪素舊，情好甚隆。」

〔7〕西曹：公府及州郡縣佐吏。漢公府置西曹掾、屬，主府史署用，執掌府中署用吏屬之事。晉以後州置西曹書佐、西曹從事，郡縣則有西曹掾等，公府若領武職、置軍府，則置爲西曹參軍，皆省稱西曹。《漢書·丙吉傳》：「吉馭吏耆酒，數逋蕩，嘗從吉出，醉歐丞相車上。西曹主吏白欲斥之，吉曰：『以醉飽之失去士，使此人將復何所容？』」

〔8〕箕踞：一種輕慢、不拘禮節的坐的姿態。即隨意張開兩腿坐著，形似簸箕。《莊子·至樂》：「莊子妻死，惠子弔之，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。」成玄英疏：「箕踞者，垂兩腳如簸箕形也。」

〔9〕三公：古官名，天子以下的最高輔佐官。三公說法不一，職掌亦前後有異。秦漢時，以丞相、御史大夫和太尉爲三公。漢哀帝元壽二年（前 1

年），改丞相爲大司徒，御史大夫爲大司空，與大司馬合稱三公。東漢改以太尉、司徒、司空爲三公。東漢末，又罷三公，復置丞相、御史大夫。侯霸爲司徒，爲三公之一。

〔10〕寧：豈不，是否。　小差：稍稍好一些。

〔11〕子道傳霸言：范曄《後漢書·逸民傳·嚴光》：「司徒侯霸與光素舊，遣使奉書。使人因謂光曰：『公聞先生至，區區欲即詣造，迫於典司，是以不獲。願因日暮自屈，語言。』光不答，乃投劄與之。」

〔12〕求報：要求回復。

〔13〕更足：補充完整。范曄《後漢書·逸民傳·嚴光》：「口授曰：『君房足下：位至鼎足，甚善。懷仁輔義天下悅，阿諛順旨要領絕。』霸得書，封奏之。」

〔14〕咄咄（duō duō）：感歎聲，表示感慨。《後漢書·逸民傳·嚴光》：「咄咄子陵，不可相助爲理邪？」晉陸機《東宮》詩：「冉冉逝將老，咄咄奈老何！」唐李益《北至太原》詩：「咄咄薄遊客，斯言殊不刊。」

〔15〕下汝：使你屈就。袁宏《後漢紀》卷五：「上就見光曰：『子陵不可相助邪？』光臥而應曰：『士固有執節者，何至相逼乎？』天子欲以爲三公，光稱病而退，不可得而爵也。」

〔16〕偃（yǎn）臥：偃，仰臥。范曄《後漢書·逸民傳·嚴光》：「復引光入，論道舊故，相對累日，帝從容問光曰：『朕何如昔時？』對曰：『陛下差增於往。』因共偃臥，光以足加帝腹上。明日，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。帝笑曰：『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。』」

〔17〕諫議大夫：東漢光祿勳屬官，掌顧問應對，議論政事，秩六百石，無定員，由西漢諫大夫改名而來。

〔18〕富春山：西漢屬富春縣，即今浙江桐廬縣西南富春山。《大清一統志》卷二三四：「《太平寰宇記》：桐廬縣有嚴陵山，境尤勝麗，夾岸是錦峰繡嶺。《舊志》：富春山在縣西三十里，前臨大江，上有東西二釣臺。王思任《遊越雜記》：『由客星亭右徑二十餘折，上西臺亭，曰留鼎，一絲復從龍脊上騎過，東臺亭曰垂竿百尺。』」

〔19〕嚴陵瀨：瀨（lài），沙石灘，沙岸。范曄《後漢書》章懷太子李賢注：「顧野王《輿地志》曰：七里灘，在東陽江下，與嚴陵瀨相接，有嚴山。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，今山邊有石，上平，可坐十人，臨水，名爲嚴陵釣壇也。」

〔20〕特徵：特別徵召。別於平常的鄉舉里選。《後漢書・郎顗傳》：「天之生固，必爲聖漢，宜蒙特徵，以示四方。」北齊顏之推《顏氏家訓・後娶》：「建光中，公車特徵，至拜侍中。」金元好問《王黃華墓碑》：「避漢末之亂，徙居遼東。曹公特徵，不應，隱居終身。」

〔21〕終於家：范曄《後漢書・逸民傳・嚴光》：「帝傷惜之，詔下郡縣，賜錢百萬，穀千斛。」

〔22〕書玉：指天子徵召之文書。

〔23〕客星：對天空中新出現的星的統稱。《史記・天官書》：「客星出天廷，有奇令。」明無名氏《觀象玩占》：「客星，非常之星，其出也無恒時，其居也無定所，忽見忽沒，不可推算，寓於星辰之間，如客，故謂之客星。」此處特指嚴光。范曄《後漢書・逸民傳・嚴光》：「因共偃臥，光以足加帝腹上。明日，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。帝笑曰：『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。』」

【譯文】

嚴光，字子陵，是會稽郡餘姚縣人。嚴光少年有很高的名聲，與光武帝劉秀共同學習。後來劉秀即皇帝位，嚴光便改換姓名，隱居鄉野而不見。光武帝思念他的賢能，派人到處訪求。後來齊國報告說：「有一個男子，身披羊皮，在水澤中釣魚。」光武帝懷疑這個人就是嚴光，便派人用舒適的車子、禮物前往聘請，先後請了三次，嚴光才來。司徒侯霸和嚴光早有交往，想讓嚴光屈尊到自己的住所來談活，派遣西曹屬官侯子道帶送去書信。嚴光沒有起身，兩腿展開、抱著膝蓋很輕慢地坐在床上，打開書信讀後，問侯子道說：「侯君房（侯霸）原來比較笨，現在做了三公，是否稍稍好了一些？」侯子道說：「身居高官，並不笨啊。」嚴光說：「他派你來有什麼話？」侯子道傳達了侯霸的話。嚴光說：「你說他不笨，他所說的不是癡語嗎？天子徵召三次，我才來。天子，我尚且不願見，應當去見人臣嗎？」侯子道要求回復，嚴光說：「我手不能寫字。」於是口授話語。侯子道嫌話太少，請求再多說一些。嚴光說：「這是買菜嗎？要求那麼多呢？」侯霸將嚴光書信，加封後上奏給皇帝。光武帝笑著說：「狂士的老樣子。」光武帝當日親自到嚴光住所。嚴光臥床不起，光武帝到嚴光臥室，用手撫摸著嚴光的肚皮，說：「哎呀子陵！難道不願意幫助我治理天下嗎？」嚴光又睡著不答應，過了很久，他才睜開眼睛說：「從前唐堯建樹道德，巢父有洗耳之事。士人本來就有自己的志向，爲什

麼要強迫行事呢？」光武帝說：「子陵，我竟然不能使你屈身出仕呀！」於是坐上車駕，歎息著回去了。光武帝又請嚴光入宮，談論昔日朋友，並且同榻而臥。光武帝拜嚴光爲諫議大夫，嚴光沒有接受。嚴光後來親自耕種於富春山下，後人把他釣魚的地方叫做「嚴陵瀨」。建武十七年（公元 41 年），又特別徵召，嚴光仍沒有去。嚴光八十歲時，在家中去世。

可敬啊嚴子陵，少年時與光武帝劉秀爲同學。當劉秀即皇帝位後，再三下詔徵召嚴子陵。光武帝劉秀親自到嚴子陵下榻的北軍去看望，又將嚴光招至皇宮內同榻而眠。嚴光隱居於富春江邊，他高潔的品行如星月一樣皎潔。

牛　牢

牛牢，字君直。世祖爲布衣時與牢交遊〔1〕，嘗夜共請說讖言云〔2〕：「劉秀當爲天子。」世祖曰：「安知非我？萬一果然，各言爾志。」牢獨默然。世祖問之，牢曰：「丈夫立義，不與帝友。」衆大笑。及世祖即位，徵牢，稱疾不至。詔曰：「朕幼交牛君，眞清高士也。恒有疾，州郡之官常先到家致意焉。」刺史、郡守是以每輒奉詔，就家存問〔3〕。牢恒被髮稱疾，不答詔命。

君直峻守，恥交萬乘。清夜片言，終身爲信。

卯金復興〔4〕，幣玉不應〔5〕。葆蓋煌煌〔6〕，遵廬慰問〔7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世祖：漢光武帝劉秀。《後漢書》卷一《光武帝紀》「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」，李賢注：「禮：祖有功而宗有德。光武中葉興，故廟稱世祖。謚法：能紹前業曰光，克定禍亂曰武。」

〔2〕讖言：預言吉凶得失之言。范曄《後漢書・鄧晨傳》：「王莽末，光武嘗與兄伯升及（鄧）晨俱之宛，與穰人蔡少公等燕語。少公頗學圖讖，言『劉秀當爲天子』。或曰：『是國師公劉秀乎？』光武戲曰：『何用知非僕邪？』坐者皆大笑，晨心獨喜。」劉歆，字子駿，劉向之子。《漢書・劉歆傳》：「初，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，字穎叔云。及王莽篡位，歆爲國師。」顏師古注引應劭曰：「《河圖赤伏符》云：『劉秀發兵捕不道，四夷雲集龍鬥（在）野，四七之際火爲主。』故改名，幾以趣也。」范曄《後漢書・光武紀》：「《讖

記》曰：『劉秀發兵捕不道，卯金修德爲天子。』」

〔3〕存問：慰問。多指尊對卑，上對下。《史記・高祖本紀》：「病癒，西入關，至櫟陽，存問父老。」唐鄭棨《開天傳信記》：「路之父老負擔壺漿，遠近迎謁，上皆親加存問，受其獻饋。」宋李綱《論唐三宗禮遇大臣》：「光弼畏禍不敢入朝，代宗猶輦致其母，存問甚渥。」

〔4〕卯金：即「劉」字。

〔4〕幣玉：帛和玉，此處指用以徵召賢人的禮物。

〔5〕葆蓋：車蓋，指車子。古代車子上用鳥羽裝飾的車蓋。又稱葆車，用五採鳥羽裝飾車蓋的車。《後漢書・光武帝紀下》：「益州傳送公孫述瞽師、郊廟樂器、葆車、輿輦，於是法物始備。」李賢注：「葆車謂上建羽葆也。合聚五採羽名爲葆。」清金農《登陽臺觀》詩：「清齋朝盥入山行，恍忽松幢葆蓋迎。」

〔6〕遵：循也，到也。

【譯文】

牛牢，字君直。漢光武帝劉秀還是平民時，與牛牢爲友而遊歷四方，曾經在夜晚談論讖言，說：「劉秀當爲天子。」光武帝說：「怎麼知道不是我呢？萬一我做了天子，你們大家說說各自的志向。」牛牢獨自默默無語。光武帝詢問他，牛牢說：「大丈夫秉持正義，不與皇帝做朋友。」眾人聽了大笑。等到劉秀即皇帝位，徵召牛牢，牛牢稱病不往。光武帝下詔說：「我少年時與牛牢相交往，他眞是一個清高的人。牛牢常常有病，州郡長官要經常到他家中慰問。」刺史、郡守因此常常奉詔書，到牛牢家中慰問。牛牢經常披頭散髮，聲稱有病，而不應答詔命。

牛牢嚴格保守自己的節操，不屑於和皇帝交往。當初世祖光武帝劉秀爲布衣時，牛牢深夜曾說讖言「劉秀當爲天子」，並且終身相信。當光武帝復興漢朝之後，多次徵召牛牢，牛牢皆不應。此後華美高大的車子，常到牛牢門前來慰問。

東海隱者

東海隱者，不知何許人也，漢故司直王良之友〔1〕。建武中，良以清節徵用，歷位至一年復還〔2〕。通友〔3〕，不肯見，而讓之曰〔4〕：「不

有忠信奇謀而取大位，自知無德，曷爲致此而復遽去〔5〕？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〔6〕？」遂距良〔7〕，終身不納。論者高之。

隱者閒曠，避世滄瀛。其友樹節，乃餌華纓〔8〕。

進輕退促，舉動不經。交攜長絕，時議所欽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司直：漢監察官。武帝元狩五年（前 118 年）置，位在司隸校尉之上，掌助丞相檢舉不法。東漢改屬司徒，掌督錄各州郡所舉上奏。　王良：《東觀漢記》卷一五曰：「王良，字仲子，東海人。少清高，爲大司徒司直，在位恭儉，妻子不之官舍，布被瓦器。時司徒吏鮑恢以事到東海，過候其家，而良妻布裙徒跣，曳柴從田中歸，恢曰：『我司徒吏，故來受書，欲見夫人。』妻曰：『妾是也。』恢乃下拜，歎息而還。良以疾歸，一歲，復徵，至滎陽疾篤，不任進道，乃過其友人。友人不肯見，曰：『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，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。』遂拒之。良慚，自後連徵輒稱疾。」

〔2〕歷位：在位，在任上。范曄《後漢書・王良傳》說王良多次陞遷，以病辭官，一年後又被徵召。曰：「少好學，習小夏侯《尚書》。王莽時，稱病不仕，教授諸生千餘人。建武二年，大司馬吳漢辟，不應；三年，徵拜諫議大夫。數有忠言，以禮進止，朝廷敬之。遷沛郡太守，至蘄縣，稱病不之府，官屬皆隨就之。良遂上疾篤乞骸骨，徵拜太中大夫。六年代宣秉爲大司徒司直……後以病歸，一歲，復徵，至滎陽，疾篤，不任進道，乃過其友人。」

〔3〕通友：拜訪友人。通，交往，拜謁。

〔4〕讓：責備。

〔5〕曷：何故，爲什麼。　致此：謂辭官。致，歸還。《國語・魯語》：「致祿而不出。」

〔6〕屑屑：勞瘁匆迫的樣子。《左傳・昭公五年》：「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，而屑屑焉習儀以亟。」

〔7〕距：通「拒」，拒絕。

〔8〕餌：誘餌。用作動詞，以誘餌來獲得。

【譯文】

東海隱者，不知是哪裏人，乃漢朝司直王良的朋友。東漢建武年間，王良以清正守節被徵用，在位一年後，王良辭職而去。王良拜謁友人，友人不肯見面，並責備說：「沒有忠信大義和奇策良謀而獲取高位，自己知道無有才德，爲什麼又辭官而匆匆離去呢？」於是拒絕王良，終身不再接納。當時論者很是讚賞東海隱者。

東海隱者閒雅高曠，隱居避世於東海之濱。他的朋友王良以清正守節而名世，實乃以清正守節爲誘餌而獲取高官厚祿罷了。王良輕易地入仕卻又倉促地退出，他的舉動實在不合常理。東海隱者因此和王良絕交，大爲當時的輿論所欽佩。

梁　鴻

梁鴻，字伯鸞，扶風平陵人也〔1〕。遭亂世，受業太學〔2〕，博覽不爲章句〔3〕。學畢，乃牧豕上林苑中〔4〕。曾誤遺火〔5〕，延及他舍，鴻乃尋訪燒者，問其所去失，悉以豕償之。其主猶爲少，鴻又以身居作〔6〕，執勤不懈。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〔7〕，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。於是始敬異焉，悉還其豕，鴻不受而去。歸鄉里，勢家慕其高節，多欲女之〔8〕，鴻並絕不娶〔9〕。同縣孟氏有女，狀醜〔10〕，擇對不嫁〔11〕。父母問其故，女曰：「欲得賢如梁伯鸞者。」鴻聞而聘之。及嫁，始以裝飾入門。七日而鴻不答，妻乃下請〔12〕，鴻曰：「吾欲裘褐之人，可與俱隱深山者爾。今乃衣綺縞〔13〕，傅粉墨〔14〕，豈鴻所願哉？」妻曰：「以觀夫子之志耳。妾自有隱居之服。」乃更爲椎髻〔15〕，著布衣，操作而前〔16〕。鴻大喜曰：「此眞梁鴻妻也。能奉我矣！」字之曰德曜，名孟光①。居有頃，乃共入霸陵山中〔17〕，以耕織爲業，詠《詩》《書》，彈琴以自娛。仰慕前世高士，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。因東出關〔18〕，過京師〔19〕，作《五噫之歌》〔20〕。肅宗求鴻不得〔21〕。乃易姓運期，名耀，字侯光，與妻子居齊、魯之間。有頃，又去適吳，居皐伯通廡下〔22〕，爲人賃舂〔23〕。每歸，妻爲具食〔24〕，舉案齊眉。伯通察而異之，乃方舍之於家。鴻潛閉著書十餘篇。疾，且告主人曰：「昔延陵季子葬於嬴、博之間〔25〕，不歸鄉里。愼勿令我子持喪歸去。」及卒，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旁

〔26〕。

伯鸞者何，修遠之子〔27〕**。介恥攀龍**〔28〕**，貧資畜豕。**

仰頌逸民〔29〕**，庶追芳趾**〔30〕**。貞配孟光，骨埋吳土。**

【注釋】

〔1〕扶風：即右扶風郡。　平陵：縣名，西漢昭帝時置，治所在今陝西咸陽市西北。漢昭帝劉弗墓在此。

〔2〕受業太學：太學，古代國學。漢武帝元朔五年（前 124 年）始置太學，立五經博士掌之。隋初置國子寺，煬帝時改稱國子監。唐仍置太學。但唐太學已同國子學、四門學等統屬國子監，成爲國學之一。《東觀漢記·梁鴻傳》:「梁鴻少孤，以童幼詣太學受業，治《禮》、《詩》、《春秋》……鴻家貧而尚節，博覽無不通。

〔3〕章句：剖章析句。經學家解說經義的一種方法。亦泛指書籍注釋。《東觀漢記·明帝紀》:「親自製作五行章句。每鄉射禮畢，正坐自講，諸儒並聽，四方欣欣。」《顏氏家訓·勉學》:「空守章句，但誦師言，施之世務，殆無一可。」

〔4〕上林苑：古宮苑名，故址在今陝西西安市西及周至、戶縣界，周三百餘里。秦漢時爲帝五謝獵、遊樂之所。秦都咸陽時置，始皇三十五年（前 212 年）營建朝宮於苑中。漢初荒廢，漢高帝十二年（前 195 年）許民入苑開墾，武帝時收爲宮苑，苑內放養禽獸，供皇帝射獵，並建離宮、觀、館數十處。

〔5〕遺火：失火。

〔6〕居作：做傭工。

〔7〕恒人：常人，普通人。

〔8〕女之：以女嫁之爲妻。

〔9〕並絕：拒絕。並，通「屏」，屏棄，拒絕。

〔10〕狀醜：相貌醜陋。《東觀漢記·梁鴻傳》:「鴻鄉里孟氏女，容貌醜而有節操，多求之不肯，父母問其所欲，曰：『得賢壻如梁鴻者。』鴻聞，乃求之。」又，范曄《後漢書·梁鴻傳》:「同縣孟氏有女，狀肥醜而黑，力舉石臼，擇對不嫁，至年三十，父母問其故，女曰:『欲得賢如梁伯鸞者。』鴻聞而聘之。」又，袁宏《後漢紀》卷一一：「父母曰：『伯鸞清高，汝安能稱之哉！』後鴻聞而求之，遂許焉。」

〔11〕擇對：擇偶。對，配偶。

〔12〕妻乃下請：袁宏《後漢紀》卷一一：「爲嫁服畢，女求作布衣、麻履及織作之具。乃衣新婦衣，入門積七日，鴻不答。婦跪床下曰：『竊聞夫子高義，曾逐數婦，而妾亦偃蹇數夫，故來歸夫子，而不見採擇，敢請罪。』」又，范曄《後漢書·梁鴻傳》：「妻乃跪床下請曰：『竊聞夫子高義，簡斥數婦，妾亦偃蹇數夫矣。今而見擇，敢不請罪。』」

〔13〕乃：你。綺縞：精美而有花紋的絲織品。縞，白色精紡的繒帛。《楚辭·招魂》：「纂組綺縞，結琦璜些。」洪興祖補注：「綺，文繒也；縞，音杲，素也，一曰細繒。」

〔14〕粉墨：婦女化妝用的白粉與黛墨。

〔15〕椎（chuí）髻：一撮之髻，其形如椎。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：「程鄭，山東遷虜也，亦冶鑄，賈椎髻之民，富埒卓氏，俱居臨邛。」《漢書·李陵傳》：「兩人皆胡服椎結。」顏師古注：「結讀曰髻，一撮之髻，其形如椎。」唐玄奘《大唐西域記·婆羅痆斯國》：「或斷髮，或椎髻，露形無服，塗身以灰，精勤苦行，求出生死。」

〔16〕操作而前：拿著勞動工具來上前來。《後漢紀》卷一一作「操作具而前」。

〔17〕霸陵：縣名，西漢文帝九年（前 171 年）以芷陽縣改名，治所在今陝西西安市東北，漢文帝劉恒墓在焉。袁宏《後漢紀》卷一一：「頃之，妻曰：『常聞夫子欲隱居避世，不欲榮爵以致憂患，今何其嘿嘿也？得無欲低頭就之耶？』鴻曰：『諾。』乃相隨之霸陵山，耕耘織作，以供衣食；彈琴誦詩，以娛其志。」

〔18〕東出關：東出函谷關。函谷關，西漢元鼎三年（前 114 年）徙置，在今河南新安縣東，西去秦函谷關三百里。

〔19〕京師：指洛陽。東漢定都於洛陽。《詩·大雅·公劉》：「京師之野，于時處處。」馬瑞辰通釋：「京爲豳國之地名……吳斗南曰：『京者，地名；師者，都邑之稱，如洛邑亦稱洛師之類。』其說是也。」「京師」之稱始此。後世因以泛稱國都。《公羊傳·桓公九年》：「京師者何？天子之居也。」《史記·儒林列傳》：「教化之行也，建首善自京師始，由內及外。」唐韓愈《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》：「京師者，四方之腹心，國家之根本。」

〔20〕五噫之歌：范曄《後漢書·梁鴻傳》引《五噫之歌》曰：「陟彼北芒兮，噫！顧覽帝京兮，噫！宮室崔嵬兮，噫！人之劬勞兮，噫！遼遼未央兮，

噫！」

〔21〕肅宗：漢章帝劉炟，公元76年至88年在位。

〔22〕廡（wǔ）：堂下兩旁的屋子，泛指屋舍。

〔23〕賃舂：雇用舂米。

〔24〕具食：準備食物。《東觀漢記·梁鴻傳》：「每歸，妻爲具食，不敢於鴻前仰視，舉案常齊眉。伯通察而異之，曰：『彼傭賃，能使其妻敬之如此，非凡人也。』鴻常閉戶吟詠書記，遂潛思著書十餘篇。」

〔25〕嬴博之間：嬴，嬴邑，在今山東萊蕪縣西北，秦置爲縣。博，博邑，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，西漢置爲縣。《禮記·檀弓下》：「延陵季子適齊，於其反也，其長子死，葬於嬴、博之間。孔子曰：『延陵季子，吳之習於禮者也，往而觀其葬焉。』」

〔26〕要離：春秋時刺客。吳公子光既弒王僚，又謀殺慶忌。要離獻謀，先使吳斷其右手，殺其妻子，然後詐以負罪出奔，見慶忌於衛。慶忌喜，與之謀奪吳國。至吳地，渡江，要離於中流刺中慶忌要害，慶忌釋之，令還吳。要離渡至江陵，亦伏劍自殺。事詳《吳越春秋·闔閭內傳》。《東觀漢記》卷一一：「後伯通等爲求葬處，有要離冢高燥，眾人曰：『要離，古烈士；今伯鸞亦清高，令相近。』遂葬要離冢傍。子孫歸扶風。」

〔27〕修遠：梁鴻父梁讓，封修遠伯。范曄《後漢書·梁鴻傳》：「父讓，王莽時爲城門校尉，封修遠伯。使奉少昊，後寓於北地而卒。」

〔28〕介：耿介。　攀龍：謂依附權勢。《東觀漢記·梁鴻傳》：「初與京邑蕭友善，約不爲陪臣。及友爲郡吏，鴻以書責之而去。」

〔29〕仰頌：仰慕、頌揚。指梁鴻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。

〔30〕芳趾：指先賢的遺迹。

【譯文】

梁鴻，字伯鸞，是扶風郡平陵縣人。梁鴻遭逢亂世，入太學學習，博覽群書，而不從事章句之學。學業結束後，梁鴻在上林苑放牧豬。曾經因失火，燒及他人的房舍，梁鴻便尋訪被燒毀的人家，詢問燒毀了什麼東西，全部以豬來賠償。房舍主人尚且認爲不夠，梁鴻又親自作傭工，勤勤懇懇，從不懈怠。鄰家老人看到梁鴻不是平常人，於是都責備主人太過分，而稱讚梁鴻有忠厚長者的美德。於是，主人才開始尊敬梁鴻，詫異於梁鴻的品德，全部將

豬歸還，梁鴻沒有接受。梁鴻回歸鄉里，勢要之家仰慕梁鴻的高風亮節，許多人都想把女兒嫁給他爲妻，梁鴻謝絕不娶。同縣孟家有個婦女兒，容貌很醜，選擇配偶，一直未嫁。父母詢問原因，女子說：「想嫁給像梁伯鸞那樣賢能的人。」梁鴻聞訊，遂禮聘之。等到出嫁之日，孟女穿著華麗的新婚服飾進入梁家。七天了，梁鴻沒有同她說話。妻子跪在地上請問原因，梁鴻說：「我原本想得到一位穿著粗布衣服的妻子，能夠與我一同隱居深山。現在你卻穿著華麗的綢緞衣服，塗脂抹粉，難道這是我所希望的嗎？」妻子說：「我這樣做，是想看看你的志向罷了。我自有隱居所穿的服飾。」於是，重新將頭髮紮成椎髻樣，穿上粗布衣服，拿著勞動工具來到梁鴻的面前。梁鴻很高興，說：「這眞是我的妻子，能夠侍奉我。」於是給她取字「德曜」，名叫「孟光」。過了一段時間，兩人共同進入霸陵山隱居，以耕田、織布爲業，吟詠《詩》《書》，彈琴以自娛自樂。梁鴻仰慕前代的高士，並且爲漢朝商山四皓以來的二十四人寫「頌」稱讚。後來，梁鴻東出函谷關，經過京城洛陽，寫作了《五噫之歌》。漢章帝尋訪梁鴻，沒有找到。梁鴻於是改姓運期，取名「耀」，字曰「侯光」，和妻子居住在齊魯地區。過了一段時間，又遷往吳地，住在皐伯通家裏廡廊下，爲人雇用舂米。每當幹活回來時，妻子爲他準備好了飯食，並且十分尊敬地雙手將飯舉到眉毛一樣高的位置。皐伯通發現後，感到十分驚訝，才把他們安頓到家中居住。梁鴻隱居閉門，寫作文章十多篇。當他病重時，對皐伯通說：「從前延陵季子死後埋葬在嬴、博之間，沒有回歸故里。請不要讓我的兒子將我的屍首運回故里埋葬。」梁鴻去世後，皐伯通等人將他埋葬在吳要離墳墓旁邊。

梁鴻是什麼人呢？他是修遠伯梁讓的兒子。梁鴻耿介自守，恥於依附權貴，家貧，依靠放牧豬來生活。梁鴻非常仰慕商山四皓等逸民，希望能夠學習、效法他們。他的妻子孟光賢明堅貞，梁鴻死後埋葬在吳地。

高　恢

高恢，字伯達，京兆人也〔1〕。少治《老子經》，恬慮不營世務〔2〕。與梁鴻善，隱於華陰山中〔3〕。及鴻東遊思恢，作詩曰：「鳥嚶嚶兮友之期〔4〕，念高子兮僕懷思，想念恢兮爰集茲〔5〕。」二人遂不復相見。恢亦高抗匿耀〔6〕，終身不仕焉。

高恢總髮〔7〕，道德是求。伯鸞齊志，泉石胥遊〔8〕。

東飛西駐，歌以寫憂。形容萬里〔9〕，遠蹈同流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京兆：京兆尹，西漢太初元年（前 104 年）改右內史置，治所在長安縣（今陝西西安市西北）。范曄《後漢書・梁鴻傳》：「初，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《老子》，隱於華陰山中。及鴻東遊，思恢，作詩曰：『鳥嚶嚶兮友之期，念高子兮僕懷思，想念恢兮爰集茲。』二人遂不復相見。恢亦高抗，終身不仕。」

〔2〕恬虛：恬淡虛靜。

〔3〕華陰：縣名。西漢高帝六年（前 201 年）以寧秦邑改置，治所在今陝西華陰縣東南。縣南有華山。

〔4〕鳥嚶嚶兮友之期：《詩經・小雅・伐木》：「伐木丁丁，鳥鳴嚶嚶。出自幽谷，遷於喬木。嚶其鳴矣，求其友聲。」後因以「嚶鳴」比喻朋友同氣相求。

〔5〕爰：語助詞，無義。

〔6〕高抗：剛正不屈。抗，剛正、高尚。《後漢書・逸民傳・梁鴻》：「恢（高恢）亦高抗，終身不仕。」《南史・孔靖傳》：「或諫奐曰：『不宜高抗。』奐曰：『吾性命有在，豈有取媚凶醜，以求全乎？』」明都穆《南濠詩話》：「元杭州吾子行先生，博學好古，精篆籀之學。晚年爲妾家所累，有司逮之。子行素高抗，不能忍辱。」　匿耀：收斂光曜。耀，光曜。

〔7〕總髮：束髮。古代男孩成童時束髮爲髻，因以代指成童之年。漢賈誼《新書・容經》：「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，蹍小節焉，業小道焉；束髮就大學，蹍大節焉，業大道焉。」晉陶潛《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》：「始自總髮，至於知命，行不苟合，言無誇矜，未嘗有喜慍之容。」北周庾信《蕩子賦》：「羅敷總髮，弄玉初笄。」宋岳飛《五嶽祠盟記》：「余發憤河朔，起自相臺，總髮從軍，歷二百餘戰。」

〔8〕胥：副詞，表示全指範圍，相當於「皆」、「都」。

〔9〕形容：形體容貌。《管子・內業》：「全心在中，不可蔽匿，和於形容，見於膚色。」《北史・夏侯道遷傳》：「時日晚天陰，空中微闇，咸見夬在坐，衣服形容，不異平昔。」宋王禹偁《賃宅》詩：「老病形容日日衰，十年賃宅住京師。」

【譯文】

高恢，字伯達，是京兆人。高恢少年時研治老子《道德經》，性格恬淡虛靜，不願從事世俗之事。與梁鴻相友善，隱居於華陰山中。梁鴻東遊，思念高恢，作詩曰：「鳥兒嚶嚶鳴叫呀，渴望朋友相聚；想念高恢呀，我情懷深重；想念高恢呀，在此相會吧！」倆人一直沒有見面。高恢也是剛正不屈、隱匿自己的才華的人，終身沒有出仕。

高恢很小時就研治《道德經》，他和梁鴻志同道合，共同隱居於華陰山中，遊賞泉石風景。梁鴻東遊，而高恢仍留在華陰，梁鴻作詩以寄託思念高恢之情。雖然相隔萬里之遙，但他們志同道合，皆隱居而修道養德。

臺　佟

臺佟，字孝威，魏郡鄴人也〔1〕。不仕，隱武安山中峰〔2〕，鑿穴而居，採藥自業。建初中，州辟不就。魏郡刺史執棗栗爲贄見佟〔3〕，語良久，刺史曰：「孝威居身如此，甚苦，如何？」佟曰：「佟幸得保終正性，存神養和。不屑營於世事以勞其精〔4〕，除可欲之志，恬淡自得，不苦也。如明使君綏撫牧養〔5〕，夕惕匪忒〔6〕，反不苦耶？」遂去隱逸，終身不見。

孝威特邁，稅趾武安〔7〕。獸居土穴，不願彈冠〔8〕。

郡公溫勞〔9〕，有語足寬。終齡超遂，大璞得完〔10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魏郡：西漢高帝十二年（前 195 年）置，治所在鄴縣（今河北臨漳西南鄴鎮）。　鄴：古都邑名。春秋齊桓公始築城，戰國魏文侯建都於此。秦置縣。西漢爲魏郡治所。東漢末年後又先後爲冀州、相州治所。建安十八年（213）曹操爲魏王，定都於此。曹丕代漢，定都洛陽，鄴仍爲五都之一。十六國時後趙、前燕、北朝東魏、北齊皆定都於此。

〔2〕武安山：即太行山東麓，在今河北武安縣境內。

〔3〕棗栗：棗子與栗子。古代婦女早間拜見長輩時常獻的果品。寓早起而虔敬之意。《儀禮・士昏禮》：「質明，贊見婦於舅姑……婦執笲棗栗，自門入，升自西階進拜，奠於席。」賈公顏疏：「棗栗，取其早自謹敬。」《國語・

魯語上》:「夫婦贄不過棗栗，以告虔也。」韋昭注:「棗，取蚤起；栗，取敬肅。」亦指晉見之禮。　贄（zhì）: 初見尊長時所送的禮品。范曄《後漢書・逸民傳・臺佟》:「建初中，州辟不就。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，佟載病往謝。刺史乃執贄見佟。」章懷太子李賢注:「嵇康《高士傳》曰:『刺史執棗栗之贄往。』」

〔4〕屏（bīng）營：惶恐，彷徨。《國語・吳語》:「王親獨行，屏營徬徨於山林之中。」曹植《感婚賦》:「顧有懷兮妖嬈，用搔首兮屏營。」

〔5〕綏撫：安定撫慰。《漢書・翟方進傳》:「是以廣立王侯，並建曾玄，俾屏我京師，綏撫宇內。」《舊唐書・令狐楚傳》:「楚綏撫有方，軍民胥悅。」　牧養：治理，教育。《漢書・鮑宣傳》:「陛下上爲皇天子，下爲黎庶父母，爲天牧養元元，視之當如一，合《尸鳩》之詩。」《後漢書・班勇傳》:「前所以時有叛者，皆由牧養失宜，還爲其害故也。」明張居正《陳六事疏》:「仍乞敕下吏部，慎選良吏，牧養小民。」

〔6〕夕惕匪忒：即「夕惕若厲」。謂朝夕戒懼，如臨危境，不敢稍懈，不敢有任何差錯。《周易・乾》:「君子終日乾乾，夕惕若厲，無咎。」孔穎達疏；「夕惕者，謂終竟此日，後至向夕之時，猶懷憂惕。若厲者，若，如也，厲，危也。言尋常憂懼，恒如傾危，乃得無咎。」忒（tè）: 差誤。

〔7〕稅（tuō）趾：猶息足。稅，通「脫」。趾，足。

〔8〕彈冠：彈去冠上的灰塵；整冠。《楚辭・漁父》:「吾聞之，新沐者必彈冠，新浴者必振衣。」王逸注:「拂土芥也。」遂比喻相友善者援引出仕。晉葛洪《〈抱朴子〉自敘》:「內無金張之援，外乏彈冠之友。」宋孫光憲《北夢瑣言》卷七:「唐襄陽孟浩然，與李太白交遊。玄宗徵李入翰林。孟以故人之分，有彈冠之望，久無消息，乃入京謁之。」

〔9〕溫勞：慰問。

〔10〕大璞：謂質樸的天性。璞，未經玉人加工雕琢的玉。

【譯文】

臺佟，字孝威，是魏郡鄴縣人。臺佟不願出仕，隱居在武安山中峰，開鑿山洞而居，採集草藥爲生。漢章帝建初年間，刺史徵辟薦舉臺佟，而臺佟未應徵辟。魏郡刺史帶著大棗和板栗爲禮物來拜見臺佟，談論了很久，刺史說:「你這樣生活，非常清苦，爲什麼呢？」臺佟說:「我有幸能夠自始至終地保持自己的天性，保全精神、修養天和。不憂慮於世事而繁勞精神，消除

欲念，恬靜淡泊，沒有什麼痛苦。像你這樣安撫、統管百姓，朝夕戒懼，如臨危境，不敢有任何差錯，反而不痛苦嗎？」於是去隱居，終身不見。

臺孝威特立獨行，超邁同輩，隱居於武安山中，像野獸一樣居於洞穴之中，而不願被好友援引出仕。魏郡刺史親臨慰問，而臺孝威能夠闡明大道來寬解。臺孝威能夠終身如願，隱居不仕，葆眞養性，得以遂其天性。

韓　康

韓康〔1〕，字伯休，京兆霸陵人也。常遊名山採藥，賣於長安市中，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。時有女子買藥於康，怒康守價〔2〕，乃曰：「公是韓伯休邪？乃不二價乎〔3〕？」康歎曰：「我欲避名，今區區女子皆知有我〔4〕，何用藥爲？」遂遁入霸陵山中，博士公車連徵不至〔5〕。桓帝時〔6〕，乃備玄纁、安車以聘之。使者奉詔造康〔7〕，康不得已，乃佯許諾。辭安車，自乘柴車，冒晨先發〔8〕。至亭，亭長以韓徵君當過〔9〕，方發人、牛修道橋。及見康柴車幅巾〔10〕，以爲田叟也，使奪其牛。康即釋駕與之。有頃，使者至，奪牛翁乃徵君也。使者欲奏殺亭長，康曰：「此自老子與之，亭長何罪？」乃止。康因中路逃遁，以壽終。

伯休謝俗，劚藥青冥〔11〕。通都樹價〔12〕，細女舉名〔13〕。

飄然改業，遐蔽霸陵〔14〕。佯隨國聘，俄蹈虛眞〔15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韓康：范曄《後漢書·逸民傳·韓康》所載與此條略同，曰：「韓康，字伯休，一名恬休，京兆霸陵人。家世著姓，常採藥名山，賣於長安市，口不二價三十餘年。」

〔2〕守價：堅持價錢，不討價還價。范曄《後漢書·逸民傳·韓康》作「守價不移」。

〔3〕乃不二價乎：范曄《後漢書·逸民傳·韓康》作「那乃不二價乎」。 那乃，哪能。

〔4〕區區：小，形容微不足道。

〔5〕博士：戰國時已有博士，僅爲一般博學者的通稱，非官職。戰國末至秦，漸成爲掌議論政事及禮儀的官員。秦有博士七十人。漢沿置，屬太常，但與太常其它屬官有異。《漢書·百官公卿表》：「博士，秦官，掌通古今，秩

比六百石，員多至數十人。」漢武帝時重儒學，建元五年（前 136 年）置五經博士，所教授的弟子稱博士弟子。博士之長，秦漢稱博士僕射，東漢稱博士祭酒。博士主要職責爲「掌教弟子，國有疑問，掌承問對」，充分君主參謀和顧問，有時並能參預政事或奉使外出巡察。　公車：官車。漢代以公家車馬遞送應徵的人，此處指以公車徵召。《周禮・春官・巾車》：「巾車掌公車之政令。」鄭玄注：「公，猶官也。」《後漢書・霍諝傳》：「服闋，公車徵，再遷北海相，入爲尚書僕射。」漢代設公車令，爲衛尉的下屬機構，掌管宮殿司馬門的警衛。天下上事及徵召等事宜，經由此處受理。後以指此類官署。《史記・滑稽列傳》：「朔初入長安，至公車上書，凡用三千奏牘。」《後漢書・丁鴻傳》：「賜御衣及綬，稟食公車，與博士同禮。」李賢注：「公車，署名。公車所在，因以名。諸待詔者，皆居以待命，故令給食焉。」

〔6〕桓帝：漢桓帝劉志，公元 147 年至 167 年在位。

〔7〕造：往，到，拜訪。

〔8〕冒晨：淩晨，早晨。冒，頂著，迎著。

〔9〕亭：秦漢鄉以下的行政區域。《漢書・百官公卿表上》：「大率十里一亭，亭有長。十亭一鄉，鄉有三老、有秩、嗇夫、遊徼。」又，亭亦可釋爲亭長所屬的官屬，可以居留行旅，聽訴訟，亦可防盜賊。這樣有都亭和野亭之分，居郡、國、縣、道治所域內的爲都亭，其餘皆爲野亭。　亭長：縣小吏。戰國時諸國邊境多置亭，以守望防敵。秦漢城鄉皆有亭，各置亭長，掌捕劾盜賊，兼理亭部民事、辭訟等，多以曉習武事有勇力者充任。　徵君：對徵士的尊稱。徵士，指不接受朝廷徵聘的隱士。漢蔡邕《陳太丘碑文》：「徵士陳君，稟嶽瀆之精，苞靈曜之純。」《後漢書・黃憲傳》：「友人勸其仕，憲亦不拒之，暫到京師而還，竟無所就。年四十八終，天下號曰徵君。」《文選・顏延之〈陶徵士誄〉》：「有晉徵士，尋陽陶淵明，南嶽之幽居者也。」張銑題注：「陶潛隱居，有詔禮徵爲著作郎，不就，故謂徵士。」清趙翼《陔餘叢考・徵君徵士》：「有學行之士，經詔書徵召而不仕者，曰徵士，尊稱之則曰徵君。」

〔10〕幅巾：古代男子以全幅細絹裹頭的頭巾。後裁出腳即稱襆頭。《東觀漢記・鮑永傳》：「更始歿，永與馮欽共罷兵，幅巾而居。」

〔11〕斸（zhù）：大鋤，引申爲挖掘。　青冥：青色的天空，此處謂雲煙飄渺的高山。

〔12〕通都：全城市。

〔13〕細女：小女子。

〔14〕遐蔽：遠遠地隱居。

〔15〕虛眞：虛，虛靜。眞，天性。此謂隱居而得葆存天性。

【譯文】

韓康，字伯休，是京兆郡霸陵縣人。韓康經常遊歷名山而採藥，在長安城市中出售，三十多年來從不討價還價。當時，有一女子向韓康買藥，很生氣韓康的不討價還價，於是說：「你是韓伯休嗎？哪能不討價還價？」韓康歎息說：「我本想逃避名聲，現在一個小女子都知道有我這個人，爲什麼還用賣藥作掩蔽呢？」於是韓康逃入霸陵山中。博士公車接連徵辟，韓康都沒有去。漢桓帝時，又準備了禮物和舒適的安車聘請韓康。使者帶著詔書拜訪韓康，韓康不得已，假裝答應。謝絕乘坐安車，自己坐著破舊的柴車，早晨首先出發，來到一個亭，亭長因爲韓康要經過這裏，正在徵集人力、牛畜修理道路和橋梁。當看到韓康乘坐破舊柴車頭戴幅巾，以爲是個老農夫，便派人搶奪了他的牛。韓康就從車子上解下來並交出了牛。過了一會兒，使者趕到，被搶奪了牛的老人是朝廷徵召的人。使者準備上奏朝廷殺死亭長，韓康說：「這是老頭兒我自己主動給他的，亭長有什麼罪過呢？」於是使者中止了此事。韓康半路上逃走了，最後以儘其天年而善終。

韓康遠別世俗，入深山採藥。在大都市長安城賣藥從不討價還價，致使小女子都知道韓康其人其名。於是韓康飄然改換行業，隱居於霸陵。韓康假意隨朝廷使者的徵召，路途中逃遁而隱居不出了。

丘　訢

丘訢〔1〕，字季春，扶風人也。少有大材，自謂無伍〔2〕。傲世不與俗人爲群。郡守始召見，曰：「明府欲臣欣耶〔3〕？友訢邪？師訢邪？明府所以尊寵人者，極於功曹〔4〕；所以榮祿人者，已於孝廉〔5〕。一極一已，皆訢所不用也。」郡守異之，遂不敢屈。

季春傲俗，自矜無伍。國守逢迎〔6〕，翩翩鳳舉〔7〕。

寵祿塵如，清言爛吐〔8〕。鄙爾扶風，誰攀冠履〔9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訢（xīn）：喜悅，高興。

〔2〕無伍：沒有對手。伍，同列，等輩。

〔3〕臣：使……爲僚屬。

〔4〕功曹：漢代司隸屬吏有功曹從事、功曹書佐，郡縣有功曹史，漢末州亦置功曹書佐，皆掌選署功勞，位居佐吏之右，爲各府綱紀之任。省稱功曹。魏晉沿置，或改作西曹書佐，主吏及選舉事，位任頗重，至有擅州郡之政、名重一時者。

〔5〕已：極，達到頂點。　孝廉：漢代選拔人才的科目之一。孝，孝悌；廉，廉吏。漢初規定地方郡國從所屬吏民中每年推舉孝、廉各一人。至東漢把舉孝、廉合爲一，規定地方郡國每年從二十萬人中推舉孝廉一人，邊遠郡縣每十萬人推舉一人。孝廉至中央往往任以「郎」官，爲兩漢入仕的重要途徑。亦指被推選的士人。《漢書・武帝紀》：「元光元年冬十一月，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。」顏師古注：「孝謂善事父母者，廉謂清潔有廉隅者。」宋周煇《清波雜志》卷三：「俾鄉人舉其孝廉。孝者，當兵火擾攘之際，供母養無缺；廉者，雖在窮約，人或賙之，有所不受。」

〔6〕國守：地方長官。國，郡國。

〔7〕鳳舉：如鳳凰飛舉，飄然高舉。漢劉歆《甘泉宮賦》：「廻天門而鳳舉，躡黃帝之明庭。」三國魏曹植《王仲宣誄》：「翕然鳳舉，遠竄荊蠻。」

〔8〕爛：隨意，任情，眞摯坦率。

〔9〕冠屨：即「冠履」，帽與鞋。帽與鞋。頭戴帽，腳穿鞋。因以喻上下、尊卑。此處喻指富貴勢要。《史記・儒林列傳》：「冠雖敝，必加於首；履雖新，必關於足。何者，上下之分也。」《楚辭・王逸〈九思・悼亂〉》：「茅絲兮同綜，冠屨兮失絇。」原注：「上下無別。」

【譯文】

丘訢，字季春，是扶風郡人。丘訢少年時有大才，自稱當世無雙，傲世獨立，不與世俗之人來往。郡守起初召見，丘訢說：「長官你是想讓我作僚屬嗎？與我作朋友嗎？還是要以我爲老師呢？你能夠尊重、寵愛人的，最高也只是讓做一個州的功曹；能夠給他人以榮譽和利祿的，最大的是舉爲孝廉。這兩個最高的待遇，都是我用不上的。」郡守聽了，十分吃驚，於是再沒敢強迫使之屈從。

丘季春輕視流俗，自認爲當世無雙。扶風郡守親自迎接丘季春，丘季春神采奕奕，如鳳凰飛舉。丘季春視恩寵和榮祿如同糞土，並且隨意說出了清雅高妙的話語。小小的扶風郡，哪值得讓人去攀援富貴呢！

矯　慎

矯慎〔1〕，字仲彥，扶風茂陵人也〔2〕。少慕松、喬導引之術〔3〕，隱遁山谷。與南郡太守馬融、并州刺史蘇章鄉里並時〔4〕，然二人純遠不及慎也〔5〕。汝南吳蒼甚重之〔6〕，因遺書以觀其志曰〔7〕：「蓋聞黃、老之言，乘虛入冥〔8〕，藏身遠遁，亦有理國養人〔9〕，施於爲政〔10〕。至如登山絕迹，神不著其證，人不敘其驗。吾從先生欲其可者，於意何如？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〔11〕。方今明明，四海開闢。巢、許無爲箕山〔12〕，夷、齊悔入首陽〔13〕。足下審能騎龍弄鳳〔14〕，翔嬉雲間者，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〔15〕。」慎不答。年七十餘，竟不肯娶。後忽歸家，自言死日，及期果卒〔16〕。後人有見慎於燉煌者〔17〕，故前世異之，或云神仙焉。慎同郡馬瑤〔18〕，隱於汧山〔19〕，以兔罝爲事〔20〕。所居俗化，百姓美之，號馬牧先生焉。

仲彥鸞揚，孤翔不娶。友牘殷勤〔21〕，淡無應畀〔22〕。

入島尋仙，還家告逝。復見他邦，的然靈異〔23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矯慎：范曄《後漢書・逸民傳》作「喬慎」，章懷太子李賢注：「《風俗通》：晉大夫矯父之後也。」

〔2〕茂陵：漢武帝劉徹墓，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北。西漢建元二年（前 139）置縣。西晉時縣廢。今茂陵爲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。是漢帝王陵墓中最大的一處。

〔3〕松、喬導引之術：松，赤松子。喬，王子喬。神話傳說中的兩個仙人。　導引：導氣引體。古醫家、道家的養生術。實爲呼吸和軀體運動相結合的體育療法。近年出土的西漢帛畫有治疾的《導引圖》。《素問・異法方宜論》：「其民食雜而不勞，故其病多痿厥寒熱，其治宜導引按蹻。」唐慧林《一切經音義》卷一八：「凡人自摩自捏，申縮手足，除勞去煩，名爲導引。若

使別人捏搦身體，或摩或捏，即名按摩也。」

〔4〕南郡：戰國秦昭王二十九年（前 278 年）置，治所在郢（今湖北江陵縣西北紀南城），不久遷治江陵（今湖北江陵縣）。東漢時置爲郡。　馬融：公元 79～166 年在世。范曄《後漢書・馬融傳》曰：「馬融，字季長，扶風茂陵人也……爲人美辭貌，有俊才。」安帝時爲校書郎中，於江觀典校秘書。桓帝時爲南郡太守。才高博洽，爲世通儒，學生常有千數。常坐高堂，施絳帳，前授生徒，後列女樂，弟子以次相傳，鮮有入其室者。盧植、鄭玄皆出其門。著述豐富，有《三傳異同說》，注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詩》、《易》、《三禮》、《尚書》、《列女傳》、《老子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離騷》等。　并州：西漢武帝置，爲「十三刺史部」之一。東漢治所在晉陽縣，隋改太原，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。　蘇章：東漢扶風平陵人，字孺文。少博士學善屬文。安帝時，舉賢良方正，對策高第。順帝時，任冀州刺史。范曄《後漢書・蘇章傳》曰：「故人爲清河太守，（蘇）章行部案其奸臧，乃請太守，爲設酒肴，陳平生之好甚歡，太守喜曰：『人皆有一天，我獨有二天。』章曰：『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，私恩也；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，公法也。』遂舉正其罪。州境知章無私，望風畏肅。」後爲并州刺史，因摧折豪強免官。

〔5〕純遠：品行純正，志向遠大。

〔6〕汝南：郡名，西漢高帝四年（前 203 年）置，治所在上祭縣（今河南上蔡縣西南）。東漢移治平輿縣（今河南平輿縣北）。其後治所屢遷。隋開皇初廢，大業及唐天寶、至德時又曾分別改蔡州、豫州爲汝南郡。　吳蒼：事迹不詳。

〔7〕遺書：贈送書信。遺（wèi），送，贈送。范曄《後漢書・逸民傳・喬慎》：「汝南吳蒼甚重之，因遺書以觀其志，曰：『仲彥足下：勤處隱約，雖乘雲行泥，棲宿不同，每有西風，何嘗不歎？蓋聞黃老之言，乘虛入冥，藏身遠遁，亦有理國養人，施於爲政。至如登山絕迹，神不著其證，人不覩其驗，吾欲先生從其可者，於意何如？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。方今明明，四海開闢，巢、許無爲箕山，夷、齊悔入首陽。足下審能騎龍弄鳳，翔嬉雲間者，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。』」

〔8〕乘虛入冥：深入玄虛、深微。

〔9〕理國養人：治理國家，牧養人民。

〔10〕爲政：治理國政。《論語・爲政》：「子曰：爲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眾星共之。」

〔11〕伊尹：商湯臣。名摯，是湯妻陪嫁的奴隸。後佐湯伐夏桀，被尊爲阿衡（宰相）。湯死後，孫太甲破壞商湯法制，伊尹把他放逐到桐宮，三年後迎之復位。一說伊尹放逐太甲，自立七年；太甲還，殺伊尹。今《尚書》有《湯誓》、《咸有一德》、《伊訓》、《太甲》等篇，相傳爲伊尹所作。

〔12〕巢許：巢父、許由，堯時的兩位隱者。　箕山：一名崿嶺，又名許由山，在今河南登封縣東南。相傳堯時巢父、許由隱於箕山。

〔13〕夷齊：伯夷、叔齊。　首陽山：在今山西永濟縣西南。

〔14〕審：確實，果眞。《論衡・知實》：「孔子如審先知，當早易道。」　騎龍弄鳳：比喻成仙。范曄《後漢書・逸民傳・矯慎》章懷太子李賢注：「《列仙傳》曰：『蕭史，秦繆公時善吹簫，公女弄玉好之，以妻之。遂教弄玉作鳳鳴，居數十年，吹鳳皇聲，鳳來止其室，爲作鳳臺。夫婦止其上，一旦皆隨鳳皇飛去。』又曰：『陶安公，六安冶師，數行火，火一旦散上，紫色衝天。須臾，赤雀止冶上，曰：「安公，安公，冶與天通。七月七日，迎汝以赤龍。」至時，安公騎之而去也。』」

〔15〕狐兔燕雀：凡物，喻指吳蒼自己。

〔16〕期：約定的時間，期限。

〔17〕燉煌：即敦煌。西漢元鼎六年（前 111 年）置敦煌郡，治所在敦煌縣（今甘肅敦煌市西）。

〔18〕馬瑤：事迹不詳。

〔19〕汧山：即岍山，在今陝西隴縣西南。

〔20〕兔罝：罝（jū），捕兔的網子。范曄《後漢書・逸民傳・矯慎》章懷太子李賢注：「罝，兔網也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『《兔罝》，后妃之化也。《關雎》之化行，則莫不好德，賢人眾多。』故（馬）瑤以爲事焉。」《詩經・周南・兔罝》曰：「肅肅兔罝，椓之丁丁。赳赳武夫，公侯干城。肅肅兔罝，施於中逵，赳赳武夫，公侯好仇。肅肅兔罝，施於中林。赳赳武夫，公侯腹心。」

〔21〕牘：書簡，書信。

〔22〕應畀：答應。畀（bì），給予，賜與。

〔23〕的然：確實。的（dí），確實，實在。

【譯文】

矯慎，字仲彥，是扶風郡茂陵人。矯慎少年時仰慕傳說中赤松子和王喬的導引養生之術，隱居在山谷中。矯慎與南郡太守馬融、并州刺史蘇章是同鄉、同時代人，然而馬融、蘇章二人在品性的純樸、志向的遠大上趕不上矯慎。汝南人吳蒼很是敬重矯慎，因此寫信以觀察矯慎志向，說：「我聽說黃帝和老子的言論，追求玄虛深微，藏身隱居，遠離人世，也主張治理國家、安撫百姓，施行於治理國政。至於進入深山、屛絕蹤迹，鬼神不能顯示其證明，世人不能目睹其效驗。我想追隨先生學習能夠達到的東西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從前伊尹並不心懷遠大志向以等待堯、舜一樣的英明君主。現在正逢盛世，天下清泰。巢父、許由這樣的隱士也不在箕山隱居了，伯夷、叔齊這樣的高人後悔隱居於首陽山。先生確實能夠騎龍鳳而成仙，飛翔嬉戲於青雲端，也不是像我這樣的狐兔燕雀一類人所敢想的。」矯慎沒有答覆。矯慎七十多歲，終究不肯娶妻。後來，矯慎突然回到家裏，自己說出死亡時間，到了約定的那天，果然死了。後來，有人在敦煌看見過矯慎，因此前代人很驚奇，有人說矯慎是神仙。矯慎的同鄉馬瑤隱居在汧山，織捕兔的網子爲生。馬瑤所居之地，風俗教化，百姓讚美他，稱爲「馬牧先生」。

矯仲彥如同鸞鳳一樣高飛，並不婚娶。朋友汝南吳蒼來信殷勤勸勉，矯仲彥淡泊處之而不作答。矯仲彥入海島尋找仙人，回家後告知家人他的死亡時間。後來有人又在遙遠的敦煌見到了矯仲彥，確實是很靈異的啊。

任　棠

任棠〔1〕，字季卿。少有奇節，以《春秋》教授，隱身不仕。龐參爲漢陽太守〔2〕，到，先就家候焉〔3〕。棠不與言，但以薤一本〔4〕、水一盂，置戶屛前，自抱孫兒，伏於戶下。主簿白以爲倨傲〔5〕。參思其微意，良久曰：「棠置一盂水者，欲諭太守清也；投一本薤者，欲諭太守擊強宗也〔6〕；抱孫兒當戶者，欲諭太守開門恤幼也。」終參去，不言。詔徵，不至。及卒，鄉人圖畫其形。至今稱任徵君也。

季眞懿資〔7〕②，弘通卜藝〔8〕。超峙區表〔9〕，棄榮絕利。

龐守來瞻，默形三喻〔10〕。鳳色鴻姿，圖傳鄉地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任棠：漢陽人。《東觀漢記・龐參傳》：「龐參，字仲達，拜漢陽太守。郡民任棠者，有奇節。參到，往候之，棠不與言，但以薤一本、水一杯，置戶屏前，自抱孫兒，伏於戶下。參思其微意，良久，曰：『棠是欲曉太守也。水者，欲吾清也；拔大本薤，欲吾擊強宗也；抱兒當戶，欲吾開門恤孤也。』於是歎息而還。參在職，果能抑豪助弱，以惠政得民。」又，范曄《後漢書・龐參傳》所載與此條略同。

〔2〕龐參：字仲達，河南緱氏人。任漢陽太守、護羌校尉、太尉等，以惠政得民。范曄《後漢書》卷八一有傳。

〔3〕俟（sì）：等待。

〔4〕薤（xiè）：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地下鱗莖可供食用，亦可入藥。　本：草木的根或莖幹。引申爲計量花木的單位。

〔5〕主簿：戰國時秦置，掌文書簿籍之事。此後歷代多沿置，爲中央與地方諸官的屬吏。漢代中央及州郡縣諸官署多置主簿，職主省署簿書，錄門下眾事。西漢時地位尚低，時有「兩府高士向不爲主簿」（《漢書・孫寶傳》）之說。但主簿在吏職中與府主日子爲親近，至東漢遂日見重要，地位漸崇，其職亦不限於簿書，凡匡畏拾遺，出宣教命，奉送要函，招待賓客，以至府主家務私事，亦多所兼及。遂爲門下諸職之首，有「股肱近臣」之譽。魏晉以下，多居將帥重臣幕僚之右，參與機要，總領府事。　倨（jù）：傲慢。

〔6〕強宗：豪族。

〔7〕懿資：聰慧的天資。

〔8〕卜藝：占筮之術。

〔9〕區表：境域，天下。

〔10〕形：設置。

【譯文】

任棠，字季卿。任棠少年時有高尚節操，以《春秋》教授諸生，隱居不仕。龐參任漢陽太守，到任後，先到任棠家等候拜訪。任棠不與龐參講話，只是拿來一棵薤和一盂水，放在門前，自己抱著孫子爬伏在門前。主簿稟白，認爲任棠很傲慢。龐參思考任棠深微的用意，很久，說：「任棠放置了一盂水，

是想曉諭太守要清廉；放了一棵薤，是想告訴太守要打擊豪強勢力；抱著孫子匍匐在門口，是想告訴太守要體恤孤幼。」一直到龐參離去，任棠始終沒有說話。朝廷徵召任棠，都不去。任棠去世後，鄉里之人圖畫其形貌。至今稱之爲「任徵君」。

任棠非常聰慧，精通卜筮之學。超然立於世間，能夠絕棄恩榮與利益。漢陽太守龐參前來看望，任棠默不作聲地設置了三個奇妙的比喻。他的姿儀風神，被圖畫後傳於鄉里民間。

摯　恂

摯恂，字季直，伯陵之十二世孫也〔1〕。明《禮》《易》，遂治五經，博通百家之言。又善屬文，詞論清美。渭濱弟子扶風馬融、沛國桓驎等自遠方至者十餘人〔2〕。既通古今，而性復溫敏，不恥下問，故學者宗之。嘗慕其先人之高，遂隱於南山之陰。初，馬融如恂受業〔3〕，恂愛其才，因以女妻之。融後果爲大儒文魁，當世以是服恂之知人。永和中〔4〕，常博求名儒，公卿薦恂：「行侔顏、閔〔5〕，學擬仲舒〔6〕，文參長卿〔7〕，才同賈誼〔8〕，實瑚璉器也〔9〕。宜在宗廟，爲國碩輔。」由是公車徵，不詣。大將軍竇武舉賢良〔10〕，不就。清名顯於世，以壽終。三輔稱獎〔11〕。

摯氏之恂，光於祖德。博貫無倫，幽潛不惑。

聲薄九霄〔12〕，經傳四國〔13〕。樂矢弗諼〔14〕，空勞物色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伯陵：摯峻，字伯陵。漢武帝時人，與司馬遷爲友，司馬遷有《與摯伯陵書》。

〔2〕沛國：沛郡，西漢高帝改泗水郡置，治所在相縣（今安徽濉溪縣西北）。東漢改爲沛國，三國魏移治沛縣（今江蘇沛縣）。西晉還舊治，後復爲郡。　桓驎：東漢文學家，著有《七說》。《太平御覽》卷五一二引張隲《文士傳》曰：「桓驎，字符鳳。伯父焉，官至太尉。精察好學，年十三四在焉坐，有宿年客，焉告之曰：『吾此弟子，頗有異才。今已涉獵書傳，殊能作詩賦，爲口賦詩與之。』客乃爲詩曰：『甘羅十二，揚烏九齡。昔有二子，今則桓

生。參差等蹤，異世齊名。』驎即答曰：『邈矣甘羅，超等絕倫。卓彼揚烏，命世稱賢。嗟予蠢弱，殊才棄年。仰慚二子，俯愧前言。』」

〔3〕馬融如恂愛業：如，往，到。范曄《後漢書・馬融傳》：「初，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，隱於南山，不應徵聘，名重關西。融從其游學，博通經籍。恂奇融才，以女妻之。」章懷太子李賢注引《三輔決錄注》曰：「恂，字季直，好學善屬文，隱於南山之陰。」

〔4〕永和：東漢順帝劉保年號（136～141 年）。

〔5〕侔（móu）：齊等，等同。　顏、閔：顏回、閔子騫，孔子弟子，學行卓著。

〔6〕仲舒：董仲舒。公元前 179 年至前 104 年。漢廣川人。少治《春秋公羊傳》，景帝時爲博士，下帷講讀，三年不窺園。武帝時，以賢良對策稱旨見重，拜江都相。後因言災異事下獄，恐久而獲得罪，乃告病免官家居；朝廷每有大事，常遣使就其家諮詢。生平講學著書，推尊儒術，抑黜百家。著有《春秋繁露》等書。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均有傳。

〔7〕長卿：司馬相如，字長卿。公元前 179 年至 118 年，西漢著名文學家，擅長辭賦，著有《子虛賦》、《上林賦》、《大人賦》等。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皆有傳。

〔8〕賈誼：公元前 201 至前 169 年。西漢洛陽人，年少才高，能通諸家書，文帝召爲博士，遷太中大夫。誼改正朔，易服色，製法度，興禮樂。又數上疏陳政事，言時弊，爲大臣所忌，出爲長沙王太傅，遷梁懷王太傅而卒，年三十三。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有傳。

〔9〕瑚璉器：瑚、璉，皆爲古代祭祀時盛黍稷的器皿，因其貴重，常用以比喻人有才能，堪當大任。《論語・公冶長》：「子貢問曰：『賜也何如？』子曰：『女，器也。』曰：『何器也？』曰：『瑚璉也。』」

〔10〕竇武：字游平，扶風平陵人。安豐戴侯竇融之玄孫。范曄《後漢書・竇武傳》：「武少以經行著稱，常教授於大澤中，不交時事，名顯關西。延熹八年，長女選入掖庭，桓帝以爲貴人，拜武郎中。其冬，貴人立爲皇后，武遷越騎校尉，封槐里侯，五千戶。明年冬，拜城門校尉。在位多辟名士，清身疾惡，禮賂不通，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。」桓帝崩，竇武擁立靈帝劉宏，拜爲大將軍，封聞喜侯。因謀誅操弄權柄的宦官，竇武「又徵天下名士廢黜者，前司隸李膺、宗正劉猛、太僕杜密、廬江太守朱寓等，列於朝廷。請前越嶲太守荀昱爲從事中郎，辟穎川陳寔爲屬，共定計策。於是天

下雄俊，知其風旨，莫不延頸企踵，思奮其智力。」事泄，爲宦官所逼自殺。

〔11〕三輔：即西漢時於京畿之地所設京兆尹、左馮翊、右扶風的合稱，相當今陝西關中地區。後世政區劃分雖有更改，但習慣上仍稱其地爲三輔。

〔12〕薄：迫近。

〔13〕四國：四方。《周易·明夷》：「初登於天，照四國也。」孔安國傳：「居高而有，則當照及四方也。」

〔14〕矢：通「誓」，發誓。　諼（xuān）：欺詐。

【譯文】

贄恂，字季直，是摯伯陵的十二代孫子。摯恂精通《禮》和《易》，於是專門研治五經，博覽通達百家之言。摯恂又善於寫文章，文辭清雅華美。摯恂的渭濱弟子，有扶風郡馬融、沛國桓驎等從遠方而來的有十多人。贄恂博通古今，而性情溫和，敏而好學，不恥下問，學者都推崇他。摯恂仰慕其先祖摯伯陵的高風亮節，遂隱居在終南山之陰。當初，馬融到摯恂處學習，摯恂愛惜他的才能，並將女兒嫁給他。馬融後來果然成爲一代大儒，當世之人因此而佩服摯恂的知人之明。漢順帝永和年間，朝廷經學廣泛搜求名儒，百官公卿紛紛推薦摯恂，認爲摯恂：「行爲比得上顏回、閔子騫，學識比得上董仲舒，文采比得上司馬相如，才能比得上賈誼，實在是堪當大任的大才。應當在朝廷之上，成爲治理國家的宰輔。」因此，朝廷公車特別徵召，摯恂不應徵。大將軍竇武舉薦爲賢良，摯恂也不應徵。摯恂清高的聲名顯於當世，以盡天年而終。三輔之人稱讚不已。

摯伯陵的後人摯恂，能夠光大祖先的德業。摯恂博古通今，無人能比，但又隱居潛處而不張揚，通達事理。他的名聲頗盛，上達朝廷，而所作經疏則流傳四方。摯恂樂於隱居而不忘記自己的志向，徒勞朝廷再三徵召了。

法　眞

法眞，字高卿〔1〕，扶風郿人也〔2〕。學無常家〔3〕，博通內外圖典〔4〕，關西號爲大儒〔5〕。弟子自遠而負笈嘗數百人。眞性恬靜寡欲，不涉人間事〔6〕。太守請見之，眞乃輻巾詣謁。太守曰：「昔魯哀公雖爲不肖〔7〕，而仲尼稱臣。太守虛薄，欲以功曹相屈，光贊本朝〔8〕，何如？」眞曰：

「以明府見待有禮〔9〕，故敢自同賓末。若欲吏之〔10〕，眞將在北山之北、南山之南矣〔11〕。」太守懼然不敢復言〔12〕。凡辟公府、賢良皆不就〔13〕，同郡田羽薦眞曰〔14〕：「處士法眞，體兼四業〔15〕，學窮典奧，幽居恬泊，樂以忘憂，將蹈老氏之高蹤，不爲玄纁屈也。臣願聖明就加衮職〔16〕，必能唱清廟之歌〔17〕，致來儀之鳳矣〔18〕。」會順帝西巡〔19〕，羽又薦之。帝虛心欲致，前後四徵。眞曰：「吾既不能遁形遠世，豈飲洗耳之水哉！」遂深自隱絕，終不降屈。友人郭正稱之曰：「法眞名可得聞，身難得而見，逃名而名我隨，避名而名我追，可謂百世之師者矣。」乃共刊石頌之〔20〕，號曰玄德先生。年八十九，中平五年〔21〕，以壽終。

高卿宿學，門衆紛如。功曹面卻，孤峻所希。

再薦知己，四下鸞書〔22〕。杳然長絕，德撰穹碑〔23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高卿：范曄《後漢書・逸民傳・法眞》所收文字與此條略同。章懷太子李賢注：「高，一作喬。」又，《三國志・蜀志・法正傳》：「法正，字孝直，右扶風郿人也。祖父眞，有清節高名。」裴松之注引《三輔決錄注》曰：「眞，字高卿。少明五經，兼通讖緯，學無常師，名有高才。常幅巾見扶風守。守曰：『哀公雖不肖，猶臣仲尼；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，欲相屈爲功曹，何如？』眞曰：『以明府見待有禮，故四時朝覲。若欲吏使之，眞將在北山之北、南山之南矣。』扶風守遂不敢以爲吏。初，眞年未弱冠，父在南郡，步往候父。已，欲去，父留之待正旦，使觀朝吏會。會者數百人，眞於窗中窺其與父語。畢，問眞：『孰賢？』眞曰：『曹掾胡廣有公卿之量。』其後廣果歷九卿、三公之位。世以服眞之知人。前後徵辟，皆不就。友人郭正美之號曰『玄德先生』。年八十九，中平五年卒。」

〔2〕郿（méi）：郿縣，西漢縣，治所在今陝西眉縣東渭河北岸。北魏太平眞君六年（445 年）改名平陽縣。隋大業二年（606 年）復改渭濱縣爲郿縣，治所不改。唐武德三年（620 年）移治今眉縣。1964 年改爲眉縣。

〔3〕學無常家：謂不拘守一家，轉益多師。

〔4〕內外圖典：指內典和外典，即儒家經書和緯書。東漢儒生以七緯爲內學，以六經爲外學。范曄《後漢書・方術傳序》：「自是習爲內學，尚奇文，貴異數，不乏於時矣。」章懷太子李賢注：「內學，謂圖讖之書也。其事秘密，

故稱內。」清人何焯《義門讀書記・前漢書》:「張衡謂『讖起哀平』，則夏賀良其漢人內學之祖歟？」

〔5〕關西：秦、漢、唐等時代泛指故函谷關（今河南靈寶縣東北）或今潼關以西地區。《漢書・蕭何傳》王衛尉曰:「關中搖足，則關西非陛下有也。」范曄《後漢書・虞詡傳》諺語曰:「關西出將，關東出相。」

〔6〕不涉人間事:《藝文類聚》卷六五引謝承《後漢書》曰:「法眞隱居大澤，講論術藝，歷年不問園圃。」

〔7〕魯哀公雖爲不肖:《史記・孔子世家》謂魯哀公十一年，孔子自衛返魯，「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。魯哀公問政，對曰:『政在選臣。』季康子問政，曰:『舉直錯諸枉，則枉者直。』康子患盜，孔子曰:『苟子之不欲，雖賞之不竊。』然魯終不能用孔子，孔子亦不求仕。」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卒。

〔8〕光贊:猶光輔，顯揚輔佐。漢楊脩《答臨淄侯箋》:「宣昭懿德，光贊大業。」《文選・潘岳〈爲賈謐作贈陸機〉詩》:「齊轡羣龍，光讚納言。」李善注引鄭玄《周禮》注:「贊，佐也。」

〔9〕明府：對太守的尊稱。明，賢明。府，公府、官府。《管子・君臣上》:「君發其明府之法，瑞以稽之。」尹知章注:「府，謂百吏所居之官曹也。立府必有明法，故曰明府之法。」漢魏以來對郡守牧尹尊稱「明府」，又稱「明府君」。《漢書・韓延壽傳》:「今旦明府早駕，久駐未出，騎吏父來至府門，不敢入。」《後漢書・張湛傳》:「明府位尊德重，不宜自輕。」李賢注:「郡守所居曰府。明者，尊高之稱。《前書》韓延壽，爲東郡太守，門卒謂之明府，亦其義也。」漢亦有以「明府」稱縣令，唐以後多用以專稱縣令。《後漢書・吳祐傳》:「國家製法，囚身犯之。明府雖加哀矜，恩無所施。」王先謙集解引沈欽韓曰:「縣令爲明府，始見於此。」唐杜甫《北鄰》詩:「明府豈辭滿，藏身方告勞。」

〔10〕吏之：使之爲吏。之，指代詞，此處指法眞。

〔11〕北山之北、南山之南：喻指遼遠的、不可到達之地。

〔12〕懼（jué）然：驚慌的樣子。

〔13〕公府：古稱諸侯國君之府爲公府。漢以下三公之官府稱公府，置諸曹掾史等。《漢書・陳遵傳》:「(與張竦伯) 相親友，哀帝之末俱著名字，爲後進冠。併入公府。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，不上鮮明。」後世三公不開府，

遂沿稱居宰相之位者爲公，其府亦沿稱公府。

賢良：即賢良方正，一稱賢良文學，漢代察舉的科目之一。始於漢文帝時詔郡國舉賢良方正，舉賢良重在文學知識。漢武帝時儒學大師董仲舒即曾以賢良對策稱譽天下。《史記·平準書》:「當是之時（漢武帝）招尊方正，賢良、文學之士，或至公卿大夫。」至唐宋賢良方正爲制科之一。

〔14〕田羽：事迹不詳。

〔15〕四業：指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。

〔16〕袞（gǔn）職：三公之職。古代指三公的職位。亦借指三公。漢蔡邕《陳太丘碑文》:「弘農楊公，東海陳公，每在袞職，群僚賀之。」《三國志·魏志·崔林傳》:「（崔林）誠臺輔之妙器，袞職之良才也。」唐玄宗《集賢書院成送張說上集賢學士賜宴得珍字》詩：「集賢招袞職，論道命臺臣。」　袞，古代帝王及上公穿的繪有卷龍的禮服。《周禮·春官·司服》:「享先王則袞冕。」鄭玄注引鄭司農曰：「袞，卷龍衣也。」孫詒讓正義：「案卷龍者，謂畫龍於衣，其形捲曲，其字《禮記》多作卷。鄭《王制》注云：『卷俗讀也，其通則曰袞。』是袞雖取卷龍之義，字則以袞爲正，作卷者借字也。」

〔17〕清廟之歌：《詩經·周頌·清廟》:「於穆清廟，肅雍顯相。濟濟多士，秉文之德，對越在天，駿奔走在廟。不顯不承，無謝於人斯！」《毛詩序》以爲祀文王之樂歌，鄭玄《注》以爲清廟爲祀文王之宮。此詩頌美文王之德業，表示無限仰慕之情。清，肅穆清靜。

〔18〕來儀之鳳：《尚書·益稷》:「簫韶九成，鳳皇來儀。」孔安國《傳》:「備樂九奏而致鳳皇，則作鳥獸不待九而率舞。」後以鳳凰來儀爲祥瑞。

〔19〕會：正值。　順帝：劉保，公元 126 年至 144 年在位。

〔20〕刊石：刻石。刊，刻。

〔21〕中平：東漢靈帝劉宏年號，凡六年（184 年～189 年），中平五年，乃公元 188 年。

〔22〕鸞書：仙書，喻指皇帝的詔書。

〔23〕穹碑：高大的石碑。穹，古人認爲天似穹隆，引申爲指天，又引申爲高、大。司馬相如《長門賦》:「正殿塊以造天兮，鬱並起而穹崇。」

【譯文】

法眞，字高卿，是扶風郡郿縣人。法眞做學問，不拘守一家，博覽群書，精通儒學經典和讖緯圖書，關西稱爲「大儒」，弟子從遠方背著書籍而來求

學的有數百人。法眞天性恬靜少欲望，不涉足世俗之事。太守請他相見，法眞則頭戴束髮幅巾前往拜謁。太守說：「從前魯哀公雖然不賢能，而孔子卻向他稱臣。我品德不高、才能薄弱，我想請你委屈而出任功曹，顯揚輔佐朝廷，怎麼樣呢？」法眞說：「因爲你以禮相待，所以我敢前來附於賓客之末而作客。如果想讓我爲吏，我將處於北山之北、南山之南，永無相見之期。」太守聽了很驚悚，沒有再敢多言。凡是辟舉公府、徵召賢良，法眞都不去，同郡人田羽舉薦法眞，說：「處士法眞，兼通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，學問窮究典雅深微，隱居淡泊，樂以忘憂，學習和跟隨老子的足迹，不接受官府的禮聘。我希望聖明的君主能委任他高官，他一定會頌贊朝廷，招致賢能啊。」正値漢順帝西巡，田羽又舉薦法眞。順帝虛心想招致法眞，前後四次徵召。法眞說：「我既然不能隱居而遠離塵世，難道能喝許由洗耳的河水嗎！」於是隱居絕世，終究沒有屈節入仕。友人郭正稱讚說：「法眞聲名能夠聽聞，其人卻難以見到，躲避聲名而聲名卻追隨法眞，致使聞名天下，眞是百世之師啊！」於是刊刻石碑而稱頌之，稱爲「玄德先生」。法眞享年八十九歲，於中平五年去世。

法眞乃碩學大儒，弟子衆多。法眞當面推辭了太守以功曹之職相聘，他所希求的是孤高嚴正的品德。同郡田羽兩次向朝廷推薦知己法眞，漢順帝四次下詔書徵召。而法眞隱居於深山，世人刊刻高大的石碑以記述法眞的卓絕品德。

漢濱老父

漢濱老父者〔1〕，不知何許人也。桓帝延熹中幸竟陵〔2〕，過雲夢〔3〕，臨沔水〔3〕，百姓莫不觀者，有老父獨耕不輟。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〔5〕，使問曰：「人皆來觀，老父獨不輟，何也？」老父笑而不答。溫下道百步，自與言。老父曰：「我，野人也，不達斯語。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？理而立天下子邪？立天子以父天下邪〔6〕？役天下以奉天子邪？昔聖王宰世〔7〕，茅茨採椽〔8〕，而萬人以寧。今子之君，勞人自縱，逸遊無忌，吾爲子羞之，子何忍欲人觀之乎？」溫大慚，問其姓名，不告而去。

漢濱老父，操鉏沔上，翠華雷動，不屑瞻仰。

臺臣屈問〔9〕，理辯如響。俯首含羞，匆匆塵鞅〔10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漢濱老父：范曄《後漢書·逸民傳》作「漢陰老父」，所錄文字與此條同。又，《太平御覽》卷五〇二引謝承《後漢書》「漢陰老父」，亦略同於此條。又，《太平御覽》卷三九二引《漢晉春秋》：「桓帝幸樊城，百姓莫不觀。有一老父獨耕不輟，議郎張溫使問焉。父嘯而不答。」

〔2〕延熹：東漢桓帝劉志年號（158年～160年）。　竟陵：縣名。原爲戰國楚竟陵邑，秦置縣，治所在今湖北潛江縣西北。

〔3〕雲夢：地跨今湖北新州、安陸、雲夢、鍾祥、荊門、枝江、松滋、監利、洪湖等縣，春秋、戰國時楚王曾遊獵於此。

〔4〕沔（miǎn）水：即今漢江及其北源陝西留壩縣西沮水。《尚書·禹貢》梁州：「浮於潛，逾於沔。」據《水經注》，北源出自今陝西留壩西一名沮水者爲沔，西源出自今寧強北者爲漢，二源合流後通稱沔水或漢水，北源長而西源短。

〔5〕尚書郎：屬尚書臺或尚書省，又稱曹郎。西漢置四人，其一人主匈奴單于營部，一人主羌夷吏民，一人主戶口墾田，一人主財帛委輸。光武帝分尚書爲六曹之後，共置三十四人，主作文書起草。　南陽：指今河南西南部地區，戰國時分屬韓、楚二國。秦昭王三十五年（前272年）置郡，治所在宛縣（今河南南陽市），秦漢因之。西晉改爲國，南朝宋復爲郡。　張溫：南陽人，官至司空、司徒、太尉。漢獻帝初平二年（191）十月爲董卓所殺。《後漢書》無專傳。《後漢書》卷一〇九下《儒林傳》論曰：「然所談者仁義，所傳者聖法也。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，家知違邪歸正之路。自桓靈之間，君道秕僻，朝綱日陵，國隙屢啓。自中智以下，靡不審其崩離，而權彊之臣，息其闚盜之謀，豪俊之夫，屈於鄙生之議者，人誦先王言也，下畏逆順，埶也。至如張溫、皇甫嵩之徒，功定天下之半，聲馳四海之表，俯仰顧眄，則天業可移，猶鞠躬昏主之下，狼狽折劄之命，散成兵，就繩約而無悔心。暨乎剝橈自極，人神數盡，然後群英乘其運，世德終其祚。跡衰敝之所由致，而能多歷年所者，斯學之效乎！故先師垂典文，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。」《太平御覽》卷二九六引謝承《後漢書》：「張溫以司空加車騎將軍，徵韓遂。丙辰，引溫見於崇德殿，溫以軍禮長揖不拜。」

〔6〕父天下：以父親的恩德來養育天下。父，名詞作動詞用。

〔7〕宰世：掌管、治理天下。《弘明集·正誣論》：「且夫聖之宰世，必以道蒞之。」《南史·宋紀上·武帝》：「朕聞先王之宰世也，庸勳尊賢，建侯胙土，褒以寵章，崇其徽物。」

〔8〕茅茨採椽：以茅草蓋屋頂、以砍伐的樹木爲椽。謂住所簡陋。《韓非子·五蠹》：「堯之王天下也，茅茨不剪，採椽不斫。」

〔9〕臺臣：指宰輔重臣。後亦泛指朝廷大臣。宋周密《齊東野語·洪君疇》：「今臺臣爭之不勝，則諸閫所畏者誰歟！」《元史·張起岩傳》：「臺臣按劾百官，論列朝政，職使然也。」明李東陽《送張修撰養正擢僉都御史北巡》詩：「共道臺臣出中祕，不比御史尚書郎。」

〔10〕塵鞅：世俗事務的束縛。鞅，套在馬頸上的皮帶。唐牟融《寄羽士》詩：「使我浮生塵鞅脫，相從應得一盤桓。」宋范成大《送關壽卿校書出守簡州》詩：「京洛知心塵鞅裏，江吳攜手暮帆邊。」

【譯文】

漢濱老父，不知哪裏人。延熹年間，漢桓帝巡幸竟陵郡，經過雲夢澤，來到沔水，百姓無不紛紛前來觀看，有一個老父獨自耕作不停。尚書郎南陽郡人張溫感到奇怪，派人詢問：「別人都來觀看皇帝出巡的場面，老人家獨自耕作不停，爲什麼呢？」老父笑而不回答。張溫走下道路一百餘步，親自與老人講話。老父說：「我，是一個鄉野之人，聽不懂你的話。請問是天下大亂而擁立天子呢？還是天下安定而擁立天子呢？擁立天子是爲了像父親一樣恩德養育天下呢？還是役使天下來侍奉天子一人呢？從前聖明君主統治天下，屋舍簡陋，而百姓安居樂業。現在你的君主，搔擾百姓自我放縱，肆志而遊玩，無所諱忌，我爲你感到羞愧，你爲什麼還忍心讓人們去觀看呢？」張溫大爲慚愧，詢問他的姓名，老父不告訴而離去了。

漢濱老父在沔水邊親身耕作，漢桓帝巡幸的隊列盛大，觀者歡聲雷動，唯獨漢濱老父不屑去觀瞻。尚書郎張溫親自前去詢問，漢濱老父析理辯論，如同聲音回應一樣快捷、準確。尚書郎張溫低首含羞，慚愧不已，深感自己被世俗事務所羈絆住了。

徐　稚

徐稚，字孺子，豫章南昌人也〔1〕。少以經行高於南州〔2〕。桓帝時，

汝南陳蕃爲豫章太守〔3〕，因推薦稚於朝廷〔4〕，由是五舉孝廉、賢良〔5〕，皆不就。連辟公府，不詣，未嘗答命。公薨，輒身自赴弔〔6〕。太守黃瓊亦嘗辟稚〔7〕。至瓊薨，歸葬江夏〔8〕，稚既聞，即負笈徒步豫章三千餘里，至江夏瓊墓前，致酹而哭之〔9〕。後公車三徵〔10〕，不就。以壽終。

孺子清妙，超絕代俗〔11〕。屢辟鴻臣，不瑕皎玉。

萬里赴喪，炙雞茅束〔12〕。以力粥饘，安安自足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豫章：郡名，西漢高帝六年（前 201 年）分九江郡置，治所在南昌縣（今江西南昌市）。隋開皇中改爲洪州，大業三年（607 年）復爲豫章郡。　南昌：縣名，西漢置，治所即今南昌市。

〔2〕南州：泛指南方州郡。《太平御覽》卷四二五引謝承《後漢書》：「徐稚，字孺子，豫章南昌人也。少爲諸生，隱處篤行，常自躬耕。非其衣不服，非其食不食。糠粃不厭，所居閭里，服其德化。」范曄《後漢書·徐稚傳》：「家貧，常自耕稼，非其力不食。恭儉義讓，所居服其德。屢辟公府，不起。」

〔3〕汝南：郡名，西漢高帝四年（前 203 年）置，治所在上祭縣（今河南上蔡縣西南）。東漢移治平輿縣（今河南平輿縣北）。其後治所屢遷。隋開皇初廢，大業及唐天寶、至德時又曾分別改蔡州、豫州爲汝南郡。　陳蕃：字仲舉，東漢汝南平輿人。官樂安、豫章太守，遷至太尉、太傅，封高陽侯。爲人剛正不阿，崇尚氣節，因與竇武謀誅當權宦官曹節、王甫等，事泄遇害，年七十餘。范曄《後漢書》卷六六有傳。

〔4〕推薦稚於朝廷：范曄《後漢書·徐稚傳》：「時陳蕃爲太守，以禮請署功曹，稚不免之，既謁而退。蕃在郡不接賓客，唯稚來，特設一榻，去則縣之。後舉有道，家拜太原太守，皆不就。延熹二年，尚書令陳蕃、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稚等曰：『臣聞善人天地之紀，政之所由也。《詩》云：「思皇多士，生此王國。」天挺俊乂，爲陛下出，當輔弼明時，左右大業者也。伏見處士豫章徐稚、彭城姜肱、汝南袁閎、京兆韋著、潁川李曇，德行純備，著於人聽。若使擢登三事，協亮天工，必能翼宣盛美，增光日月矣。』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，並不至。帝因問蕃曰：『徐稚、袁閎、韋著孰爲先後？』蕃對曰：『閎生出公族，聞道漸訓。著長於三輔

禮義之俗，所謂不扶自直，不鏤自雕。至於稚者，爰自江南卑薄之域，而角立傑出，宜當爲先。』」

〔5〕五舉孝廉、賢良：《太平御覽》卷七一一引謝承《後漢書》曰：「徐稚，字孺子，公車五徵，皆不降志。某有喪，負笈赴弔，行五里地。」

〔6〕公薨，輒身自赴弔：曾經薦舉過徐稚的諸公去世，徐稚親自前去弔祭。公，謂徵辟薦舉徐稚諸公。《太平御覽》卷八一九引謝承《後漢書》曰：「徐稚不就諸公之辟，及有喪者，萬里赴弔。」

〔7〕黃瓊：字世英，江夏安陸人，魏郡太守黃香之子也。黃瓊初以父任爲太子舍人，辭病不就，遭父憂服闋，五府俱辟，連年不應。尚節義，剛正不阿。任尚書令、司徒、太尉，上疏請誅權臣梁冀。延熹七年卒，年七十九。范曄《後漢書》卷六一有傳。

〔8〕江夏：郡名。西漢高帝六年（前 201 年）置，治所在西陵縣（今湖北新州縣西）。三國廢。

〔9〕酹：澆酒於地，表示祭奠。范曄《後漢書・徐稚傳》：「稚嘗爲太尉黃瓊所辟，不就。及瓊卒歸葬，稚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，設雞酒薄祭，哭畢而去，不告姓名。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，聞之，疑其稚也，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。及於塗，容爲設飲，共言稼穡之事。臨訣去，謂容曰：『爲我謝郭林宗。大樹將顛，非一繩所維，何爲棲棲，不遑寧處？』」

〔10〕公車三徵：公車三次徵召。范曄《後漢書・徐稚傳》：「靈帝初，欲蒲輪聘稚，會卒，時年七十二。」

〔11〕代俗：世俗，時俗。指當時社會的風俗習慣。《文子・道原》：「矜僞以惑世，畸行以迷眾，聖人不以爲世俗。」《史記・循吏列傳》：「施教導民，上下和合，世俗盛美，政緩禁止，吏無姦邪，盜賊不起。」

〔12〕炙雞茅束：《太平御覽》卷八一九引謝承《後漢書》曰：「徐稚不就諸公之辟，及有喪者，萬里赴弔。常以家預炙雞一隻，以一兩綿絮漬酒中，曝乾，至門，以綿絮置水中，候有酒氣，以雞置前，祭畢便去。」

【譯文】

徐稚，字孺子，是豫章郡南昌縣人。徐稚少年時以經明行修而聞名於南方。漢桓帝時，汝南郡陳蕃爲豫章太守，於是推薦徐稚給朝廷，因此先後五次被辟舉爲孝廉、賢良，徐稚都不去。多次被公府徵辟，不去。凡是舉薦過

徐稚的諸公去世後，徐稚就親自前往弔唁。太守黃瓊也曾經徵辟徐稚，黃瓊去逝後，歸葬江夏。徐稚聞訊後，立即背著書籍，從豫章步行三千多里，到達江夏黃瓊墓前，將酹酒祭奠，放聲痛哭。後來公車三次徵召，徐稚都沒有去，以壽年而終。

徐穉清妙高絕，超邁時俗。屢次被大臣徵辟，但徐穉絕不自行玷污其高潔的品行。徐穉曾經不辭萬里之遙，親赴江夏黃瓊墓前弔誄。他以自己的能力來獲得薄食以度日，卻是非常的知足安樂。

夏　馥

夏馥，字子治，陳留圉人也〔1〕。少爲諸生，質直不苟〔2〕，動必依道。同縣高儉及蔡氏凡二家豪富，郡人畏事之，唯馥閉門不與高、蔡通〔3〕。桓帝即位，災異數發，詔百司舉直言之士各一人。太尉趙戒舉馥〔4〕，不詣，遂隱身。久之，靈帝即位，中常侍曹節等專朝〔5〕，禁錮善士，謂之黨人。馥雖不交時官，然聲名爲節等所憚，遂與汝南范滂、山陽張儉等數百人並爲節所誣〔6〕，悉在黨中。詔下郡縣，各捕以爲黨魁〔7〕。馥乃頓足而歎曰：「孽自己作，空污良善，一人逃死，禍及萬家，何以生爲！」乃自翦鬚變服易形〔8〕，入林慮山中〔9〕，爲冶工客作〔10〕。形貌毀悴〔11〕，積傭三年，而無知者。後詔委放，儉等皆出，馥獨歎曰：「已爲人所棄，不宜復齒鄉里矣。」留賃作不歸。家人求不知處。其後人有識其聲者，以告同郡上黨太守濮陽潛〔12〕③，使人以車迎馥，馥自匿不肯，潛車三返〔13〕，乃得馥。

八顧夏馥〔14〕，不通紈綺〔15〕。抱影煙霞，灰情辟舉〔16〕。

秦綱載張〔17〕，夭形遂毀。客作將終，固迎歸止〔18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陳留：陳留郡，西漢元狩三年（前 122 年）置，治所在陳留縣（今河南開封東南陳留城）。　圉（yǔ）：圉縣。西漢置，治所即今河南杞縣西南圉鎮，隸屬陳留郡。

〔2〕質直不苟：質樸耿直而不苟且。

〔3〕通：交通，交往。

袁宏《後漢紀》卷二二：「陳留人夏馥，字子治，安貧樂道，不求當世。郡內多豪族，奢而薄德，未嘗過門。躬耕澤畔，以經書自娛。由是爲豪勢所非，而馥志業逾固，爲海內所稱，諸府交辟，天子玄纁徵，皆不就。嘗奔喪經洛陽，歷太學門，諸生曰：『此太學門也。』馥曰：『東野生希遊帝王之庭。』徑去不復顧，公卿聞而追之不得而見也。」

〔4〕太尉：秦官。不常置。秦統一全國後爲最高軍事長官，金印紫綬，與掌政務、監察的丞相、御史大夫合稱三公，其尊與丞相等。漢承秦制，中央也設太尉，但漢初時置時廢，官名也有變化。漢武帝元狩二年（前 139 年）罷太尉。元狩四年（前 119 年）改稱大司馬，並加「大將軍」稱號，實際權力在丞相之上。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（51 年）復改大司馬爲太尉，常與太傅一起參錄尚書事，地位提高，綜理軍政，與司徒、司空合稱三公。太尉置府，但自東漢中葉以後，三公職權漸爲尚書所侵奪，太尉若不領尚書事，則在皇帝左右，備參謀、顧問而已。　趙戒：范曄《後漢書・李固傳》章懷太子李賢注引謝承《後漢書》：「戒，字志伯，蜀郡成都人也。戒博學，明經講授，舉孝廉，累遷荊州刺史。梁商弟讓爲南陽太守，恃椒房之寵不奉法。戒到州劾奏之，遷河間相，以冀部難理，整厲威嚴。遷戒南陽太守，糾豪傑，恤吏人，奏免中官貴戚子弟爲令長貪濁者。徵拜爲尚書令，出爲河南尹，轉拜太常。永和六年，特拜司空也。」

〔5〕曹節：范曄《後漢書・曹節傳》：「曹節，字漢豐，南陽新野人也。其本魏郡人，世吏二千石。順帝初，以西園騎遷小黃門。桓帝時，遷中常侍、奉車都尉。建寧元年，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，陪乘入宮。及即位，以定策封長安鄉侯、六百戶。」專權擅殺，迫害善士，導致東漢之衰亡。

〔6〕范滂：范曄《後漢書・范滂傳》：「范滂，字孟博，汝南征羌人也。少厲清節，爲州里所服，舉孝廉、光祿四行。時冀州饑荒，盜賊群起，乃以滂爲清詔使，案察之。滂登車攬轡，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。」每至州境，貪污之守令皆聞風離去。以得罪宦官，繫黃門北寺獄，事釋得歸。靈帝建寧二年大殺黨人，詔下急捕范滂等，主動到牢獄，其母訣別說：「汝今得與李（膺）杜（密）齊名，死亦何恨！」死時年僅三十三歲。　山陽：山陽郡，西漢景帝置山陽國，武帝改爲郡，治所在昌邑縣（今山東金鄉縣西北）。　張儉：范曄《後漢書・張儉傳》：「張儉，字符節，山陽高平人。」桓帝時，舉劾

中常侍侯覽罪惡，請誅之，侯覽誣巇張儉私結朋黨，「於是刊章討捕，儉得亡命，困迫遁走，望門投止，莫不重其名行，破家相容。」中平元年黨事解，乃得還鄉里。

〔7〕黨魁：朋黨領袖。魁，首領。范曄《後漢書・黨錮傳・夏馥》：「馥雖不交時宦，然以聲名爲中官所憚，遂與范滂、張儉等俱被誣陷，詔下州郡捕爲黨魁。及儉等亡命，經歷之處，皆被收考，辭所連引，布徧天下。」

〔8〕自翦鬚變服易形：自己剪去鬍鬚，脫去士人衣服而穿上百姓衣服，改變容貌。

〔9〕林慮山：本名隆慮山，因避東漢殤帝劉隆諱，改名林慮山，在河南林縣西。

〔10〕冶工：冶煉金屬的工匠。《淮南子・俶眞訓》：「今夫冶工之鑄器，金踴躍於爐中。」　客作：傭工。袁宏《後漢紀》卷二二：「黨事之興，馥名在捕中，馥乃髡髭髮，易姓名，匿迹遠竄，爲人傭賃。」

〔11〕毀悴：損毀憔悴。范曄《後漢書・黨錮傳・夏馥》：「乃自剪鬚變形，入林慮山中，隱匿姓名，爲冶家傭，親突煙炭，形貌毀瘁，積二三年，人無知者。」

〔12〕上黨：上黨郡。戰國韓置，秦漢冶所在長子縣（今山西長子縣西南）。東漢末移治壺關縣（今山西長治市北古驛）。其後屢有遷移，轄境漸小，隋初廢。濮陽潛：姓濮陽，名潛，爲東漢名士，事迹不詳。范曄《後漢書・爰延傳》：「（外黃）縣令隴西牛述好士知人，乃禮請（爰）延爲廷掾，范丹爲功曹，濮陽潛爲主簿，常共言談而已。」

〔13〕潛車：謂暗中派遣車輛。

袁宏《後漢紀》卷二二：「馥弟靜駕車馬、載絹，餉之於溠陽縣。客舍見馥，顏色毀瘁，不能復識也，聞其聲乃覺之，起向之拜，馥避之不與言。夜至靜所，呼靜語曰：『吾疾惡邪佞，不與交通，以此獲罪，所以不恥飢寒者，求全身也。奈何載禍相餉也？』明旦各遂別去，以獲免於是。」

范曄《後漢書・黨錮傳・夏馥》：「後，馥弟靜乘車馬、載縑帛追之於涅陽市中，遇馥，不識，聞其言聲，乃覺而拜之。馥避不與語，靜追隨至客舍共宿，夜中密呼靜曰：『吾以守道疾惡，故爲權宦所陷。且念營苟全以庇性命，弟奈何載物相求？是以禍見追也。』明旦別去。黨禁未解而卒。」

〔14〕八顧：東漢士大夫互相標榜，各有名稱。范曄《後漢書・黨錮傳序》：「自是正直廢放，邪枉熾結，海內希風之流，遂共相摽搒，指天下名士爲之稱

號。上曰三君，次曰八俊，次曰八顧，次曰八及，次曰八廚，猶古之八元、八凱也。」稱郭林宗、宗慈、巴肅、夏馥、范滂、尹勳、蔡衍、羊陟爲八顧。顧，就是能夠以自己的德行影響別人的意思。

〔15〕紈綺：精美的絲織品。引申爲勢要富貴之人，紈袴子弟。晉潘岳《秋興賦》：「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，此焉遊處。」宋葉適《致政通值錢公輓歌詞》：「盡與詩書癖，勿令紈綺攀。」

〔16〕灰情：謂心灰意冷。

〔17〕秦綱：謂嚴刑峻法。因秦之刑法嚴酷，故有此稱。綱，綱紀，法律。晉殷仲堪《答桓玄論四皓書》：「若夫四公者，養志巖阿，道高天下。秦綱雖虐，遊之而莫懼；漢祖雖雄，請之而弗顧。」《山堂肆考》卷一三○「原廟銘」：「柳宗元作《漢沛國原廟銘》，略云：秦綱既離，鹿駭東夏。長蛇封豕，蹈躍中野。」《江西通志》卷一二六幸元龍《筠州高胡壇記》：「秦綱解紐，楚陳涉起蘄，縣郡多殺長吏應涉。」

〔18〕歸止：回歸鄉里，歸宿。

【譯文】

夏馥，字子治，是陳留郡圉縣人。夏馥少年時作縣學學生，質樸耿直，不苟合世俗，一言一行皆依照禮制規範。同縣人高儉和蔡氏是兩大富豪，郡中之人都很怕他們而謹慎侍奉，只有夏馥閉門而不與高、蔡二家來往。漢桓帝即位後，災異多次發生，遂下詔命讓各個部門各辟舉一名直言敢諫之人。太尉趙戒舉薦夏馥，夏馥不去，於是隱居鄉里。許久以後，漢靈帝即位，中常侍曹節等人專斷朝政，禁錮善良士大夫，叫做「黨人」。夏馥雖然不與官員交往，然而他的聲名還是爲曹節等人所忌憚，於是夏馥與汝南人范滂、山陽人張儉等數百人全部被曹節誣陷，皆名列「黨人」。朝廷下詔，命令各郡縣作爲「黨魁」抓捕。夏馥聞訊，頓足歎息說：「罪孽是自己造成的，徒然玷污良善之人，一人逃生，而災禍延及萬家，活著還有什麼意義呢？」便自己剪去鬍鬚，脫去士人衣服而穿上百姓衣服，逃入林慮山，給冶工作傭工。夏馥形貌毀損憔悴，做傭工三年，而沒有人知道。後來，朝廷下詔釋放「黨人」，張儉等人都出來了，夏馥獨自歎息說：「已被人拋棄，不應該再被家鄉之人所提及。」於是留下來繼續作傭工，而不回歸鄉里。家人尋找而沒有下落，後來有人聽出了夏馥的聲音，並且告訴了時任上黨太守的陳留郡人濮陽潛，濮陽

潛派人駕車迎接夏馥，夏馥躲藏起來不肯出來，暗中派遣車子三次，才找到夏馥。

東漢號稱「八顧」之一的夏馥，不通勢要，隱居不仕，不願意接受朝廷的辟舉。當黨錮禍起，法網嚴厲之時，夏馥遂毀其形貌，隱姓埋名。當他作傭工將要結束時，被堅持迎歸家鄉了。

郭　泰

郭泰〔1〕，字林宗，太原人也〔2〕。少事父母，以孝聞。身長八尺餘〔3〕。家貧〔4〕，郡縣欲以爲吏，歎曰：「丈夫何能執鞭斗筲哉〔5〕！」乃辭母，與同縣宋仲至京師〔6〕④，從屈伯彥學《春秋》〔7〕，博洽無不通，又審於人物〔8〕，由是名著於陳、梁之間〔9〕。步行遇雨，巾一角墊，衆人慕之，皆故折巾角〔10〕。士爭往從之，載策盈車〔11〕。凡泰知之於無名之中六十餘人〔12〕，皆言後驗。以母喪歸，徐稚來弔，以生芻一束頓太廬前而去〔13〕。泰曰：「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〔14〕。《詩》不云乎『生芻一束，其人如玉』，吾不堪此喻耳。」凡司徒黃瓊辟、太常趙典舉有道〔15〕⑤，皆不就。以建寧二年卒於家〔16〕。

介休林宗〔17〕，行師伯彥。廬膳常虛，躬衣不掩〔18〕。

察觀乾象，懷珍高卷。有道之碑〔19〕，揚光竹簡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郭泰：又名「郭太」，范曄避其父名諱而改。范曄《後漢書・郭太傳》章懷太子李賢注：「范曄父名泰，故改爲此『太』。」

〔2〕太原：太原郡。戰國秦莊襄王四年（前 246 年）置，治所在晉陽（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古城營西古城），漢文帝改置太原國，不久復改爲太原郡。

〔3〕身長八尺餘：《太平御覽》卷三八八引《郭林宗別傳》曰：「林宗儀貌魁岸，身長八尺，音聲如鍾，當時以爲準的。」

〔4〕家貧：《太平御覽》卷四八五引《郭林宗別傳》曰：「林宗家貧，初欲游學，無資，就姊夫貸五千錢，乃遠至成皋從師受業，並日而食，衣不蔽形，常以蓋幅自障出入，入則護前，出則掩後。」

〔5〕執鞭：爲人駕馭車馬，意謂給他人服役。　斗筲：筲（shāo），是一種竹器，

僅容一斗二升，一說容五升，斗和筲都是很小的容器，比喻才短識淺。范曄《後漢書·郭太傳》：「郭太，字林宗，太原界休人也。家世貧賤，早孤，母欲使給事縣廷，林宗曰：『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！』」

〔6〕宋仲：原作「宗仲」，袁宏《後漢紀》作「宋仲」，形近而訛，據改。

袁宏《後漢紀》卷二三曰：「同邑宋仲，字雋，有高才，諷書日萬言，與相友善，閒居逍遙。泰謂仲曰：『蓋昔之君子，會友輔仁，夫周而不比，群而不黨，皆始於將順，終於匡救，濟俗變化，隆教之道也。』於是仰慕仲尼，俯則孟軻，周流華夏，採諸幽滯。泰始中，至京師，陳留人符融見而歎曰：『高雅奇偉，達見清理，行不苟合，言不誇毗，此異士也。』」

〔7〕屈伯彥：成皋（成皋縣，西漢置，治所即今河南滎陽縣西北汜水鎮）人，精於《春秋》，事迹不詳。范曄《後漢書·郭太傳》：「就成皋屈伯彥學三年業，畢，博通墳籍，善談論，美音制。」

〔8〕審於人物：有知人之鑒，善於品評人物。

范曄《後漢書·郭太傳》：「性明知人，好獎訓士類，身長八尺，容貌魁偉，褒衣博帶，周遊郡國。」

《太平御覽》卷四四四引《郭林宗別傳》曰：「郭泰，字林宗，入潁川則友李元禮，至陳留則結符偉明，之外黃則親韓子助，過蒲亭則師仇季智，止學舍則收魏德功，觀耕者則拔茅季偉，皆爲名士。至汝南見袁閎，不宿而去，從黃憲三日乃去。過新蔡，薛勲問之曰：『足下見袁奉高不宿而去，從黃叔度乃彌日，何也？』泰曰：『奉高之流，雖清而易挹；叔度汪汪，若千頃之波，澄之不清，撓之不濁，難測量也。』」

〔9〕陳梁：漢代所置陳國與梁國的並稱，地在今豫東平原。陳國，東漢章和二年（前 88 年）改淮陽國置，治所在陳縣（今河南淮陽縣），獻帝時改爲陳郡，三國魏改爲陳國，後復爲郡。梁國，西漢高帝五年（前 202 年）改秦之碭郡置，治所在睢陽縣（今河南商丘縣南）。三國魏改置梁郡。

〔10〕故折巾角：巾以葛爲之，本野人居士之服。范曄《後漢書·郭太傳》：「嘗於陳、梁間行，遇雨巾一角墊，時人乃故折巾一角，以爲林宗巾。其見慕皆如此。」

〔11〕策：書信。

〔12〕凡泰知之於無名之中六十餘人：《太平御覽》卷一八七引《後漢書》：「史叔賓者，陳留人也。少有盛名，郭林宗見而告人曰：『牆高基下，雖得必失。』

後果以論議阿枉毀名云。」又，卷四百七引《後漢書》:「王允字子師，同郡郭林宗一見奇之，曰:『王生一日千里，王佐才也。』遂定交。」又，卷四一四引《郭林宗別傳》曰:「茅容，字季偉，陳留人，年四十餘，耕於野。時與等輩避雨樹下，眾皆夷踞，獨容危坐愈恭。林宗見而奇異，與共言，因請寓宿。旦日容殺雞爲饌，林宗謂爲己設，既而以供其母，自以菜蔬與客同飯，林宗起拜之曰:『卿賢乎哉！』因勸令學，卒以成德。」又，卷七五七引《郭林宗別傳》曰:「鉅鹿孟敏，客居太原，墮甑不顧。林宗見而問之，對曰:『甑已破矣，視之無益。』林宗勸使學，果爲美士。」

〔13〕生芻：活草。　頓：安置，安放。　太廬：謂祭祀靈堂。

〔14〕南州高士：謂德高望重、才識優異的人。南州，泛指南方。范曄《後漢書·徐稚傳》:「及林宗有母憂，稚往弔之，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。眾怪，不知其故。林宗曰:『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。《詩》不云乎:「生芻一束，其人如玉。」吾無德以堪之。』」

〔15〕司徒：西周始置。據文獻記載，司徒主管民事。春秋時沿置，西漢哀帝元壽二年，丞相更名「大司徒」，東漢時改稱「司徒」，爲三公之一。　黃瓊，字世英，江夏安陸人。　趙典：字仲經，蜀郡成都人。桓帝時曾任太常。范曄《後漢書·趙典傳》:「頃之，轉太僕，遷太常。朝廷每有災異疑議，輒諮問之。典據經正對，無所曲折。每得賞賜，輒分與諸生之貧者，後以諫爭違旨，免官就國。」　又，范曄《後漢書·郭太傳》:「司徒黃瓊辟，太常趙典舉有道，或勸林宗仕進者，對曰:『吾夜觀乾象，晝察人事，天之所廢，不可支也。』遂並不應。」　太常：掌宗廟祭祀、禮樂及文化教育的官員。秦時曰奉常，西漢景帝中元六年（前 144 年）改稱太常，有欲令國家盛大，社稷常存之意。爲漢九卿之首，秩中二千石，常以列侯忠信孝慎者居之。主要屬官有太常丞、太樂令、太祝令、太宰令、太史令、太卜、太醫令及博士等官。　有道：漢代選舉科目之一。《太平御覽》卷六一三引《郭林宗別傳》曰:「泰以有道君子徵，同邑宋子俊勸使往，泰遂辭以疾，闔門教授。」

〔16〕建寧二年：即公元 169 年。建寧，漢靈帝劉宏年號（168 年至 172 年）。范曄《後漢書·郭太傳》:「明年春，卒於家，時年四十二。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，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。」

〔17〕介休：即界休，縣名。秦置，治所在今山西介休縣東南，西晉改爲介休縣。

〔18〕躬衣不掩：參見注〔3〕。郭泰儀貌魁偉，身長八尺，而生活貧困，以致衣不蔽體。

〔19〕有道之碑：謂郭泰墓碑。范曄《後漢書·郭太傳》：「蔡邕爲文既，而謂涿郡盧植曰：『吾爲碑銘多矣，皆有慚德，唯郭有道無愧色耳。』」《太平御覽》卷三八八引《郭林宗別傳》曰：「林宗秀立高峙，澹然淵停。蔡伯喈告盧子乾、馬日磾曰：『爲天下作碑銘多矣，未嘗不有慚色，唯郭先生碑頌無愧色耳。』」

【譯文】

郭泰，字林宗，是太原郡人。郭泰少年時，侍奉父母，以孝敬而聞名於世。郭泰身高八尺多，家境貧寒，郡縣長官想讓郭泰做官，他感歎說：「大丈夫怎麼能夠爲人執鞭、做瑣屑小事呢！」於是辭別母親，與同縣人宋仲一塊兒來到京城，師從屈伯彥，學習《春秋》，知識淵博，無不通達，又善於品鑒人物，因此聲名著稱於陳、梁之間。有一次郭泰外出，步行遇雨，帽巾的一角折起，眾人仰慕，都特意折起頭巾一角。士人爭相前來追隨郭泰，以致介紹的書信裝滿了車子，郭泰總共從無名之人中知賞而薦舉的有六十多人。因爲母親去世而歸鄉，徐稚前來弔唁，手拿一束青草，放在祭堂門前而離去。郭泰說：「這一定是南方高士徐稚。《詩經》不是說『生芻一束，其人如玉』嗎，我承受不起這個比喻啊。」司徒黃瓊辟舉郭泰爲太常，趙典薦舉有道科，郭泰都不去。郭泰於漢靈帝建寧二年在家中去世。

太原郡介休人郭林宗，師從屈伯彥。郭林宗家貧，常常食不裹腹、衣不蔽體。郭林宗夜觀天象、晝察人事，唯願高蹈不仕。蔡邕所撰郭有道碑，揚名史策。

申屠蟠

申屠蟠，字子龍，陳留外黃人也〔1〕，少有名節〔2〕。同縣緱氏女玉爲父報仇，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〔3〕。蟠時年十五，爲諸生，進諫曰：「玉之節義，足以感無恥之孫，激忍辱之子。不遭明時，尚當表旌廬墓〔4〕，況在清聽〔5〕，而不加哀矜！」配善其言，乃爲讞得減死論〔6〕。鄉人稱之。蟠父母卒，哀毀思慕〔7〕，不飲酒食肉十餘年。遂隱居學，治《京氏易》、《嚴氏春秋》、《小戴禮》〔8〕。三業先通〔9〕，因博貫五經，兼明圖緯〔10〕，學無常師。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〔11〕，子居病困，以身託

蟠。蟠即步負其喪，至濟陰，遇司隸從事於河、鞏之間〔12〕，從事義之，為符傳護送蟠〔13〕，蟠不肯，投傳於地而去。事畢還家。前後凡蒲車特徵〔14〕，皆不就。年七十四，以壽終。

子龍尚節，抗論生枯〔15〕。博經舉贄，殯友浮河〔16〕。

榜標初熾〔17〕，獨歎坑虞〔18〕。巢依梁碭〔19〕，得以安歌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外黃：秦置縣。治所在今河南民權縣西北。秦末劉邦、項羽自雍丘還攻外黃，即此。西漢時，陳留郡都尉治此，唐貞觀六年（632）廢。

〔2〕少有名節：范曄《後漢書・申屠蟠傳》：「申屠蟠，字子龍，陳留外黃人也。九歲喪父，哀毀過禮，服除，不進酒肉十餘年，每忌日，輒三日不食。」《太平御覽》卷九五五引謝承《後漢書》曰：「陳留申屠蟠，恥郡無處士，遂閉門養志，處蓬室，依大桑樹以為棟梁。」

〔3〕論：判罪，判決。袁宏《後漢紀》卷二五：「同縣大女侯玉為父報仇，殺夫之從母兄，姑怒執玉送吏。時縣令梁配將斷其獄。」又，范曄《後漢書・申屠蟠傳》：「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仇，殺夫氏之黨。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，配欲論殺玉。」

〔4〕表旌：即旌表。表彰。自漢以來，歷代王朝，提倡封建禮教，對「義夫、節婦、孝子、順孫」，常由官府立牌坊，賜匾額，稱為旌表。

〔5〕清聽：明察善斷。聽，審察，治理。

袁宏《後漢紀》卷二五：「蟠年十五，自精舍詣縣，奏記曰：『伏聞大女侯玉為父報讎，獄鞠以法，不勝感悼己情，敢陳所聞。昔太原周黨感《春秋》之義，辭師復仇，當時論者猶高其節。況玉女弱，內無同生之謀，外無交遊之助，直推父子之情，手刃莫大之仇，當時聞之，人無勇怯，莫不張膽增氣，輕身重義，攘臂高談，稱羨其美。今聞玉幽執牢檻，罪名已定，皆心低意阻，惆悵悲歎。蟠以玉之節義，歷代未有，足以感無恥之孫，激忍辱之子。若其在昔，尚當旌閭表墓，以顯後嗣；況事在清聽，不加以義！』」

〔6〕讞（yàn）：審判定案。

〔7〕哀毀思慕：哀傷以致損毀形貌，思念仰慕。

范曄《後漢書・申屠蟠傳》：「家貧，傭為漆工，郭林宗見而奇之。同郡蔡邕深重蟠，及被州辟，乃辭讓之曰：『申屠蟠稟氣玄妙，性敏心通，喪親盡

禮，幾於毀滅。至行美義，人所鮮能；安貧樂潛，味道守眞。不爲燥濕輕重，不爲窮達易節，方之於邕，以齒則長，以德則賢。』後郡召爲主簿，不行。」

〔8〕《京氏易》：西漢京房著《京氏易傳》三卷。京房傳焦延壽《易》學，以陰陽五行之說，把自然界的災變現象，附會成人事變化禍福的迹兆，宣揚「天人感應」。漢元帝時立於學官，置博士，成爲漢代《易》學的一大流派。　《嚴氏春秋》：指東漢嚴彭祖所著《嚴氏春秋》。荀悅《前漢紀》卷一九：「（嚴）彭祖有才藝，學《春秋》，明經傳，作注，即名《嚴氏春秋》也。官至左馮翊太子太傅，不求當世，爲儒者宗。」《春秋》學的傳授，在漢代傳授譜系甚明。范曄《後漢書·董鈞傳》：「齊胡毋子都傳《公羊春秋》，授東平嬴公，嬴公授東海孟卿，孟卿授魯人眭孟，眭孟授東海嚴彭祖、魯人顏安樂。彭祖爲《春秋嚴氏學》，安樂爲《春秋顏氏學》。又瑕丘江公傳《穀梁春秋》，三家皆立博士，梁太傅賈誼爲《春秋左氏傳訓詁》，授趙人貫公。」　《小戴記》：指西漢戴聖所編定《禮記》，共四十九篇，採自先秦舊籍。有漢鄭玄《注》及唐孔穎達《正義》。以同時戴德別有《記》八十五篇，稱《大戴禮》，此書亦稱《小戴禮》。

〔9〕三業：此處指《京氏易》、《嚴氏春秋》、《小戴禮》。

〔10〕圖緯：圖讖和緯書。《文選·蔡邕〈郭有道碑文〉》：「遂孝覽六位，探綜圖緯。」李善注：「圖，河圖也；緯，六經及《孝經》皆有緯也。」

〔11〕濟陰：濟陰郡。西漢建元三年（前 138 年）改濟陰國爲郡，治所在定陶縣（今山東定陶縣西北）。甘露二年（前 52 年）改爲定陶國，後復爲濟陰郡。袁宏《後漢紀》卷二五：「蟠學無常師，博覽無不通。初在太學，濟陰王子居病困，臨卒，託蟠致喪。蟠即自負其屍，遂致濟陰。道遇司隸從事，嘉蟠志義，愍其負重，爲封過所傳，蟠不受，投地而去。」

范曄《後漢書·申屠蟠傳》：「遂隱居精學，博貫五經，兼明圖緯。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，子居臨歿，以身託蟠。蟠乃躬推輦車，送喪歸鄉里。遇司隸從事於河、鞏之間，從事義之，爲封傳護送，蟠不肯受，投傳於地而去。」

〔12〕司隸從事：漢武帝徵和四年（前 80 年）置司隸校尉，掌持節率中都官徒以捕巫蠱、督京師姦邪。後罷兵去節，專察京師百官非法違法，諸侯、外戚、三公以下不論尊卑，無所不糾，出則專道而行，入則專席而坐。又兼統畿

輔七郡，如刺史察部之制，省稱司隸。其屬官有都官從事、功曹從事、別駕從事、簿曹從事、兵曹從事及七部郡（國）從事，凡十二員，皆秩百石，時爲泛稱司隸從事。　河鞏：河，黃河。鞏，鞏縣。秦置，治所在今河南鞏縣西南。北齊廢，隋開皇十六年（596 年）復置，移治於今鞏縣東鞏縣老城。

〔13〕符：古代憑證符券、符節、符傳等信物的總稱。《管子・輕重乙》：「令富商蓄百符而一馬，無有者取於公家。」郭沫若等集校引安井衡曰：「符，券也。貸財於人，符券及百者，使之獻馬一匹，無有馬者，買之公家。」《戰國策・秦策三》：「穰侯使者，操王之重，決裂諸侯，剖符於天下，征敵伐國，莫敢不聽。」鮑彪注：「符，信也，謂軍符。漢制，以竹，長六寸，分而相合……《漢文紀》云：『郡國守相爲銅虎符、竹使符。』《索隱》云：『《漢舊儀》，銅虎符發兵，竹使符出入徵發。』」《韓非子・守道》：「爲符，非所以豫尾生也，所以使眾人不相謾也。」《呂氏春秋・上德》：「陽城君令守於國，毀璜爲符，約曰：『符合聽之。』」《東觀漢記・郭丹傳》：「從宛人陳洮買符入函谷關。」　符傳：古代符信之一。用於出入門關。《墨子・號令》：「諸城門若亭，謹候視往來行者符，符傳疑，若無符，皆詣縣廷言，請問其所使。」孫詒讓《間詁》：「《周禮・司關》有『節傳』，鄭注云：『傳，如今移過所文書。』《釋名・釋書契》云：『過所或曰傳。傳，轉也，轉移所求執以爲信也。』崔豹《古今注》云：『凡傳，皆以木爲之，長五寸，書符信於上，又以一板封之，皆封以御史印章，所以爲信也。』」岑仲勉簡注：「即護照或通行證。」

〔14〕蒲車：用蒲草裹著車輪的車子，又稱「安車蒲輪」。古時常用於封禪或迎接賢士。

〔15〕抗論：立論。直言不阿曲。抗，高。漢趙壹《報皇甫規書》：「高可敷翫墳典，起發聖意；下則抗論當世，消弭時災。」《陳書・孫瑒傳》：「時興皇寺朗法師該通釋典，瑒每造講筵，時有抗論，法侶莫不傾心。」　生枯：即枯骨生肉之意，此處謂使之活命。

〔16〕殯：安葬。　浮河：渡過黃河。

〔17〕榜標：謂東漢標榜「黨人」。

〔18〕獨歎坑虞：獨自感歎有坑儒之憂慮。虞，憂慮。

袁宏《後漢紀》卷二二：「申屠蟠嘗遊太學，退而告人曰：『昔戰國之世，

處士橫議，列國之王爭爲擁彗先驅，卒有坑儒之禍，今之謂矣。』乃絕迹於梁、碭之間，居三年而（范）滂及難。」

范曄《後漢書・申屠蟠傳》:「先是，京師遊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，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，太學生爭慕其風，以爲文學將興，處士復用。蟠獨歎曰:『昔戰國之世，處士橫議，列國之王，至爲擁篲先驅，卒有坑儒燒書之禍，今之謂矣。』乃絕迹於梁、碭之間。因樹爲屋，自同傭人，居二年，滂等果罹黨錮，或死或刑者數百人，蟠確然免於疑論。」

〔19〕巢依：謂隱居。　梁碭：梁縣和碭縣。梁縣，秦置，治所在今河南臨汝縣西南。碭縣，秦置，治所在今河南夏邑縣東南。

袁宏《後漢紀》卷二五:「初，申屠蟠隱於梁、碭之間，免於黨人之禍，亦爲（何）進所辟，逾年不至。進恨之，欲脅以威刑，使同郡黃忠與蟠書曰:『大將軍幕府初開，徵辟海內，並延英俊，雖有高名盛德，不獲異遇。至如先生，特加殊禮，優而不名，設几杖之坐，引領東望，日夜以冀，彌秋歷冬，經邁二載，深拒以疾，無惠然之顧。重令爰中郎曉暢殷勤，至於再三，而先生抗志彌高，所執益固。將軍於是憮然失望而有媿色，自以德薄，深用咎悔。僕竊論之，先生高則有餘，智則不足。當今西戎作亂，師旅在外，軍國異容，動有刑憲。今潁川荀爽輿病在道，北郡鄭玄北面受署，彼豈樂羈牽者哉！知時不可佚豫也。且昔人之隱，雖遭其時，猶放聲絕迹，巢棲茹薇；其不遇也，則裸身大笑，被髮狂歌。今先生處平壤，遊人間，吟典籍，襲衣裳，行與昔人謬，而欲蹈其迹，擬其事，不亦難乎！僕願先生優遊俯仰，貴處可否之間。孔氏可師，何必首陽。備託臭味，庶同休戚。是以假飛書以喻左右。』蟠不答其書，亦無懼色……舉有司，公車徵，諸所聘禮皆不就。董卓初征天下賢儁，皆起家登宰相。蟠得徵書，時人皆勸之行，蟠笑而不答。居無何，而王室大亂。」

【譯文】

申屠蟠，字子龍，是陳留郡外黃縣人。申屠蟠少年時就有節操。同縣女子緱玉爲父親報仇，外黃縣令梁配準備判處緱玉死刑。當時申屠蟠只有十五歲，是縣學學生，進諫說:「緱玉爲父報仇的氣節正義，足以感動那些無恥之子孫，激勵那些忍辱負重的子女。如果緱玉沒有遇上盛明的時代，尚且應當加以旌表；何況現在正值清明善斷，而不加以哀痛和憐憫！」梁配贊同他的

言論，於是判案得以減去死罪。鄉人稱賞申屠蟠的行爲。父母親去世，申屠蟠哀傷思念，守孝而沒有吃肉喝酒達十多年。於是，申屠蟠隱居專心學習，研治京房《周易》，嚴彭祖《春秋》和《小戴禮》。精通這三門學業，於是博學而通曉五經，兼擅圖讖、緯書，做學問不固守一師之論。當初，申屠蟠和濟陰人王子居一塊兒在太學讀書，王子居病重，以後事託付於申屠蟠。申屠蟠便背著王子居遺體徒步趕往濟陰，在鞏縣黃河邊遇到司隸從事，司隸從事讚賞他的義舉，發印信護送申屠蟠，申屠蟠不肯接受，將印信擲在地上而離去。辦完事後回到家中。前後公府多次派蒲車迎接，申屠蟠都沒有去。七十四歲時，申屠蟠以盡天年而去世。

申屠蟠崇尚節義，發表高論，使得爲父報仇的奇女子緱玉得以減去死罪，眞是枯骨生肉啊！申屠蟠拜師學習，博通經典。申屠蟠親自將友人王子居的遺骸送歸鄉里。當黨人清議初起時，唯獨申屠蟠則慨歎、憂慮禍亂將及。申屠蟠歸隱於梁、碭之間，得以安閒高歌以度餘生。

袁　閎

袁閎〔1〕，字夏甫，汝南人也。築室於庭中〔2〕，閉門不見客，旦暮於室中向母禮拜，雖子往亦不得見也。子亦向戶拜而去。首不著巾，身無單衣，足著木履。母死，不列服位〔3〕。公車兩徵，不詣，范滂美而稱之曰：「隱不違親，貞不絕俗〔4〕，可謂至賢矣。」

汝南夏甫，杜門深處〔5〕。日朝母氏，揮絕賓侶。

科頭自放〔6〕，不閑俗禮〔7〕。長歌《白駒》〔8〕，逍遙桑梓〔9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袁閎：字夏甫，太傅袁安之玄孫。

袁宏《後漢紀》卷二二：「袁閎，字夏甫，太傅安之玄孫。自安至閎，四世三公，貴傾天下。閎玄靜履貞，不慕榮宦，身安茅茨，妻子御糟糠。父爲彭城太守，喪官，閎兄弟五人，常步行隨柩車，號泣晝夜。從叔逢、隗，並爲公輔，前後贈遺，一無所受。二公忿之，至於州府辟召、州郡禮命，皆不就。」

范曄《後漢書・袁閎傳》：「閎，字夏甫，（袁）彭之孫也。少勵操行，苦身

修節。父賀爲彭城相，閎往省謁，變名姓，徒行無旅。既至府門，連日吏不爲通。會阿母出，見閎，驚入白夫人，乃密呼見，既而辭去，賀遣車送之。閎稱眩疾，不肯乘，反郡界，無知者。及賀卒郡，閎兄弟迎喪，不受賻賵。縗絰扶柩，冒犯寒露，體貌枯毀，手足血流，見者莫不傷之。服闋，累徵聘舉召，皆不應。居處側陋，以耕學爲業，從父逢、隗並貴盛，數饋之，無所受。」

〔2〕庭中：庭院中。

〔3〕不列服位：不穿孝服，不設祭祀之神位。

〔4〕貞不絕俗：守節義卻能夠不棄絕世俗。范曄《後漢書・郭太傳》:「或問汝南范滂曰:『郭林宗何如人？』滂曰:『隱不違親，貞不絕俗，天子不得臣，諸侯不得友，吾不知其它。』」

〔5〕杜門深處：范曄《後漢書・袁閎傳》:「閎見時方險亂，而家門富盛，常對兄弟歎曰:『吾先公福祚，後世不能以德守之，而競爲驕奢，與亂世爭權，此即晉之三郤矣！』延熹末，黨事將作，閎遂散發絕世，欲投迹深林，以母老不宜遠遁，乃築土室，四周於庭，不爲戶，自牖納飲食而已。旦於室中東向拜母，母思閎時，往就視，母去便自掩閉。兄弟妻子，莫得見也。及母歿，不爲制服設位，時莫能名，或以爲狂生，潛身十八年。黃巾賊起，攻沒郡縣，百姓驚散，閎誦經不移。賊相約語，不入其閭，鄉人就閎避難，皆得全免。年五十七，卒於土室。」

〔6〕科頭：光頭。謂不戴冠帽，裸露頭髻。《戰國策・韓策一》:「秦帶甲百餘萬，車千乘，騎萬匹，虎摯之士，跿跔科頭，貫頤奮戟者，至不可勝計也。」鮑彪注:「科頭，不著兜鍪。」晉葛洪《抱朴子・刺驕》:「或亂項科頭，或裸袒蹲夷……此蓋左衽之所爲，非諸夏之快事也。」《資治通鑒・漢獻帝建安元年》:「(呂）布將河內郝萌夜攻布，布科頭袒衣，走詣都督高順營。」胡三省注:「科頭，不冠露髻也。今江東人猶謂露髻爲科頭。」

〔7〕閒：限制。《左傳・昭公六年》:「是故閑之以義。」

〔8〕白駒：白馬。《詩經・小雅・白駒》:「皎皎白駒，食我場苗。」《毛詩序》謂大夫刺宣王不能用賢而作。《春秋穀梁傳》晉范甯序:「君子之路塞，則《白駒》之詩賦。」《文選・晉曹顏遠〈思友人〉》詩:「感時歌《蟋蟀》，思賢詠《白駒》。」

〔9〕桑梓:《詩經・小雅・小弁》:「惟桑與梓，必恭敬止。」桑與梓爲古代住宅

旁常栽之樹木，東漢以來遂用以喻故鄉。《文選・漢張平子〈南都賦〉》：「永世克孝，懷桑梓焉；眞人南巡，敘舊里焉。」

【譯文】

袁閎，字夏甫，是汝南郡人。袁閎在庭院中修建土室，閉門不接待客人，早晚在屋中向母親行跪拜禮，既是兒子前往土室，也無法見到。兒子便朝著門跪拜，而後離去。袁閎頭上不戴幅巾，身上連單衣也未穿，腳上穿著木鞋。母親去世時，袁閎沒有穿孝服，沒有設祭祀之神位。公府兩次徵召，袁閎不去。范滂稱美且贊許說：「隱居而不遠離親人，守節而不脫離社會，可以稱得上是大賢啊！」

汝南袁夏甫閉門隱居不出，每天早晚向母親跪拜問安，棄絕賓客。袁夏甫閒散自在，不戴冠帽，裸露著髮髻，不受世俗禮法的限制。袁夏甫在黃巾亂起時，高唱著思慕賢人的《白駒》詩，逍遙地在家鄉以度歲月。

姜　肱

姜肱，字伯淮，彭城廣戚人也〔1〕。家世名族，兄弟三人皆孝行著聞。肱年最長，與二弟仲海、季江同被臥，甚相親友〔2〕。及長，各娶，兄弟相愛，不能相離。肱習學五經，兼明星緯〔3〕，弟子自遠方至者三千餘人，聲重於時。凡一舉孝廉，十辟公府，九舉有道、至孝、賢良，公車三徵皆不就。仲、季亦不應徵辟。建寧二年，靈帝詔，徵爲犍爲太守〔4〕。肱得詔，乃告其友曰：「吾以虛獲實〔5〕，遂籍聲價〔6〕。盛明之世，尙不委質，況今政在私門哉〔7〕！」乃隱身遁命，乘船浮海，使者追之不及。再以玄纁聘，不就。即拜太中大夫〔8〕，又逃不受詔〔9〕，名振於天下。年七十七，卒於家。

伯淮英朗，經通緯治。四海摳衣〔10〕，多齊孔氏。

天使圖形〔11〕，幽房韜被〔12〕。碧海浮浮〔13〕，青州逃世〔14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彭城：西漢地節元年（前 69）改楚國爲彭城郡，治所在彭城縣（今江蘇徐州市）。黃龍元年（前 49 年）復名楚國。東漢章和二年（88 年）改爲彭城國。轄境相當今山東微山縣，江蘇徐州市、銅山縣，沛縣東南部、邳縣西

北部及安徽濉溪縣東部。南朝宋永初二年（421 年）改爲彭城郡。　廣戚：西漢置爲侯國，東漢爲廣戚縣，治所在今江蘇沛縣東南廣戚鄉。西晉因之，東晉廢。縣西北二十里有灌城，相傳爲漢將灌嬰所築。

〔2〕甚相親友：很是相互友愛。范曄《後漢書·姜肱傳》章懷太子李賢注引謝承《後漢書》曰：「肱性篤孝，事繼母恪勤。母既年少，又嚴厲，肱感《凱風》之孝，兄弟同被而寢，不入房室，以慰母心也。」

〔3〕星緯：天文星象。亦指以星象占定人事吉凶禍福的方術。緯，讖緯。

〔4〕犍（qián）爲：犍爲郡，西漢建元六年（前 135 年）置，治所在僰（bó）道（今重慶宜賓市西南）。昭帝時移治武陽縣（今彭山縣東）。南朝齊復移治僰道縣，梁廢。隋大業初又改戎州爲犍爲郡。　太守：郡長官名。戰國時諸國或置郡於邊地，以利攻防，所設長官稱「守」，即以其地爲郡，置守，掌治其郡。漢初因之，景帝中元二年更名太守，一稱郡守，郡爲王國者則置內史、相，並秩二千石。范曄《後漢書·百官志》本注云：「凡郡國皆掌治民，進賢勸功，決訟檢奸。常以春行所主縣，勸民農桑，振救乏絕。秋冬遣無害吏，案訊諸囚，平其罪法，論課殿最。歲盡遣吏上計，並舉孝廉。」郡府屬吏皆由太守自闢，權任甚重，故朝廷以太守爲治民的根本，至漢末常有擅權割據者。後世郡制多承漢制。

〔5〕以虛獲實：因虛浮之聲名而得位尊權重之太守之職。范曄《後漢書·姜肱傳》：「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，新誅太傅陳蕃、大將軍竇武，欲借寵賢德，以釋眾望，乃白徵肱爲太守。肱得詔，乃私告其友曰：『吾以虛獲實，遂藉聲價，明明在上，猶當固其本志。況今政在閹豎，夫何爲哉！』乃隱身遁命，遠浮海濱。」

〔6〕籍：通「藉」，助，擡高。

〔7〕私門：與「公門」（朝廷）相對，謂權貴之門。

〔8〕太中大夫：亦作「大中大夫」。秦、西漢初位居諸大夫之首，武帝太初元年（前 104 年）以後次於當祿大夫，秩比千石，無員額。侍從皇帝左右，掌顧問應對，參謀議政，奉詔出使，多以寵臣貴戚充任。名義上隸屬郎中令（光祿勳）。東漢秩比千石，後期權任漸輕。

〔9〕逃不受詔：范曄《後漢書·姜肱傳》章懷太子李賢注引謝承《後漢書》曰：「靈帝手筆下詔曰：『肱抗淩雲之志，養浩然之氣，以朕德薄，未肯降志。昔許由不屈，王道爲化；夷齊不橈，周德不虧。州郡以禮優順，勿失其意。』」

〔10〕摳衣：提裳而行，以示敬謹之意。《禮記・曲禮上》：「摳衣趨隅，必愼唯諾。」此處謂仰慕之意。范曄《後漢書・姜肱傳》章懷太子李賢注引謝承《後漢書》：「肱與季江俱乘車行，適野廬，爲賊所劫，取其衣物，欲殺其兄弟，肱謂盜曰：『弟年幼，父母所憐愍，又未聘娶，願自殺身濟弟。』季江言：『兄年德在前，家之珍寶，國之英俊，乞自受戮，以代兄命。』盜戢刃曰：『二君所謂賢人，吾等不良，妄相侵犯。』棄物而去。肱車中尚有數千錢，盜不見也，使從者追以與之，亦復不受。肱以物經歷盜手，因以付亭吏而去也。」

〔11〕天使圖形：天子派遣使者描繪他的形貌。范曄《後漢書・姜肱傳》：「桓帝乃下彭城，使畫工圖其形狀，肱臥於幽闇，以被韜面，言感眩疾，不欲出風，工竟不得見之。」

〔12〕韜：藏，遮掩。

〔13〕浮浮：盛大的樣子。《詩經・大雅・江漢》：「江漢浮浮，武夫滔滔。」

〔14〕青州：古「九州」之一。《尚書・禹貢》：「海、岱惟青州。」《周禮・職方》：「正東曰青州。」海指今渤海，岱指今山東泰山。《太平御覽》卷七二五引謝承《後漢書》曰：「姜肱，桓帝時再以玄纁聘，不就，即拜太史（當作『中』）大夫。詔書至門，肱使家人對云：『久病就醫。』遂羸服間行，竄伏青州界中，賣卜給衣，召命得斷。家亦不知其處，歷年乃還。」

【譯文】

姜肱，字伯淮，是彭城郡廣戚縣人。姜肱家世爲名門望族，弟兄三人都以孝敬而著名。姜肱年齡最長，與兩個弟弟仲海、季江同被而臥，很是友愛。長大後，三人各自娶了妻子，兄弟敬愛，不能分離。姜肱研習五經，兼通天文星象，門下弟子從遠方而來的有三千多人，在當時很有名聲。姜肱總共被一次辟舉爲孝廉，十次被公府徵辟，九次被薦舉爲有道、至孝、賢良，朝廷公車三次徵召，都沒有接受。仲海、季江也不願意響應徵辟。建寧二年（公元 169 年），漢靈帝下詔，徵召姜肱爲犍爲郡太守。姜肱接到詔書後，對朋友說：「我因虛名而得到實職，這是擡高了自己的身價。太平盛世尚且不願意出仕，何況而今國政在權貴私門之中呢！」於是隱居而逃避詔命，乘船泛遊東海，朝廷使者沒有追上。朝廷又派使者以玄纁來征聘，姜肱仍然不接受，遂即任命爲太中大夫，又逃遁而不接受詔命，遂名揚天下。七十七歲時，姜肱

在家中去世。

姜肱聰明俊秀，博通經書，兼擅星象天文及緯書。姜肱品行高潔，天下仰慕，從學者甚眾，比之於孔子授徒。漢桓帝愛慕姜肱，命畫工描繪其形貌，而姜肱則住在暗室中以被子遮擋面目，不欲使畫工描繪。後來，姜肱隱居逃避徵，遂乘船浮於海上，最後隱居於青州。

管　寧

管寧，字幼安，北海朱虛人也〔1〕。靈帝末，以中國方亂，乃與其友邴原涉海〔2〕，依遼東太守公孫度〔3〕，虛館禮之〔4〕。其後中國少安，人多南歸，唯寧不還。黃初中〔5〕，華歆薦寧〔6〕，寧知公孫淵必亂〔7〕，乃因徵辭還。以爲太中大夫〔8〕，固辭不就〔9〕。寧凡徵命十至，輿服四賜。常坐一木榻上，積五十五年，未嘗箕踞，榻上當膝皆穿。常著布裙貉裘〔10〕，唯祠先人乃著舊布單衣〔11〕，加首絮巾。遼東郡國圖形於府殿，號爲賢者。

寧也何自，管仲之孫〔12〕。片金弗顧，割席遠歆〔13〕。

龍德既顯〔14〕，豹隱是徵〔15〕。甘心玄寞〔16〕，郡閣圖形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北海：漢景帝中元二年（前 148）分齊郡置北海郡，治所在營陵（今山東昌樂東南）。東漢改爲國，移治劇縣（今昌樂西）。魏晉時或爲國或郡，北齊改爲高陽郡。　朱虛：朱虛縣，西漢置。相傳爲帝堯之子丹朱之虛（墟，村落），故名。治所在今山東臨朐東南，南朝宋移治今臨朐縣東，北齊廢。

〔2〕邴原：《三國志・魏書・邴原傳》：「邴原，字根矩，北海朱虛人也。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，州府辟命皆不就。黃巾起，原將家屬入海，住鬱洲山中。時孔融爲北海相，舉原有道。原以黃巾方盛，遂至遼東，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。」後爲曹操辟爲司空掾，代涼茂爲五官將長史，閉門自守，非公事不出。曹操征吳，邴原從行，卒於道中。《太平御覽》卷四〇七引《魏略》：「華歆，字子魚，平原人。靈帝時與北海邴原、管寧俱游學，三人相善，故時人號三人爲龍。謂原爲龍腹，寧爲龍尾，歆爲龍頭。」

〔3〕遼東：戰國燕置，治所在襄平縣（今遼寧遼陽市老城區）。西晉改爲遼東國，

後復為郡。十六國後燕末地入高句驪。北燕又僑置遼東郡於今遼寧西部，北魏廢。　公孫度：《三國志・魏書・公孫度傳》：「公孫度，字升濟，本遼東襄平人也……度為郡吏，時玄菟太守公孫琙子豹年十八歲，早死。度少時名豹，又與琙子同年，琙見而親愛之，遣就師學，為取妻。後舉有道，除尚書郎，稍遷冀州刺史，以謠言免。同郡徐榮為董卓中郎將，薦度為遼東太守。度起玄菟小吏，為遼東郡所輕。先時，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，召度子康為伍長，度到官收昭，笞殺於襄平市，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恩，皆以法誅，所夷滅百餘家，郡中震栗。東伐高句驪，西擊烏丸，威行海外。」自立為遼東侯、平州牧。

〔4〕虛館以禮之：虛館，即準備賓館，謂誠摯歡迎之意。

《三國志・魏書・管寧傳》：「管寧，字幼安，北海朱虛人也。年十六喪父，中表愍其孤貧，咸共贈賵，悉辭不受，稱財以送終。長八尺，美鬚眉。與平原華歆、同縣邴原相友，俱游學於異國，並敬善陳仲弓。天下大亂，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，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於遼東。度虛館以候之。既往見度，乃廬於山谷。時避難者多居郡南，而寧居北，示無遷志，後漸來從之。」裴松之注：「《傅子》曰：寧往見度，語唯經典，不及世事。還，乃因山為廬，鑿壞（即『坯』，土丘）為室。越海避難者，皆來就之而居。旬月而成邑。遂講《詩》《書》，陳俎豆，飾威儀，明禮讓，非學者無見也。由是度安其賢，民化其德。」

〔5〕黃初：三國魏文帝曹丕年號，凡七年（220 年～226 年）。

〔6〕華歆：《三國志・魏書・華歆傳》：「華歆，字子魚，平原高唐人也。高唐為齊名都，衣冠無不遊行市里。歆為吏，休沐出府，則歸家闔門。議論持平，終不毀傷人。」官至尚書令，後依附曹操，與郤慮同率兵入宮，收殺獻帝伏皇后。曹丕稱帝後，官司徒。魏明帝時，遷太尉，封博平侯。《三國志・魏書・管寧傳》：「黃初四年，詔公卿舉獨行君子，司徒華歆薦寧。文帝即位，徵寧，遂將家屬浮海還郡。公孫恭送之南郊，加贈服物。自寧之東也，度、康、恭前後所資遺，皆受而藏諸。既已西渡，盡封還之。」

〔7〕公孫淵：公孫康之子。《三國志・魏書・管寧傳》裴松之注引《傅子》曰：「是時康又已死，嫡子不立，而立弟恭，恭懦弱，而康孽子淵有儁才。寧曰：『廢嫡立庶，下有異心，亂之所由起也。』乃將家屬乘海即受徵。寧在遼東，積三十七年乃歸，其後淵果襲奪恭位，叛國家而南連吳，僭號稱王，

明帝使相國宣文侯征滅之。遼東之死者以萬計，如寧所籌。」

〔8〕以爲太中大夫：任管寧爲太中大夫。

《三國志·魏書·管寧傳》：「明帝即位，太尉華歆遜位讓寧，遂下詔曰：『太中大夫管寧，耽懷道德，服膺六藝，清虛足以侔古，廉白可以當世。曩遭王道衰缺，浮海遁居，大魏受命，則繈負而至，斯蓋應龍潛升之道，聖賢用舍之義。而黃初以來，徵命屢下，每輒辭疾，拒違不至。豈朝廷之政，與生殊趣，將安樂山林，往而不能反乎！夫以姬公之聖，而耉德不降，則鳴鳥弗聞。以秦穆之賢，猶思詢乎黃髮。況朕寡德，曷能不願聞道於子大夫哉！今以寧爲光祿勳。禮有大倫，君臣之道，不可廢也，望必速至，稱朕意焉。』」

〔9〕固辭不就：堅決推辭而不就聘。

《三國志·魏書·管寧傳》裴松之注：「《傅子》曰：寧上書天子，且以疾辭，曰：『臣聞傅說發夢，以感殷宗；呂尚啓兆，以動周文。以通神之才，悟於聖主，用能匡佐帝業，克成大勳。臣之器朽，實非其人。雖貪清時，釋體蟬蛻。內省頑病，日薄西山，惟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，使一老者得盡微命。』書奏，帝親覽焉。」

《世說新語·德行》劉孝標注：「《魏略》曰：寧少恬靜，常笑邴原、華子魚有仕宦意。及歆爲司徒，上書讓寧，寧聞之笑曰：『子魚本欲作老吏，故榮之耳。』」

〔10〕貉裘：用貉皮做成的衣服。此處泛指野獸皮，當爲夷狄之服飾。與下文「舊布單衣」、「絮巾」之中原服飾相對。

〔11〕祠：祭祀。《太平御覽》卷八一九引《管寧別傳》曰：「管寧性至孝，恒布裳貉裘，惟祠著單衣絮巾也。」

〔12〕管仲之孫：管仲，春秋齊潁上人，名夷吾，字仲。初事公子糾，後相齊桓公，主張通貨積財，富國強兵，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使桓公成爲春秋五霸之首。《三國志·魏書·管寧傳》裴松之注：「《傅子》曰：齊相管仲之後也。昔田氏有齊，而管氏去之，或適魯，或適楚。漢興，有管少卿爲燕令，始家朱虛，世有名節，九世而生寧。」

〔13〕割席遠歆：席，坐席。歆，華歆。《世說新語·德行》：「管寧、華歆共園中鋤菜，見地有片金，管揮鋤，與瓦石不異，華捉而擲去之。又嘗同席讀書，有乘軒冕過門者，寧讀如故，歆廢書出看。寧割席分坐，曰：『子非吾友也。』」

〔14〕龍德：潛龍飛升之德，謂曹丕即將稱皇帝。龍，比喻皇帝。《周易・乾卦》：「飛龍在天，大人造也。」孔穎達《疏》:「飛龍在天，猶聖人之在王位。」

〔15〕豹隱：比喻隱居伏處，愛惜其身，有所不為。劉向《列女傳・陶答子妻》：「妾聞南山有玄豹，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，何也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。故藏而遠害。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，生而須死耳。」

〔16〕玄默：沉靜無為。《淮南子・主術訓》:「君人之道，其猶零星之尸也，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。」《漢書・刑法志》:「及孝文即位，躬修玄默，勸趣農桑，減省租賦。」

【譯文】

管寧，字幼安，是北海國朱虛縣人。漢靈帝末年，因為中原大亂，管寧與朋友邴原渡海，依附遼東太守公孫度，公孫度很禮貌地接納了他們。後來，中原地區稍稍安定，許多人紛紛南歸故里，只有管寧不回去。魏文帝黃初年間，華歆舉薦管寧，管寧知道遼東公孫淵必然會發動叛亂，便借朝廷徵召，辭別遼東而回到中原。擢拜為太中大夫，管寧堅決推辭而不接受。管寧總共接到朝廷十次徵召，四次賞賜車馬衣服。管寧經常坐在一個木榻上，達五十五年之久，從來沒有隨意伸直腿坐，木榻上膝蓋常跪的地方都被磨穿了。管寧經常穿著夷狄之人的粗布裙、貉皮衣服，只有在祭祀先人時，才換上中原的舊布單衣，頭戴絮巾。遼東郡國將管寧的形貌繪畫在府殿牆壁上，稱為「賢者」。

管寧是何許人呢？他是管仲的後代。管寧鋤菜園見黃金，連看一眼都不看，割坐席而疏遠不能專心讀書的華歆。曹魏建國，管寧被徵召。管寧甘心於沉靜無為而進德修道，遼東郡國懷念管寧而圖畫其形貌於府殿之牆壁。

鄭　玄

鄭玄，字康成，北海高密人也〔1〕。八世祖崇〔2〕，漢尚書。玄少好學〔3〕，長八尺餘，鬚眉美秀〔4〕，姿容甚偉。習《孝經》《論語》〔5〕，兼通《京氏易》、《公羊春秋》、《三正曆》、《九章算術》、《周官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〔6〕⑥。大將軍何進辟玄〔7〕，州郡迫脅，不得已而詣。進設機杖之禮以待玄〔8〕，玄以幅巾見進，一宿而逃去。公府前後十餘辟，並不就。

康成蚤穎，博極群典。得五馬門，大道是勉。

幾授尊高，盃崇溫儼。八尺之軀，終爲閉斂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高密：秦置縣，治所在今山東高密縣西南。北齊廢，隋開皇中復置，移治今高密縣東南，隋末廢。唐武德三年（620 年）復置於今高密縣西北，六年（623 年）又移治今高密縣。

〔2〕八世祖崇：鄭崇。《漢書·鄭崇傳》:「鄭崇，字子游，本高密大族，世與王家相嫁娶……哀帝擢爲尚書僕射。數求見諫爭，上初納用之，每見曳革履，上笑曰:『我識鄭尚書履聲。』」後因觸怒哀帝，下獄死。

〔3〕少好學：袁宏《後漢紀》卷二九:「玄，字康成，北海高密人也。爲嗇夫，隱恤孤苦，閭瑞安之。家貧，雖得休假，常詣校官誦經，太守杜密異之，爲除吏錄，使得極學。玄之右扶風，事南郡太守馬融。融門徒甚盛，弟子以次相授，至三年不得見，玄講習彌篤，晝夜不倦。」

〔4〕鬚眉美秀：袁宏《後漢紀》卷二九:「玄身長八尺，秀眉朗目，造次顛沛，非禮不動。」

〔5〕《孝經》: 宣揚孝道和孝治思想的儒家經典。有今文、古文兩本。今文本稱鄭玄注，分十八章；古文本稱孔字國注，分二十二章。孔注本亡於梁，隋劉炫僞作孔注傳世。唐開元七年玄宗命諸儒鑒定古今文本，刻石太學。天寶二年又生注刊行。今之通行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，即用唐玄宗注、宋邢昺疏。

〔6〕《公羊春秋》: 也稱《春秋公羊傳》。相傳爲戰國齊人公羊高所著。專門闡釋《春秋》。最初只有口頭流傳，漢初才成書。漢何休作《解詁》十一卷，多發明《春秋》微言大義，大張三世（據亂世、昇平世、太平世）之說，又好引讖緯。有唐徐彥疏。《公羊春秋》是今文，盛行於漢武帝、宣帝之間，自王莽時古文經大盛，《公羊春秋》漸少人鑽研。清代後期，又興起，借用《公羊春秋》「微言大義」來說經，議論時政，對當時學術界影響很大。　《三正曆》: 即《三統曆》。曆法名。漢劉歆就《太初曆》所造，以解釋《春秋》。以經文於春三月每月書王，爲古之三統，即夏正建寅爲人統，商正建丑爲地統，周正建子爲天統；故又稱《三正曆》。我國曆法，

完備見於史志者，以此爲最早。　《九章算術》：我國古代數學重要典籍。作者不詳，成書約在公元前三世紀到一世紀之間。漢張蒼、耿壽昌等曾據舊文遺殘刪補。流傳至今的是晉劉徽、唐李淳風注本。九卷。九章算術，就是九類問題的解法，分方田、粟、米、差分、少廣、商功、均輸、方程、贏不足、勾股等九章，共二百四十六則題。內容多數反映秦漢的社會生活，總結了勞動人民的數學知識。書中講的負數概念、最小公倍數和聯立一次方程的解法等，遠早於印度和歐洲。　《周禮》：書名，原名《周官》，也稱《周官經》。西漢末列爲經而屬於禮，故有《周禮》之名。分《天官》、《地官》、《春官》、《夏官》、《秋官》、《冬官》六篇。西漢時，河間獻王得《周官》，缺《冬官》，補以《考工記》。但《周官》與周時制度多不合，今文家以爲王莽時劉歆所僞作。今本四十二卷，漢鄭玄注，唐賈公彥疏。孫詒讓撰《正義》八十六卷，博採眾說，資料繁富，對文字音義，多有訂正。　《禮記》：西漢人戴聖編定，共四十九篇，採自先秦舊籍。有漢鄭玄注及唐孔穎達《正義》。以同時戴德別有《記》八十五篇，稱《大戴禮》，此書說稱《小戴禮》。《隋書・經籍志》言二戴書皆取自劉向所校一百三十一篇，而戴聖又自戴德八十五篇中刪爲四十六篇。按劉向時代，遠在二戴之後，二戴書同異不一，皆不足信，清代經學家多已證其非。　《左氏春秋》：也稱《春秋左氏傳》、《左傳》，編年體《春秋》史。相傳爲春秋時魯左丘明所撰。記自魯隱公元年至魯悼公四年間二百六十年史事，也保存了一些古代傳說。漢初研究《春秋》的只有《公羊》《穀梁》二家，立於學官。東漢時逐漸通行《左傳》，賈逵、服虔並作訓解。《春秋》、《左傳》原分二書，至晉杜預始以《左傳》附於《春秋》，作《春秋經傳集解》，與《穀梁》范甯注、《公羊》何休注、《左氏》服虔注並立學官。隋時盛行杜預注。唐初編《五經音義》，其中《左傳》取杜預注，孔穎達作《正義》，即今通行的注疏本，與《公羊》《穀梁》合稱《春秋》三傳。

〔7〕大將軍：古代武官名稱。戰國時期楚國始設，漢初因之。武帝以後大將軍地位漸趨尊寵，位在三公之上，得干預朝政。東漢始置名號大將軍。歷代沿用，多置各類大將軍。至北周開始以大將軍爲勳官。　何進：范曄《後漢書・何進傳》：「何進，字遂高，南陽宛人也。異母女弟選入掖

庭爲貴人，有寵於靈帝，拜進郎中，再遷虎賁中郎將，出爲潁川太守。光和二年，貴人立爲皇后，徵進，入拜侍中、將作大匠、河南尹。中平元年，黃巾賊張角等起，以進爲大將軍，率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，修理器械，以鎮京師。」靈帝崩，何進專權，謀誅宦官，事不諧，爲宦官所殺，遂引起漢末大戰亂。

〔8〕機杖：當爲「几杖」，古人居則憑几，行則攜杖，皆老者所用，常用以表示敬老。亦用以借指老人。幾，几案。《禮記·曲禮上》：「謀於長者，必操几杖以從之。」《史記·淮南衡山列傳》：「元朔三年，上賜淮南王几杖，不朝。」唐杜甫《回棹》詩：「几杖將衰齒，茅茨寄短椽。」

〔9〕一宿而逃去：范曄《後漢書·鄭玄傳》：「靈帝末，黨禁解，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，州郡以進，權戚不敢違意，遂迫脅，玄不得已而詣之。進爲設几杖，禮待甚優，玄不受朝服，而以幅巾見，一宿逃去，時年六十，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。」

〔10〕五馬：漢時太守乘坐的車用五匹馬駕轅，因借指太守的車駕。《玉臺新詠·日出東南隅》：「使君從南來，五馬立踟躕。」五馬門，謂鄭玄居所以太守的品級而開門戶。范曄《後漢書·鄭玄傳》：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，屣履造門。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，曰：『昔齊置士鄉，越有君子軍，皆異賢之意也。鄭君好學，實懷明德……然則公者，仁德之正號，不必三事大夫也。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。昔東海於公，僅有一節，猶或戒鄉人，侈其門閭，矧乃鄭公之德，而無駟牡之路。可廣開門衢，令容高車，號爲通德門。』」又，《太平御覽》卷一五七引《鄭玄別傳》曰：「國相孔文舉教高密縣曰：『公者，人德之正號，不必三事大夫也。今鄭君鄉，宜曰鄭公鄉。』」

〔11〕盃崇溫儼：盃（bēi），杯。溫儼，溫和莊重。

〔12〕閉斂：謂去世。范曄《後漢書·鄭玄傳》：「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，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，不得已，載病到元城縣，疾篤不進。其年六月卒，年七十四。遺令薄葬，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。」

【譯文】

鄭玄，字康成，是北海國高密縣人。八世祖先鄭崇，爲漢尚書。鄭玄少年時好學上進，身高八尺多，鬍鬚、眉毛秀美，容貌英偉。鄭玄研治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，也精通《京氏易》、《公羊春秋》、《三正曆》、《九章算術》、《周官》、

《禮記》、《左氏春秋》等書。大將軍何進徵辟鄭玄，州郡長官敦促強迫，不得已，鄭玄只好前往。何進準備好几案、手杖以隆重的禮節迎接鄭玄。鄭玄頭戴普通人的幅巾謁見何進，住了一夜便逃走了。公府前後十多次徵辟，鄭玄都沒有去。

鄭玄很小就非常聰慧，博通群書。以其博學高才，而得以在門前開闢了寬闊的大道，以方便前來學習的人，目的在於勸勉士人努力研習經典。大將軍何進設几杖之禮以尊崇鄭玄，鄭玄溫和而莊重。巍巍儒師，衰極而終。

任　安

任安〔1〕，字定祖。少好學，隱山，不營名利，時人稱安曰「任孔子」。連辟不就。建安中〔2〕，讀《史記·魯連傳》，歎曰：「性以潔白爲治，情以得志爲樂。性治情得，體道而不憂。彼棄我取，與時而無爭。」遂終身不仕。時人號爲「任徵君」云。

定祖儒流，世有贊言〔3〕。披求遷傳〔4〕，感激仲連〔5〕。

性情咸得，出去憂纏。清虛無染，珪組永捐〔6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任安：范曄《後漢書·任安傳》：「任安，字定祖，廣漢綿竹人也。少游太學，受孟氏《易》，兼通數經，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，究極其術，時人稱曰：『欲知仲桓問任安。』又曰：『居今行古任定祖。』學終還家教授，諸生自遠而至。初仕州郡，後太尉再辟，除博士，公車徵，皆稱疾不就。州牧劉焉表薦之。時王塗隔塞，詔命竟不至。年七十九，建安七年卒於家。」

〔2〕建安：漢獻帝劉協年號，凡二十五年（196 年至 220 年）。

〔3〕世有贊言：即范曄《後漢書·任安傳》之「居今行古任定祖」。又，范曄《後漢書·董扶傳》：「蜀丞相諸葛亮問廣漢秦宓，董扶及任安所長，宓曰：『董扶褒秋毫之善，貶纖芥之惡。任安記人之善，忘人之過云。』」

〔4〕遷傳：謂司馬遷《史記》。

〔5〕仲連：魯仲連，亦稱魯連。戰國齊人，喜爲人排難解紛。《戰國策·趙策三》、《史記·魯仲連列傳》載其事迹。

《太平御覽》卷五一〇引嵇康《高士傳》：「魯連者，齊人，好奇偉俶倘。嘗遊趙，秦圍邯鄲，連卻秦軍，平原君欲封連，連不受。平原君又置酒，以

千金爲壽，連笑曰：『所貴天下之人，有爲排患釋難而無取也，即有取，是商販之事，不忍爲也。』遂隱居海上，莫知所在。」

〔6〕珪組：玉圭與印綬。引申指爵位、官職。珪，爲帝王諸侯所執的長形玉版，上圓或尖，下方，表示信符。組，寬而薄的絲帶，多用以繫印信或佩玉。《晉書・張軌傳論》：「綰累葉之珪組，賦絕域之琛賓。」《文選・任昉〈王文憲集序〉》：「既襲珪組，對揚王命。」劉良注：「珪，諸侯所執也；組，綬，所以繫印者也。」

【譯文】

任安，字定祖。任安少年時喜好學習，隱居山林，不追求利祿功名，當時人稱爲「任孔子」。公府多次徵辟，任安都不接受。漢獻帝建安年間，任安讀《史記・魯仲連列傳》，歎息說：「人性以潔白純正爲最好，人情以得志暢達爲快樂，做到這兩個方面，就會體悟大道而沒有憂慮。他人所遺棄者則正是我所要汲取的，與世俗社會沒有爭執。」於是任安終身隱居而不仕，當時人稱爲「任徵君」。

任安乃大儒，當世就有稱讚之言，曰「居今行古任定祖」。任安曾經讀《史記》，而深深爲魯仲連的事迹所激勵，並體會到了「性以潔白爲冶，情以得志爲樂」，能夠體性得情，拋棄了憂患的糾纏，清眞虛靜，拋棄爵祿而終身隱居。

龐　公

龐公者〔1〕，南郡襄陽人也〔2〕。居峴山之南〔3〕，未嘗入城府。夫妻相敬如賓。荊州刺史劉表延請〔4〕，不能屈，乃就候之〔5〕，曰：「夫保全一身，孰若保全天下乎？」龐公笑曰：「鴻鵠巢於高林之上〔6〕，暮而得所棲；黿鼉穴於深淵之下〔7〕，夕而得所宿。夫趣舍行止〔8〕，亦人之巢穴也。且各得其棲宿而已，天下非所保也。」因釋耕於壟上〔9〕，而妻子耘於前〔10〕。表指而問曰：「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〔11〕，後世何以遺子孫乎〔12〕？」龐公曰：「世人皆遺之以危，今獨遺之以安。雖所遺不同，未爲無所遺也。」表歎息而去。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〔13〕，因採藥不反。

龐公眞隱，志淩冰雪。弗慕榮華，自寧巢穴。

遺與人殊，身於世絕。茹秀鹿門〔14〕，欣怡雲月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龐公：范曄《後漢書・逸民傳・龐公》全錄此條文字。章懷太子李賢注：「《襄陽記》曰：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，獨拜床下。德公初不令止。司馬德操嘗詣德公，值其渡沔，上先人墓，德操徑入其室，呼德公妻子，使速作黍。徐元直向云：『當來就我，與德公談。』其妻子皆羅拜，於堂下奔走共設。須臾，德公還，直入相就，不知何者是客也。德操年小德公十歲，兄事之，呼作龐公，故俗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，非也。」《太平御覽》卷八二二引《襄陽耆舊傳》曰：「龐公，襄陽人，居沔水上，至老不入襄陽城。躬自耕耔，其妻相待如賓，休息則整巾端坐，以琴書自娛，覩其貌者肅如也。」

〔2〕南郡：戰國秦昭王二十九年（前 278 年）置，治所在郢（今湖北江陵縣西北紀南城），不久遷治江陵（今湖北江陵縣）。三國吳遷治公安（今湖北公安縣西北）。西晉時又遷治江陵。隋開皇初廢，大業時又曾改荊州爲南郡。　襄陽：襄陽縣，西漢置，治所在今湖北襄陽縣。

〔3〕峴山：又名峴首山。在今湖北襄樊市南，東臨漢水，爲襄樊南面要塞。

〔4〕荊州：古「九州」之一。《尚書・禹貢》：「荊及衡陽惟荊州。」《爾雅・釋地》：「漢南曰荊州。」《周禮・職方》：「正南曰荊州。」荊指荊山，在今湖北南漳縣西；衡指衡山，《漢書・地理志》以爲即今湖南衡山縣西衡山；漢指今長江支流漢水。漢武帝置荊州，爲「十三刺史部」之一。東漢治漢壽縣（今湖南常德市東北），其後屢經遷移，東晉時定治江陵縣（今湖北江陵縣）。唐上元元年（760 年）升爲江陵府。　劉表：字景升（142 年～208 年），東漢山陽高平人，漢宗室魯恭王劉餘之後裔。與范滂、張儉等相交，號稱「八顧」。《三國志・魏書・劉表傳》：「長八尺餘，姿貌甚偉，以大將軍掾爲北軍中侯，靈帝崩，代王叡爲荊州刺史。」據有今湖南、湖北的大部份地區，成爲當時一股較大的割據勢力。劉表病死後，其子劉琮投降曹操。范曄《後漢書》、《三國志》均有傳。

〔5〕候：問候。《漢書・張禹傳》：「上臨候禹。」

〔6〕鴻鵠：鳥名，即天鵝。《管子・戒》：「今夫鴻鵠春北而秋南，而不失其時。」鴻鵠飛得很高，因常用來比喻志氣遠大的人。

〔7〕黿（yuán）：俗稱癩頭黿，即大鼈。　鼉（tuó）：即揚子鰐，又稱鼉龍、豬婆龍。《山海經・中山經》：「岷山，江水出焉，東北流注於海，其中多良龜，多鼉。」郭璞注：「似蜥易，大者長二丈，有鱗彩，皮可以冒鼓。」

〔8〕趣舍：趨向或捨棄。《荀子・修身》：「趣舍無定，謂之無常。」

〔9〕壟：田埂。

〔10〕耘：除去雜草。

〔11〕畎畝：田地；田野。畎，田間小溝。《國語・周語下》：「天所崇之子孫，或在畎畝，由欲亂民也。」韋昭：「下曰畎，高曰畝。畝，壟也。」《荀子・成相》：「舉舜甽畝，任之天下身休息。」

〔12〕遺（wèi）：贈送。范曄《後漢書・逸民傳・龐公》章懷太子李賢注：「《襄陽記》曰：德公子，字山人，亦有令名，娶諸葛孔明姊，爲魏黃門吏部郎。子渙，晉太康中爲牂牁太守。」

〔13〕鹿門山：舊名蘇嶺山，在湖北襄陽縣境。漢光武帝建武（25～56）年間，襄陽侯習郁立神廟於山，刻二石鹿，夾神道口，稱鹿門廟，遂以廟名山。

〔14〕茹秀：吃新鮮的芝草。茹，食，吃。秀，穀類作物抽穗開花。引申爲芝草，仙草。范曄《後漢書・張衡傳〈思玄賦〉》：「冀一年之三秀兮，遒白露之爲霜。」章懷太子李賢注：「三秀，芝草也。」

【譯文】

龐公，是南郡襄陽縣人。龐公居住在峴首山南麓，從未進過城市，夫妻倆人相敬如賓。荊州刺史劉表邀請他，不能使龐公屈就，於是親自前來問候，劉表問：「保全一個人，哪能比得上保全天下呢？」龐公笑著說：「鴻鵠把巢穴修築在高大的樹木上，傍晚飛回來棲息；黿鼉把洞穴修築在深水中，傍晚回去住宿。那麼，趨向或捨棄，行走或停止，這也就是一個人的『巢穴』啊，他們各自得到自己的棲息地罷了，天下不是我能保全的啊！」於是，龐公停止勞作，坐在田埂上，他的妻子在前面繼續除草。劉表指著田地說：「先生如此辛苦地在田地中勞作，而不肯做官得俸祿，那麼給子孫留下什麼遺產呢？」龐公說：「世人都給子孫留下危險，而我現在給他們留下安全。雖然所留的遺產不一樣，但不能說沒有遺產。」劉表搖頭歎息而去。後來，龐公帶著妻子登上鹿門山，靠採藥爲生，再沒有回來。

龐公是眞正的隱士，志向比冰雪還高潔。龐公從不羡慕榮華，自己甘心於所選擇的隱居深山的人生道路。他贈送給後代的遺產不同於世俗之人，出世隱居，吃著鹿門山新鮮的芝草，欣賞著美妙的雲和月而怡情悅性。

姜 岐

姜岐，字子平，漢陽上邽人也〔1〕。少失父，獨以母兄居。治《書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恬居守道，名重西州〔2〕。延熹中〔3〕，沛國橋玄爲漢陽太守〔4〕，召岐，欲以爲功曹〔5〕。岐稱病不就。玄怒，敕督郵尹益收岐〔6〕，若不起者，趣嫁其母后殺岐〔7〕。益爭之，玄怒益，撾之〔8〕。益得杖且諫曰〔9〕：「岐少修孝義，棲遲衡廬〔10〕，鄉里歸仁，名宣州里，實無罪狀。益敢以死守之。」玄怒乃止。岐於是高名逾廣。其母死，喪禮畢，盡讓平水田與兄岑，遂隱居以畜蜂豕爲事，教授者滿於天下，營業者三百餘人。辟州從事，不詣。民從而居之者數千家。後舉賢良，公府辟以爲茂才〔11〕，爲蒲敘令〔12〕，皆不就。以壽終於家。

子平幼孤，俞俞守道〔13〕。功曹爰致，託疾以報。

守計劫迫，尹郵宣救。牧豕調蜂，天涯嘯傲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漢陽：漢武帝元鼎三年（前 114）置天水郡，王莽曰塡戎，東漢明帝永平十七年（74 年）以天水郡改名，治所在冀縣（今甘肅甘谷縣東）。三國魏仍改名天水郡。　上邽：古縣名。秦以邽縣改置，治所即今甘肅天水市。北魏改名上封縣。隋大業元年（605 年）復改上邽縣。唐開元二十二年（734 年）移治今甘肅秦安縣西北漢顯親故城，天寶元年（742 年）復還舊治，大中三年（849 年）又徙治漢顯親故城，後廢。

〔2〕西州：漢、晉時泛指涼州爲西州，相當今甘肅中部和西北部一帶。

〔3〕延熹：東漢桓帝劉志第六個年號（158 年至 166 年）。

〔4〕沛國：當作「梁國」。沛國，西漢高帝改泗水郡置沛郡，治所在相縣（今安徽濉溪縣西北）。東漢改爲沛國。三國魏移治沛縣（今江蘇沛縣）。西晉還舊治，後復爲郡，又移治沛縣。據范曄《後漢書・橋玄傳》：「橋玄，字公祖，梁國睢陽人也。」　梁國：西漢高帝五年（前 202 年）改秦之碭郡置，治所在睢陽縣（今河南商丘縣南）。三國魏改置梁郡，晉改梁國。南朝宋改梁郡，移治下邑縣（今安徽碭山縣）。　橋玄：字公祖，少爲縣功曹。曾任上谷太守、漢陽太守。范曄《後漢書・橋玄傳》：「桓帝末，鮮卑、南匈奴及高句驪嗣子伯固並畔爲寇，鈔四府，舉玄爲度遼將軍，假黄鉞。玄至鎮，休兵養士，然後督諸將守討擊胡虜，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。在職三年，邊

境安靜。靈帝初，徵入爲河南尹，轉少府大鴻臚。建寧三年，遷司空，轉司徒。」橋玄謙儉下士，有時譽，曾賞識曹操。

〔5〕功曹：即功曹史。王府、郡縣佐吏。秦及漢初縣有主吏，後稱功曹，郡縣並置功曹史，或又有功曹掾。省稱功曹。主選署功勞，職總內外，爲綱紀之任，位居佐吏之首，至有擅郡縣之政，名重一時者。

〔6〕督郵：郡佐吏。漢初郡國守相多以都吏巡行屬縣，中葉以後置督郵掾，或稱督郵書掾、督郵曹掾，簡稱督郵。因其督送郵書之職，遂擴大職權至主督察屬縣、奉宣教令、檢核非違、兼及訊捕稽案諸事。凡屬縣長吏、豪右、親貴的善惡及稱職與否，往往繫於其口，權任甚重，時人稱爲郡佐之極位、守相之耳目，亦頗有擾政虐民者。督郵多分部巡行，例不督本部，事務繁劇之郡至有分爲中東西南北五部督郵。　尹益：人名，事迹不詳。　收：拘捕。

〔7〕趣：趨。范曄《後漢書·橋玄傳》：「郡人上邽姜岐，守道隱居，名聞西州。玄召以爲吏，稱疾不就，玄怒，敕督郵尹益逼致之，曰：『岐若不至，趣嫁其母。』益固爭不能得，遽曉譬岐，岐堅臥不起。郡內士大夫亦競往諫，玄乃止。時頗以爲譏。」

〔8〕檛（zhuā）：打，擊。

〔9〕杖：刑杖，行杖刑的刑具。《隋書·刑法志》：「杖皆用生荊，長六尺。」

〔10〕棲遲：遊息。《詩經·陳風·衡門》：「衡門之下，可以棲遲。」朱熹集傳：「棲遲，遊息也。」晉袁宏《後漢紀·光武帝紀七》：「夫以鄧生之才，參擬王佐之略，損翮弭鱗，棲遲刀筆之間，豈以爲謙，勢誠然也。」元虞集《次韻杜德常博士萬歲山》：「玉幾由來常咫尺，衡門此日遂棲遲。」清劉大櫆《贈方抱之序》：「無亭臺苑囿以爲眺望之資，無梵宇琳宮之閒靚以爲棲遲之地。」　衡廬：衡門小屋，言其簡陋。多指隱者之居。

〔11〕茂才：即秀才，謂才能優異。漢代以後成爲薦舉人員的科目之一。東漢爲避光武帝劉秀名諱，改爲茂才。《漢書·武帝紀》「茂材異等」注：「應劭曰：舊言秀才，避光武諱，稱茂材異等者，超等軼群不與凡同也。」

〔12〕蒲敘：縣名。秦置，治所即今山西永濟縣西南蒲州鎮。西漢改爲蒲反縣，東漢復爲蒲敘縣。隋開皇十六年（596 年）移治蒲州鎮東，大業二年廢，併入河東縣。

〔13〕俞俞：從容自得的樣子。俞，通「愉」。《莊子·天道》：「無爲則俞俞，俞

俞者憂患不能處，年壽長矣。」成玄英疏：「俞俞，從容和樂之貌也。」陸德明釋文：「俞俞，羊朱反。」《廣雅》云：「喜也。又音喻。」

【譯文】

姜岐，字子平，是漢陽郡上邽縣人。姜岐少年時失去了父親，與母親和兄長生活在一起。姜岐研治《尙書》、《周易》和《春秋》，恬靜守道，在西州一帶很有聲望。漢桓帝延熹年間，梁國人橋玄出任漢陽太守，徵召姜岐，準備任命爲功曹，而姜岐聲稱有病，不去應徵。橋玄大怒，命令都郵尹益捉拿姜岐，如果不出任功曹，先將他的母親嫁人，然後殺死姜岐。尹益與橋玄爭辯，橋玄更加生氣，打了尹益。尹益受了刑杖，並且勸阻說：「姜岐少年時就研修孝義之道，居住在簡陋的衡門小屋，鄉里人在他的影響下都講究仁義，姜岐的聲名在州郡亦很有影響，而且確實沒有罪過，我敢以性命作擔保。」橋玄聽了，怒氣始消。姜岐的名聲從此影響更廣了。母親去逝，喪事結束之後，姜岐全部將平整的水田讓給哥哥姜岑，於是隱居，靠養蜂、養豬爲生，他教育的學生遍佈天下，專門從事學業的有三百多人。徵辟爲州從事，姜岐沒有去。百姓追隨姜岐而居住的，有數千戶人家。後來，又辟舉爲賢良，公府徵辟爲茂才，任命爲蒲敘縣令，姜岐都沒有接受。以盡天年而在家中去世。

姜岐幼年父親去世，很愉快地安貧守道。州府欲以功曹之職相聘，姜岐託病而不出仕。漢陽太守橋玄設計脅迫姜岐出仕，督郵尹益宣揚姜岐之德義來救護。最後姜岐隱居，以放豬養蜂爲生，得以自由自在地生活於山野之中。

荀　靖

荀靖，字叔慈，潁川人也〔1〕**。少有儁才**〔2〕**，以孝著名。兄弟八人，號曰八龍**〔3〕**。闔門悌睦**〔4〕**，隱身修學，動止合禮。弟爽**〔5〕**，字慈明，亦以才顯於當時。或問汝南許章曰**〔6〕**：「爽與靖孰賢？」章曰：「皆玉也。慈明外朗，叔慈內潤。」太尉辟不就。及卒，學士惜之，誄靖者二十六人。潁陰令丘禎追號靖曰「玄行先生」，潁川太守王懷亦謚曰「昭定先生」**〔7〕**。**

八龍矯首〔8〕**，里署高陽**〔9〕**。叔慈撫化，物外遊翔**〔10〕**。**

終身肥遁〔11〕**，至寶含章**〔12〕**。玄昭二謚，永世遺芳。**

【注釋】

〔1〕潁川：潁川郡，秦王政十七年（前 230 年）置，治所在陽翟縣（今河南禹縣）。晉移治許昌縣（今河南許昌市東）。范曄《後漢書・荀淑傳》：「荀淑，字季和，潁川潁陰人也。荀卿十一世孫也。少有高行，博學而不好章句，多爲俗儒所非，而州里稱其知人。」潁陰縣，西漢初置，治所在今河南許昌市。漢初灌嬰封潁陰侯，即此。

〔2〕雋：通「俊」。

〔3〕八龍：范曄《後漢書・荀淑傳》：「有子八人：儉、緄、靖、燾、汪、爽、肅、專，並有名稱，時人謂八龍。」

〔4〕悌睦：兄弟友愛和睦。

〔5〕爽：荀爽。范曄《後漢書・荀淑傳》附《荀爽傳》：「爽，字慈明，一名諝，幼而好學，年十二，能通《春秋》、《論語》。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：『可爲人師。』爽遂耽思經書，慶弔不行，徵命不應。潁川爲之語曰：『荀氏八龍，慈明無雙。』延熹元年，太常趙典舉爽至孝，拜郎中。」「獻帝即位，董卓輔政，復徵之。爽欲遁命，吏持之急，不得去，因復就拜平原相。行至宛陵，復追爲光祿勳，視事三日，進拜司空。爽自被徵命及登臺司九十五日，因從遷都長安。爽見董卓忍暴滋甚，必危社稷，其所辟舉，皆取才略之士，將共圖之。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爲內謀，會病薨，年六十三。著《禮》、《易傳》、《詩傳》、《尚書正經》、《春秋條例》，又集漢事成敗可爲鑒戒者，謂之《漢語》；又作《公羊問》及《辨讖》，並它所論敘，題爲《新書》，凡百餘篇。今多所亡缺。」

〔6〕許章：汝南人，與范滂相交。

〔7〕謚：古代帝王、貴族、大臣死後依其生前事迹所給予的帶有褒貶意義的稱號。《說文》：「謚，行之迹也。」《禮記・樂記》：「故觀其舞，知其德；聞其謚，知其行也。」此處用作動詞，加給謚號。

〔8〕八龍矯首：八龍，謂荀靖兄弟八人。矯首，舉首。范曄《後漢書・荀淑傳》附《荀爽傳》：「潁川爲之語曰：『荀氏八龍，慈明無雙。』」

〔9〕里署高陽：里，居住之所。范曄《後漢書・荀淑傳》：「初，荀氏舊里名西豪，潁陰令渤海苑康以爲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，今荀氏亦有八子，故改其里曰高陽里。」

〔10〕物外：世俗之外。謂超脱於塵世之外。漢張衡《歸田賦》：「苟縱心於物外，

安知榮辱之所如！」《晉書・藝術傳・單道開》：「（道開）後至南海，入羅浮山，獨處茅茨，蕭然物外，年百餘歲，卒於山舍。」唐許玫《題雁塔》詩：「暫放塵心遊物外，六街鐘鼓又催還。」

〔11〕肥遯：隱居避世。《周易・遁卦》：「上九，肥遁，無不利。」孔穎達疏：「《子夏》傳曰：「肥，饒裕也……最在外極，無應於內，心無疑顧，是遁之最優，故曰肥遁。」

〔12〕至寶含章：至，極；最。至寶，極好的寶石。含章，包孕美質。

【譯文】

荀靖，字叔慈，是潁川郡人。荀靖少年時很傑出，以孝敬聞名於世。荀靖兄弟八人，號稱「八龍」，闔家兄弟友愛和睦，隱居鄉里，潛心研習，言行舉止符合禮制。弟荀爽，字慈明，也以俊才而顯揚於當時。有人問汝南人許章：「荀爽和荀靖哪一個最賢明？」許章說：「都是好玉啊，荀爽才華橫溢，荀靖很有內秀。」太尉辟舉，荀靖沒有去。荀靖去世後，學者們十分惋惜，寫誄文悼念者有二十六人。潁陰縣令丘禎追加荀靖諡號「玄行先生」，潁川太守王懷也追贈諡號「昭定先生」。

荀靖兄弟八人號稱「八龍」，都很傑特，其居住之里名曰「高陽」。荀靖安撫教化百姓，卻又能不爲世俗所累，而遊翔於世外。荀靖終身隱居，實在是有著美麗文采的至寶。「玄行先生」和「昭定先生」兩個諡號，使其聲名永世流芳。

胡　昭

胡昭，字孔明，潁川人也。始避地冀州〔1〕，不應袁紹之命〔2〕。武帝亦辟昭〔3〕，昭自陳本志〔4〕。帝曰：「人各有志，出處不同。勉卒高尚〔5〕，義不相屈。」昭乃隱陸渾山中〔6〕，躬耕樂道，以經籍自娛〔7〕。至嘉平初〔8〕，年八十九，卒於家。

胡昭高尚，不事袁曹。陸渾之下，耕誦逍遙。

樂亭相誓〔9〕，由兗奔騷。群賢遞薦〔10〕，已入冥寥〔11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冀州：古「九州」之一，相當於今山西、河北二省全境、河南黃河以北和

山東西北部、遼寧西南部一帶。漢武帝置冀州，爲「十三刺史部」之一。東漢治所在高邑縣（今河北柏鄉縣北），後移治鄴縣（今河北臨漳縣西南）。

〔2〕袁紹：東漢汝陽人，字本初。自袁安之後，四世三公。紹爲袁逢庶子，出嗣爲伯父成之子。靈帝時，爲佐軍校尉。靈帝死，勸大將軍何進誅宦官，何太后不從，何進密召董卓率兵入京。董卓未至而何進爲宦官所殺。袁紹率兵入宮盡殺宦官，董卓至，議廢立，袁紹不從，出奔冀州。獻帝初平元年，袁紹起兵討伐董卓，各州並推爲盟主。及董卓死，袁紹據河北，破公孫瓚，並其兵眾。獻帝建安七年與曹操大戰於官渡，兵敗，袁紹發病而死。范曄《後漢書》、陳壽《三國志》皆有傳。《三國志・魏書・胡昭傳》:「胡昭始避地冀州，亦辭袁紹之命，遁還鄉里。」

〔3〕武帝：魏武帝曹操。東漢沛國譙人，字孟德，小名阿瞞。年二十舉孝廉，除洛陽北部尉，遷頓丘令。靈帝中平元年，以騎都尉參加鎮壓黃巾起義。遷濟南相，後起兵討董卓，建安元年迎漢獻帝都許，先後擊滅袁術、袁紹、劉表，逐漸統一黃河流域。位至丞相、大將軍，封魏王。子曹丕代漢稱帝，追尊曹操爲太祖武帝。《三國志・魏書・武帝紀》有記載。

〔4〕本志：自己的志向。

〔5〕勉卒：努力完成。《三國志・魏書・胡昭傳》:「太祖爲司空丞相，頻加禮辟。昭往應命，既至，自陳一介野生，無軍國之用，歸誠求去。太祖曰：『人各有志，出處異趣，勉卒雅尚，義不相屈。』昭乃轉居陸渾山中，躬耕樂道，以經籍自娛，閭里敬而愛之。」

〔6〕陸渾山：《大明一統志》卷二九:「陸渾山，在嵩縣東北四十里，一名方山。漢末隱士胡昭隱居於此。隋因山置陸渾縣。又陸渾之山，伊水出焉。」

〔7〕以經籍自娛：《三國志・魏書・管寧傳》裴松之注引《傅子》曰:「胡徵君怡怡無不愛也，雖僕隸，必加禮焉。外同乎俗，內秉純潔，心非其好，王公不能屈，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，吾於胡徵君見之矣。」

〔8〕嘉平：三國魏齊王曹芳年號，凡六年（249 年～254 年）。《三國志・魏書・胡昭傳》:「至嘉平二年，公車特徵，會卒，年八十九。」

〔9〕樂亭：長樂亭，在今河北冀縣境內。《三國志・魏書・胡昭傳》:「建安二十三年，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，當給漢中，百姓惡憚遠役，並懷擾擾。民孫狼等因興兵殺縣主簿，作爲叛亂，縣邑殘破，固率將十餘吏卒依昭住止，招集遺民，安復社稷。狼等遂南附關羽，羽授印給兵，還爲賊寇，到陸渾

南長樂亭，自相約誓言：『胡居士賢者也，一不得犯其部落。』一川賴昭，咸無怵惕。」

〔10〕群賢遞薦：遞薦，交相薦舉。《三國志·魏書·胡昭傳》：「正始中，驃騎將軍趙儼、尚書黃休、郭彝、散騎常侍荀顗、鍾毓、太僕庾嶷、弘農太守何楨等遞薦昭曰：『天眞高潔，老而彌篤。玄虛靜素，有夷、皓之節。宜蒙徵命，以勵風俗。』」

〔11〕冥寥：幽深空曠。

【譯文】

胡昭，字孔明，是潁川郡人。胡昭當初因逃避戰亂而居住在冀州，沒有接受袁紹徵召之命。魏武帝曹操也徵辟胡昭，胡昭親自向魏武帝陳述了自己的志向。魏武帝曹操說：「人各有志，選擇出仕或隱居各不相同。努力完成你隱居的高尚行爲，決不強求出仕。」胡昭於是隱居在陸渾山，親自耕作而安貧樂道，以閱讀經書而自得其樂。齊王曹芳嘉平初年，胡昭八十九歲，去世於家中。

胡昭品行高尚，不降志屈節以事從袁紹、曹操。隱居於陸渾山下，躬耕田地、誦讀詩書，實在是逍遙自在。建安二十三年在陸渾長樂亭，寇亂賊眾相約「胡昭乃賢者，一概不得侵犯其部落」，因此而避免了奔波騷亂。後來群賢競相舉薦時，胡昭已經去世了。

焦　先

焦先，字孝然，世莫知其所出也〔1〕，或言生漢末。及魏受禪〔2〕，常結草爲廬於河之湄〔3〕，獨止其中。冬夏袒不著衣，臥不設席，又無蓐〔4〕，以身親土，其體垢汙皆如泥滓〔5〕。不行人間，或數日一食。行不由邪徑，目不與女子迕視〔6〕。口未嘗言，雖有警急，不與人語〔7〕。後野火燒其廬，先因露寢。遭冬雪大至，先袒臥不移，人以爲死，就視如故。後百餘歲卒。

孝然奇士，少避白波〔8〕。食草啜水，露寓於河。

色姝翳體〔9〕，伐國謬歌〔10〕。飢寒待盡，風節高峨〔11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1〕世莫知其所出：《三國志・魏書・管寧傳》裴松之注：「時有隱者焦先，河東人也。」

〔2〕魏受禪：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（220年）曹丕代漢稱皇帝，建立曹魏政權，年號爲黃初。

〔3〕常：通「嘗」，曾經。《三國志・魏書・管寧傳》裴松之注引《魏略》曰：「至（建安）十六年，關中亂，（焦）先失家屬，獨竄於河渚間，食草飲水，無衣履……然其行不踐邪徑，必循阡陌；及其捃拾，不取大穗，饑不苟食，寒不苟衣，結草以爲裳，科頭徒跣。每出，見婦人則隱翳，須去乃出。自作一瓜牛廬，淨掃其中，營木爲床，布草蓐其上。至天寒時，構火以自炙，呻吟獨語。饑則出爲人客作，飽食而已，不取其直。」

〔4〕蓐（rù）：陳草復生。引申爲草墊子、草席。《太平御覽》卷七〇八引《魏略》曰：「焦先，字孝然，河東人也。高尚不仕，自作蝸牛廬，淨掃其中，榮木爲床，布褥其上，天寒構火以自炙。」

〔5〕垢汚（gòu wù）：黏在身體上的汚穢的東西。滓（zǐ）：液體裏面下沉的雜質，引申爲汚黑。

〔6〕迕視：對視。迕（wǔ）：相逢；相遇。

〔7〕不與人語：《三國志・魏書・管寧傳》裴松之注引《魏略》曰：「又出於道中，邂逅與人相遇，輒下道藏匿。或問其故，常言『草茅之人，與狐兔同群』，不肯妄語。」

〔8〕白波：山谷名。在今山西曲沃縣侯馬鎮北。東漢靈帝劉宏中平五年（188年）二月，黃巾餘部郭泰等在此起義，舊史誣稱爲「白波賊」。事見范曄《後漢書・獻帝紀》及同書《董卓傳》。

〔9〕色姝：謂女子。姝，貌美，引申爲名詞，美女。　翳體：掩藏身體。

〔10〕伐國謬歌：謂曹操攻伐孫權、劉備時，焦先所唱歌謠。謬，有意謬誤，裝假。《三國志・魏書・管寧傳》裴松之注引《魏略》曰：「其明年，大發卒將伐吳。有竊問先：『今討吳何如？』先不肯應。而謬歌曰：『祝衄祝衄，非魚非肉，更相追逐，本心爲當殺牂羊，更殺其羖攊邪！』郡人不知其謂。會諸軍敗，好事者乃推其意，疑牂羊謂吳，羖攊謂魏，於是後人僉謂之隱者也。」

〔11〕高峨：巍峨，高高在上。

【譯文】

焦先，字孝然，人們不知他從何而來，有人說他生於漢朝末年。曹魏建立後，焦先在黃河之濱搭起茅草屋，一個人居住其中。不論是隆冬還是盛夏，袒露全身，不穿衣服，睡臥不鋪席子，又沒有草墊，以身體貼臥於土地，身上的汗水垢污如同泥滓一樣。焦先不與人世來往，有時幾天才吃一頓飯，只走大道而不走邪僻之路，眼睛也不和女子對視，從來不開口講話，即使有緊急事情，也不和人說話。後來，野火燒了他的茅草房，焦先便露天而眠。冬天逢大雪，焦先裸露著身子睡在雪地一動不動，人們以爲他已經死去，走近看看，還活著。後來，焦先活到一百多歲才去世。

焦先乃奇異之人，少年時規避白波之亂，隱居於黃河之濱，食草飲水，露天而眠。焦先遇見女子則隱蔽自身，必須等女子走後才出來。當魏伐吳時，焦先唱謬歌，結果似乎一一應驗了。焦先遭受飢寒，似乎快要凍餓而死了，他的風節巍峨，讓人欽佩。

佚　文

（一）

老子爲周柱下史，及周衰，乃以官隱，爲周守藏室史，積八十餘年。好無名接〔1〕**，而世莫知其眞人也。**（《水經注》卷一七）

【注釋】

〔1〕無名接：謂藏眞守拙，以無名而與世人交往。

【譯文】

老子爲周朝的柱下史，到周朝衰弱時，就以任小官吏來隱居，作了周朝的守藏室史，前後達八十多年。喜歡藏眞守拙，以無名而與世人交往，而世人卻沒有人瞭解老子是得道眞人。

（二）

亥唐者〔1〕**，晉人也。晉平公時**〔2〕**，朝多賢臣，祁奚、趙武、師曠、叔向皆爲卿大夫**〔3〕**，名顯諸侯。唐獨善不官**〔4〕**，隱於窮巷。平公聞其賢，致禮與相見而請事焉。平公待於門，唐曰：「入！」公乃入。唐曰：「坐！」公乃坐。唐曰：「食！」公乃食。唐之食公也，雖蔬食菜羹，公不敢不飽。**（《太平御覽》卷四七四）

【注釋】

〔1〕亥唐：《太平御覽》卷五〇九引嵇康《高士傳》：「亥唐，晉人也。高恪寡素，

晉國憚之。雖蔬食菜羹，平公每爲之欣飽。公與亥唐坐，有間，亥唐出，叔向入，平公伸一足曰：『吾向時與亥子坐，腓痛足痹，不敢伸。』叔向勃然作色不悅。公曰：『子欲貴乎？吾爵子；子欲富乎？吾祿子。夫亥先生乃無欲也，吾非正坐，無以養之，子何不悅哉？』」

〔2〕晉平公：名成，晉共公少子，在位四十四年。

〔3〕祁奚：春秋時晉人。晉悼公時爲中軍尉，年老請退；悼公問可代者，初舉其仇解狐，將任之而解狐死；又問，薦舉其子祁午，眾人稱讚所舉得人，因有「外舉不隱仇，內舉不隱子」之稱。見《左傳》襄公三年、《國語·晉語七》。　趙武：即趙氏孤兒，趙朔之子，復興趙氏。晉平公十二年，趙武爲正卿，《史記·趙世家》：「十三年，吳延陵季子使於晉，曰：『晉國之政，卒歸於趙武子、韓宣子、魏獻子之後矣。』趙武死，謚爲文子。」　師曠：春秋晉樂師，字子野。生而目盲，善辨聲樂。《孟子·離婁上》：「師曠之聰，不以六律，不能正五音。」其事迹散見於《逸周書·太子晉》、《左傳》襄公十四年、《國語·晉語八》。　叔向：春秋晉大夫羊舌肸（xī），字叔向。後以其字爲姓。

〔4〕獨善：獨善其身。

【譯文】

亥唐是晉國人。晉平公時，朝廷多有賢臣，如祁奚、趙武、師曠、叔向等都爲卿大夫，聲名顯赫於諸侯之間。只有亥唐獨善其身而不出仕，隱居於幽僻的小巷。晉平公聞知他的賢明，奉獻厚禮而請與亥唐見面，要有所請教。晉平公在亥唐門外等候，亥唐說：「進來。」晉平公才進入。亥唐說：「坐下。」晉平公才坐下。亥唐說：「吃飯。」晉平公就吃飯。亥唐招待晉平公，雖然是蔬菜和菜羹，晉平公不敢不吃飽。

（三）

趙惠文王好劍士〔1〕，夾門而客三千人〔2〕。太子悝患之，募有能止王者，與千金〔3〕，左右曰：「莊子必能。」太子使人奉周〔4〕，周見王曰：「臣有三劍，唯所用焉：天子之劍，賓諸侯，正天下；諸侯之劍，如雷霆之威震，四封之內〔5〕，無不賓服；庶人之劍，上絕頸領，下脫肺肝，而此無異於鬥雞，而爭一旦之命也。今大王有天子之位，

而好庶人之業，臣竊爲大王薄之。」王不出宮三月，劍客皆伏〔6〕。（《太平御覽》卷四六四）

【注釋】

〔1〕趙惠文王：名何，趙武靈王之子，武靈王二十七年傳位於何，是爲惠文王。勵精圖治，任用廉頗、樂毅，使趙國強盛。在位三十三年。

〔2〕夾門：謂門兩側。夾，在兩邊，分列兩邊。

〔3〕與：賞賜。

〔4〕奉：進獻禮物。

〔5〕四封：四境。封，邊界。《管子·戒》：「如此而近有德，而遠有色，則四封之內，視君其猶父母邪。」

〔6〕伏：潛伏。此處謂四散消失。

【譯文】

趙惠文王喜好劍士，分列門兩邊的劍客有三千人。太子悝很是擔憂，招募有能力勸阻趙惠文王的人，賞賜千金。手下人說：「莊子一定有這個能力。」太子悝派人邀請莊子。莊子見趙惠文王說：「我有三柄劍，願意讓您使用：天子之劍，使諸侯臣服，糾正天下不良之事；諸侯之劍，如同雷霆震怒一樣，侯國之內，沒有不敢臣服的；平民之劍，用來砍殺腦袋，剖開肺肝而已，而這和鬥雞的遊戲沒有什麼兩樣，只是爭奪一時之性命而已。現在大王您有天子之尊位，而喜好平民之作爲，我私意有點看不起大王了。」因此，趙惠文王三個月不出宮門，門下劍客皆悄悄地溜走了。

（四）

黔婁先生者〔1〕**，齊人也。修清節，不求進於諸侯。及終，曾參與門人來弔**〔2〕**，曾參曰：「先生終，何以爲諡？」妻曰：「以康爲諡**〔3〕**。」曾子曰：「先生存時，食不充膚，衣不蓋形，死則手足不斂，傍無酒肉，生不得其美，死不得其榮，何樂於此而諡爲康哉？」妻曰：「昔先生，君嘗欲授之國相，辭而不爲，是所以有餘貴也；君嘗賜之粟三十鍾，先生辭不受，是其有餘富也。彼先生者，甘天下之淡味，安天下之卑位，不戚戚於貧賤，不遑遑於富貴，求仁而得仁，求義而得義，其諡爲康，**

不亦宜乎！」(《文選》李善注卷五四、劉孝標《辯命論》卷五七、顏延年《陶徵士誄》注引皇甫謐《高士傳》。)

【注釋】

〔1〕黔婁先生：《文選》卷二九張景陽《雜詩十首》李善注引皇甫謐《高士傳》曰：「黔婁先生者，齊人也。修清節，不求進。」又同書卷五四劉孝標《辨命論》注：「皇甫謐《高士傳》曰：黔婁先生，修清節，不求進於諸侯。」

〔2〕曾參：即曾子，公元前 505 年至前 435 年。春秋魯南城人，名參，字子輿。孔子弟子。事迹散見於《論語》各篇及《史記·仲尼弟子列傳》。《文選注》卷五四劉孝標《辨命論》李善注：「皇甫謐《高士傳》曰：及終，曾參來弔，曰：『何以爲謚？』妻曰：『以康爲謚。』曾子曰：『先生有時食不充虛，衣不蓋形，死則手足不斂，傍無酒肉，何樂於此而謚爲康哉？』」又，同書卷五七顏延年《陶徵士誄》注：「皇甫謐《高士傳》曰：黔婁先生死，曾參與門人來弔。曾參曰：『先生終，何以爲謚？』妻曰：『以康爲謚。』曾子曰：『先生存時，食不充膚，衣不蓋形，死則手足不斂，傍無酒肉，生不得其美，死不得其榮，何樂於此而謚爲康哉？』妻曰：『昔先生，君嘗欲授之國相，辭而不爲，是所以有餘貴也；君嘗賜之粟三十鍾，先生辭不受，是其有餘富也。彼先生者，甘天下之淡味，安天下之卑位，不戚戚於貧賤，不遑遑於富貴，求仁而得仁，求義而得義，其謚爲康，不亦宜乎！』」

〔3〕康：安樂，豐盛。

【譯文】

黔婁先生是齊國人，修養清虛的節操，不在諸侯間求仕進。黔婁先生去世後，曾參和門人弟子來弔唁。曾參說：「黔婁先生去世了，給予什麼謚號呢？」黔婁先生的妻子說：「以『康』作爲先生的謚號。」曾參說：「黔婁先生活著的時候，食不裹腹，衣不蔽體；死後衣服都不能將手腳遮蓋住，旁邊連供奉的酒肉都沒有。活著時沒有得到富足的生活享受，死了之後又沒有得到應有的榮光，爲什麼津津樂道於此而以『康』爲謚呢？」黔婁先生的妻子說：「黔婁先生活著的時候，齊王曾經想拜他爲國相，先生辭卻而不作，這是因爲有比國相之尊位還更高貴者；齊王曾經賞賜給先生三十鍾（鍾，量器，六石四斗爲一鍾）的粟，先生辭而受，這是因爲有比三十鍾財物更多的富裕。

黔婁先生甘心於天下之淡泊，安心於天下之卑下之位，不急匆匆地追求所謂富貴，能夠求仁而得仁，求義而得義。贈予『康』的謚號，難道不也是應該的嗎？」

（五）

陳仲子，字子終，齊人。兄戴，相齊，食祿萬鍾。仲子以兄祿爲不義，乃適楚，居於陵。曾乏糧三日，匍匐而食井李之實，三咽而後能視。身自織屨，令妻擗纑〔1〕**，以易衣食。嘗歸省母，有饋其兄生鵝者，仲子嚬顣曰**〔2〕**：「惡且此鶂鶂爲哉！」後母殺鵝，仲子不知而食之，兄自外入，曰：「鶂鶂肉耶！」仲子出門，哇而吐之。楚王聞其名，聘以爲相，乃夫婦逃去，爲人灌園。**（《世說新語・豪爽》劉孝標注。）

【注釋】

〔1〕擗纑：擗（bì），析，剝。纑（lú），練麻，即漂洗生麻。

〔2〕嚬顣：皺著眉頭。《孟子・滕文公下》：「仲子，齊之世家也；兄戴，蓋祿萬鍾；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，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，避兄離母，處於於陵。他日歸，則有饋其兄生鵝者，己頻顣曰：『惡用是鶂鶂者爲哉？』他日，其母殺是鵝也，與之食之。其兄自外至，曰：『是鶂鶂之肉也！』出而哇之。以母則不食，以妻則食之；以兄之室則弗居，以於陵則居之，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？若仲子者，蚓而後充其操者也。」

【譯文】

陳仲子字子終，齊國人。他的兄長陳戴，做齊國國相，俸祿有萬鍾之多。陳仲子認爲兄長陳戴的俸祿是不義之財，於是前往楚國，居住在於陵。曾經缺少糧食，三日未吃飯，爬過去吃井邊李樹上墜落的李子，吃了三口後，眼睛才能看見東西。陳仲子親自織鞋，讓妻子剝麻線，以此來換取衣食。曾經歸家看望母親，有人贈送給他哥哥陳戴一隻活鵝，陳仲子皺著眉頭說：「哪裏用得著這嗄嗄叫的東西呢？」其後，母親就殺了鵝，陳仲子不知情而吃了鵝肉，陳戴從外面回來，說：「這就是呀呀叫的鵝肉呀！」陳仲子出門，哇哇地將吃下去的鵝肉吐了出來。楚王聞知陳仲子的賢明，禮聘陳仲子爲國相，陳仲子夫婦逃避而去，隱居爲人澆灌菜園。

（六）

毛公、薛公，皆趙人也。遭戰國之亂，二人俱以處士隱於邯鄲市〔1〕。毛公隱爲博徒〔2〕，薛公隱於賣膠。（《太平御覽》卷八二八）

【注釋】

〔1〕邯鄲：春秋時晉地，戰國趙國都城，在今河北邯鄲市西南。秦置縣，漢因之。東魏天平初廢。隋開皇六年（586年）改易陽縣復置，移治今邯鄲市。

〔2〕博徒：賭徒。《史記・魏公子列傳》：「今吾聞之，乃妄從博徒賣漿者遊，公子妄人耳。」唐白居易《悲哉行》：「朝從博徒飲，暮有倡樓期。」元辛文房《唐才子傳・高適》：「適字達夫，一字仲武，滄州人。少性拓落，不拘小節，恥預常科，隱跡博徒，才名便遠。」

【譯文】

毛公和薛公，都是趙國人。遭逢戰國之亂，二人皆以處士的身份隱居於邯鄲市井。毛公以賭徒的身份隱居，薛公以賣膠者的身份隱居。

（七）

東郭先生者，與其友梁石君俱修道，隱居不仕。曹參爲齊相〔1〕，尊禮士。范陽人蒯通爲參客〔2〕，入見參曰：「婦人有夫死三日嫁者，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，足下即欲求婦，何取？」參曰：「取不嫁者。」通曰：「然則求臣亦由是也。彼東郭先生、梁石君，齊之雋士也〔3〕，今隱，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〔4〕。願足下禮之也。」參遂致禮聘，二人亦終不仕。齊人美焉。（《太平御覽》卷五〇七）

【注釋】

〔1〕曹參爲齊相：《漢書・蒯通傳》：「至齊悼惠王時，曹參爲相，禮下賢人，請（蒯）通爲客。初，齊王田榮怨項羽，謀舉兵畔之，劫齊士，不與者死。齊處士東郭先生、梁石君在劫中，強從。及田榮敗，二人醜之，相與入深山隱居。客謂通曰：『先生之於曹相國，拾遺舉過，顯賢進能，齊國莫若先生者。先生知梁石君、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，何不進之于相國乎？』通曰：『諾。臣之里婦，與里之諸母相善也。里婦夜亡肉，姑以爲盜，怒而逐之。婦晨去，過所善諸母，語以事而謝之。里母曰：「女安行，我今令而家追女

矣。」即束縕請火於亡肉家，曰：『昨暮夜，犬得肉，爭鬥相殺，請火治之。』亡肉家遽追呼其婦。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，束縕乞火非還婦之道也，然物有相感，事有適可。臣請乞火於曹相國。』乃見相國曰：『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，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，足下即欲求婦，何取？』曰：『取不嫁者。』通曰：『然則求臣亦猶是也。彼東郭先生、梁石君，齊之俊士也。隱居不嫁，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。願足下使人禮之。』曹相國曰：『敬受命。』皆以爲上賓。」

〔2〕蒯通：西漢范陽人，本名徹，以避武帝劉徹諱，故《史記》《漢書》作「通」。楚漢時以善辯著名，有權變，武臣（武信君）用其策，降燕、趙三十餘城；漢將韓信用其計，遂定齊地。後勸韓信叛漢，韓信不用，乃佯狂遁去。漢高祖欲烹蒯通，以善辯得免。著有《雋永》八十一首，論戰國時說士權變，並自序其說。已佚。《漢書》有傳。

〔3〕雋士：才智出眾的人。雋，通「俊」。亦作「俊士」。《荀子・大略》：「天下國有俊士，世有賢人。」《漢書・蒯通傳》：「彼東郭先生、梁石君，齊之俊士也，隱居不嫁，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。」清唐甄《潛書・養重》：「駱殷二子，蜀之雋士也，吾懷其人久矣。」

〔4〕卑節下意：降低操守，低聲下氣。

【譯文】

東郭先生和他的朋友梁石君共同修道，隱居不出仕。曹參爲齊國丞相，尊禮賢士。范陽人蒯通是曹參的門客，謁見曹參，說：「假如有這樣的女人：一個是丈夫死後才三天就要出嫁者，一個是閉門深居矢志守寡不出嫁者，如果您要娶妻，迎娶哪一個呢？」曹參說：「當然要迎娶矢志守寡不出嫁者。」蒯通說：「如果是這樣，那麼尋求臣屬也是這個道理。東郭先生、梁石君是齊國傑特人才，現在隱居，他們未曾降低自己的操守卑辭以求出仕。希望您能夠禮聘他們，請其出仕。」於是曹參以重禮來聘，東郭先生和梁石君卻最終也沒有出仕。齊國人都讚美兩位隱士和曹參。

（八）

安丘望之病，弟子公沙都來看之，舉之於庭樹下。安丘曉然有痊〔1〕，

開目見雙赤李著枯枝，都仰手承李〔2〕**，安丘食之，所苦盡除。**（《太平御覽》卷七三九）

【注釋】

〔1〕曉然：明白的樣子。《荀子・王制》：「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。」

〔2〕承：摘。

【譯文】

安丘望之病重，弟子公沙都前來看望。公沙都把安丘望之抱於庭院中大李樹之下。安丘望之明顯地感到好了一些，睜開雙眼看見在李樹的枯枝上有兩個紅紅的李子，公沙都伸手摘下李子，安丘望之吃下後，身子所有的苦痛全去除了。

（九）

嚴君平既卒〔1〕**，蜀人至今稱之。**（《史通・因習》。）

【注釋】

〔1〕嚴君平：嚴遵，字君平。

【譯文】

嚴君平去世後，蜀地之人到今天還在稱頌他。

（十）

隱德容身〔1〕**，不求名利。避遠亂害，安於賤役。**（《史通・浮詞》。）

【注釋】

〔1〕此條指絳父、楚老。劉知幾《史通・浮詞》：「夫詞寡者，出一言而已周；才蕪者，資數句而方浹。案《左傳》稱絳父論甲子，隱言於趙孟；班《書》述楚老哭龔生，莫識其名氏。苟舉斯一事，則觸類可知。至嵇康、皇甫謐撰《高士記》各爲二叟立傳，全採左、班之錄。」浦起龍《史通通釋》曰：「絳父，即絳縣老。見《二體》篇。《漢書・兩龔傳》：兩龔皆楚人也，勝，字君賓；舍，字君倩，世謂之楚兩龔。王莽既篡國，遣使者奉璽書，即拜，

勝不復開口飲食死。有老父來弔哭甚哀，既而曰：『嗟虖，熏以香自燒，膏以明自銷。』遂趨而出，莫知其誰。按嵇康、皇甫謐作二叟傳，皆採左、班語也。」《太平御覽》卷二五九引《漢書》：「龔勝，楚人也。哀帝以勝守右扶風，數月，上知勝非撥煩吏，遷勝光祿卿。」

《太平御覽》卷五一○引嵇康《高士傳》：「龔勝，楚人。王莽時遣使徵聘，義不事二姓，遂不食而死。有父老來弔，甚哀，既而曰：『嗟乎！薰以香自燒，膏以明自消。龔先生竟夭天年，非吾徒也。』趍而出終，莫知其誰也。」

【譯文】

絳父、楚老二叟隱於德而容身以安，不追求聲名勢利，避免了禍亂和危害，安心於做一些低賤的工作。

（十一）

孫期〔1〕，濟陰人。少爲諸生，治《京氏易》、《古文尚書》〔2〕。家貧，事母至孝，牧豕於大澤中，以奉養焉。遠人往從其學者〔3〕，皆執經壟畔以追之，里落化其仁讓。黄巾賊起〔4〕，過其里陌，相約「不犯孫先生舍」。辟舉方正〔5〕，遣吏齎羊酒請期〔6〕，期驅豕入草不顧。司徒黄琬特闢〔7〕，不就，終於家。（《藝文類聚》卷九四。又《太平御覽》卷九○三文字稍異。）

【注釋】

〔1〕孫期：《太平御覽》卷九百三引皇甫謐《高士傳》曰：「孫期，字仲彧，濟陰人。」范曄《後漢書·儒林傳·孫期》作「孫期，字仲彧，濟陰成武人也。」　濟陰：西漢建元三年（前 138 年）改濟陰國爲濟陰郡，治所在定陶縣（今山東定陶縣西北）。甘露二年（前 52 年）改爲定陶國，後復爲濟陰郡。北魏移治左城（今山東曹縣西北）。　成武：縣名，秦置，治所在今山東成武縣。

〔2〕《古文尚書》：尚，通「上」。《尚書》是現存最早的關於上古時典章文獻的彙編。古籍中也稱《書》，相傳曾經由孔子編選，儒家列爲經典之一。其中也保存了商及西周初的一些重要史料。有「今文尚書」和「古文尚書」之別。漢代伏生傳《尚書》二十九篇，用當時隸書書寫，故稱今《尚書》或《今文尚書》。漢武帝時在孔子故宅壁中發現《尚書》，比《今文尚書》多

十六篇。因用蝌蚪古文書寫，所以稱《古文尚書》。魏晉時惟秘府有之，至永嘉之亂亡佚。晉元帝時，豫章內史梅賾獻奏上孔安國傳古文《尚書》，比今文多二十五篇。唐孔穎達作疏，即今存《十三經注疏》中的《書經》。對梅賾所獻《古文尚書》二十五篇，宋人開始懷疑，清人閻若璩作《古文尚書疏證》，列舉一百多條證據，證明乃僞作；丁晏著《尚書餘論》，考定爲出於三國魏王肅之手。

〔3〕往從：《太平御覽》卷九〇三作「從」。

〔4〕黃巾：東漢末太平道首領張角等於靈帝中平元年發動農民起義，倡言「蒼天已死，黃天當立，歲在甲子，天下大吉」。徒眾達數十萬人，皆以黃巾裹頭，稱爲黃巾軍，或稱黃巾。被統治者誣衊爲「黃巾賊」。范曄《後漢書・靈帝紀》、同書《皇甫嵩傳》有記載。

〔5〕方正：漢朝選舉科目。始於漢文帝前二年（前 178 年），始詔舉「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」，多爲舉薦，兩漢因之，多與賢良並稱賢良方正。後成爲制科之一，如唐有「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」，清代有「孝廉方正科」，有舉薦和自薦之別，先薦，後廷試。以德行方正爲取士的主要標準。

〔6〕齎（jī）：贈送。　羊酒：羊和酒，饋贈之禮物。《史記・盧綰列傳》：「盧綰新與高祖太上皇相愛，及生男，高祖、盧綰同日生，里中持羊酒賀兩家。」

〔7〕黃琬：字少琰，江夏安陸人，司徒黃瓊之孫。爲五官中郎將，與陳蕃友善，坐朋黨，被廢棄幾二十年。後遷青州刺史、侍中，董卓擅權，以黃琬名族，徵爲司徒，遷太尉，封陽泉鄉侯。與司徒王允謀誅董卓，爲董卓將李傕、郭汜所殺害，時年五十二。事迹見范曄《後漢書・黃琬傳》。

【譯文】

孫期，字仲彧，濟陰郡成武縣人。少年時爲縣學諸生。研治《京房易》、《古文尚書》。家境貧困，侍奉母親非常孝順，在大野澤中放豬，以奉養母親。遠方前來師從孫期求學之人，皆手執經籍在田壟上追隨孫期請教，村裏皆被他的仁讓所教化了。黃巾軍起義，經過孫期所住村莊的道路，相約「不侵犯孫先生的住處」。朝廷辟舉孫期方正，派遣使者攜帶著羊和酒來征請孫期，而孫期驅趕著豬進入草野，都不回頭看一眼。司徒黃琬特別徵辟孫期，孫期不去，而卒於家中。

（十二）

許劭名知人〔1〕**，歷客舍則知虞求賢，入酒肆則拔楚子昭**〔2〕。(《太平御覽》卷八二八)

【注釋】

〔1〕許劭：字子將，漢平輿人。常評論鄉里人物，每月更換品題，故汝南俗有「月旦評」。曹操少時曾求爲品評，許劭曰：「君清平之奸賊，亂世之英雄。」曹操大悅。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，不就。范曄《後漢書》有傳。

〔2〕虞求賢：當作「虞永賢」。　楚子昭：當作「樊子昭」。《三國志·魏書·和洽傳》裴松之注引《汝南先賢傳》曰：「召陵謝子微，高才遠識，見（許）劭年十八時，乃歎息曰：『此則希世出眾之偉人也。』劭始發明樊子昭於鬻幘之肆，出虞永賢於牧豎，召李叔才鄉閭之間，擢郭子瑜鞍馬之吏，援楊孝祖，舉和陽士，茲六賢者，皆當世之令懿也。其餘中流之士，或舉之於淹滯，或顯之於童齒，莫不賴劭顧歎之榮。凡所拔育，顯成令德者不可殫記。」　入酒肆：影宋本《太平御覽》作「人幘肆」，「人」當爲「入」之訛。

【譯文】

許劭有善知人的名聲，經過客舍則能夠賞拔虞永賢，進入酒店則賞拔了樊子昭。

（十三）

孔嵩〔1〕**，字仲山。辟公府，之京師，道宿下亭，盜共竊其馬，尋問，知是嵩也，乃相責讓曰：「孔仲山善士**〔2〕**，豈宜侵盜乎？」於是遂以馬還之。**(《太平御覽》卷四九九)

【注釋】

〔1〕孔嵩：《太平御覽》卷四〇七引謝承《後漢書》曰：「范式爲荊州刺史，友人南陽孔嵩貧居親老，乃變名姓，傭於新野縣。縣吏遣嵩爲式導騶，式見而識之，呼嵩把臂，謂曰：『子非孔仲山耶？』對之歎息。式勑縣代嵩，嵩以傭未竟，不肯去。」又，《太平御覽》卷四八四引華嶠《後漢書》曰：「范式爲荊州刺史，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，乃變名姓，傭爲新野河里街卒。

式行部到野，而縣選嵩爲導騶迎式。式見而識之，呼嵩把臂，曰：『子非孔仲山耶？』對之歎息，語及平生，曰：『昔與俱曳長裾，遊集帝學，吾蒙國恩，致位牧伯，而子懷道隱身，處於卒伍，不亦惜乎！』嵩曰：『昔侯嬴長守於賤業，晨門肆志於抱關，子居九夷不患其陋。貧者，士之宜，豈爲鄙哉！』式勑縣代嵩，以爲先傭未竟，不肯去。」

惠棟《後漢書補注》卷一九《獨行傳・孔嵩》引嵇康《高士傳贊》：「贊曰：仲山通達，卷舒無方。屈身廝役，挺秀含芳。」

〔2〕孔仲山善士：范曄《後漢書・范式傳》：「嵩在阿里，正身厲行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，遂辟公府，之京師。道宿下亭，盜共竊其馬，尋問，知其嵩也，乃相責讓曰：『孔仲山善士，豈宜侵盜乎！』於是送馬謝之。嵩官至南海太守。」

【譯文】

孔嵩字仲山，被公府徵辟，前往京城，中途住在下亭，盜賊偷走了孔嵩所騎的馬。盜賊一打聽，知道是孔嵩，於是互相指責曰：「孔嵩是一個大好人，哪能盜竊他的東西呢？」於是就將馬還給了孔嵩。

（十四）

寧所居屯落〔1〕，會井汲者，或男女雜錯，或爭井鬥鬩〔2〕。寧患之，乃多買器，分置井傍，汲以待之，又不使知。來者得而怪之，問知寧所爲，乃各相責，不復鬥訟。鄰有牛暴寧田者〔3〕，寧爲牽牛著涼處，自爲飲食，過於牛主。牛主得牛，大慚，若犯嚴刑。是以左右無鬥訟之聲，禮讓移於海表。（《三國志・魏志・管寧傳》裴松之注引《高士傳》）

【注釋】

〔1〕屯落：村落。屯，聚集。

〔2〕鬩（xì）：相爭，爭鬥。《說文》：「鬩，恒訟也。」《詩經・小雅・常棣》：「兄弟鬩於牆，外禦其侮。」

〔3〕暴：損害。

【譯文】

管寧所居住的村落，有一口水井，有時男女雜錯，不識禮法；有時爲打

井水而爭鬥。管寧很憂慮，於是多買了一些盛水器皿，分別放在井的旁邊，打好水以等人來取，又不讓人們知曉。來打水的人感到很奇怪，打聽後才知是管寧所爲，於是互相自責，不再爭鬥訴訟了。鄰居有一頭牛損害了管寧的田苗，管寧將牛牽到蔭涼處，親自照料牛的飲食，超過了牛的主人。牛的主人得到牛後，非常慚愧，好像犯了嚴重的刑事一樣。因此，管寧的身邊再無爭鬥訴訟之聲，禮讓之風氣影響於海外。

（十五）

袁紹屯兵官渡〔1〕**，謂玄隨營。不得已，帶病至魏郡元城**〔2〕**，病篤，卒，葬於劇東**〔3〕**。後以墓壞，歸葬之礪阜**〔4〕**，郡守以下縗絰者千餘人**〔5〕。（《太平寰宇記》卷二四）

【注釋】

〔1〕官渡：在今河南中牟縣東北，臨古官渡水。東漢建安五年（200 年）曹操與袁紹「官渡之戰」，即此。

〔2〕魏郡：西漢高帝十二年（前 195 年）置，治所在鄴縣（今河北臨漳西南鄴鎮）。北周大象二年（580 年）移治安陽縣（今河南安陽市）。隋開皇初廢，大業初復置。唐武德初改名相州。　元城：縣名，西漢置，治所在今河北大名縣東。

〔3〕劇：劇縣，西漢置，治所在今山東壽光縣南紀臺村。東漢廢，改劇侯國爲劇縣，治所在今山東昌樂縣西。

〔4〕礪阜：即礪阜山。《大清一統志》卷一三四：「礪阜山，在安邱縣東五十里，接萊州府高密縣界。《水經注》：『濰水西有雁阜。』《太平寰宇記》：『高密縣西北有礪阜山。』蓋雁、礪字相近而訛也。」

〔5〕縗（cuī）絰（dié）：喪服。此處用作動詞，穿喪服。縗，古時用於服喪的粗麻布條，披於胸前。絰，服喪期戴在頭上或結在腰間的麻帶。

【譯文】

袁紹在官渡駐兵，要求鄭玄隨軍營行動。鄭玄不得已，帶病到魏郡元城縣，病情加重，去世了，遂葬於劇縣東邊。後來，墳墓毀壞，靈柩遷葬於礪阜（在高密城西北五十里），郡太守以下穿孝服送葬者有千餘人。

（十六）

初，晉宣帝爲布衣時〔1〕**，與昭有舊。同郡周生等謀害帝，昭聞而步陟險，邀生於崤、澠之間**〔2〕**，止生，生不肯。昭泣與結誠，生感其義，乃止。昭因與斫棗樹共盟而別。昭雖有陰德於帝**〔3〕**，口終不言，人莫知之。信行著於鄉鄰。建安十六年**〔4〕**，百姓聞馬超叛**〔5〕**，避兵入山者千餘家，饑乏，漸相劫略，昭常遜辭以解之**〔6〕**，是以寇難消息**〔7〕**，衆咸宗焉。故其所居部落中，三百里無相侵暴者。**（《三國志·魏書·管寧傳》附《胡昭傳》裴松之注引《高士傳》曰）

【注釋】

〔1〕晉宣帝：即司馬懿（公元178年至251年），三國魏河內郡溫縣人，字仲達。《晉書·宣帝紀》曰：「少有奇節，聰朗多大略，博學洽聞，伏膺儒教。漢末大亂，常慨然有憂天下心。」爲曹操父子所重用。曹丕時任大將軍，曹芳即位，他以太傅與丞相曹爽同輔政。嘉平元年，殺曹爽，自爲丞相，獨攬國政。其孫司馬炎代魏稱帝，建立晉朝，追謚爲宣帝。《太平御覽》卷四〇三：「《高士傳》曰：『初，晉宣帝布衣時，與胡昭有舊。昭同郡周士等謀欲害帝，昭聞而涉險，邀士於齊（當作崤）、澠之間，止士，不肯，昭泣以示誠，士感義乃止。昭雖有陰德於帝，口終不言。」

〔2〕邀：半路攔截。《莊子·寓言》：「陽子居南之沛，老聃西遊於秦，邀於郊；至於梁，而遇老子。」　崤：崤山。在河南洛寧縣北，西北接陝縣界，東接澠池縣界。山分東西二崤。東崤長阪峻阜，車不得並行。相傳周文王曾避風雨於此。西崤多石板，險絕不異東崤，相傳爲夏帝桀之祖皐墓所在。澠，澠池縣。漢置縣，屬弘農郡。治所在今河南澠池縣。

〔3〕陰德：暗中施德於人。《淮南子·人間訓》：「有陰德者必有陽報，有隱行者必有昭名。」《漢書·于定國傳》：「我治獄多陰德，未嘗有所冤，子孫必有興者。」

〔4〕建安十六年：即公元211年。

〔5〕馬超：字孟起（176年至222年），三國右扶風茂陵人。隨父馬騰起兵，後領馬騰部曲。爲曹操所敗，因投張魯，終附劉備。累遷驃騎將軍，領涼州牧。《三國志·蜀書·馬超傳》：建安十六年，「超既統眾，遂與韓遂合從，及楊秋、李堪、成宜等相結進軍至潼關。曹公與遂、超單馬會語，超負其

多力，陰欲突前捉曹公……超果率諸戎以擊隴上郡縣，隴上郡縣皆應之，殺涼州刺史韋康，據冀城，有其眾。超自稱征西將軍，領并州牧，督涼州軍事。」

〔6〕遜辭：謙和之言辭。《晏子春秋・雜上三十》：「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，遜辭以避咎，義也夫。」《漢書・韓王信傳》：「（韓增）爲人寬和自守，以溫顏遜辭承上接下，無所失意。」《資治通鑒・晉海西公太和四年》：「世子令請曰：『今欲保族全身，不失大義，莫若逃之龍城，遜辭謝罪，以待主上之察。』」

〔7〕消息：停止；平息。《後漢書・蔡邕傳》：「又尚方工技之作，鴻都篇賦之文，可且消息，以示惟憂。」《三國志・魏志・胡昭傳》「閭里敬而愛之」裴松之注引晉皇甫謐《高士傳》：「（胡）昭常遜辭以解之，是以寇難消息，眾咸宗焉。」宋歐陽修《答西京王相公書》：「災沴消息，風雨既時，耕種既得，常平之粟既出而民有食。」

【譯文】

當初，晉宣帝司馬懿是一介布衣之時，胡昭和司馬懿就有交情。胡昭同郡人周生想謀害司馬懿，胡昭聽到後步行涉險，在崤山、澠池之間攔截周生，勸阻周生，周生不肯答應。胡昭流著眼淚，願意和周生赤誠結交，周生被胡昭的大義所感動，於是停止了行動。胡昭於是和周生斫砍棗樹，盟誓而別。胡昭雖然對司馬懿暗中施予了恩德，卻從來沒有講過，沒有人知道這一情況。胡昭的信義、行爲在鄉里很有聲名。建安十六年，百姓聽說馬超反叛，逃避兵禍而逃入深山的有一千多家，飢餓，物資匱乏，逐漸地百姓開始搶掠了，胡昭常常以謙和之辭來勸解，於是寇難遂漸平息，大家都聽從胡昭的。因此胡昭所居住的部落，三百里內沒有發生過欺凌、搶掠之事。

（十七）

幽州刺史杜恕嘗過昭所居草廬之中〔1〕**，言事論理，辭意謙敬，恕甚重焉。太尉蔣濟辟**〔2〕**，不就。**（《三國志・魏書・管寧傳》附《胡昭傳》裴松之注引《高士傳》）

【注釋】

〔1〕幽州：古「九州」之一，在今河北北部及遼寧一帶。漢武帝置「十三刺史

部」之一，東漢時治所在薊縣（今北京城西南）。　杜恕：《三國志・魏書・杜恕傳》：「恕，字務伯，太和中爲散騎黃門侍郎。」後任幽州刺史，爲人所劾，免爲庶人，時嘉平元年也。　過：過訪，探望。《史記・魏公子列傳》：「臣有客在市屠中，願枉車騎過之。」

〔2〕蔣濟：《三國志・魏書・蔣濟傳》：「蔣濟，字子通，楚國平阿人也。仕郡計吏、州別駕。」後官至太尉。

【譯文】

幽州刺史杜恕曾經過訪胡昭所居的草廬，胡昭談事論理，文辭意理都很謙遜敬慎，杜恕很看重胡昭。太尉蔣濟徵辟，胡昭不去。

（十八）

世莫知先所出，或言生乎漢末。自陝居大陽〔1〕，無父母兄弟妻子。見漢室衰，乃自絕不言〔2〕。及魏受禪，常結草爲廬於河之湄，獨止其中，冬夏恒不著衣，臥不設席，又無草蓐，以身親土，其體垢污，皆如泥漆，五形盡露〔3〕，不行人間。或數日一食，欲食則爲人賃作，人以衣衣之，乃使限功受直〔4〕，足得一食輒去，人欲多與，終不肯取。亦有數日不食時。行不由邪徑，目不與女子逆視。口未嘗言，雖有驚急，不與人語，遺以食物皆不受。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，而不與語。司馬景王聞而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〔5〕，又不肯語，經以爲大賢。其後野火燒其廬，先因露寢。遭冬雪大至，先袒臥不移，人以爲死，就視如故，不以爲病，人莫能審其意度。年可百歲餘，乃卒。或問皇甫謐曰〔6〕：「焦先何人？」曰：「吾不足以知之也。考之於表，可略而言矣。夫世之所常趣者榮味也，形之所不可釋者衣裳也，身之所不可離者室宅也，口之所不能已者言語也，心之不可絕者親戚也。今焦先棄榮味，釋衣服，離室宅，絕親戚，閉口不言，曠然以天地爲棟宇，闇然合至道之前，出群形之表，入玄寂之幽，一世之人不足以掛其意，四海之廣不能以回其顧，妙乎與夫三皇之先者同矣〔7〕。結繩已來〔8〕，未及其至也，豈群言之所能彷彿〔9〕，常心之所得測量哉！彼行人所不能行，堪人所不能堪，犯寒暑不以傷其性，居曠野不以恐其形，遭驚急不以迫其慮，離榮愛不以累其心，損視聽不以污其耳目，舍足於不損之地，居身於獨

立之處，延年歷百，壽越期頤〔10〕**，雖上識不能尚也**〔11〕**。自羲皇已來**〔12〕**，一人而已矣！」**（《三國志・魏書・管寧傳》附《胡昭傳》裴松之注引《高士傳》）

【注釋】

〔1〕陝：陝縣。秦置，治所即今河南三門峽市西舊陝縣。　大陽：大陽縣，西漢置，治所在今山西平陸縣西南平陸城。北周天和二年（567 年）廢。

〔2〕自絕：自動脫離、斷絕原有的關係。《尚書・泰誓下》：「自絕於天，結怨於民。」

〔3〕五形：指頭和四肢。泛指身體。《黃庭內景經・隱藏》：「逸域熙眞養華榮，內盼沉默鍊五形。」《太平御覽》卷六九六引晉裴啓《裴子語林》：「桓宣武性儉，著故褌，上馬不調，裩敗，五形遂露。」

〔4〕限功受直：根據勞作而接受報酬。功，工作，包括農事、勞役、文事、武事等。直，通「値」，報酬。

〔5〕司馬景王：指司馬師。公元 207 年至 255 年，司馬懿長子，字子元。司馬懿死後，司馬師繼任魏大將軍，專國政。魏帝曹芳嘉平六年，司馬師廢曹芳，立高貴鄉公曹髦。次年病死，由其弟司馬昭執政。司馬昭之子司馬炎廢魏，建晉朝，追謚司馬師爲景帝。《晉書》有紀。　安定：安定郡。西漢元鼎三年（前 114 年）置，治所在高平縣（今寧夏固原縣）。東漢移治臨涇縣（今甘肅鎭原縣東南）。西晉移治安定縣（今甘肅涇川縣北涇河北岸）。　董經：事迹不詳。

〔6〕或問皇甫謐曰：此句以下至文末，嚴可均《全晉文》卷七一作《高士傳焦先論》。

〔7〕三皇：皇甫謐《帝王世紀》以爲三皇是伏羲、神農、黃帝。

〔8〕結繩：文字產生之前的一種記事方法。用繩打結，以不同形狀和數量的繩結標記不同事件。《周易・繫辭下》：「上古結繩而治，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。」《周易集解》引《九家易》曰：「古者無文字，其有約誓之事，事大大其繩，事小小其繩，結之多少，隨物眾寡，各執以相考，亦足以相治也。」

〔9〕彷彿：類似，約略的形迹。

〔10〕期頤：稱百歲之人。百年爲生民年數之極，故曰期。此時起居生活待人養護，故曰頤。《禮記・曲禮上》：「百年曰期頤。」

〔11〕尙：上達，超越。

〔12〕羲皇：伏羲氏。曹植《漢二祖優劣論》:「敦睦九族，有唐虞之稱；高尙純樸，有羲皇之素。」皇甫謐《帝王世紀》:「故號曰庖犧氏，是爲犧皇。」

【譯文】

世上沒有人知道焦先是從哪裏來的，有人說焦先生於漢末。從陝縣遷居大陽縣，沒有父母兄弟妻子和子女。焦先看到漢王朝衰微，於是不再講話。到曹魏受漢禪讓，建立魏政權，焦先在黃河邊以茅草建成草廬，獨自居住其中。冬天、夏天常常不穿衣服，睡臥不鋪席子，又沒有草墊，以身體臥躺在土地上，身體污垢就像泥漆一樣，形體全都裸露，不在人世中走動。有時幾天吃一次飯，想吃飯則給別人做傭工，別人給衣服讓其穿上，於是焦先根據勞作而接受報酬，足夠得到一頓飯食則離去，別人想多給一些，焦先終究不肯接受，也有幾天不吃飯的時候。焦先走路只走大道，不走偏僻小路，眼光從不與女子對視。從不講話，即使有驚慌、緊急之事，也不和人講話。贈送食物都不接受。河東太守杜恕曾經以贈送衣服的方式來迎見焦先，焦先卻不與他講話。司馬師聽到後，讓安定太守董經借辦事而順道過訪焦先，焦先仍不肯說話，董經認爲焦先是大賢。後來野火燒了他的茅草屋，焦先於是睡在曠野。到了冬天大雪到來，焦先赤裸躺臥，一動也不動，人們都以爲他死了，到近前看，仍然活著，焦先也不認爲不好，無人能知道焦先的意思。估計年齡約一百多歲才去世。有人問皇甫謐說：「焦先是什麼人？」皇甫謐說：「我沒有能力來瞭解他。考察焦先所表現出來的，大約可以說一說吧。世人常常追逐的是榮耀和滋味，形體所不能脫去的是衣裳，身體所不能離開的是房屋，口所不能離開的是言語，心所不能斷絕的是親人戚友。現在，焦先拋棄榮耀和滋味，脫去衣裳，離開房屋，斷絕親人戚友，閉口而不說話，曠達地以天地作爲他的房屋，悠然地合於大道，出離萬物之表，進入高深寂寞的幽深之處，世上所有的人都不足以讓其掛念，四海之廣大也不能讓其頭看一下，高妙啊，他的精神與三皇之前的太古時代相融合。從結繩記事以來，還沒有人能夠達到他的這一高度，難道這是繁冗的言辭所能約略描述出來、平常之心所能測量出來嗎！焦先做別人所不能做的，忍受別人所不能忍受的，經歷寒暑卻不足以夠傷害他的天性，居住在曠野卻不足以驚恐他的形體，遭遇驚慌和緊急卻不足以亂其心思，脫離榮愛卻不足以勞累他的心靈，損害視覺、聽

覺卻不足以傷害他的耳目，焦先立足於不損之地，安身於獨立之處，年歲超過百年，壽命超越期頤，即使是最高的知慧也不能超過他。從伏羲以來，只有焦先一個人達到了這樣的境界！」

校勘記

序

①「自三代秦漢，達乎魏興受命，中賢之主，未嘗不聘岩穴之隱，追遁世之民」，據《御覽》卷五〇一引皇甫謐《高士傳序》補。

卷　上

①「味」原作「位」，依《說郛》（明刻一百二十卷本。下不注明者，皆此本。）卷五七，及《漢魏叢書》、《龍溪精舍叢書》（下簡稱「龍溪本」。）本校改。

②「矣」原作「也」，依《說郛》卷五七及《龍溪》本校改。

③「杞子」原作「祀於」，形近而訛，依《龍溪》本校改。

④「及」原作「反」，形近而訛，依《太平御覽》卷五〇六及《龍溪》本校改。

⑤「杞子」原作「祀於」，依《龍溪》本校改。

⑥「穰」原作「壤」，依《莊子・庚桑楚》、《說郛》卷五七及《龍溪》本校改。

⑦「宮」原作「官」，形近而訛，據《太平御覽》卷五〇六、《說郛》卷五七及《龍溪》本校改。

⑧「華」原作「韋」，據《莊子・讓王》及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《高士傳》校改。

卷　中

①「無物」,《列子・仲尼篇》作「無故」,是也。
②「已」,原作「巳」,形近而訛,校改。
③「犢」,原作「豚」,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作「犢」,《莊子・列禦寇》亦作「犢」,據以校改。
④「侯」,原作「候」,據《漢魏叢書》本校改。
⑤「竿」,原作「竽」,據《太平御覽》卷五〇七及《龍溪》本改。
⑥「獨」,原脫,依《太平御覽》卷五〇七補。
⑦「汩」,原作「汨」,形近而訛;王逸《楚辭章句》作「淈」。據以校改。
⑧「于」,《龍溪》本作「干」,亦通。
⑨「遵」,原作「導」,依《龍溪》本校改。
⑩「過」,原作「退」,依《太平御覽》卷五〇七及《龍溪》本校改。
⑪「橋」,原作「驕」,據《漢書・儒林傳》校改。
⑫「爲」,原作「謂」,據《太平御覽》卷五〇七及《龍溪》本校改。
⑬「大」,原作「太」,義同,據《太平御覽》卷五〇八及《龍溪》本校改。
⑭「大」,原脫,據《太平御覽》卷四七四校補。
⑮「詔」,原脫,據《太平御覽》卷四七四校補。
⑯「王汲」,范曄《後漢書・耿弇傳》作「王伋」。
⑰「羅沖」,《太平御覽》卷六〇九引皇甫謐《高士傳》作「羅仲」。
⑱「尙暝皆興」,此四字原無,據《說郛》卷七校補。
⑲「仲」,原脫,據《龍溪》本校補。
⑳「檄」,原作「擻」,據《龍溪》本校補。

卷下:

①「名」,原脫,據《龍溪》本、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、《東觀漢記》校補。
②「季眞」,據上文「任棠,字季卿」,當作「季卿」。
③「上黨」,原作「止鄉」,據《太平御覽》卷五〇八及《龍溪》本校改。
④「宋仲」,原作「宗仲」,據袁宏《後漢紀》校改。
⑤「司徒黃瓊」,原作「司徒」,據范曄《後漢書・郭太傳》及文意校補。
⑥「京氏易」,原作「京氏」,據范曄《後漢書・鄭玄傳》校補。